

## 菩提劫（上）

## 第一章 落拓潦倒一书生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正月初一，在普天之下，这时候，正是大过年的时候。

在北方，这时候也是天寒地冻，朔风呼啸，阴云密布，瑞雪厚积的时候。

在这时候，只要你睁开眼，映入眼帘的，只有大红、大绿、雪白三种颜色，令人心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这就是年景，这年景，在北方一座古老的城池里，表现得更明显、更强烈、更流露无遗、更热闹、更欢腾。

有道是：“兵荒马乱难安居，太平盛世好过年！”

今年这个年头，在百姓的心中，并不一定是太平盛世，但至少普天之下，能安安稳乐，无忧无虑地过个好景年。

这座古老的城池，宏伟、肃穆、壮观。

这座古老的城池，原为唐时藩镇故地，辽圣祖实建析津县，方三十六里，开城门九。

金朝又沿辽宫筑四城，周围达七十五里，开城门十一，禁宫周围九里十三步。

元世祖时，六十里二百四十步，门十二，而宫城如旧。

至明永乐年间，将城垣缩小改筑宏大之砖城。

到了有清一代，更加若干补建，分内城外城，旧皇城及紫禁城四者，周围六十八里，为天下之第一大城。

内城九门，称正阳，崇文，宣武，朝阳，东直，阜城，西直，安定，德胜九门。

外城七门，称永定，左安，右安，广渠，东便，广宁，西便七门。

外城，那是百姓所居，没什么禁忌。

内城，大内禁苑所在，那就截然不同了，拿正阳门来说，门分二层，内一外三，形式雄浑，中门常闭，非帝王不得出入。

至于内宫的紫禁城之森严禁制，那就更不必说了。

紫禁城中，百雉云连，万瓦鳞次，九重禁地，千百楼台，甚至于金殿辇络，无不玉砌雕栏，美轮美奂。

这儿，寻常的百姓，是一辈子不能擅入一步，也一辈子无福无缘一睹庐山真面目的。

北京城的年景，到处是雪白一片，粉妆玉琢的琉璃世界，到处是大红大绿，鞭炮连天，热闹喧腾。

在这瑞雪厚积的北京城中，各行歇业，家家闭户，大门口一片大红，那是或墨或金的春联。

在那洒满了爆竹纸屑的雪地上，人们顶着朔风，踏着泥泞，三五成群，缩着脖子袖着手，满面红光带着笑，不管认不认识，逢人便拱手，道声恭喜。

这时候，没人怪你唐突，没人怪你冒昧，你拱拱手满含笑地道声恭喜，别人还你的，也是一样，甚至比你更热和。

本来是，过年嘛，一年也就那么几天！

拜年，那是大人们的事，也是男人们的事，妇女们虽然也拜年，可是那要等过了初五，这是规矩。

你要问，那初六以前她们怎么办，别替她们操心，不信你挨家挨户瞧瞧

去，都围着炉子在做纸牌，做各种消遣。

孩子们更不会闲着，看吧，无论大街，小巷，胡同里，雪地上，有些嘴里塞得满嘴吃的，有捂着耳朵，嘻嘻哈哈放炮的，也有打雪仗，堆雪人的。

更有那屋檐底下，三五个一堆，围在地上掷骰子，玩牌赌博的，无论玩的、吃的、赌的，全是花的平日难有的压岁钱。

尽管小手冻得鲜红，尽管鼻子下面拖着两条清鼻涕，他能呵呵手，搓搓手，或者是猛一吸，或者是拿袖子那么一抹，仍然玩他的，那兴趣是丝毫不减。

对于那天寒地冻，呼啸的凛烈北风，根本没当回事儿。

这就是跟天寒地冻冻不了那颗暖和的心，凛烈寒风吹不走满脸的笑容的大人们是一样的。

这就是过年，这就是北京城里的年景。

可是，就在这百业停歇，万民尽欢，难得有这么一次，家家老小团聚，高高兴兴连一句不吉祥的话都不许说的时候。

北京城里来了个打从腊月底日至今的第一个异乡人！

怎知他是异乡人呢？只因为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回家去过年，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也没人认识他。

而且，这时候，有钱的是狐袍貂裘，没钱的也大红大绿，换上了粗布新装，唯独他不是，他只是一袭陈旧衣衫。

这个人，是个读书的相公，穷书生。

这书生从永定门进了北京城，孑然一身，一个人既无行囊，也无书筐，就那么孤零零的一个人！

看上去，这书生有廿多岁的年纪，肤色白皙，剑眉入鬓，凤目重瞳，唇红齿白，俊是俊极，美是美极，可惜一副落拓潦倒寒怆相。

人家都是既厚又暖的新衣裳，新行头，他却是一袭白里带黄的夹儒衫，而且，那儒衫的下摆上，还溅着泥星。

人家都是满面红光满面笑，他却是蹙着额头皱着眉，而且，那脸色也显得颇为憔悴。

总之，年的气氛，在他身上找不出一丝丝，欢乐的气氛，在他身上找不出一丝丝。

人家都一家老小团聚，高高兴兴的过年，他却孤零零地一个人离乡背井，异地飘零，来到了北京。

衣衫单薄，满面憔悴，十足地落拓、潦倒、寒怆，八成儿他是个遭了变故，无家可归的落难人。

按说，北京城里这到处欢乐的年景，对他该是十分扎眼刺心的，然而他竟视若无睹，两眼前视地木木然往前走，似乎根本无动于衷。

相反地，他一进了城倒引得人人注目，个个不由自主地投过诧异讶然一瞥，那一瞥中，带着不少怜悯与同情。

街上的人们，有的冲着他满面含笑地拱起了手，可是一见着他那一脸木然神色时，倏地脸上笑容凝住，手举在那儿，讶疑地望着他从身边过去，那双目光还把他送出老远。

就连那城门口，逢人便伸手，冻得浑身打哆嗦的要饭化子，也都是诧异地看着他，而没向他伸手。

那是这些眼尖的要饭化子看准了，这位读书相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自己都可能这顿，没那顿的，哪有能力施舍人？

看归看，等他走过去之后，大伙儿又恢复了欢乐，又是一片盈耳不绝的拜年恭喜声。

书生，他不管别人是拿什么眼光看他，也不管背后有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低低议论，一个人目不斜视，无动于衷地进了南城，直上南大街。

这时候，他来北京，也许可能是来投亲的，可是他没往别处走，却到了一家名唤“悦来”的客栈前面。

在年初一，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出外经商的也好，游学的也好，人家都回家过年了，哪还有住店的客人？

是故，当然地，客栈也不例外地关门歇了业。

书生到了悦来客栈前，眼见大门上红纸墨字，写着：“拱手恭迎五路客，开门纳进四方财”的春联，耳闻门内的阵阵呼五喝六及骰子与碗相撞的叮叮声响，眉锋微皱，有着片刻的犹豫，但是，他终于还是抬起了手，敲了门。

剥啄之声一起，门内顿时寂然，随听有人问道：“谁？”

书生，他淡淡地应了一声：“我！”

客栈那两扇门，“呀”地一声开了，但不是全开，而是半开，一名中年汉子由里面伸出了头，一阵刺骨寒风卷进，冻得他一哆嗦，一眼望见书生，他愕然问道：“您这位读书相公是……”

书生截口说道：“外面天冷，可否让我进去再说。”

中年汉子略一犹豫，开大了门，书生迈步走了进去，中年汉子顺手忙又关上了门。

门里，放着一只大火炉，炭火熊熊，好暖和；柜台上，里外站着几个人，本是在那儿掷骰子，赌兴正浓，一见书生进来，全部停了手，望了过来。

书生只望了那几个一眼，不由自主地向着那只火炉伸出了双手，烤了烤，取取暖。

适时，那开门的中年汉子跟了过来，转到书生身前，抬眼相望，道：“您这位读书相公是……”

也许有了暖意，书生笑了，那口牙好白，道：“掌柜的，过年好，恭喜发财了。”

大年初一，谁都愿听吉利话，那名中年汉子连忙拱起了手，脸上绽开了笑容，道：“相公过年好，恭喜，恭喜，您相公是……”

他还是不忘问来意，本来是，大年初一各行各业都不做生意，关起门来过年，突然进来这么一个落拓潦倒的穷困书生，那自然是要问个清楚。

书生没在意，笑了笑，道：“掌柜的，我既然走进客栈，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中年汉子一怔，讶然说道：“相公，今儿个是大年初一……”

书生笑道：“掌柜的不必解释，难道说我这个读书人，连大年初一都不知道，大年初一难道就不必住店？”

他相公说的好话，亏他还是个读书人，也亏他还知道，这时候人人都回了自己的家，哪里还有住店的？

那年头做生意的都厚道，讲究一个和气，和气才能生财，中年汉子自不便这么说，搓搓手，忙赔上笑脸：“那倒不是，不过，这是由祖先传留下来的规矩，不到初六不做买卖不开门，再说，伙计们都回家过年去了，也没人侍候客人……”

书生他没理上一句，针对下一句，他截了口道：“那没关系，我只要一间房，有地方住就行了，打水，倒茶，吃喝，一切我自己来，如何？”

他倒是挺能将就的。中年汉子哭笑不得，一时愣在那儿，搓手干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书生望着他一笑又道：“掌柜的，你放心，饭钱、店钱我加倍，保证一个不少你的。”

中年汉子窘笑道：“您相公是明白人，那倒不是……”

书生没容他往下说，立时已截了口道：“掌柜的，做这行买卖，朝送南北，暮迎东西，你掌柜的也该是个明白人，你瞧我这身寒怆打扮，还能看不出点什么吗？我，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子然一身，飘萍四海，流浪江湖，不过，你掌柜的放心，我说过，饭钱、店钱，我一文不会少你的，而且加倍，我虽然落拓、潦倒，这几个钱我还拿得出……”

中年汉子又着了急，一张口，刚要说话。

“掌柜的，你听我把话说完！”

书生已接着又道：“我知道，大年下住店，没这个道理，也引人诧异，可是北京城中我一无亲，二无故，更没有朋友，我只好住店，大年下讲求吉利，大年初一来客人，进了门的财路，你掌柜的不该往外推，再说，我素闻北京人忠厚、热诚、好客，对我这个无家可归，无年可过的异乡落拓读书人，你掌柜的也不该不行个方便，掌柜的，你说是不是？”

不愧是读书人，书生好一口犀利词锋，他先以过年人人都求的吉利扣人，然后又以两字“可怜”软人心肠，求人方便。

中年汉子没话说了，好半天才红着脸进出一句：“相公，我不是掌柜的，做不了主！”

书生呆了一呆，失笑说道：“原来我弄错了，那么哪位是掌柜的？”

中年汉子向着柜台里溜过一瞥道：“当家的是我爹……”

适时，柜台里站起个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儿的矮胖老者，他冲着书生一拱手，道：“相公，您恭喜，小老儿便是……”

向着中年汉子一摆手，道：“大顺，这位相公说得对，大年初一客人上门，咱们该讨个吉利，出门在外不容易，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咱们也该给人个方便，去，收拾一间雅房去。”

中年汉子应了一声，转往后面去了。

矮胖老者却转望书生又拱起了手，道：“相公，大年初一发利市，大吉大利，说起来，小老儿该谢谢相公，这几天饭钱店钱，小老儿奉送了，等过了初五咱们再算，相公现在大年下住了我的店，那就是老儿的客人，家里有什么您相公吃什么，可没什么好的款待了。您相公请先坐坐，喝杯热茶，嗑点瓜子吃点糖，房间马上就收拾好了！”说着，并走出了柜台，迎向书生。

北京人不愧忠厚、热诚，不说别的，单凭这两番话就够感人，别的地方只怕很难碰到。

书生他本有些感激，听了这后面这番话，再想想自己那将近无赖地凭口舌扣人，不禁又有点惭愧。

一见矮胖老者行出柜台，他忙也迎了上去，难掩激动，且流露着羞惭地拱起了手，道：“老掌柜，多谢了，好心有好报，你掌柜的今年一定发财！”

矮胖老者笑眯了老眼，道：“相公，小老儿再谢谢您这句口采，小老儿今后若是发了财，那全是您相公今日所赐！”

说着举起手，往柜台旁一张桌子上让客。

书生笑得很不安，道：“掌柜的，我自知唐突、冒昧，蒙你掌柜的给予方便，我已不胜感激，怎好再……”

矮胖老者不容他说下去，一个劲儿地请书生坐。

书生婉拒不得，只好坐下，坐定，一杯热腾腾的香茗下肚，书生的脸色恢复了点红润。

白里透红，憔悴之色尽扫，这一下更显得俊美绝伦倜傥不群，尤其难得的，他还隐隐透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慑人气质。

一时只看得矮胖老者直了眼，他瞪着老眼，直愣愣地瞧了半天，才突然迸出几句话，道：“相公，恕小老儿直言，就像您相公适才所说，小老儿做的这行买卖，朝迎南北，暮送东西，见识过的人不计其数，依小老儿看来，相公您不像是个贫贱出身，府上哪儿，怎么落到今天这般境地？”

书生脸上的神色，忽然显得黯然，叹了口气，勉强笑了笑，道：“掌柜的一片热诚，我不敢相瞒，我出身书香门第，也是大户人家，只因有一年，唉！大年下的，这种事儿不提也罢，掌柜的，我在你这店里，说不定要住上一年半载，日子长着呢，以后我总会奉告的……”

矮胖老者察言观色，心中似已了然，他顿显不安地忙道：“是小老儿口快心直，不该动问。”

书生淡淡地笑了笑，道：“掌柜的说哪里话来，掌柜的要这么说，我就越发地不安了，至于掌柜的问我是哪里人氏……”

顿了顿，接道：“我祖籍北京，寄居江南，小的时候，我也一直住在北京亲戚家，到了十岁那年才离开的。”

矮胖老者接口说道：“怪不得小老儿第一眼就觉得相公面善，好像当年在哪儿见过，可就是人老脑筋差，一时想不起……”

书生略一犹豫，淡笑道：“掌柜的好记性，我并没有来过这一带，倒是当年家父曾在掌柜的这儿住过店。”

矮胖老者“哦”地一声，说道，“原来相公的老太爷光临过，那就难怪了，只是……”

书生淡淡地说道：“不知掌柜的还记得不！十八年前，有个读书的文士，一匹瘦马，一只书筐，一根玉箫……”

矮胖老者“砰”地一声拍了桌子，霍地站起，瞪大了老眼，满脸激动地道：“小老儿想起来，小老儿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位读书相公，跟相公相貌一模一样，那根玉箫，那根玉箫，对，对，一点没错，一点不差，小老儿还记得，那天老太爷一大早便被神力侯府的差爷们请了去……”

书生点头说道：“掌柜的好记性，令人佩服，正是这么回事。”

矮胖老者大笑说道：“十八年前老太爷光临，十八年后您相公又登小老儿的门，巧，巧，巧，这真是有缘，这真是有缘，要不是您相公提起那根玉箫，要不是当年那回事儿给予小老儿印象太深，险些吓破小老儿的胆，来往这么多客人，小老儿说什么也不会记得这么牢。”

书生含笑不语，矮胖老者一个人却仍不住地摇头叫巧，须臾，他忽地抬眼投注，敛去了笑容道：“相公，当年老太爷是被神力侯府的差爷们请去的，莫非老太爷当年跟神力侯府有什么……”

书生笑了，但显见得有点勉强，还有些悲愤意味，道：“布衣草民，何幸得攀亲贵？那是因为威侯夫人突垂青睐，有意要买家父那根玉箫！”

矮胖老者点头说道：“原来如此，那就没关系了，恐怕相公还不知道，十年前神力侯府已遭巨变，神力傅威侯满门惨被抄斩，大大小小数十口无一幸免，只有几个贴身护卫逃走……”

书生唇边飞快地闪过一丝抽搐，点头说道：“我知道，我就是那年离开北京的。”

矮胖老者没留意书生那异样神情，一顿说道：“普天之下，谁不知道傅威侯赤胆忠心，柱石重臣，盖世虎将？当年声势显赫，便是皇上也惧他几分，依为股肱，不料后来却落个满门抄斩，这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说给谁听谁也不会相信，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半点不差。”

书生目中微现晶莹之光，淡淡说道：“宦海风云，变幻莫测，古今由来如此，赤胆忠心每每难有好结果，弄权奸佞却反既久且长，天道如此，夫复何言？”

听口气，他也甚为那位神力威侯不平。

矮胖老者抬头说道：“相公您错了，那不过是迟早而已，争弄权势，陷害忠良的奸臣，到头来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书生淡笑不语，未表示意见。

矮胖老者却接着又道：“小老儿真不明白，凭神力傅侯爷那身马上马下，万人难敌的好武艺，别说大内禁卫军，就是倾天下兵马也奈何他不得，他为什么甘心……”

书生截口说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这正是神力傅侯爷赤胆忠心所在，也正是他令人敬佩的地方。”

矮胖老者摇头嘘唏，一时无语，但旋即他又抬头说道：“听说神力傅侯爷遇难之后，皇上就懊悔了呢。”

书生眉梢儿微挑，话声微有冷意，道：“人头都落了地，懊悔又有什么用？”

矮胖老者点了点头，再度默然。

沉默了片刻之后，书生忽地问道：“掌柜的可知道，神力傅侯爷坐的是什么罪名，满门遇难后，又葬在何处么？”

矮胖老者摇头说道：“那是朝廷的事，咱们百姓怎会知道？”书生呆了一呆，失笑说道：“说得是，我好糊涂，掌柜的，别谈这些了，事情已成过去，是非曲直，是对是错自在人心，苍天有眼，冥冥有知，这段沉冤总有一天得雪的，大年初一老谈这些，未免……”笑了笑，住口不说。

“相公说得是！”矮胖老者赧然笑道：“小老儿还没请教相公的贵姓大名！”

书生道：“岂敢，我姓朱，草字汉民。”

矮胖老者道：“原来是朱相公，小老儿失敬！”

又谈了几句，后院中步履响动，跟着走进适才那名中年汉子，他走到桌前恭谨说道：“爹，房间收拾好了，您要不要去瞧瞧？”矮胖老者笑着站起，道：“相公，走，让小老儿陪您瞧瞧去。”书生忙也站起，谦逊了一句，跟随矮胖老者行向后院。

后院共有三排客房，左右各四，对面是两间。

矮胖老者领着书生，直向那对面两间中，居右的一间行去，这一间，已经被收拾得窗明几净，点尘不染。

对书生来说，他是太满意了，本来是，这时候住店，人家又是那么一片

热诚，给他方便已是不错，何况人家声言这几天店钱、饭钱全部奉送，他怎么也不好苛求。

因此一进了房门，书生未等人家问，便立即点头，满口感谢。

矮胖老者笑道：“只要您相公满意就行，大过年的，人手少，侍候不周的地方，相公多多包涵，其实，相公恐怕还不知道，当年老太爷投宿小号时，住的就是这一间！”

刹那间，这间房间又给予书生一种亲切感，他目光环顾，口中再致谢意，并顺手自怀中摸出一物，递向老掌柜的，他说，那权充吃饭的饭钱，住店的店钱。

那东西一入目，矮胖老者立刻直了眼，那不是雪花花的白银子，而是一颗拇指般大小的明珠。

固然，一半由于老掌柜的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也没见过这种贵重之物，主要的是，这东西竟出自一个看来落拓、潦倒、穷困的读书人之手。

这，足够一个八口之家过半辈子的，可是老掌柜的他摇摇头，且一脸正经地拒不肯受。

他说得好，这几天本是奉送。

书生却也执意不肯收回，笑着说：“掌柜的，你不是说初六开始算么，我也说过，有可能，我要在宝号住上一年半载的，我既然拿出来了，你说我怎好再把它收回？这样吧，先存在柜上将来一并算，咱们多退少补，行不？”

老掌柜的又说，这东西太贵重，他负不起这个责任。倘若一旦丢了，他卖房卖地，甚至于卖老婆孩子也赔不起。

书生失笑说道：“掌柜的这是什么话，我虽然落拓，但区区一颗明珠，我还不放在眼内，便是丢了我也不会让你掌柜的赔！”

老掌柜的他仍然不肯。

最后书生只有正色说道：“掌柜的，吃饭有饭钱，住店有店钱，我不是吃白食，住霸王店的无赖，掌柜的你要再不收，我立刻就走。”

说好说歹的，半逼半塞，这才好不容易地把那颗明珠交到了老掌柜的手中去，今年，他真发了大财了。

老掌柜的是明白人，他不敢认为这是好心好报，只认为书生是有意助他兴旺，心中感激莫名，老眼也见了泪光，以颤抖的手把那颗明珠小心翼翼地纳入怀中，口中却颤声说道：“相公，大恩不敢言谢，小老儿我领受了，现在这小号是相公您的了，相公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又待了一会儿，老掌柜的躬身告退，颤巍巍的带着满脸泪渍出门而去。

目送那矮胖身影离去，书生脸上的笑容随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微锁双眉，令人难以意会的一段愁。

望着那院中积雪，他出了一会儿神，然后随手掩上了门，走到桌前坐下，又呆呆地默坐片刻，突然出声轻叹，自袖底拿出一物，那是柄通体雪白，毫无瑕疵的玉箫。

他把玉箫放在枕头底下，接着又探怀摸出一物，那是一张折叠很小的素笺，一封信。

那张本应雪白的素笺，如今已色带微黄，想必这封信已经经过了不长时间，是很久以前的。

但那素笺上行行字迹的墨泽，却是丝毫未退，显然，那是上好的墨汁写的，不然不可能经过长时间而色泽不减。

素笺上，密密地写满了字迹，由于字迹细小，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但那娟秀字体，一望可知是出自兰闺中人之手。

而且，那素笺的上端，还横印着三个较大的朱砂红字，赫然是：“亲王府”三字。

亲王，为当朝宗室封爵之最高等，称“和硕亲王”，屈指算算，当朝没有几个，这信笺上横着“亲王府”三字，却并未标明是什么亲王府，哪个亲王府，因之，很难肯定这封信是出自紫禁城中的哪一家皇族。

也不知道信里面写了没有，要是写明了，那自不必说，要是未写明，那就要看收信的人自己知不知道了。

书生低头看着信笺，越看眉锋皱得越深，越看脸上的神色也越令人难以意会，越复杂。

突然他似有所觉，迅速地折好信笺，又把它揣入怀中，刚放好，一阵步履声来至门外，紧接着门外有人说道：“相公，您请开门，我送火盆来了。”

书生连忙站了起来，道：“只管请进，门没拴。”

只听门外应了一声是，门开处，那名唤大顺的中年汉子，端着个炭火熊熊的火盆，身后还跟着个年轻孩子提了一篓炭，先后进了门。

书生道：“大顺哥，这是……”

那名唤大顺的中年汉子放好火盆，搓搓手，笑道：“是我爹怕相公耐不住寒，大年下没人住店，也没烧炕，所以命我给相公送了个火盆来，这儿有炭，用完了，相公只管招呼，我随时再送来。”说着，双双告退出门。

书生送至门边，感激地道：“老掌柜真是太周到了，麻烦替我谢了。”

中年汉子连称应该，并道不敢，躬了躬腰，他刚要转身，书生忽又说道：“大顺哥，我请问一声，往天桥怎么走？”

那名唤大顺的中年汉子一怔，道：“怎么，相公要到天桥走走？”

书生道：“闲着也是闲着，大年初一，天桥必然比平日更热闹，我想去逛逛，看看热闹，只不知怎么走法？”

那名唤大顺的中年汉子忙道：“相公说得是，打从今儿个起，天桥那边一直要热闹到灯节，到正月十五元宵闹过花灯后才恢复平常，您相公既有意要去逛逛，瞧瞧热闹，我禀知我爹一声陪您去。”

书生道：“不敢劳动大顺哥，我另外还有事儿，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

他这么一说，那名唤大顺的中年汉子倒不好再说同去了，略一迟疑，道：“天桥不远，就在这附近的，您相公只须顺着南大街一直往西走就可看到！”

书生笑道：“原来就在这附近，我小时候虽然住在北京，可一直……没出过门，所以，北京城这些个热闹的地方，我是一处也没去过，好，大顺哥，谢谢你了。”

那名唤大顺的中年汉子，谦逊了两句，躬身而去。

书生也转身回到房中，自枕头下取出那根玉箫，然后掩上房门，缓步向前面大门行来。

在柜台外面，又碰见了老掌柜的，又跟老掌柜的谈了几句，这才走出店门。书生出了悦来客栈，刚踏上南大街，由对面一处屋檐下站起个冻得直发抖的要饭化子，要饭化子一手拖着打狗棒一手端着破碗，抖着两条腿，沿着屋檐下也往西行去。

书生潇洒迈步，背着手，一直往西走，可是他过了正阳门前那条大街后，

他不再往西走，忽然转向北，折入一条胡同内。

看来他并不是要去天桥，天桥在西南方，他怎么不往西南反折向了北，而且是拐进了一条胡同里去呢？

所谓要到天桥逛逛之语，那想必是托词。

那没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书生行迹本就神秘，他有秘密，该不算稀奇。

可是，怪的是，他这儿一拐入胡同口，那手一手拖着打狗棒，一手拿着破碗的要饭化子，也低头折进了胡同。

敢情这还真巧！

书生，他似乎没有留意，本来是，路是人走的，你可以走，人家自也可以走的，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书生一进胡同，步履突然加疾，走没多远，一转弯便又拐入西面一条支胡同内。

这下要饭化子可急了，他不冷了，两条腿也不抖了，步履一紧，飞快跟了上去，一头也钻进了靠西那条支胡同。

但，当他转入这条支胡同后，他立即怔住了。

这条胡同笔直，直通西城，毫无拐弯之处。

而且，要饭化子平日沿街乞讨，北京城里，他那是熟得不能再熟，明知道这地方已没有别的分支胡同，更没有可资藏身所在。

可是，就在这一前一后，不过转眼工夫内，前面胡同内寂静、空荡，哪里还有书生的人影儿？

定过神来，要饭化子喃喃一句：“今天栽了。”刚要继续往前迈步。

蓦地里，背后伸来一只手，轻轻地拍上他的肩头：“阁下敢是要找我了？我在这儿！”

要饭化子差点儿没吓丢了魂儿，身形机伶一颤，脚下一用劲，脱弩之矢般向前猛窜而出，一下掠出去丈余。

丈余外他霍然转身，天！那书生满面含笑地就站在眼前，他脸色一变，尚未说话。

书生已然笑道：“人言北京城卧虎藏龙，奇才辈出，今日一见，果然不虚，阁下好俊的身法，好灵的反应。”

要饭化子脸一红，立即装糊涂，他瞪着眼道：“您相公这是……”

书生笑道：“怎么阁下反客为主，倒问起我来了，我正要请教，打从我一出客栈，阁下便跟定了我来，究竟为了什么？”

原来他并不糊涂，早知道了！

要饭化子那张脏脸，又复一红，道：“您相公这是说笑话，路是人走的，要饭化子两条腿，一张嘴巴，沿街乞讨，吃遍十方，哪儿不能走？怎么说是……”

书生没答理，截口说道：“若说是求我施舍嘛，要饭化子人人眼睛雪亮，阁下该看得出，我不比你阁下强到哪儿去，只差没逢人便伸手，若说是阁下见我文弱可欺，还打算在我身上打什么算盘嘛，我这一身，也榨不出点滴油水来，天下丐帮里，也似乎不该有这种拦路洗劫的人，若说是我行迹可疑嘛，我大不了是个落魄潦倒，无家可归的读书文人，那似乎也称不上行踪可疑，若说有什么恩怨嘛，我跟贵帮井水不犯河水，平素也没得罪过贵帮任何人，所以，我实在想不通阁下跟定我，是什么意思，阁下可否明告？”

要饭化子颇称犀利的一付口舌，在书生面前，简直成了小巫见大巫，根本不是对手，既然装了，他打算索性装到底，道：“相公误会了，我适才说过，那……”

“那今天栽了之语何解？”

书生突然一笑道：“阁下，天下丐帮里不该有畏畏缩缩的人，似阁下这种敢做而不敢当的作风，只怕会有损火眼狻猊郝狮子的英名！”

要饭化子脸色一变，目中尽射诧异，道：“相公认得本帮北京分舵郝舵主？”

书生淡淡笑道：“久仰，却一向无缘拜识。”

要饭化子略一犹豫，毅然说道：“相公说得是，敢做不敢当，畏畏缩缩，那不但有损舵主的英名，且有损本帮的威誉，再不承认，那显得小气。”

书生道：“那么，阁下跟踪我，究竟是为了什么，现在可以说了吧？”

要饭化子未答，目光紧紧凝注，反问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光棍眼里也揉不进一粒砂子，你相公可是近年来崛起江湖，武林人称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

书生目中异采一闪，扬眉笑道：“阁下，好眼力，我也不敢示人小气，雪衣玉龙，那是武林朋友们的抬爱，碧血丹心，那是我自己加的，我叫朱汉民。”

要饭化子说道：“那就没有错了，阁下一向行道江南武林，为何在这个时候突然远来北方，且上北京？”

“怎么？”朱汉民笑道：“难不行行道于南七省的人，就只许在南七省活动，不许到北六省来，更不许来北京？”

要饭化子淡淡地笑了笑，道：“那倒不是，彼此皆武林同道，北京分舵又忝为地主，倘若你阁下有什么困难之处需要帮忙……”

朱汉民忙拱手笑道：“那我倒要谢谢阁下了，无事不敢北来，也犯不着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我确有点困难，只怕贵分舵帮不上忙！”

要饭化子双眉微挑，道：“阁下只管说，北京分舵固然自知能力有限，却愿竭尽绵薄！”

朱汉民道：“贵分舵大义令人感佩，我再谢了，我想进紫禁城找位当朝亲贵攀攀交情，贵分舵肯帮忙么？”

要饭化子脸色一变，道：“敝分舵一片诚恳，阁下奈何出言相戏？”

朱汉民道：“我字字由衷，句句发自肺腑，十足地实在真话。”

要饭化子脸色再变，冷冷说道：“抱歉得很，这种事敝分舵爱莫能助，帮不上忙。”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怎么，阁下适才不是说……”

要饭化子冷冷截口说道：“适才是适才，如今是如今，彼此虽同属武林中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阁下倘若有意高攀满清亲贵以作进身之阶，凭阁下这人品，所学，还不算难事，正阳门就在左近，阁下自己闯去，何必求助于他人？”话落，转身就走。

朱汉民大急，忙叫道：“阁下，阁下，请慢行一步，我……”

要饭化子霍然转头相向，脸上是一片鄙夷不屑神色，道：“你怎么？你令人心寒，令人齿冷！”冷哼一声，“呸”地一声，向路旁吐了一口唾沫，掉头不顾而去。望着那要饭化子渐去渐远的身影，朱汉民那张冠玉般俊面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丝神秘笑意，转身行出胡同。

天下有些事儿很怪，往往不来便罢，一来便是接二连三，接踵而至，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

朱汉民转出胡同，刚踏上正阳门前那条大街。

蓦地里，急促蹄声响起，三骑快马由永定门方向疾驰而来。马是罕见的蒙古种高头骏马，鞍上的人儿却是三名绝色少女，一前二后，前面那匹毛色雪白的高头健马上的那位，艳若桃李，姿压尘寰，一张吹弹欲破的娇靥，耐不住那砭骨寒风，冻得有点发白，但白里仍透着娇红。

她那无限美好的娇躯上，裹着一袭雪白狐裘，粉首上高高地挽着一簇云髻，欺雪赛霜的玉手里，还拿着一根马鞭，美目圆睁，柳眉高挑，那模样儿透着几分刁蛮，也透着几分高傲，更带着几分不知天高地厚，养尊处优惯了的任性。

后面两名，似是婢女模样，姿色虽然也是人间少见，但比之前面那位人儿，那只有黯然失色，不知又逊了多少。

她两个各人一身黑裘，马也是通体漆黑，不带一根杂毛，鞍旁挂着两只雕弓，箭囊里还装着几枝雕翎，马后，更悬挂着几只山獐野兔雉鸡之类的飞禽走兽。

显然，这是不知去哪儿狩猎方归。

大年初一去打猎，这姑娘过年跟别人不同。

可也不知道这姑娘是北京城哪个大户人家的闺阁。

但由那身打扮显见得这位姑娘不同于一般平日难见出绣房，长守深闺弄女红的柔弱女儿家。

由那名贵的装束，坐骑讲究的配备，及那流露自眉宇间的气质、神色，也可知她不是等闲人家的楼头千金。

大年初一的，大街上全是人，大街上放马疾驰，她也不怕撞死人，大年夜给人找霉气！

由永定门起，路人忙不迭地纷纷往路旁闪躲，朱汉民看得眉锋刚皱，铁蹄已溅起一地雪泥，擦着他身边飞驰而过。

朱汉民那袭雪白儒衫下摆，本就泥星点点，如今更多添了好几片，狼狈不堪，令人有着惨不忍睹之感。

朱汉民陡有三分气，脸色一变，目闪寒光，冷哼一声，他微微地抬起了右掌，但，倏地，他又强忍怒火地放下了右掌，又哼了一声，转身欲去。

只可惜，他有息事心，人家却无宁人意，突然一阵马嘶，三匹健马昂首踢蹄而起，一个飞旋，三骑六蹄同时落地，跟钉在地上一一般，一动不动，好精湛的骑术！

紧接着，背后响起声银铃般清脆娇喝：“喂，你站住！”

朱汉民充耳不闻，迈步就走。

背后那银铃般清脆娇喝又起：“喂，我叫你站住。”

她喊她的，朱汉民却如同没事人儿一般走他的。

“好大胆的狂生！”一声怒叱，蹄声再动，疾驰而至，越过朱汉民一控缰，健马长嘶声中扬起了前蹄，直向朱汉民当头罩下。

这下若被罩上，别说是个血肉之躯的人，就是块生铁也受不了，朱汉民他倏然停步，不闪不躲，昂然卓立。

路旁的行人紧张投注，俱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还好，朱汉民福命两大，不，该说是马上人儿的福命两大，她没有真的

伤人，健骑半旋，砰然的一声，铁蹄落了地，雪泥横飞，泼出老远，只差半尺没溅上朱汉民。

路旁，响起了数声难以抑制的惊呼，朱汉民他却颜色不变地傲立如故，冷然投注，一语不发。

眼前，健骑上，是那后行两个婢女模样的少女之一，她“咦”地一声，说道：“不错嘛，是挺大胆的！”

适时，那白裘人儿领着另一名婢女模样的少女，也双骑分前后地驰了过来，当她一眼看清朱汉民之时，她那张吹弹欲破的娇靥上，神色微微一怔，紧接着美目中掠过一丝异样的神采，但，旋即，一片冰冷，又罩上了寒霜，那模样儿，比那刺骨的寒风，厚积的白雪还冷！

既有点像神圣不可侵犯，又有点像高傲不可亲近，令人目光丝毫不敢放肆，丝毫不敢随便。

适时，居左那名黑裘人儿开了口：“喂，你聋了么？”

朱汉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道：“耳朵很好，不聋！”

居左黑裘人儿柳眉微挑，道：“那么，我家……姑娘叫你，你为什么不停步？”

朱汉民冷冷说道：“问得好，北京城里的人，该通礼数，连个称呼都没有，我知道她叫谁？即使她是叫我，我凭什么又非停步不可，大街上驰马，罔顾人命，污人衣衫，我还没有找你们呢！”

本来是兴师问罪，却不料挨了一顿抢白，居左的黑裘人儿脸色一变，叱道：“她呀她的，好没规矩的人。”

朱汉民道：“规矩也得看对谁，礼尚往来，不是她难道还是我不成！”

居左黑裘人儿哑了口，居右黑衣人儿却代她羞恼地怒叱说道：“好大胆的狂生，不给你点颜色看，你还不知北京城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马鞭一扬，“刷”地一声，当头抽下。

白裘人儿适时一声轻喝：“翠儿，住手！”

居右的黑裘人儿闻声沉腕，鞭梢由朱汉民眼前掠过，只差寸余便被抽上，朱汉民却是连眼都未眨一下。

白裘人儿美目中异采再闪，冷冷说道：“你的胆识，我领教过了，很不错，也不同于一般读书人，甚至于不亚于我所认识的几个人，不过……”

双眉一扬，接道：“北京城不是你炫露胆识的地方！”

朱汉民冷冷说道：“我无意炫露，不过，我不以为北京城有什么特殊！”

白裘人儿道：“你要知道，这儿是京畿重地！”

朱汉民道：“我明白，可是住在京畿重地里的人，也要讲理！”

居左那名黑裘人儿突然喝道：“你说谁不讲理？”

朱汉民看也没看她一下，冷冷说道：“大年初一，大街上驰马，罔顾人命，污人衣衫，我都有息事宁人之心，不愿追究，你们反倒不顾理曲，仗势欺人，动辄扬鞭，谁不讲理谁知道！”

居左黑裘人儿又惊又气，又待扬鞭，却又被白裘人儿拿眼色止住，她深深地看了朱汉民一眼，道：“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人？”

朱汉民淡淡说道：“彼此缘仅一面，而且这一面也不大愉快，似乎没有通报姓名的必要！”

白裘人儿眉梢儿一挑，但又忍住，道：“该如此，我不愿相强，你可知道我是谁？”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知道，我也懒得去想。”

居左黑裘人儿突然说道：“你是想死，我家姑娘是……”

白裘人儿横了她一眼，立刻截口说道：“不知者不罪，现在我叫你明白，别说我没有撞着人，就算我撞着了人，衙门里我一身承当，又干你什么事？”

朱汉民道：“那么阁下纵马飞驰，溅起雪泥，污人衣衫，这又怎么说？”

白裘人儿道：“你这身衣衫值多少钱，说吧，我赔你！”

朱汉民道：“那倒用不着，只要阁下知道这次理曲，小心下次就行了！”

白裘人儿眉梢儿又挑，尚未说话，居左黑裘人儿突又插口叱道：“给你三分颜色，你就不得了了，你要弄清楚，这是京畿，这是大清朝朝廷所在。我家姑娘别说放马疾驰，就是在大街上行猎，也没人敢哼一声，你不过一个草民……”

一句话听火了朱汉民，他目中暴射凛人威棱，居左黑裘人儿一凛住口，他却又微敛威态，淡淡地说道：“这么说来，你家姑娘是当朝亲贵了，那么我要告诉你，别仗亲贵之势压人，‘皇族亲贵’这四个字，我还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天下之地，天下人管得。什么是京畿，什么又是大清朝朝廷所在？若真要论起来，这莽莽神州该是汉家基业，贵朝强行窃据，最多暂时算个客人身份。”

这书生好大胆，这番话说得两名黑裘侍婢愣在了那儿，作声不得，白裘人儿则芳心连震，花容剧变，美目圆睁，尽射惊恐，好半天才贝齿紧咬地迸出几句，道：“不知者不罪，我对你一忍再忍，我也从没有过今天这般好脾气，但你不该……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快说，竟然这般大胆，你难道不怕……”

“怕？”朱汉民扬眉笑道：“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知怕为何物，别说当着阁下你，就是当着弘历，我想怎么说也要怎么说……”

顿了顿，笑接道：“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是谁，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武林一介落魄书生，如此而已！”

“够了！”白裘人儿气得娇躯颤抖，喝道：“你，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上触皇上……”

本来是，朱汉民这番话，的确对这位出身满室亲贵的白裘人儿是一大刺激，她既惊且怒，简直就不明白眼前这书生何来偌大天胆！

她美目圆睁喷火，秀眉倒挑含煞，顿时发了那任性惯了的皇族千金脾气，话落，立又挥手沉喝：“翠儿，玉儿，把这大胆狂民拿下，即交九门提督。”

黑裘二婢早就跃跃欲动，蓄势待命，未等白裘人儿说完，便自同扬冷叱，马鞭齐挥，电击而下。

朱汉民忍无可忍，双眉陡挑，冷笑说道：“这就是你们满清朝廷的一贯作风，你们大概是仗着皇族之势及一点自以为不俗的武学欺人，我要再吞声忍气，你们会以为大汉子孙，先朝遗民永远可欺了，撒手！”

单掌电出，一闪即回，再看时，原拿在两名黑裘侍婢手中的尺长马鞭，已然到了他的手中。

他振腕微震，两根尺长马鞭立刻寸断，一松手，两支鞭柄也跟着落了地，没入一地雪泥中。

然后，他抬眼冷笑，道：“阁下，我不愿为己太甚，但我也愿惯了你的下次，毁去马鞭，不过略示警戒，那是告诉你们，大汉子孙，先朝遗民不是好欺负的，我在北京城会住上个一年半载，倘若不服气，尽管带领你们那

些所谓帝都铁骑找我，我随时候驾！”

话落，看都不再看三女一眼，径自转身行去。

那两名黑裘人儿惊破了胆，也气炸了肺，别说是布衣草民，便是当朝大员也没几个敢惹她俩的。

她两个何时受过这个？一见书生离去，犹以为人家是畏罪图逃，怒叱一声，便要纵骑追赶。

一眼望见白裘人儿呆坐鞍上，娇躯剧颤，娇靥煞白，两只美目红红的，泫然欲泣，呆呆地痴望着书生背影，不发一言，生似不知书生已经离去一般，不由同时大惊失色，真正说起来，跑了书生事小，气坏了这位姑娘事大，两个人连忙拨马靠近，欲待慰问。

白裘人儿却突然颤声喝道：“别理我，你两个都给我回去，我找姑姑给我出气去。”

话落，玉手抖缰，蛮靴猛蹬，健马一声长嘶，撒开四蹄，顺着永定门前大街向西驰去。

这一下，两名黑裘侍婢又怔住了，不跟嘛，又怕姑娘她一人出事，担不起这责任。

跟嘛，姑娘的脾气，她两个最清楚，姑娘她要是叫人向东，就绝不许人向西，不听？哼！

二人互视一阵，最后只有拨马直向正阳门驰去。

一天大事，刹时间云消雾散，再看大街上，空荡，寂静，早没了行人，只剩下朱汉民一个，儒衫飘拂，犹在街那头徜徉。

蓦地里，他忽有所觉，驻步停身，转望身右一条胡同内，扬声笑道：“看来，阁下当真是跟定了我来！”

话声方落，人影一闪，胡同口出现了个要饭化子，神色冷漠，满脸不屑，正是适才的那一位，他冷冷说道：“我为你扼腕，也为你可惜！”

朱汉民未在意，淡淡笑道：“阁下，这话怎么说？”

要饭化子未答，反问道：“你知道她是谁？”

朱汉民摇头说道：“我愚昧，阁下可否指教一二？”

要饭化子冷冷说道：“她便是当朝亲贵，德贝勒德容的掌上明珠，平日娇惯任性，便是朝廷大员也得让她几分！”

朱汉民神情一震，目闪异采，但立即恢复常态，笑道：“怪不得，原来是贝勒爷德容的女儿，怎么样？”

“不怎么样！”要饭化子冷冷说道：“只怕阁下那高攀亲贵，以作进身之阶，以求荣华富贵，食美味，衣朱紫的心念成了泡影！”

显然，他是没听见朱汉民适才所说的那些话。

而朱汉民，却又不知是何用心地，立即装出一付大惊失色，懊丧欲绝的神情，愣立不语。

要饭化子看在眼里，目中突现怒火，冷笑说道：“懊悔了？怕了？是不？不晚，下次碰上多叩两个头也许还可以挽回，我化子虽然天生穷贱命，却以有你这么一个同族而感到羞耻，恨不得一头碰死在东墙，读圣贤书你所学何事？你那碧血丹心名号及这袭儒衫可以取消脱下了！为了攀附顺利，最好连你那三字‘朱汉民’姓名也改一改！”

又是一口唾沫，投过不齿不屑的一瞥，转身就走。

要饭化子走了，朱汉民望着他那背影哑然失笑，却毫不在意地摇摇头，

径自飘然而去。

## 第二章 突访故旧为书生

出西城往西的大道上，一骑健马，铁蹄溅起千点雪，往西飞驰，鞍上，正是那位刁蛮、美艳的白裘人儿。

蒙古种健骑脚程快极，没多久，一座宏伟、庄严的道观已在眼前呈现，白裘人儿纵马若飞，直闯道观门前。

这座道观红门绿瓦，宏伟、庄严异常，观前有皇上御笔亲书四个大字：“洞天福地”之大牌楼。

提起这座道观，可是大大地有来头。

这是道教之正观，原为唐天长观旧址，后历建历改，最后改称为白云观。

观内有灵官殿、丘祖堂、三清阁、长春殿、僧纱殿、翕光殿，另有律堂及玉皇宫，观后有春花园。

这座白云观所祀之长春真人邱处机，字通密，自号长春子，山东栖霞人，年十九（金大定六年），入昆仑山修道，元世祖远征之际，率十八道应召，后置长春于燕京之太极宫，总管全国道教，并参划政事共十二年，以八十岁而化，此乃元朝利用道教统治人民之一例。

白云观定元月十八、十九两天为燕九节；一为纪念长春真人，一则为纪念邱元清。

邱元清此人明初信道，入阐三清，有识者荐元清于明世祖，认元清为非常之才，有用于邦国。

世祖大喜，乃赐以美丽宫嫔，元清不敢却，乃于正月十九自宫，并定是日为阐九节，为避免“阐”字，改用同音“燕”字，故又称为燕九节。

提起这几段事儿，北京城里老一辈的人大都能说得上来。

白裘人儿纵马疾驰，在牌楼前飘身离鞍，牵马而行。

这是规矩，每一朝代都是如此，谁敢眼见御笔亲书的牌楼不下马，别看她娇惯任性，这地方她也丝毫不敢随便。

白裘人儿拉马穿过牌楼，白云观高高石阶之上，立刻急步迎下两名中年全真。

一名接过坐骑，一名趋前恭谨稽首：“姑娘许久未来了，今天……”

白裘人儿绷着一张娇靥，截口说道：“我要见姑姑，她老人家何在？”

那问话的中年全真道：“禀姑娘，郡主正在春花园中。”

白裘人儿扭动腰肢，迈步便要登阶。

那中年全真忙地趋前一步，稽首说道：“姑娘请稍候片刻，容贫道通报！”

白裘人儿双眉一皱，道：“我不是外人，也见过姑姑多次了，难道每次都要通报么？”

那中年全真恭声说道：“禀姑娘，这是郡主交待，贫道不敢擅自做主，姑娘该知道，除了姑娘及玉贝子外，便是贝勒爷前来，郡主也不见的。”

白裘人儿皱了皱眉，在这位郡主姑姑面前，她是丝毫没有脾气的，轻抬玉腕，摆了摆手，道：“好吧，我候着了，你去吧，要快点儿！”

那中年全真应了一声是，一稽首，转身疾步登上石阶，进入观门，未几，他又疾步而出，趋前稽首道：“禀姑娘，郡主吩咐，春花园相见！”

他话声方落，一阵香风起处，白裘人儿已然娇躯疾闪，轻盈灵妙地登上了高高石阶，进了观门。

显然地，这地方，白裘人儿是常来，她根本不用别人带路，便登堂过殿，

直奔观后春花园而去。

春花园中美景一片，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春日里万红千绿，夏日里荷香暗送，秋日里金菊怒放，冬日里梅花万点，更压上一片雪白。

梅须让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春花园中，那朱栏小亭之旁，那积雪小桥之上，此际正站着个一身道家装束，却难掩绰约风姿的中年道姑。

她，气度高华，美艳绝伦，但却清奇得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脸上的神色，泰然、安详，还带着三分悠闲。

那欺雪赛霜的一截皓腕，水葱般晶莹玉指，正搭在一株老梅的低垂枝桠上，景美如图，人美若仙，这春花园中的景致，美得惊人，美得出奇。

“姑姑！”一声银铃般清脆娇音，划破这春花园中的宁静，白裘人儿如掠波乳燕，直上积雪的小桥上。

美道姑玉手微放，老梅枝桠弹起，扑簌簌落了一地雪花，她未转身形，面上已绽开了笑容，那笑容既美，还带着点儿慈祥，柔声说道：“今儿个是什么风把我这宝贝姑娘给吹来了？”

一眼瞥见白裘人儿那微红美目，犹挂着几颗晶莹泪珠，还有那满脸的委屈，呆了一呆，轻“咦”了一声，瞪着一双凤目，诧声说道：“小兰，是谁欺负你了，是玉珠那浑东西，还是……”

乍见了亲人，再也难忍满腹委曲，白裘人儿“嚤”一声，丢了马鞭，掩着娇靥，飞投美道姑的怀中，粉首深埋，香肩耸动不止。

美道姑既爱怜，又心痛，慌了手脚，抬起柔荑，轻抚白裘人儿那满头乌云秀发，带笑说道：“傻姑娘，别哭，别哭，快别哭了，姑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说，谁欺负了你，姑姑替你出气！”

白裘人儿哽咽着抬起了粉首，口齿启动，却因为过度的羞愤，过度的气，没能说上一句，蛮靴一跺，震得小桥乱颤，扑簌簌地又落下了一片雪花儿！她却粉首一低，又埋入美道姑怀中。

美道姑笑了，扳着白裘人儿那滑腻香肩，把她轻轻推开了些，然后托着那张梨花带雨般的娇靥，入目那微红的美目，禁不住又是一阵心疼，扬了扬眉道：“别尽哭呀，傻姑娘，哭办不了事儿，倒是说给姑姑听呀，谁欺负了你，是玉珠那个浑东西，还是朝廷里那些……”

白裘人儿那小小的瑶鼻，犹不住翕动着，忙抬玉首，断断续续的道：“姑姑，都…都不……是……”

“我说嘛！”美道姑笑道：“玉珠他虽是哥哥，可没那个胆，敢轻易招惹你这个妹妹，朝廷里的那些人，更不敢正眼看我们这位娇惯坏了的宝贝儿，那么说，到底是谁那么大胆？让姑姑去问问他到底有几个脑袋！”

白裘人儿娇靥上突然涌起一抹飞红，但刹时间她又面罩寒霜，挑了眉，那模样儿凶得怕人，道：“是个不知死活，不知天高地厚，让人看了他那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就有气的狂妄书生。”

“书生？”美道姑呆了一呆，脱口问了一句。

“嗯！”白裘人儿一点头，气虎虎地接着说道：“姑姑，您不知道，他不但敢冲着我冷哼，而且还说什么莽莽神州本是汉家基业，说咱们是抢他们的，更令人气煞的是，他连皇上都没放在眼里！”

美道姑脸色一变，挑眉说道：“这书生的胆子的确够大的，怎么咱们碰见的书生都那么大胆，小兰，那书生长得什么模样儿？”

白裘人儿呆了一呆，道：“姑姑，怎么……”

美道姑脸上突然掠过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复杂神色，不过其中有一点很明显，那是幽怨，一种心高于天，命薄如纸的幽怨，轩了轩眉，淡淡笑道：“小兰，你该记得，姑姑曾对你说过，这种话，姑姑当年也听人当面说过，而且那也是个大胆书生，不过那书生宇内第一，的确不凡，的确了不起！”

白裘人儿道：“姑姑是说……”

美道姑似乎不愿多说那当年伤心往事，点了点头，忙道：“姑姑是问你这书生长的是什么模样！”

一句话又红了美姑娘的娇靥，她娇羞欲滴地垂下玉首。

美道姑美目中异采一闪，笑道：“他模样儿长得挺俊，是不？”

白裘人儿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但旋即她又猛然抬起玉首，娇靥上犹挂着三分娇红，陡挑黛眉，说道：“我承认他模样儿挺俊，是世间罕见的美男子，可是那有什么了不起？北京城里的美男子多的是，我哥哥就是一个，这个狂生，我看见他就恼火，就有气！”

美道姑微微皱了皱眉，心头为之震动，美目凝注，淡淡说道：“小兰，这很危险，姑姑是过来人，姑姑当年也跟你一样，娇惯任性，向不服人，而事实上，自己所见着的人，的确超人，的确不凡，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矛盾得很，既然觉得他的确宇内第一，了不起，又觉得看见他就有气，就是不服，越是不服，越是忘不掉他！就这矛盾，使得姑姑痛苦一生，使得姑姑出家修行，皈依三清，小兰，记住，这种人，越招惹不得，姑姑不愿你步姑姑后尘，姑姑也不愿眼见着你痛苦一生，现在悬崖勒马，及时回头还来得及。”

刹时间，美姑娘红了娇靥，掩了双耳，跺了蛮靴，那既娇又羞的模样儿，美极，爱煞人，嗔声道：“哎呀，姑姑，您这是说的什么嘛，小兰不要听，小兰不要听，小兰才不会跟姑姑一样呢！”

美道姑笑了，可是笑得勉强，也难掩心头之沉重，道：“不会跟姑姑一样那就好，要不然，等到陷入太深，不克自拔时，再想回头挣脱，那可就……”

白裘人儿又要发娇嗔，美道姑忙道：“好、好、好，不要听姑姑就不说，成了吧？”

白裘人儿放下了掩耳的那双玉手，娇靥上羞红犹未退。

美道姑望了她一眼，道：“说说看，他姓什么，叫什么？”

白裘人儿双眉陡挑，哼了一声，道：“他不肯说，只说他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武林一介落魄书生，小兰认为他是不敢说！”

美道姑美目中再现异采，道：“姑姑以为他是不肯说，而不是不敢说，你不是说了么，他胆大得连皇上都不放在眼内，那么他怕什么？”

白裘人儿一怔，一时没能答上话。

美道姑却自言自语地又道：“又是这么一个书生，好巧，当年玉泉山上，那一夜我碰见他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

白裘人儿黛眉一皱，轻轻地唤了声：“姑姑！”

美道姑忙笑道：“好，好，好，不说姑姑的当年往事，说眼前你的事，好不？老老实实的告诉姑姑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裘人儿脸一红，道：“小兰刚才说过了嘛，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美道姑美目深注，道：“姑姑话说在前头，你要不把真情老老实实地说给姑姑听，可别怪姑姑不管了！”

白裘人儿急了，娇靥可也更红了，沉默了一下，只得实说，道：“是小兰带着玉儿、翠儿打猎回来，由永定门过，也没招他，也没惹他，他竟冲着

我冷哼！”

美道姑眉锋一皱，道：“那八成儿是你三个在大街上放马疾驰，溅了人一身雪泥，还差点儿没撞了人，对不？”

白裘人儿粉脸更复一红，道：“你知道小兰的骑术，怎会撞了人？”

美道姑笑道：“那么，溅了人一身雪泥该是事实！”

白裘人儿没话说了，事实如此，她只得又点头。

美道姑睹状笑道：“姑姑我不护短，大年初一，大街上驰马，幸好只是溅了人家一身雪泥，倘若是把人撞伤了，你让人家怎么过年，这，小兰，是你的不是！”

白裘人儿一跺蛮靴，美目一红，道：“姑姑，小兰都让他欺负够了，您还帮着他说话！”

美道姑笑道：“姑姑我站在理字上说话，谁也不帮，要在当年，姑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找他去，可是如今，姑娘，姑姑已不是当年的脾气了，你不讲理，你总不能让姑姑也跟着你不讲理呀！”

白裘人儿皱着眉，苦着脸，道：“姑姑……”

美道姑截口笑道：“后来呢，后来八成儿是人家没找你，你却发了皇族千金，娇惯任性的脾气，反找了人家，对不？”

白裘人儿不得不点头，但跟着补充了一句：“小兰是找他讲理，找他问罪！”

“讲理？”美道姑笑道：“紫禁城中没人比我更了解你，你从小长大，讲过理么？自己于理有亏，亏你还好意思找人家讲理，人家都没找你问罪，你又找人家问的什么罪？后来又怎么了？”

白裘人儿原是用来诉说委屈，找她这位当年震慑宫廷的姑姑代她出气的，却不料反被派了一顿不是。

在这位姑姑面前，她可不敢过份发横，同时，她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位姑姑批判得对，没办法，只得噘着小嘴儿，道：“小兰本不愿跟他一般见识，可是后来他太大胆，太无礼，玉儿和翠儿就用马鞭抽他，结果……”脸一红，住口不言。

美道姑却代她说了下去，淡淡笑道：“结果是抽人不成，反被人夺去了马鞭，可对？”

白裘人儿绷着娇靥，噘着嘴，没说话。

美道姑接着又是一句，道：“而结果，你一气之下，就跑到这儿来找姑姑了，可对？”

这回，白裘人儿点了点头。

美道姑笑了，道：“当年事如今重演，你跟当年姑姑的所遇几乎完全相同，当年姑姑一气下玉泉，回紫禁城讨救兵，找人帮忙出气，人家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如今你到白云观来求救兵，找姑姑帮忙出气，只怕姑姑也无能为力，奈何人家不得……”

看来，这位身为姑姑的已一定不肯帮忙。

白裘人儿这下真急了，噘着小嘴儿，急道：“姑姑，你忍心看小兰受气？你不心疼小兰？”

美道姑淡淡笑道：“谁说的，姑姑没儿没女，你就是姑姑的心头肉，可是小兰，你总不能让姑姑当着人家的面，说不出个理来？”

白裘人儿大为不服，哼了一声，道：“姑姑也真是，跟一个无知狂民还

讲……”

美道姑脸色一沉，道：“小兰，你该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白裘人儿微微地垂下了粉首，道：“可是小兰没犯法呀？”

美道姑道：“大街上驰马，草菅人命，污人衣衫，反不讲理地找人家问罪，实际的说起来，这就是犯法！”

白裘人儿犹自不服，道：“就算小兰犯了法，小兰犯的可是咱们大清朝廷的法，他一个无知狂民也管不着呀！”

美道姑道：“话是不错，可是你如今是跟姑姑说话！”

白裘人儿没话说了，一肚子委曲地抬眼说道：“姑姑总是判小兰的不是，姑姑你要知道，他欺负的不是小兰一个人儿，而是整个大清皇族！”

美道姑双眉陡挑，但旋又淡淡道：“别动辄言皇族，也别老拿亲贵压人，皇族亲贵也是人，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咱们这皇族亲贵四个字，只能在朝廷中唬唬那些可怜的叩头虫，其实，出了紫禁城，便没人把它放在眼内，尤其是他。”

白裘人儿仍不死心，道：“那么，姑姑，他说什么莽莽神州，本是他汉家基业，咱们大清朝只不过是窃据，这可忍么？”

美道姑淡淡说道：“这没有什么不可忍的，事实上这是实情，这莽莽神州，大好河山，本是人家汉家基业，当年傅侯未遇难之前，就曾一再面谏，咱们于理本亏，该好好地对待人家，倘若仗势欺压，以征服者自居，将来咱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下白裘人儿没了辙了，她默默半晌，突然美目一红，发了娇惯女儿家，皇族千金的小性子，一跺蛮靴，道：“姑姑你要是不管，小兰找哥哥去，再不然小兰就去找纪泽！”

“你敢！”美道姑脸色一变，美目暴睁，沉声怒喝。

白裘人儿一惊，委曲泪水夺眶而出，垂下了粉首。

美道姑似有不忍，威态稍敛，道：“小兰，快出嫁的大姑娘了，你不算小了，你倘若这么做，那你是给大清朝找麻烦，我虽没见过这个人，但是我敢说，别说玉珠，九门提督所属的北京铁骑，就是倾天下兵马，只怕也奈何人家不得，反而给自己找没趣，碰一鼻子灰，你该知道当年，当年以傅侯那举世无敌的神勇，尚奈何人不了，如今虽时非斯时，人非斯人，我也不以为咱们能讨得好来。”

白裘人儿垂首说道：“姑姑你知道，小兰从没受过这气，您就让小兰这么忍了？”

美道姑突然叹道：“小兰，姑姑当年的娇惯任性，不下于今日的你，姑姑当年能如何？还不是忍下了，而且那所忍……”

又叹了口气，改口说道：“小兰，为大清朝廷的延续，为咱们大清皇族的安危，咱们该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能受，这多年来，咱们是怎么对人家的？神州易主，山河变色，这等奇耻大辱，人家都能忍，这些微小气，咱们为什么不能忍？何况不讲理的，仗皇族亲贵压人的，是咱们！”

一番话，义正而词严，听得白裘人儿脸色连变，粉首低垂，默然不语，她是没有话了。

难得这位美道姑深明大义。

适时，一阵步履声起自前院，及春花园月形门外而止，美道姑抬眼望去，一名中年全真站在月形门外躬身稽首，恭声说道：“禀郡主，贝勒府有人来

了！”

美道姑收回目光，淡淡笑道：“听见没有，想必是玉、翠两个丫头不放心，回去带了人来，她们来得正好，你跟她们回去吧！”

白裘人儿默默地点了点头，一句话没说，扭动娇躯，下了积雪小桥，向外行去，那名中年全真又一稽首，跟着退去。

望着白裘人儿那无限美好的身影消失不见，美道姑那张美艳无双的娇靥上，突然涌现一种难以言喻的异样神情，而且，显得至为激动，抬眼阴沉苍穹，口中喃喃说道：“十年了，一晃就是十年了，好快呀，记得十年前我送他出北京的时候，他还是小孩子，如今，他是该长成了。”

香唇边，浮起了一丝笑意。

“可不是么，岁月不饶人，我都老了，小儿女辈焉能不个个长成，他跟他父亲的性格，完全是一个样……”

渐渐地，激动而兴奋的神情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沉重的忧虑，她接着说道：“如果真是忆卿的话，那可就太巧了，十八年前我碰上他父亲，落得个终生痛苦，皈依三清，十八年后小兰又碰上他，而且她现在的矛盾情形显然跟我当年一模一样。”

身形猛然机伶一顿，美目中充满惊骇神色地接道：“不，不，我绝不能让小兰她步上我的后尘，再踏我的覆辙，事实上，小兰，你不知道，那不可能，谁叫咱们生为满族儿女，又出生在亲贵之家，小兰，可怜的小兰，但愿你不会……”

缓缓自那阴沉沉的苍穹收回目光，略一沉吟，忽地闪动身形，袅袅向园后一间精舍行去。

再出来时，她身上又多加了一件道袍，匆匆地行向前院。

晌午过后，美道姑出现在西城外一片荒郊旷野之中。

那片荒郊旷野之中，有一片占地不小，颇称茂密的白杨林，在那白杨林前，静立着一座破损不堪的古庙。

这时候，遍地积雪，地上都冻了冰，荒郊旷野中，刺骨寒风更大，美道姑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破庙里，本来是静悄悄地，可是当美道姑行近十丈之际，破庙那两扇不成其为门的庙门内，突然闪出了个中年要饭化子，他当门而立，扬声喝道：“丐帮北京分舵重地，来人请止步！”

原来此处是丐帮北京分舵！

美道姑她找上丐帮北京分舵又是干什么？

美道姑闻喝停身在八九丈外，那中年要饭化子双足顿地，一掠近前，细细打量了美道姑一眼，道：“仙姑上我丐帮北京分舵，不知有何贵干？”

美道姑笑了笑，道：“我无事不登三宝殿，请代为通报郝舵主。就说当年故人求见！”

中年要饭化子呆了一呆，道：“敢问仙姑上下！”

美道姑道：“不敢，我，上一字了，下一字坐。”

中年要饭化子道：“原来是了尘仙姑，仙姑是来自……”望着美道姑，住口不言。

美道姑淡淡笑道：“如今我来自何处无关紧要，请转告郝舵主，当年我住在紫禁城中。”

要饭化子一震，脸色微变，尚未答话。

突然，一个苍劲话声透庙而出：“是哪位故人要见郝元甲？”

随着话声，庙门内大步行出一名须发俱霜的老年要饭化子，老化的威态慑人，尤其一双眼中血丝满布，红光闪烁，令人称奇，正是丐帮北京分舵舵主，火眼狻猊郝元甲。

郝元甲一出庙门，入目美道姑面貌，不禁呆了一呆，那倒非因道姑美艳无双，而是他觉得这美道姑至为面善。

中年要饭化子转身躬下身形：“禀舵主，就是这位仙姑。”

美道姑趁势行前两步，微一稽首，道：“贫道了尘，见过郝舵主！”

郝元甲连忙还了一礼，火眼圆睁，诧声说道：“恕郝元甲眼拙，仙姑是……”

美道姑淡笑说道：“郝舵主何其健忘？不过十年未见，装束略改，郝舵主怎就忘了当年紫禁城中的故人？”

郝元甲呆了一呆，蓦地火眼中暴闪奇光，惊声说道：“莫非德郡主……”

美道姑笑着说道：“郝舵主毕竟想起来了，郡主之称，那是当年，如今我只是三清门中的出家人，了尘。”

郝元甲大惊失色，满脸激动，飞步奔下门阶：“我说仙姑怎么那么面善，原来是德郡主驾到，郝元甲有失远迎，当面请罪！”说着，恭谨拱起双手。

美道姑也连忙稽首说道：“好说，是德怡来得鲁莽，郝舵主海涵！”

郝元甲激动地道：“郡主这话岂不要折煞郝元甲，一别十年，郡主何时抛却荣华富贵，皈依三清，郝元甲几乎不认得了。”

美道姑淡淡笑道：“物是人非，十年中变化太大，我在十年前便已看破一切，皈依三清，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说起来也令人羞惭，只有清静无为，恬淡寡欲才是永恒。”

入耳这番话，郝元甲猛悟这位当年的郡主，是为何看破红尘，毅然出家的，事关一个“情”字，自是不便说破。美道姑话落，他立即改了话题，摇头叹道：“十年岁月悠悠，物是人非，变化太大，别的不说，单郝元甲这头须发，就找不出一根黑的了，倒是郡主容颜不改，神采依旧，可喜，可贺！”

美道姑笑道：“郝舵主说笑了，无情岁月何曾饶过任何人？当年蔻女，今已两鬓斑，德怡也老多了，还是郝舵主老而益壮，神精矍烁，威风不减往昔！”

郝元甲赧然笑道：“那是郡主夸奖，当年可食斗米，如今却连半碗饭也吃它不下，郝元甲是不得不服老了！”

顿了顿，又道：“十年不见，今日郡主突然降临，是……”

美道姑道：“此处风大，寒冷令人难耐，郝舵主不让我进去坐坐？”

郝元甲老脸一红，道：“丐帮分舵化子窝，郡主尊贵之躯，郝元甲怎敢……”美道姑笑说道：“郝舵主那是在骂我，德怡当年如何，何况十年后的今天，德怡三清门中出家人，更惯了。”

不错，这位美郡主，当年曾随神力威侯伉俪，统率四川提督岳钟琪麾下兵将，远征边陲，平白衣大食勾结布达拉喇嘛企图入侵之乱，饱经风霜，长途跋涉，冒险犯难，出生入死，什么苦头没吃过？什么地方没住过？

她本来不同于一般皇族亲贵，也由来愧煞须眉。

郝元甲不再犹豫，忙自躬身说道：“是郝元甲之过，郡主请！”侧身让路，举手肃客。

美道姑淡淡一笑，稽首告罪，飘然行进。

丐帮分舵化子窝，破庙内陈设之简陋，那是不必说，不过却打扫得点尘不染，洁净异常。

坐定，郝元甲再动问来意。

美道姑说道：“贵分舵耳目众多，向来消息灵通，我想在郝舵主面前，打听一个人，不知能蒙见告否？”

郝元甲毅然说道：“郡主这是什么话，对郡主，郝元甲是知无不言！”

“那么，我先谢谢了！”美道姑欠了欠身，道：“听说北京城近日来了个功力颇高的奇特人物，神秘书生？”

郝元甲呆了一呆，道：“原来郡主问的是他……”

面上陡现怒容，点头接道：“不错，郝元甲已接获弟子禀报，北京城中确来了这么一位奇特人物，神秘书生，而且是今早到的。”

入目郝元甲脸上那轻微的怒容，美道姑不由地呆了一呆，暗感诧异，但她一时未问原委。

容得郝元甲说完，她又问道：“郝舵主可知此人姓名，来路？”

郝元甲淡淡说道：“郡主恐怕不知道，此人便是近年方始崛起江南武林的一个新人物，人称碧血丹心雪衣玉龙，名叫朱汉民！”

“碧血丹心雪衣玉龙！”美道姑点点头，笑道：“好名号，只是听来颇为陌生。”

口中这么说，心中却不禁大为失望，此人不是意料中人，不是那十年前她冒死送出帝都的人。

那个人，不姓朱，该姓夏！

可是为什么这姓朱的书生所说的话竟跟自己十八年前，那姓夏的书生对自己所说的话一般无二？莫非这是巧合，莫非书生都大胆？

郝元甲道：“郡主多年未在江湖上走动，自是不会知道。”

美道姑暂时忍下那莫解的疑团，点头笑道：“郝舵主说得是，十年漫长，岁月如流，物事非外，武林中如今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了！”

郝元甲道：“当年的知名人物，如今是退隐的退隐，过世的过世，眼见武林之中，差不多全是一辈新人，这便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郡主可还记得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大侠么，曾几何时，他也剃度出家，皈依佛门了。”

显然地，这甚出美道姑意料，她摇头感慨不已。

沉默了片刻，郝元甲突然打破寂静，道：“郡主打听此人，敢莫是为了他在永定门内大街上，大胆妄为，当众读冒了郡主那位侄姑娘？”

美道姑笑道：“这件事郝舵主也知道了？”

郝元甲道：“这件事几乎已经传遍北京城，郝元甲怎能不知道？”

美道姑泰然一笑道：“看来，满室亲贵自找没趣，丢人是丢大了。”

郝元甲道：“郡主恐怕还不知道，九门提督府如今正在到处拿人呢！”

这句话却听得美道姑脸上霍然变了色，当即挑眉说道：“这必然是那两个丫头干的好事，自己的理曲，偏要仗官倚势欺人，这还像什么话！”

郝元甲呆了一呆，道：“怎么，郡主不是……”

美道姑怒态一敛，淡笑道：“别人不知道我，难道郝舵主还不知道我么？”

郝元甲老脸一红，嚅嚅难作一辞。

美道姑淡淡一笑道：“我之所以打听他，只是很欣赏他的胆识。”

郝元甲面有不齿色，道：“只怕他是当时不知道是郡主的侄姑娘！”

“不！”美道姑摇头说道：“倘若他不知道，那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他知道，而且自称汉族世胄，前朝遗民，连皇上都不放在眼内地大大教训了我那侄女儿一顿。”

郝元甲一怔，脱口说道：“这就不对了。”

美道姑投过诧异一瞥，道：“怎么不对？”

郝元甲猛悟失言，但他不愧一块老姜，忙道：“事后郝元甲那不争气的徒弟，告诉他时，他却吃惊失措，瞠目不知所以，这么看来……”

美道姑眉锋一皱，截口说道：“可是我那侄女儿说他知道，她不敢欺我的。”

郝元甲眉锋也皱了皱，心中也百思莫解，道：“这郝元甲就莫名其妙了，莫非……”住口不言。

美道姑却笑问道：“郝舵主，莫非什么？”

郝元甲心头一震，“哦”了一声，道：“郝元甲怀疑，我那不争气的徒弟，是不是被他戏弄了！”

美道姑淡淡一笑道：“郝舵主，如今我要问了，为什么令高足要在事后才告诉他，为什么郝舵主又怀疑他相戏，此中必有原因吧？”

郝元甲心神震动，噤嘴未语。

美道姑淡淡笑道：“倘若郝舵主有什么难言之隐，德怡不敢相强。”

郝元甲脸一红，暗一咬牙，毅然说道：“郡主恕我，郝元甲没有什么难言之隐，只因为那朱汉民有意高攀亲贵，作为进身之阶，所以，所以……”美道姑笑道：“怪不得郝舵主一提起他，便面有怒容！”

郝元甲老脸通红，白眉一挑，方待发话。

美道姑已然又道：“郝舵主，德怡也要直说一句，姑不论事情前后是否相符，也不谈郝舵主的感受如何，彼此多年故交，郝舵主知我，似乎不该对我有所隐讳，我始终跟傅侯的看法一样，彼此立场不相同，人人都不该昧于民族大义，但是那跟彼此的私交并无冲突，郝舵主又何必顾忌！”

郝元甲满面羞愧，苦笑说道：“郡主，是郝元甲的不是，郝元甲知道，唯傅侯跟郡主是宦海两位奇英，跟一般人不同着由来赢得天下武林之钦敬，实在说，郝元甲等也从来没把二位当作当朝亲贵看待，否则当年彼此不会有所结交。”

美道姑眨动了一下美目，笑道：“这不就得了么？”话锋微顿，接问：“郝舵主是从何知道那姓朱的书生有意高攀亲贵，作为进身之阶的？”

郝元甲这回不再犹豫道：“他找敝分舵帮忙，帮忙他进入紫禁城找位当朝亲贵攀攀交情，当郝元甲那不争气的徒弟问他此举是否为了谋求进身之阶，图得荣华富贵时，他毅然点头承认。”

美道姑笑说道：“恕我再直说一句，这是郝舵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若真有此意，焉会告诉人人忠义的贵帮？”

郝元甲一怔哑口，苦笑不语。

美道姑笑了笑，又道：“郝舵主如今明白了么？”

郝元甲沉吟半晌，才道：“郡主原谅，郝元甲一时未敢下断……”

显然，他是一时尚不敢轻信。

美道姑笑了笑，也未再多说。

破庙中的气氛，一时有点尴尬。

片刻之后，郝元甲有心改变话题，干笑了一声，道：“郝元甲多年未见

夏大侠驾了，不但是郝元甲，便天下武林也莫不思念，不知夏大侠近年来……”

美道姑淡淡一笑道：“德怡也有整整十年没见过他了，其实，我该说不只十年，而是有十六七年没见着他了。”

郝元甲呆了一呆，道：“怎么，郡主十年前只身冒险，送小侯爷出京，不是……”

美道姑截口说道：“实不相瞒，当年我把忆卿送给他的时候，并没有能见着他，他像是早知我会去似的，预先留了封信给我，叫我只须把忆卿放在他那住处，自会有人把忆卿接走。”

郝元甲又复呆了一呆，道：“这么说来，郡主也确有十几年未见着夏大侠了。”

美道姑点了点头，含笑不语。

郝元甲摇头一叹道：“人生际遇不定，宦海风云更属难测，当年傅侯赤胆忠心，直言固执，朝野同钦，允为当朝柱石，盖世虎将，哪一个朝廷大员不是望风回避，便是本朝皇上也让他三分，谁知，曾几何时，傅侯伉俪竟落个满门抄斩，冤称不白的悲惨下场；朝中有识之士莫不痛惜，天下武林亦莫不同情愤慨，若非夏大侠传下珠符令阻拦，只怕天下英雄势必闯进大内，劫牢救人了！”

美道姑面上掠过一丝黯然神色，淡淡说道：“这种事古今历朝历代屡见不鲜，也许傅侯他夫妇俩命该归天，其实，是傅侯他糊涂，太刚直，太赤忠了，对皇上，这往往是自取杀身祸的根由，夏大侠是傅侯当世知心，他知傅侯良深，傅侯他一生所学高深莫测，万人难敌，他自己如不愿死，别说区区天牢及北京禁卫，便是龙潭虎穴，倾天下兵马，也困他不住，奈何他不了，他之所以甘愿受死，为的是忠义二字，夏大侠当然要成全他，当时，我兄妹也曾劝他暂时脱身，待机洗刷不白，结果反被他训了一顿，斥为不忠，不孝，不义。”

郝元甲抬头叹道：“恕郝元甲直说一句，傅侯这近乎愚忠……”

美道姑摇头说道：“郝舵主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来忠臣烈士，哪一个不是近乎痴愚，何况，傅侯他从容就死，还带有一点谏的意思。”

郝元甲悚然动容，默然不语，半晌始又道：“傅侯在天英灵有知，要责郝元甲冒渎了。”

“那倒不会！”美道姑道：“傅侯是个怎么样的人，难道郝舵主不知道？”

郝元甲面有羞愧之色地点头说道：“傅侯是天下武林的好朋友，天下武林也从未把他当朝大员看待，只视他是个豪杰，敬他是个英雄。”

美道姑神色黯然地点头说道：“傅侯他确是那么一位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

郝元甲感叹说道：“郝元甲适才说过，人生际遇不定，宦海风云更是变幻莫测，傅侯汗马功劳，一生忠义，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悲惨下场，而那岳钟琪不过是平了大小金川之乱，却被当朝皇上下旨嘉奖，恢复了他的爵位，免追当年征讨小噶尔丹时七十几万两银子的亏空，同时又加封他为太子少保，称威信公，特准紫禁城骑马，更赏了他一首御制的诗，他如今可是神气得很了。”

美道姑道：“虽说岳钟琪此人阴鸷，但他对朝廷的功劳确也不小，而且，

他也是……”笑了笑，住口不言。

郝元甲微挑双眉，唇边浮起一丝不屑笑意，道：“他是汉人，也是贵朝开国至今，唯一以汉人身份做到大将军的人，郝元甲深以汉族世胄之中，有这么一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而引为骄傲。”

美道姑冰雪聪明，玲珑剔透，这话，她当然懂，只是她碍于多年故交份上，没有介意，也没有说什么。

郝元甲也知这话不该说之当面，歉然一笑，忙改了话题，道：“郡主可知傅侯是坐什么罪名被害的吗？”

美道姑眉锋微皱道：“详情不清楚，不过，听说是为了他包庇前明皇裔。”

这前明皇裔四个字指的是谁，郝元甲可是清楚得很，随挑双眉，目中赤芒闪射，道：“傅侯交夏大侠，他是知道的，再说，傅侯虽跟夏大侠交往，却从未失过立场，当年他自己不是也曾一再透过傅侯伉俪，想收揽夏大侠么？傅侯赤胆忠心，公私分明，他怎……”

美道姑摇头说道：“这我就知道了，不瞒郝舵主说，当时的皇上已不似从前了，皇上他由来也最忌讳这种事，他不比先皇，先皇对这种事还比较和缓一点，他却绝不容情，为这种事坐罪而死的，汉人不计，就在旗满人来说，傅侯已非第一人，鄂尔泰的儿子鄂昌，写了一首‘塞上吟’，称蒙古人为胡儿便被皇上赐令自尽，皇上是最恨人写‘虏’、‘夷’、‘胡’字的。”

郝元甲冷哼说道：“郡主也怨郝元甲直言，郝元甲我所知，贵朝皇上的汉文相当好，可是他在杀了鄂昌之后，严禁八旗满人学汉文，他既不许人写‘虏’、‘夷’、‘胡’字，那么他便不该做出这种自外于中国的事！”

美道姑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可是郝舵主该明白，站在我的立场上，是不便说什么的，我也不敢。”

郝元甲道：“郡主明鉴，郝元甲无意……”

美道姑截口说道：“郝舵主不必解释什么，这是事实，我虽为满族儿女，出身当朝亲贵，可是我也不能抹煞事实，其实，不但是郝舵主，便是我们有时候也觉得他做得太过份，尤其这几年，他竟糊涂得信用和塌……唉！不说也罢，有些事我实在不便，也不敢置评！”

她一再不便，一再不敢，这用意，郝元甲自然懂，赧然一笑，结束了这段谈话，又坐了片刻，又谈了些不关痛痒的当年往事，美道姑起身告辞。

郝元甲没有挽留，只问美道姑清修之处，美道姑却笑着以他语支吾了过去。

显然，她是不愿说，她既不愿说，郝元甲不是不开窍、不识趣的糊涂人，哪里还好再问。

郝元甲一直送出了庙门，美道姑口称留步之余，还开了郝元甲一个玩笑，她要郝元甲千万别派弟子跟踪，否则她会指丐帮弟子有不良企图，送官究办。

这下，即使郝元甲有派弟子跟踪之心，也不好那么做了。

送走了美道姑，郝元甲立刻回到庙中，闭目沉思。

他在想，这位昔年贵为郡主的美道姑，十年不见，为何今日突然降临他这丐帮北京分舵，只为打听一个人的姓名来路。

他想：有可能是她只知朱汉民功力高绝，有进身之心，问明了他的姓名来路后，好为她满清朝廷延揽人才。

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地便被自己推翻了，他知道，这位昔日贵为郡主的美道姑，如今不会有这种心情。

他又想：也有可能因为朱汉民当街折辱了她的侄女儿，她这身为姑姑的，不能不管，要伸手为侄女儿出出气。

然而，这个想法旋即也为他自己推翻了，他也知道，这位昔日贵为郡主的美道姑，如今也不是这种不明是非、不通事理的人，按当时的情形说，那缺理的，却是她那位娇惯任性的侄女儿。

他想……

他想……

结果，仍是百思莫解，一无所得。

最后，他下了令，严密监视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这个既奇特而又神秘人物的一举一动。

他预备在得到确切答案后，再采取行动。

他不得不弄清楚，这位一向行道江南武林的书生，突然北来，并入帝都，到底是干什么的！

### 第三章 捉放旅店

今天，是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家家户户仍然要起早，没别的，起早是为拜年，同时，要接待来拜年的亲友客人。

就在北京城鸡鸣方歇，人们起身梳洗的时候，内城正阳门的侧门也开了，门开处，十余骑快马卷起一地雪泥，飞驰而出，顺着正阳门前大街向前奔去。

蹄声杂乱而急促，这一来，立刻惊动了住在街道两旁的人家，开了门，伸出头来看看。

但是，看了一眼之后，脸色一变，伸出的头，又连忙缩了回去，“砰”地一声，又关上了门。

谁都看得很清楚，谁也都认得出来，那十余蒙古种高头健骑之上，坐着的，全是九门提督府的差爷们，九门提督府的差爷们。平常从不轻出，些微小事，那都交给了北京城的小衙门，除非是遇到了什么大事。

这些个大事，譬如像追缉什么能高来高去的江洋大盗啦，捉拿什么有谋反意图的叛逆啦……

总之，那要是大事，那要是小衙门里那些酒囊饭袋应付不了的大事，九门提督府的差爷们才会出动的。

蹄声远去，那缩回头的，才又敢怯怯地开了门，探出了头，往远望，那十余健骑折向了东。

大家都在心里猜怔，东城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

那十余健骑折向了东，驰入了另一条大街，而且在一家客栈门前停了下来，这家客栈，正是悦来客栈。

铁蹄刚停，居首一名中年大汉一挥手，铁蹄再动，刹那间十余健骑把悦来客栈团团围住。

看看包围已经周密，居首中年汉子点了点头，他身旁一名黑衣大汉腾身离鞍，飘落门前，举起铁锤般拳头向着门上便擂，那砰砰之声，足能震动半条街。

很快，便听到一个犹带睡意的含混话声由门内传出：“谁呀，敲门这么个敲法。”

黑衣大汉双眉一挑，道：“我。九门提督府查店的。”

“啊！”门内一声惊呼，步履之声也跟着急促响起，及门而止，一阵门栓响，两扇门呀然而开。

开门的，是那名唤大顺的中年汉子，他衣衫不整，但已睡意全消，寒风虽刺骨，他也顾不得再行扣扣子，赔上惊惶笑脸，一个劲儿地打拱作揖：“原来是九门提督府的差爷，小的不知，多有……”

“少废话，闪开！”黑衣大汉不耐烦地喝了一声，伸出蒲扇般大巴掌，一下子把大顺推开了好几步去，然后迈开大步，闯了进去，进门站定，他一瞪大顺，刚要开口。

突然，他神情一震，愣住了，通往后院的走道口，不知何时多了个人，而且背着手傲然卓立，一双重瞳凤目中，威棱闪射地正在逼视着他。

别的不说，单凭这身手，那慑人的目中威棱，黑衣大汉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但，倏地，他一壮胆，挑起了双眉，冷笑说道：“你出来了，那最好不过。”

适时，那带队的中年大汉带着另两名黑衣大汉也进了门，入目白衣书生当路而立，威态慑人，也不由一惊。

朱汉民却连正眼也未看他三个一下，目光只逼视着先进门的那名黑衣大汉，淡然发问道：“你们找我？”

那黑衣大汉道：“不找你找谁？”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你们是……”

敢情他还不知道，大顺是好心人，忙道：“相公，这几位都是九门提督府的差爷们！”

他是有意提醒朱汉民，要朱汉民小心应付。

岂料，朱汉民突然笑了，道：“原来你们是九门提督府的差爷们，那最好不过……”

抬手一指先进门的那名黑衣大汉，道：“适才是你敲的门？”

那名黑衣大汉不明所以，爽然点头，道：“不错！”

朱汉民双眉一挑，道：“人所共知，九门提督府负责的是京畿安全，怎么你们九门提督府的人，会知法犯法？”

那名黑衣大汉脸色一变，道：“你说谁知法犯法？”

“我说你们！”朱汉民泰然说道：“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皇上颁有禁令，大年初一到初三这三天之内，严禁大小衙门惊扰民家，那么你们九门提督府的人，大年初二便跑出内城，乱敲人门，这叫什么！违命欺君，这罪名你担得起么？我看你是替九门提督找麻烦，等于摘他的顶子。”

一句话听得那名黑衣大汉吓白了脸，机伶一颤，站在那儿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为首模样的中年汉子，却突然冷笑一声，跨前一步，望了朱汉民一眼，冷冷说道：“没想到你还挺会说话，也挺会吓唬人的。”

朱汉民淡淡说道：“我说的是实话，是不是吓唬人，你自己明白。”

那中年汉子道：“不错，皇上是有这条禁令，可是你要知道，我等是奉命拿人！”

朱汉民道：“那是九门提督不想戴他那个顶子了。”

那中年汉子道：“皇上虽有禁令，过年三天内不许大小衙门惊扰民家，可是皇室亲族也不能任那无知狂民凌辱！”

朱汉民“哦”了一声，扬眉笑道：“原来你们惊师动众，铁骑四出，就是为了昨晚那件事，那好办，我承认我昨天冒犯了你们主子的亲族，可是你知道是谁凌辱谁？”

中年汉子道：“是你不知死活，凌辱了德兰郡主。”

“你错了！”朱汉民淡淡道：“她理缺，我没找她已算是天大的容量，她却反过来找我，她摆起官威，仗势动手打人，我完全出于自卫，要说凌辱，那只能怪她学艺不精，武学不够好，要不然我这条命昨天就断送在当场了，这个理我找谁说去？”

中年汉子冷笑说道：“你要讲理，九门提督府讲去！”

朱汉民挑了挑眉，也忍了忍，道：“你们难道不分是非曲直？”

中年汉子道：“九门提督府自会给你个是非曲直。”

朱汉民目中威棱一闪，道：“别尽拿九门提督府压人，九门提督府没什么了不起。别说小小的九门提督府，就是紫禁城深宫大内，我也是要来便来，要去便去。”

中年汉子勃然变色，冷笑说道：“好大胆的狂民，想必你是仗恃着一身颇称不俗的武功，你既不把九门提督府放在眼内，那你何不跟我去一趟。”

朱汉民笑道：“我本有心去一趟，不过，那得看我什么时候高兴，再说，你这个官儿也太小了一点了，面子不够！”

中年汉子脸色再变，冷笑道：“要什么官才够资格，你莫非要纪大人亲自来迎？”

“不敢！”朱汉民道：“我不敢惊动纪大人，但起码也要阿步多来。”

中年汉子一惊退步，骇然说道：“你认识我们大领班？”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我一介草民，哪有这等荣幸？”

中年汉子暗暗松了一口气，立即又一副凶狠相：“谅你也没有那么大福份，凭你也不值得惊动大领班。”

朱汉民说道：“对你们这班摆官威，仗人势的脚色，我懒得多说，我说你请不动我，不信你就试试看！”

话落，转注大顺，一笑说道：“大顺哥，你忙你的去吧，这儿没你的事。”

大顺有点犹豫，朱汉民一笑又道：“大顺哥放心，凭他们还奈何不了我，你只管忙你的去，要不然待会儿他们会连你一起抓走！”

衙门头唬人，九门提督府去不得，大顺一哆嗦，连忙拔腿行向后院，一边走心里还直嘀咕：“原来这朱相公竟是个会武的江湖人，怪不得……”

“十八年前，他父亲被神力侯府的差爷请了去，十八年后的今天，九门提督府的差爷们又来抓他，他到底是……”

当然，他是想不通，凭他，只怕一辈子也难懂。

只听那中年汉子一声冷笑：“爷们自然不信！”一挥手，先前那黑衣大汉闪身扑出，大巴掌一递，抓向朱汉民前胸，出手如风，颇也快捷。

朱汉民冷冷一笑道：“别说你，就是北京城的所谓铁骑统统搬来也未必行，不给你们点颜色看，你们会以为百姓永远可欺。”

没见他动，可是那黑衣大汉已然吃了苦头，闷哼一声，抱腕飞退，痛得龇牙咧嘴，直不起腰来。

倘若问他是怎么挨上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一下子镇住了另几个，为首中年汉子勃然色变，又惊又怒，厉喝一声：“大胆狂民，京畿重地，你敢拒捕！”

便要二次挥手传令全上，蓦地里蹄声响动，一骑快马溅雪飞泥，疾驰而至，直抵悦来客栈门口。

鞍上一名锦袍老者离鞍而起，飞射入门。

中年汉子一惊收手，立刻一派恭谨，哈腰躬下身躯：“属下见过大领班！”

原来这锦袍老者便是九门提督府护卫大领班阿步多。

这名儿不类汉人，必是个旗人官儿。

大领班阿步多灰髯拂动，一双老眼精芒四射，凝注朱汉民一眨不眨，一动不动，对中年汉子那躬身哈腰一派恭谨的施礼请安，竟似听若无闻，视若无睹。

中年汉子呆了一呆，忙又一躬身，道：“禀大领班，此人便是昨日……”

阿步多霍然而醒，目光不离朱汉民，一摆手，道：“大人有命，不得再行拿人，即刻撤回人马！”

中年汉子又复一怔，可是他却没那个胆问，哈着腰，连声唯唯地退了下去，而且是一直倒退出门外去。

他一退，那两名黑衣大汉，连同那名吃了哑巴亏的黑衣大汉，自然也低着头跟着退了出去。

先前声言要拿人，冒犯亲贵罪不轻，如今却又不许拿人，即刻撤回人马，似乎一天大事顿化乌有，那么容易，九门提督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便是朱汉民也诧异不解，他皱了皱眉，望了望阿步多，尚未说话。

阿步多突然开口说道：“阁下贵姓大名？”

朱汉民眨了眨眼，笑道：“怎么，莫非大领班有意跟我谈谈？”

阿步多又问：“我请问阁下贵姓大名？”

朱汉民仍然未答，笑了笑道：“我正盼望着大领班到来，就是大领班不来，我也非让他们把大领班搬来不可，倘若大领班有意跟我谈谈，何妨屈驾片刻，先让他们回去！”

阿步多似有犹豫，朱汉民一笑又道：“怎么，以大领班的职位、武学，难道还怕我一介草民，江湖落拓书生吃了不成？”

九门提督府的大领班护卫之首，非同小可，权压半个北京城，小一点的官儿见着他都得低头，他能示弱？

阿步多的老脸一红，立刻挑眉传令，一时蹄声得得，十余名九门提督府的差爷，刹时间走得一干二净。

听听蹄声远去，阿步多又开了口：“如今阁下可以说了吧？”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如果我说我姓朱，叫朱汉民，大领班未必认识……”

阿步多一惊动容，同时老脸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道：“原来阁下便是当今武林中的第一高手，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朱大侠。阿步多久仰！”

朱汉民呆了一呆，笑道：“大领班为九门提督府护卫之首，平日大驾难出内城一步，竟也熟知武林中事，令人好不佩服！”

阿步多似乎听若无闻，深深地看了朱汉民一眼，道：“朱大侠以前可曾来过北京？”

朱汉民笑道：“大领班何有此一问？”

阿步多道：“我看朱大侠好生面善，就像在哪儿见过！”

朱汉民笑道：“大领班记性不差，事隔十年，多亏大领班还依稀记得我！”

阿步多呆了一呆，道：“十年……”

“不错，十年！”朱汉民点头说道：“大领班仔细想想看，你以前还抱过我！”

阿步多机伶一颤，双目奇光暴闪，瞪目张口，失声说道：“那么，你是……”朱汉民神情忽地一阵激动，含笑说道：“大领班忘了，我还有个姓名，姓傅，叫忆卿！”

阿步多如遭雷击，大叫一声：“果然是小侯爷，想煞阿步多了！”老泪泉涌，翻身拜倒。

朱汉民身形如电，一闪而前，双腕疾探，托住阿步多，面上含笑，目中却也现了泪光，道：“阿步多，你这是要折煞我！”

阿步多发须俱动，老泪满面，颤声说道：“见小侯爷如见威侯，阿步多焉有不拜之理！”

朱汉民道：“阿步多，别这么说，我不是威侯所出，有资格承袭的，只有我妹妹小霞，如今我只是一介武林草莽朱汉民，你快起来！”

阿步多还待不肯，朱汉民突然正色说道：“阿步多，倘若这消息走漏，传入大内，势将为纪大人惹来麻烦，你我都不能连累纪大人，快起来。”

这句话立即生了效，阿步多一震，连忙站直身形，道：“恭敬不如从命，小侯爷恕阿步多死罪。”

泪眼模糊，望着眼前朱汉民，猛然又是一阵激动，悲声叫道：“天可怜地阿步多还能活着见小侯爷一面，如今就是死也无憾了，小侯爷，你知道，侯爷跟夫人死得好冤，死得好惨……”

朱汉民一阵悲痛刺心，点了点头，没说话。那倒不是没话说，而是喉头被什么东西所堵住，说不出来。

默然相对了片刻，朱汉民忽地举袖拭泪，笑道：“人死不能复生，悲伤何用，阿步多，走，到后面我房里坐坐，咱们好好谈谈，我还有话问你。”

说着，拉着阿步多往后行去，一踏进后院，迎面碰见了大顺，他听见人走了，想要出来看看，睹状一怔，刚要问。

朱汉民已然摆手说道：“大顺哥，麻烦弄一壶茶来，这位是我一位远亲，恰好任职九门提督府，适才那几位，卖了个面子，没事了。”

不等大顺有任何反应，便拉着阿步多奔向房中。

大顺愣了，半晌始摇摇头，满面不解神色地转向西边屋中，不解归不解，他如今总算是放了心。

进了房，朱汉民举手让座，阿步多却拘谨地道：“小侯爷面前，阿步多不敢坐。”

朱汉民一皱眉，道：“阿步多，适才我是怎么说的，你要称呼我小侯爷，不如叫我一声朱少侠，这样我听来顺耳得多。”

阿步多一震忙道：“阿步多该死，下次一定记住就是。”

朱汉民一摆手，道：“那么，坐下谈！”

阿步多哈腰唯唯，脚下却没动。

朱汉民又皱了眉，道：“阿步多，你自己看，这像远房亲戚么？”

阿步多不敢再说，只得告罪坐下，即是正襟危坐，一派恭谨之色，看得朱汉民又皱眉了，笑道：“别这样，阿步多，放轻松点，随便点，我不是说过么，我不是威侯所出，你这样岂不让我难受？”

阿步多答得感人，道：“这个阿步多知道，但威侯视您如己出，不管怎么说，您是阿步多心目中的小侯爷。”

朱汉民眉锋皱得更深，摇摇头，道：“好吧，随你怎么想吧，纪大人老夫妇两位近年来可好？”

阿步多恭谨答道：“托您的福，大人和夫人都安好，只是，只是，近年来想你想得厉害，人老了，身体也差多了！”

朱汉民双目之中倏现泪光，悲笑说道：“我该给他两位请安去，多少年了，只是我如今的身份又有所不便，阿步多，记住，回去代我请个安。”

阿步多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道：“只怕阿步多一说你来了，大人跟夫人会立刻放下一切，出城来找您，您不知道他两位……”

“我知道！”朱汉民忙道：“其实，我又何尝不念着他两位，唉，算了，暂时还是别说的好的，等有了机会，我再去给他二位请安吧！”阿步多道：“你知道，阿步多是个直肠子、急性子，有话只怕憋不住。”

朱汉民道：“阿步多，为他两位好，你怎么也得暂时隐瞒着，你知道，大内一旦知道了内情，这个罪足以株连九族。”

阿步多机伶一颤，瞪目说道：“您，您，您都知道了？”朱汉民难掩悲痛地含泪点头说道：“是我爹告诉我的，当年要不是他二位牺牲了自己的一双亲生儿女，如今哪会有朱汉民兄妹？”阿步多老泪也为之一涌，道：“阿步多死罪，夏大侠如今犹健在？”朱汉民点头说道：“我爹我娘他两位老人家都健在，只是不肯出来了。”

阿步多点头叹道：“夏大侠如今高寿怕不已近五十了，十多年未见，他一身修为只怕早已臻达金刚不坏境界了吧？”

又叹了口气，接道：“您也别难过了，当年大人跟夫人就是不忍眼见威侯赤胆忠心，一生为国，到头来绝了后，这才忍痛牺牲了少爷跟小姐，其实，若照威侯的心意，他只准换您，却不许换霞姑娘，最后还是大人偷偷地瞒着威侯把小姐送了进去，换出来霞姑娘，如今您已长成，大人和夫人应该感到安慰了。”

朱汉民挥泪说道：“他两位这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是报答不完的了。”

顿了顿，忽地抬眼说道：“阿步多，小霞被接出天牢之后，可是一一直在纪大人他两位老人家身边的么？”

阿步多摇头说道：“阿步多不敢隐瞒您，自您被德郡主冒险送出北京后，他两位唯恐走漏风声，假托少爷跟小姐夭折，未出三天便也把霞姑娘送往一个民家寄养了。”

朱汉民道：“那么小霞怎会又到了亲王府中？”

阿步多一怔，道：“谁说的？阿步多怎么不知道？”

朱汉民道：“半年前我接获小霞托人带给我的一封信，信是用亲王府的专用信笺写的，她只叫我即刻到北京来，别的什么都没说。”

阿步多大惊失色，霍地站起：“这，这怎么可能？您等阿步多几天，阿步多这就回去禀明大人一声，即刻到清苑看看去！”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怎么，小霞当年是被送往清苑？”

阿步多点头说道：“正是，大人跟夫人不敢把霞姑娘留在北京，可又舍不得送得太远，故就在清苑找了一户人家，给了那民家一万两银子。”

朱汉民摇头说道：“你不必跑这一趟了，信笺上是亲王府专用信笺，小霞她也要我赶快到北京来，她后来又落在亲王府，那该不会错了！”

阿步多惊白了脸，一时竟未答话。

朱汉民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你真的不知道——”

阿步多霍然而醒，忙道：“阿步多不敢隐瞒，您指的是哪家亲王府？”

朱汉民道：“我要知道是哪家亲王府不就好办了！”

阿步多眉锋一皱，沉吟说道：“这件事不便打听，经常在几家亲王府走动的，只有德郡主一人，问问她也许可以得到点蛛丝马迹，只是……”

似有难言之处，犹豫了一下，没往下说下去。

朱汉民却未肯放松，问道：“只是什么？”

阿步多面有难色，迟疑了好半天，才道：“德郡主自那年送您出京回来后，便离开了亲王府出家，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去处！”

朱汉民一震，心中一阵悲痛，默然不语，良久始哑声憋出一句：“怡姨，您这是何苦，我爹他……”

倏地改口说道：“难道紫禁城中就没有一人知道她的下落？”

阿步多摇头说道：“没人知道，就是宗人府也不知道。”

朱汉民道：“难道贝勒府也没人知道？”

阿步多道：“那年德郡主失踪后，有次大人见着德贝勒，曾问起过，德贝勒断然回答大人不知道，大人未敢多问。”

朱汉民难掩心中悲痛地黯然说道：“我这趟北来，我爹他老人家特嘱我找怡姨打听我义父被害的内情，不料怡姨竟……”唇边浮起一阵轻微抽搐，住口不言。

阿步多道：“夏大侠的吩咐不错，事实上，知道侯爷遇难详因的，也唯有德郡主一人，别人谁敢进大内打听？谁敢过问？”

朱汉民沉默了一下，道：“当年奉旨带禁卫军，夜闯威侯府的是谁？”

阿步多道：“额亦都的曾孙，大学士一等公纳亲！”

朱汉民挑了挑眉道：“他的府邸在哪里？”

阿步多道：“您不必找他了，后来他以经略大臣奉旨率禁旅到四川总督张广泗进剿大小金川，他办事糊涂，被皇上派了个亲信侍卫，带了他祖父遏必隆的遗刀，拿下他押解回京，在中途就把他杀了。”

朱汉民摇摇头，为之默然。

如今，这条线索又断了，摆在眼前的，知道神力威侯被害内情的，恐怕只有大内禁宫中的那位皇上跟德郡主了，德郡主出家，下落不明，那就只剩下那位皇上了。

朱汉民脑中电转，略一思忖，抬眼问道：“阿步多，你知不知道我义父当时被定的什么罪名？”

阿步多道：“这个阿步多也不清楚，事后大人曾问过德郡主，德郡主悲愤不平地只说了这么几句，对朝廷赤胆忠心，那是应该的，交朋友却不可以，威侯公私分明，交朋友何曾忘却了自己的立场？……所以，以阿步多看，有可能是为了……”

似有所顾忌，倏然住口。

朱汉民颖悟超人，立即了然，脸色一变，陡挑双眉：“好个该死的东西，我爹当年率同天下武林，平布达拉宫勾结大食人企图入侵中国之乱，虽说那是为了怕我大汉民族未出狼吻，又陷虎口，沦入更残暴的异族之手，可是实际上说来，未尝不是帮了他一个大忙，若没有我爹及天下武林出力，单凭他满朝兵马行么？而我义父跟我爹交往，他又不是不知道，当时他不但不闻不问，且透过我义父竭力的延揽我爹，既有当初，后来又为什么反复无常……”

那慑人威态，看得阿步多机伶连颤，那悲愤之情，更看得阿步多胆战心惊，他忙地站起，躬下了身形，急声叫道：“小侯爷，您请息怒，阿步多这里……”

朱汉民威态一敛，摆手说道：“没你的事，你坐着！”

阿步多怯怯地应了一声，坐了回去。

朱汉民一叹又道：“说起来，我义父早在布达拉宫事件后，就该退隐了，当时如若急流勇退，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阿步多低着头道：“怨阿步多死罪，也许这是劫数，侯爷跟夫人该当归天！”

朱汉民默默地，没说话。

适时，一阵步履声由远而近，及门而止，接着只听门外大顺轻轻叫道：“相公，我给你送茶水来了！”

朱汉民忙站了起来，道：“门没拴，请进来吧！”

门外，大顺应了一声，推门而入，把沏好的一壶茶放在茶几上，向着朱

汉民哈了个腰，道：“相公您还有什么吩咐？”

朱汉民含笑说道：“没事儿了，谢谢你了，大顺哥！”

大顺谦逊一句，告退出门而去。

待得步履声远去，朱汉民才坐了下来，抬眼说道：“阿步多，所谓凌辱皇室亲贵，按清律会处个什么罪？”

阿步多呆了一呆，赧然说道：“您，小侯爷，这是降罪了，先前不知道是您，要是先前知道是您，咱们天胆也不敢……”

朱汉民截口说道：“你们是奉命行事，我没有见怪你们的道理，我是问你，那按清律该处个什么罪呢？”

阿步多犹豫了一下，赔上满面不安笑容，道：“小侯爷，您知道，那形同造反！”

朱汉民挑了挑眉，道：“这么说，这罪不轻，足以株连九族！”

阿步多点了点头。

朱汉民笑了笑，道：“这么大的罪，我不以为能轻易就这么算了，纪大人先下令拿人，后又收回成命不许拿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阿步多呆了一呆，道：“这个，阿步多只知道先来见大人要大人派人拿人的，是贝勒府兰姑娘身边的两位姑娘，刚才一早贝勒府又来了人，说德贝勒说的，要大人撤回人马，没说为什么！”

朱汉民笑道：“容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讲理了，难得！”

顿了顿，接道：“我没事了，时候不早，你回府去吧，免得是时久惹人动疑！”

阿步多应了一声是，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哈了哈腰，退了三步，转身要走，朱汉民忽又说道：“阿步多，府里如没什么大事，你向纪大人告个假，到清苑去看看也好，不过，记住，最好托个他辞，也千万别让他二位知道我来，到时候，我会去给他二位请安的。”

阿步多迟疑了一下，终于恭谨应声：“您放心，阿步多省得！”又一哈腰，转身出门而去。

望着阿步多身形转过前院不见，朱汉民立刻皱起眉锋，回身坐下，沉思了良久，又探怀取出那张信笺看了一会儿，突又揣回信笺，起身大步出房……

他刚踏出悦来客栈大门，一眼瞥见对街屋檐下，倚着墙根，坐着个要饭化子，竟又是跟他有过两面之缘的那位。

他顿了顿步，沉吟了一下，笑了笑，竟迈步向对街行去，那要饭化子本来正满怀敌意地瞪着他，一见他不但不避，反而向自己走了过来，不由一怔，立刻翻身站起。

适时，朱汉民已然到了他的面前，屋檐下停了步，冲着他眨眨眼，一笑说道：“两天工夫不到，你我这是第三次见面了，看来，北京城未免太小了点儿，你我也太有缘了。”

那要饭化子冷哼一声，道：“要饭化子吃十方，哪儿不能坐，只许你住在对面客栈里，我化子就不可以坐在对街屋檐下歇歇脚么？”

朱汉民笑道：“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又不是衙门官府，我管得了谁，不过，阁下，你自己也会觉得，这太巧了点儿。”

那要饭化子冷冷说道：“不稀奇，世上的巧事儿多得很呢，就像现在我刚瞧见九门提督府的大领班离去，紧接着便又看见阁下出来。”

话里带着刺儿，朱汉民不会听不懂，可是他顾左右而言他，根本就像没

听见，笑了笑，道：“你阁下何不说专门跟着我的，监视我的？”

要饭化子冷哼说道：“你明白就好，既明白就留点神，事情做得秘密点！”

朱汉民笑道：“阁下，我请教，为什么，总该有个原因吧？”

要饭化子道：“帮你阁下个忙，好让阁下早日进入内城，皇上亲贵，学学食美味，衣朱紫，头戴棕眼花翎的荣华富贵！”

朱汉民扬眉笑道：“阁下，如今我已用不着人帮忙了！”

要饭化子冷冷说道：“我清楚，你已经攀上了九门提督府的大领班，可是我告诉你，那只是个供人驱策的鹰犬，职位卑贱，他没有办法带你进入内城，没办法助你发迹！”

朱汉民挑了挑眉，笑道：“不管大小，高低，尊贱，能攀上一个总是好的，也总比没有好，欲速则不达，这种事急不得，要慢慢来！”

要饭化子霍然色变，但又强自忍住，冷冷说道：“那没有用，既有了昨天的事，我以为你的美梦已成了泡影，除非你先进贝勒府叩三百个头！”

朱汉民笑了笑，道：“可是你看见了，九门提督府本来铁骑四出，到处拿人，如今我已跟他们碰了面，可仍是好好儿地。”

要饭化子一怔，半晌才道，“那算你神通广大，也许你该交卖身投靠之运！”

轻蔑地望了朱汉民一眼，满脸不屑神色，又是一口唾沫，转身要走，朱汉民眼明手快，伸手一拦，道：“阁下，慢走一步，请留驾片刻！”

要饭化子脸色变了变，回眼一瞪，道：“你要干什么？”

朱汉民道：“没什么，我想跟阁下聊聊！”

要饭化子冷冷说道：“我化子虽然吃的是剩粥残饭，可是这张嘴、这颗心是干净的，我没工夫跟那些昧于民族大义，无羞无耻，忘却了列祖列宗的人闲聊，也不屑，更不齿！”说着，转身又要走。

朱汉民适时又抬了手，笑道：“阁下既得相逢便是缘，你在北京，我在江南，千里迢迢，唯有缘才能一逢再逢而三逢，何必那么大……”

要饭化子目中怒火一闪，变色说道：“有缘？算我化子倒了八辈子霉，我老实告诉你，我没奉命下手，不过你也最好别逼我。”

朱汉民没在意，笑道：“阁下，我也不妨实说，我这个人不是读书材料，过目必忘，唯独我读了王季楚的‘扬州日记’，却是至今只字未忘！”

要饭化子一怔，旋即目闪寒芒，道：“那么，阁下……”

朱汉民一笑说道：“玩笑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否则我是替自己找麻烦，阁下，论谦虚一点的辈份，我该称呼你……”

蓦地里，正阳门的方向蹄声震动，那杂乱蹄声之中，还夹带着阵阵叱喝之声，分明，是有人在那儿打架。

朱汉民呆了一呆，目注要饭化子，诧声说道：“正阳门前打架，有谁那么大胆？”

要饭化子淡淡说道：“你问我，我问谁？想知道，你自己有腿有眼，不会走过去瞧瞧么？”这话，说得仍不太友善。

朱汉民仍没在意，一笑点头，道：“说得是，我自己有腿有眼，干什么问人家？”

转过身形，潇洒退步，顺着屋檐向正阳门方向行去。

要饭化子望了他那颀长身影一眼，举步跟了下去。

朱汉民回顾笑道：“怎么，阁下也要去看看热闹？”

要饭化子道：“许你看，不许我看么？要饭化子本就喜欢往热闹处钻！”

朱汉民笑道：“这个热闹处可钻不得，小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打破了一头，溅上一身血，大年下的，那可不太好。”

要饭化子翻了翻眼，道：“不劳你阁下操心，那是我的事，也没人逼我去！”

他满口火药气，朱汉民不再言语，一笑转过头去。

转过了这条街的大拐角，正阳门前景象立即呈现眼前，看得朱汉民眉锋一皱，停了身，住了步！

正阳门大街，距离那正阳门二十多丈处，有两人两骑正在那儿闪电般穿花交错，雪泥四溅，双掌对两拳地放手恶斗。

在街道两旁，另外还对峙着数十健骑，街右的，是以五名身躯魁伟，长相威猛的黑衣大汉为首的十余黑衣汉子。

街左的，则是十余骑锦袍汉子，个个长相狰狞，眉宇间，透现着浓重的剽悍凶狠之色。

这两方人马，一方面屏息凝神，注视着街中央那两人两骑的交锋，另一方面则互相怒目而视，摩拳擦掌，跃跃欲动。

街中央那来往缠搏的两人两骑中，那匹毛色雪白，配备华贵、气派的神骏高头健马上，坐着的是个玉面朱唇，俊美异常的白裘美少年，他，顾盼之间，娇宠流露，十足地豪门大少爷模样。

那另一匹毛色漆黑，装饰之华贵、气派，且有过于白裘美少年胯下坐骑的那匹健马上，是个俊美也不亚于白裘美少年的黑裘少年，只是，那白裘美少年满面正气，俊美之中不脱公子哥儿们的柔弱和娇嫩。

而那黑裘少年则目光阴鸷，邪而不正，森寒逼人，在俊美之中，却带着一一般江湖人特有的刚强干练之气。

两者一比之下，白裘美少年，能予人一种柔弱得可怜的感觉。

同时，很明显地，那黑裘少年的一身武学，要比白裘少年高得多，而且他还未尽全力。

饶是如此，那白裘美少年已然额头见汗，渐落下风。

朱汉民眉锋微皱，回顾身后要饭化子，道：“阁下，你该认得，这两个是……”要饭化子截口说道：“自然认得，那白马上的，是德贝勒的宝贝儿子，玉珠玉贝子，那黑马上的，则是和垵的儿子和天仇……”

“和垵的儿子？”朱汉民讶然说道：“和垵的儿子不是那被当朝招为额驸（驸马）的丰神殷德么，何来这个和天仇？”

要饭化子道：“那我就知道了，反正他是和垵的儿子没有错！”

朱汉民沉吟了一下，道：“在你阁下这行家眼中，他两个，谁强谁弱？”

要饭化子道：“你阁下武林第一，岂不比我更高明？”

朱汉民淡淡说道：“过份的谦虚，会有损你丐帮北京分舵的威名！”

要饭化子陡挑双眉，道：“玉珠家传武学，虽称不凡，却难与那和天仇功力足列武林一流高手的武学抗衡，如此而已！”

“够了！”朱汉民扬眉笑道：“扼要，中肯，英雄所见略同。”

要饭化子望了他一眼，忽地说道：“阁下，眼前是千载难逢的进身之机，错过了这回很难再有下回的，无论帮帮哪一个，你阁下都不愁……”

“对！”朱汉民轻击一掌，笑说：“多谢提醒，以阁下看，我该帮哪一个？”

要饭化子冷冷说道：“和坤一身统揽军政大权，是弘历面前炙手可热的大红人，要帮你该帮和天仇了，那准保你求官得官，求……”

朱汉民没等他说完，突然举手一拱，道：“他日若有飞黄腾达富贵之时，定不忘阁下今日给我的指点！”

一笑转身，向着正阳门前斗场行去。

要饭化子直了眼，也气白了脸，狠狠地一跺脚，飞闪不见。

朱汉民根本不理要饭化子，他背着手，潇洒迈步，直趋斗场，远远畏缩在街道两旁屋檐下的百姓，都为他暗捏一把冷汗，转眼间他已走近斗场三丈以内。

那排列在街右的十余名黑衣大汉，根本就像没有看见他一般，全神贯注斗场与对方，看他都未看一眼。

而那站立街左的一群锦袍大汉中，却突然响起一声叱喝，越众驰过来两人两骑，近前双双控缰，两匹高头健马昂首长嘶，前蹄扬起，居左一骑上大汉神色凶横地喝道：“穷酸，站远些，这儿也是你近得的？”

朱汉民神色泰然，淡淡笑道：“你横什么，正阳门前打架，惊动了大内，那还得了？我还没有问你们的罪呢，给我闪开！”

两名锦袍大汉平日里骄狂不可一世，哪吃这一套？那居左的一名怒笑说道：“大胆的狂民，你是找死？”

与另一大汉同时一带坐骑，前蹄齐扬，猛向朱汉民头上罩落。

朱汉民双眉微挑，笑了笑，道：“不给你们点颜色看，你们永远不知天高地厚，你们也永远会以为百姓们善良可欺！”

身形微退，双掌并探，正好托住两匹健骑两只铁蹄，接着双腕微振，人翻马仰，两名锦袍大汉离鞍飞起，砰然两声摔落街道旁，满身雪泥，狼狈不堪，躺在那儿直发愣！其实，这下摔得不轻，他俩一时也站不起来了。

就这么一手，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手，立刻镇住全场，那马上恶斗的两位，也不打了，各带坐骑，退往一旁，四道目光尽射惊骇诧异，向着朱汉民投射过来。

蓦地里，一声大笑震人耳鼓，只见那街右前列五名黑衣大汉中那居中的一名，仰天大笑说道：“痛快，痛快，摔得好，摔得好！”

那街左十余锦袍大汉中陡传两声冷哼，两名锦袍大汉策马欲出，那和天仇却突然伸手一拦，目注朱汉民，道：“阁下是……”

朱汉民淡淡截口说道：“没什么，江湖一介落拓书生，来看热闹的。”

和天仇道：“热闹人人可看，为什么你要伤我身边护卫？”

“那叫自卫！”朱汉民道：“贵属就在眼前，你可以问问他两个，是谁先要伤人？”

和天仇目中寒芒一闪，道：“那是为你好，他两个怕误伤了你。”

朱汉民道：“好一个为我好，我看看热闹，恐怕还不会落个马蹄践身，头破血流，横尸就地，倒是他们倚仗官势，凶恶如虎，令人可怕，所幸我还有点自卫的能耐，要是换个人，焉有命在？”

和天仇脸色一变，道：“你大概仗恃着一身颇为不俗的武学，自以为了不起。”

“好说！”朱汉民淡淡说道：“仗技欺人的不是我，我打这儿经过，可没先招惹哪个，不过我确也看不惯那依仗官势不可一世的作风。”

和天仇脸色连变，倏地转注玉珠贝子，冷笑说道：“玉珠，我没想到你

还约了帮手！”

“胡说！”玉珠叫道：“和天仇，你少血口喷人乱栽赃，我连见都没见过他。”

和天仇冷笑说道：“是不是你约来的帮手，你自己心里明白，你既然开了前例，过几天我也约几个找你玩玩！”

“好啊！”玉珠大叫说道：“你不信我莫可奈何，我随时等着你好了，你要是不来，可别怪我又要骂你那难听的！”

和天仇阴鹜目光暴闪，冷哼说道：“你等着吧，我和天仇一定来，到时候你我再分强弱胜负！”

双脚一磕马腹，坐骑拨开四蹄，溅起一地雪泥，飞驰而去。

他这一走，那十余锦袍大汉立刻凶态全消，呼啸一声，同策坐马，跟在后面疾驰而去。

走在最后的，是那两名满身泥污，狼狈不堪的锦袍大汉，他两个忙不迭地翻身上马，抱头鼠窜。

街右那一伙，为首的五名黑衣大汉大笑说道：“喂，别走啊，再来斗上一场啊！”

哈哈大笑声中，与同伴一起向朱汉民拥了过来。

“喂！阁下！”居中的那名黑衣大汉向着朱汉民一仰面，道：“谢谢了，阁下好高的身手，简直令我们这一伙叹为观止了。”

朱汉民淡淡说道：“不必谢，我只是路见不平，可不是存心来帮什么人打架的。”

那黑衣大汉道：“不管怎么说，阁下帮我们出了口气是真！”朱汉民方待答话，玉珠下马走了过来，一摆手道：“你们往后让让，闪开些！”

众黑衣汉子齐应一声，哈腰而退。

玉珠抬眼深深地打量了朱汉民一眼，道：“阁下既不要谢，我就不谢了，你是……”

朱汉民一笑截口说道：“有劳动问，我是我。”

玉珠眉梢儿一挑，马鞭一指，道：“你，别跟我耍嘴皮子，老老实实答我问话，你是不是昨天那不可一世，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傲书生？”朱汉民他装糊涂，也有心要玉珠好看，笑道：“我不知阁下何指？”

“阁下？哈哈！”玉珠扬眉说道：“难得你还会称我一声阁下，我指的是昨几个你折辱我妹妹。”

朱汉民截口说道：“好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令妹又是哪位？”

玉珠有了点气，但他没发作，瞪了朱汉民一眼，道：“你阁下也用不着装糊涂，我不怕直说，我妹妹便是你阁下昨天大展威风，大大地教训了一顿的那位……”

朱汉民状若恍悟地点头笑道：“原来那位刁蛮，任性，官威十足的姑娘便是令妹，失敬，失敬，不错，我就是那个人，可是，阁下，我那不可一世，自以为了不起，以及狂傲，因人而异……”

玉珠突然大笑说道：“够了，阁下，别损人了，昨天你欠了我的，今天我欠了你的，咱们如今正好拉平扯直，我算是服了你，也要好好地结交结交你这位大胆得不怕死的不凡书生……”

上前执起朱汉民双手，笑问：“怎么样，阁下？”

朱汉民笑道：“阁下，你这是……”

玉珠一摆手，截了口，道：“阁下，身为昂藏七尺男子汉，丢人现眼的事儿，对别人，我不好意思提一个字儿，唯独对你阁下，我丝毫不想隐瞒，你阁下不知道，我那位妹妹，既凶横又霸道，更刁蛮任性的令人头痛，整个内城，其至连紫禁城都算上，谁敢正眼看她一下？她不但是我们的女霸王，也是太后老佛爷面前的宠儿，天下没有一个她放在眼里的人，我受她的气是受够了，巴不得找机会狠狠揍她一顿，可是，哼，哼，说来令人脸红，人家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却是连怒都不敢，你瞧我丢人现眼可怜不，昨夜听她回家在爹面前惨然哭诉，我简直不敢相信，然而我暗地里，可暗暗称快！你知道，那是大快人心之事，终于有个大胆的替我出了口气，当时我便想出来找阁下，却因她正在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我没敢动，今天，我找了个机会，藉个故溜了出来，谁知又碰上和天仇，不管怎么说，总算让我碰上了阁下，真是闻名不如见面，阁下不但胆大，武学好，便是这模样儿也不比我差嘛……”他那是太看得起自己，他虽是帝都罕见的美男子，那些皇族亲贵的格格们追逐的对象，可是若比起朱汉民来，他该黯然无色，自惭形秽。

朱汉民直觉这位贝子太天真，令人有点啼笑皆非之感，玉珠说到这儿，他眨眨眼，道：“那么，阁下不是来替她出气，找我晦气的？”“替她出气！”玉珠大叫说道：“别人也许会替她出气，我只恨你教训她得太轻了。”朱汉民道：“阁下该知道，我这个祸闯得不小，九门提督铁骑四出，踏遍了整个北京城，正在到处拿我，如今又得罪了和垆的儿子……”

玉珠瞪眼说道：“你别骗人，我爹早派人告诉纪泽了，怎么，你怕了？”

“怕？”朱汉民想大笑，但他终于忍住了，眨眨眼淡笑说道：“说句话，你阁下未必爱听，别说是小小九门提督府，就是雍和宫的大内侍卫倾力而出，我也能不放在眼内！”

“好家伙！”玉珠吓了一跳，翻翻眼，道：“阁下的确胆大得可以，也狂得够瞧，这种丢脑袋，要命的话儿，连我都不敢说！”

朱汉民笑道：“所以你阁下一直屈于女儿家雌威之下！”

玉珠那张又白又嫩，姣好如女子的玉面一红，道：“够了，阁下，别损人了，撇开我不谈，有你替咱们大男人家争口气就行了，阁下，点头不点头？”

朱汉民有心逗他，也有心试试这位贝子爷是否真有他父亲德容贝勒爷那份诚恳性情，犹豫了一下，道：“阁下，你让我为难！”

玉珠呆了一呆，道：“阁下，这话怎么说？”

朱汉民望了他一眼，道：“我不敢高攀！”

“高攀？”玉珠跺脚叫道：“这是骂人，别的咱们姑且不谈，单凭阁下这份胆识，就令当朝那些王公大臣个个自叹不如，我就更不必说了！”

朱汉民道：“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王公大臣，我只是……”

“那更难得！”玉珠叫道：“王公大臣都没那个胆，平民百姓何庸再说。”

朱汉民道：“平民百姓？阁下最好别把平民百姓看得那么胆小，我还有理由，我是江湖一介落拓书生！”

“我知道！”玉珠道：“我听我妹妹说了，我要是看不起你，今儿个我就不会找机会溜出来这一趟了，不瞒你说，我素慕朱郭之风，也算得上半个江湖人，我早想到外面去闯闯，结交个把够意思的好朋友，可是你知道，就是这皇族亲贵困住了人，行动上受了很多限制，同时，我更明白，有些人民族成见太深，只怕不屑跟我们这些皇族亲贵定交，所以我的结交范围，一直困在皇族亲贵之内，王公大臣，那是见了就令人讨厌的叩头虫，我以为这很

不公平，所谓公仇私恨，那该是咱们祖宗的事，咱们后世子孙不该永远为此鸿沟所隔！”

朱汉民深为感动，笑道：“我本来还有个理由，可是如今听阁下这么一说，我倒认为它不成其为理由，不便开口了，不过，前车之鉴，结交汉人，尤其是我这种以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自居的江湖人，可不是一件好事儿！”

玉珠颜色不变，双眉一挑，道：“阁下，我也明白，你指的是神力傅威侯那件事，可是我不在乎，我要能像傅侯那样交上一个奇才第一的知心朋友，虽死无憾！”

这更感人，也十足的豪情万丈。

朱汉民目中异采闪了闪，终于点头笑道：“恭敬不如从命，承蒙阁下不弃，再不点头，那是矫情，也显得不通世故太小气。贝子爷，我高攀了！”

玉珠一怔，旋即蹦了起来，大叫说道：“好家伙，你认得我？”

朱汉民道：“名满京畿的玉珠玉贝子我要不知道，那岂不太以孤陋寡闻了，其实，贝子爷，我不但认得你，而且对德贝勒跟德郡主的当年往事，也知道得颇为详尽！”

“天！”玉珠叫了一声，瞪圆了凤目，道：“你阁下是怎么知道的？”

朱汉民眨眨眼，笑道：“恕我卖个关子，现在不便说明，总有一天你贝子爷会明白的。”

玉珠一笑说道：“你阁下真神秘得可以，那没关系，我有这个耐性……我也有这个信心，你阁下不会是坏人……”

朱汉民一笑截口，道：“那要看怎么说了，对贵朝而言，我该是个最大的坏人！”

玉珠笑道：“随你怎么说吧，至少，你是对我，不是对当朝，我还没请教……”

朱汉民道：“有劳贝子爷下问，我姓朱，草字汉民，在武林之中，有个还不算大难听的名号：碧血丹心雪衣玉龙。”

玉珠神情一震，拍手戟指，差点没点上朱汉民的鼻子，瞪目张口，满面惊喜地大叫道：“你，你就是当今武林的第一高手，纵横宇内，威震江湖，文武双绝，美男盖世的碧血丹心雪衣玉龙？”

朱汉民淡笑道：“怎么，贝子爷也听说过我？”

玉珠叫道：“何止听说，我简直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心仪已久，只恨无缘识荆，哈，这下可好，我妹妹也早想见到你，不想碰了面，交了手，被人教训了一顿后当面错过，还不知道是谁，妙，妙，简直妙极了！”

朱汉民道：“那是贝子爷夸奖，只有令我汗颜羞愧，无地自容！”“那是你存心气我！”玉珠叫了一声，瞪大了眼，仔细地打量着朱汉民。

忽地又大笑说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果然一条无玷玉龙，阁下，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而且是我高攀，谁要摘我的脑袋我也要交，看来，我今儿个不但不虚此行，而且我这一辈子也没白活！”

此人豪迈不羁，真诚感人，天真不混，还没染上太多的官场习气，在武林中言之，称得上一条没奢遮的汉子，年少俊彦美英豪，这一点跟别的公子哥儿不同，这一点也大为可取！

朱汉民的心中渐渐有了好感，淡淡的一笑道：“贝子爷，你要再这么说，我可真要找地缝钻下去了。”

玉珠大笑说道：“看来你不但是个高人，而且还是个妙人，没关系，我

有办法翻开每一寸地皮把你找出来……”

一把抓起朱汉民手臂，道：“阁下，你我一见投缘，相见恨晚，前生注定的，合该咱俩交朋友，走！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去！”

说着，拉着朱汉民便走，但倏地，他又转过身子，抬手指着那最前面的五个身躯魁伟，长得威猛的黑衣大汉，道：“这是我的贴身侍卫五虎将，代勇、阿同、齐帖木、铁木真、哈泰，你阁下以后得好好教他们两手，免得他们跟着我受委屈。”

此言一出，五虎将立刻趋前恭谨见礼，他们几个不聋不瞎，早已听出眼前美书生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威震江湖的碧血丹心雪衣玉龙，再想到适才人家的那一手，眼见玉珠跟他的热和劲儿，谁都明白，只要有机会，日后少不了他们的益处。

朱汉民慌忙还礼不迭。

玉珠却豪迈地道：“别跟他们客气，阁下既然是我的朋友，便跟我没什么两样，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地对待阁下，所以你千万别见外，也千万别吝啬所学，懂么，阁下？”

朱汉民略一沉吟，毅然说道：“那么我先说一句，贝子爷既然有了我这个朋友，我担保他们以后走到哪儿都不会吃亏好不？”

玉珠大喜，笑道：“好，好极了，那还有不好的！”

五虎将更是欣喜欲狂，由代勇为首，推金山，倒玉柱，五个魁伟身躯一矮，纳头便拜。

朱汉民双手虚空微托，立刻架住了五个，任他五虎将人人有一身千钧神力，却是使尽全身力道也属枉然。

玉珠一旁动容叹道：“够了，别的不说，就适才那一手及现在这一手我玉珠就叹为观止，起码也得学上个十年，阁下，我这个徒弟你也得收。”

朱汉民笑道：“你贝子爷也要跟我过不去？”

玉珠道：“我字字由衷，句句发自肺腑，内城里的那些人，我都不放在眼内，唯独和垵那宝贝儿子我胜不了他，我非争回这口气不可！”

朱汉民“哦”地一声，道：“对了，和垵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个厉害儿子？”

玉珠摆手说道：“我懒得说，这种事说了烦人，不是他亲生的，是纳个小老婆带来的拖油瓶，懂了么？不知是何出身，却有一身好武艺！”

朱汉民皱眉说道：“据我所知，和垵出身正红旗，姓‘钮祜禄’，怎么他的儿子却取了个‘和’字为姓？”

玉珠笑道：“谁懂他们那笔烂帐，对和垵，人人背地里都称他老和，久而久之叫顺了口，‘和’字反倒成为姓了。”

朱汉民道：“他那儿子偏偏又取个名字叫天仇，莫非此子在随母归和坤之前，曾有过不幸遭遇，跟玉珠笑道，这反倒成为姓了。”

朱汉民道：“他那儿子偏偏又取个名字叫天仇，莫非此子在随母归和坤之前，曾有过不幸遭遇，跟何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玉珠笑道：“管他跟谁有什么仇，你往后叫他小和就行了。”

朱汉民说道：“那倒无关紧要，我只觉得此人极富心智，阴鸷狡猾，邪而不正，是个颇为难斗的人物！”

玉珠笑道：“阁下好厉害的眼力，丝毫不差，他的鬼，在内城是出了名的，他虽非和坤亲出，这一点倒是像极了。”

朱汉民道：“据我看，此人一身功力足列武林一流高手！”

玉珠一怔笑道：“阁下，你这是夸大其词吓唬人，他只不过比我强上一些。”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恐怕不止一些，贝子爷该相信我的眼力不差！”

玉珠摇头说道：“我直说一句，只怕阁下这回走了眼，他的武学是和府护卫领班教的，大家都知道他……”

朱汉民截口说道：“不，我看得出，他有着一般武林人物的刚强与干练，不是他未入和府之前便是个武林人，就是他入了和府之后时常出外闯荡！”

玉珠道：“他经常带着人出京倒是有的。”

朱汉民道：“那么，和府的那个护卫领班，必是个武功高绝的武林人物了？”

玉珠笑道：“那个领班谁都认识，勉强能跟我妹妹打个平手。”

朱汉民眉锋一皱，淡笑道：“咱们两个之间，总有一个是错的，不是我看错了，便是你贝子爷知道的太少。”

玉珠笑道：“阁下是当今武林的第一高手，我不敢跟你辩，不过你往后瞧着吧，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谁错了。”

朱汉民他知道，对这种处处自以为是的公子哥儿，再多说也没有用，不让他亲眼看到些什么，是很难让他低头的。

当下笑了笑，道：“这件事不提了，总之，我不敢让五虎将吃亏，自也不敢让你贝子爷吃亏，不过你贝子爷似乎不像是交朋友，倒像是强拉教头聘打手。”

此言一出，五虎将也为之失笑，玉珠更笑得欢愉，笑得爽朗，笑声中，他命护卫们腾出了一匹马自己乘坐，而把自己的坐骑交给朱汉民。

朱汉民不肯接受，玉珠他非让不可，推让了半天，朱汉民最后只好接了过来，心里也着实感动。

上了马，玉珠跟朱汉民双马并辔，当先徐驰，折回原路，看看已近正阳门，朱汉民猛有所觉，侧顾玉珠，注目道：“贝子爷，你要到哪儿去？”

玉珠他眨眨眼笑道：“只管跟我走，别问，到了地头儿，阁下自然知道。”

朱汉民眉锋一皱，道：“贝子爷，我是个布衣平民。”

玉珠笑道：“可是你阁下如今是贝勒府新聘的教师爷！”

朱汉民哭笑不得，略一思忖，立刻控缰勒马，道：“贝子爷你原谅，贝勒府，我现在不能去！”

玉珠一怔，诧声说道：“阁下，你这是……”

朱汉民摇头笑道：“没别的，一句话，贝勒府我现在不能去，也不想去。”

玉珠叫道：“怎么，贝勒府是龙潭虎穴？你怕我吃了你？”

朱汉民失笑道：“你贝子爷不会吃人，但贝子爷府上，却有吃人的人……”

“好话！”玉珠鞍上俯仰，大笑说道：“这要是让她听见，我只怕阁下会吃不完兜着走，阁下，说真的，你是龙，她是虎，什么时候让我亲眼看场龙虎斗可好？”

他委实天真，哪有这样的哥哥？

朱汉民笑道：“难不成你贝子爷替我撑腰？”

玉珠一拍胸，挑眉说道：“那当然！”

朱汉民笑道：“算了，你贝子爷这个后台不够硬，你贝子爷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还替人撑的什么腰？”

玉珠脸一红，窘笑不语。

朱汉民笑容一凝，道：“玩笑归玩笑，贝子爷，这太不妥当！”

玉珠一怔说道：“什么太不妥当？”

朱汉民道：“你贝子爷带我这个江湖草民入府……”

“不妥当！”玉珠叫道：“那简直是我的无上荣幸，阁下，你要知道，你不是寻常武林人物，你文武双绝，傲夸当世！”

朱汉民摇头说道：“贝子爷，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进贝勒府！”

玉珠双目凝注道：“阁下，我明白了，你以前朝遗民，汉族世胄自居，跟我是站在私人立场交朋友，故而不愿……”

朱汉民笑道：“随你贝子爷怎么说吧，好，我承认，这也是原因之玉珠道：“你怎不说这是唯一的原因？”

朱汉民笑了笑，道：“是原因之一也好，是唯一原因也好，总之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我不能跟你贝子爷进入贝勒府。”

玉珠这回听出了那话里话，目中异采一闪，道：“现在不能，那么，什么时候能？”

朱汉民笑道：“很难说或早或晚，也许要过个一年半载的，也许就在今夜，那没有一定，知道了么，贝子爷？”

玉珠叫道：“就在今夜还差不多，要等上个一年半载，那你是要我的命，你最好说个确定的日子，我好接待！”

朱汉民摇摇头说道：“好意心领了，我不敢劳动你贝子爷大驾，不用你贝子爷接，内城我自己还能进得去。”

玉珠挑眉说道：“我知道，凭你，别说内城，便是大内禁宫，你也是要来便来，要走便走，不过，阁下，我不明白，迟早去有什么两样？”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贝子爷，那差别很大，到时候，你贝子爷自会明白的。”

玉珠还想再说，朱汉民已然又道：“贝子爷，我保证，我一定尽快去一趟，行了不？”

玉珠扬了扬眉，又问了一句道：“如今就是不行？”

朱汉民道：“贝子爷海涵恕我这个，如今就是不行。”

玉珠默然不语，半晌，方始一付无可奈何神色地耸肩摊手，道：“好吧，我知道勉强不了你，只得由你了！”

朱汉民笑道：“多谢贝子爷的成全，那么我就暂且告辞了！”话落，飘身离鞍下了马，拱手大步而去。

刚走两步，背后传来玉珠的呼声：“阁下，你武林第一，男子汉大丈夫，说一句要算一句，可别失信于人，真让我等上一年半载啊！”

朱汉民转过身来，笑道：“贝子爷放心，我由来一言九鼎，话出如山，不仅不会失信于你贝子爷，也不会让你贝子爷久等的。”

说完，又复转身往前行去。

#### 第四章 夜探贝勒府

入夜，北京城中显得更冷，但那冷，冻不住天桥、八大胡同，及一些街道上的热闹。

这热闹，一直到三更过后，才渐渐平息下去，人渐稀少，声渐息，终于完全归于了一片空荡，宁静。

今夜，没有月色，夜空之中，一片黑黝黝地，但是，地面上却由于那遍盖皑皑积雪，微透出一点光亮。

这是北京城宵禁甚早的一方——内城。

在内城的一个角落地，静静地耸峙着一座宏伟、巨大、肃穆，深，深，深不知有几许的宅第。

那两盏巨灯的照耀处，是这宅第的两扇朱红发亮的大门，大门顶端，横匾三个大字：“贝勒府”。门前，石阶高筑，十有二级。石阶下，更对峙着两只雕刻得栩栩如生的大石狮子。

由外表观之，这贝勒府之气派，不亚于当年的神力侯府，往内看，越过那丈高围墙往内看，树丛如海，黑压压的一片，楼脊高耸，偶有寒风吹过，露出几点闪烁的灯光。可惜今夜没有月色，否则定可发现，那庭院深处，那蔽天浓荫之中，那青石小径尽头，那廊腰迂回处，定然是亭、台、楼、榭，一应俱全。那该是天上的人间，人间的天上。

有道是：“天上神仙府，人间王侯家。”又道是：“侯门一入深似海”，如今看来，似乎是丝毫不差。

梆柝声传，更鼓刚敲过三更。

蓦地里，一条白影如电，不知起自何处，却是射向这一深如海的贝勒府而来，落足处，正是贝勒府那美轮美奂的大厅屋面之上。贝勒府来了人，而且显然是不请自来，贝勒府里，竟寂静依然，跟先前没什么两样。

白影，他迎风卓立于大厅那高高的屋面上，抬头笑了，突然他一提气，朗声发了话：“夤夜客来，堂堂贝勒府，怎么没有接待之人？”他的话声刚落，倏地那深邃庭院的暗隅中，有人‘哦’了一声，紧接着一声惊喝，一条黑影飞掠而出，疾扑白影。

白影睹状，眉锋一皱，笑道：“我出声招呼，是找人接待的，不是找你上来打架的，下去！”

未见他作势，那黑影却已身形一顿，倒射而下。

这一来，立刻惊动四处，光亮连闪，同时有好几处点上了灯火，几声叱喝齐扬，又有三条人影，分三个方向扑向大厅上白影。

白影眉锋皱得更深，抬头一笑，道：“早知贝勒府如此待客，说什么我也不会来了。”

他刚要有所行动，突然一声洪钟般大喝划空传到：“朱爷手下留情，代勇在此！”

一条高大黑影翻上屋面，是五虎将之首到了，适时那三条人影硬生生地刹住急势，落向三面。

朱汉民含笑而立，代勇一身黑色劲装，腰系长剑，威猛异常，急忙跨进一步，躬身哈腰：“朱爷，代勇恭迎迟，他们多有冒犯，您恕罪！”“好说！”朱汉民笑道：“深夜造访惊扰人，鲁莽的是我，他们职责所在，怪不得他们，倒是要请五虎将海涵！”

代勇忙道：“朱爷说这话是见外，也折煞代勇……”

朱汉民截口说道：“贝子爷安歇了么？”

“刚躺下！”代勇恭谨答话，道：“您不知道，珠爷他晚饭都没吃好，一直闷闷不乐！”

朱汉民笑道：“看来，是我累人，罪孽大矣！”

“论罪你该摘下脑袋示众！”一声娇叱，两条无限美好的纤小人影疾掠而至，玉手双扬，当头便抓过来。

朱汉民身形微闪，那两只欺雪赛霜的玉手同时落了空，那是玉儿、翠儿，两位刁蛮美艳的侍婢。

她两个柳眉倒竖，娇靥紧绷，脸一红，便要闪身再扑。

代勇适时跨进一步，沉喝说道：“别鲁莽，朱爷是珠爷的新交好友！”

玉儿美目一瞪，道：“代勇你闪开，我两个只知道他是冒犯姑娘的大胆狂生！”

代勇没动，道：“我也知道，可是有话要等珠爷来了再说。”

玉儿气虎虎地道：“别拿珠爷来压人，你要拦我两个，姑娘面前说话去！”

这一下代勇可为了难，那位姑娘，他再是有十颗脑袋也惹不起，而这位又是珠爷的朋友，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玉儿翠儿动手得罪人。

正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之际，朱汉民突然带笑说了话：“阁下你闪开，想必她两个苦头还没吃够了，就让我看看她两位能把我如何！”

代勇更着了急，刚一句：“朱爷，您千万别……”

一声清朗沉喝划空传来：“代勇，替我把她两个赶下去。”

一条颀长白影飞掠而至，是贝子爷玉珠到了，他一落屋面，既不理代勇，也没看二婢一眼，上前便握住了朱汉民双手，叫道：“阁下这才是我的好朋友，我还以为你真来个一年半载呢，没想到今夜你就来了，阁下，我刚上床，衣衫不整便赶来相迎了，别怪我失礼呀！”

朱汉民笑道：“我本打算等个一年半载再说的，后来想想，反正迟早都要来，何不趁便，所以干脆就今夜来了，贝子爷恕我夤夜骚扰。”

“什么话！”玉珠叫道：“你来了，我比接了凤凰都高兴，走，到我屋里谈去！”

他没把朱汉民当外人，可是朱汉民感动之余却有了犹豫。

玉珠立时发现了，一扬眉，道：“阁下，交朋友贵在知心，瞧清楚了，这儿就等于你的家，‘贝勒府’三字你莫放在心上，你也不会放在心上……”朱汉民没话找话，道：“怎么，贝子爷，她睡了？”

玉珠自然明白这个“她”字何指，随口应道：“睡了，累了一天了，哪能不早睡？她是匹没缰的野马，出门的时候多，在家的时候少，我们旗人的姑娘，跟你们汉家姑娘不同，你们汉家姑娘，整天高坐楼头，把自己关在深闺里，或埋首诗书，或手不离女红，我们旗人姑娘，只知一天到晚到处乱跑，不是架鹰驱犬，便是赛马打猎，令人见了就头痛，所以我将来讨媳妇儿，一定讨汉家姑娘。”

此人天真，也直爽得可爱，朱汉民笑道：“怎么，贝子爷，你不喜欢旗人姑娘？”

玉珠皱眉摇头，道：“不敢领教，还是你们那温柔娴静的汉家姑娘好，像我妹妹，凶起来像只母老虎，谁要是讨了这么个媳妇儿，只有倒霉，有得受的。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惹不起，只好不惹。”

朱汉民失笑说道：“贝子爷高论，我不敢苟同，我却觉得汉家姑娘较旗人姑娘缺少些明快爽朗，还有那……”

“好了，好了！”玉珠摆手笑道：“要谈这些，到我屋里谈去，我陪你个通宵，咱们来一个剪烛西窗，彻夜不寝，如何？走吧！”

拉着朱汉民就要下屋，适时，美艳二婢有意留人地趋前跪下：“玉儿、翠儿这儿给珠爷请安！”

玉珠回首投目，立刻沉下脸色，道：“还有这位，我新交的朋友，朱大侠！”

两个俏丫头低着头，状甚犹豫。

朱汉民不欲使人难堪，忙道：“贝子爷，你这是何苦？我也当不起。”

玉珠没答理，却望着两个俏丫头又一声轻喝：“玉儿、翠儿！”

两个俏丫头猛然抬起粉首，娇靥上是一片羞，还带着恼，道：“珠爷，您不知道，他就是……”

“我比你们明白！”玉珠一摆手，截口说道：“但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昨天妹妹不讲理，把人家当做了冤家对头，今天他却是我新交的好友，咱们贝勒府的贵宾，你们还不快快见礼？”

两个俏丫头仍然犹豫没动，玉珠脸上勃然变了色。

朱汉民一急，刚要开口，蓦地里，那看不见底的深邃庭院之中，传来一个无限甜美，但却冰冷凛人的话声：“玉儿、翠儿过来，看他敢把你们怎么样？”

两个俏丫头一下子有了靠山，胆气顿壮，抬起头来狠狠地白了朱汉民一眼，一扭头，娇躯闪动，如飞而去。

这下玉珠没了辙，也下不了台，一脸苦笑说道：“阁下，冤家路窄，看来咱们要跟她磕上了，你瞧见了没有，这府上，哪有我贝子爷过的日子，就是这么回事儿……”

倏地压低了话声，眨着眼，道：“阁下，别忘了，你也有我这个过江泥菩萨的靠山！”

朱汉民想笑，还未笑，猛见倩影飞闪，香风袭人，那适才两个俏丫头的站立处，多了个身着大红劲装的美姑娘。

美姑娘身后紧随着玉、翠二婢，她自己娇靥紧绷，一双柳眉倒剔，那清澈、深邃的眸子，直视着二人：“哥哥，你说什么？”

一向慑于雌威，见了立刻丧胆，玉珠下意识地退了一步，一时未能答上话来，那样子，着实是够丢人的。

这时候挺身出头帮忙，该是义不容辞。

朱汉民立刻跨前一步，拱了手，淡然而笑：“阁下，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北京城未免太小了点儿了。”

美姑娘一摆玉手，冷然说道：“少跟我嬉皮笑脸的，给我站到一边去，没人跟你说话！”

好凶，朱汉民碰了个硬钉子，但他没有在意，笑了笑，又道：“武林人讲究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阁下，你要知道，长幼有序，别让我这外人看了笑话！”

“你敢！”美姑娘美目一瞪，道：“你敢笑我就打烂了你的嘴，你竟教训起我来，还得了呀，昨儿个要不是……我早就让九门提督府办了你了……”

朱汉民淡淡笑道：“阁下，别老拿官威压人，九门提督唬不了我，我要

是怕了九门提督，今夜这贝勒府我也不敢来了！”

美姑娘道：“我知道你胆子大，你了不起，昨天或许是我理曲，可是今夜你上门欺人，这又怎么说呢？”

朱汉民失笑说道：“你言重了，胆子再大也不敢上贝勒府欺人！阁下，你要弄清楚，这是令兄找我来的！”

美姑娘道：“所以我找他说话，你给我让开些！”

朱汉民竟听了话，一拱手，笑道：“敬遵芳谕！”

回首望向玉珠，道：“贝子爷，人家找的是你，上前答话吧！”

玉珠皱着眉，一副苦相，没动，道：“怎么，阁下，你不管了，真是好朋友……”

朱汉民笑道：“贝子爷，我这个朋友你没交错！”

玉珠道：“那么你……”

朱汉民道：“我替贝子爷壮胆，誓为你贝子爷后盾！”

玉珠苦笑说道：“我原意是要你做先锋，你却做的什么后盾？”

朱汉民道：“我不能跟在你贝子爷身边一辈子，这种事，总是要自己拿出点勇气、魄力来的，否则你贝子爷一辈子就别想再抬头，去，别给咱们昂藏七尺须眉男子汉丢人！”

不错，是正理，玉珠略一犹豫，只得咬牙横心，硬起头皮，一点头，刚往前跨出一步。

美姑娘突然戟指朱汉民跳脚大发娇嗔，大显雌威：“好哇，你这个人竟敢挑拨……”

朱汉民一摆手，截口说道：“阁下，你是找我说话，还是找令兄说话？”

美姑娘气得又一跺蛮靴，道：“少得意，稍时也饶不了你。”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那是稍时，如今阁下不该冲着我横鼻子竖眼睛发威！”

美姑娘气白了脸，一抬玉腕，轻喝说道：“贝勒府岂容一个狂妄草民撒野？夤夜闯入府邸，非奸即盗，玉儿、翠儿，先给我拿下他再说。”她可忘了那两个是否人家敌手。

两名俏丫头仗着美姑娘之威，地方又是在贝勒府内，也顿时忘了一切，清脆地同应了一声，刚要闪身。

玉珠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突扬沉喝：“站住，你们两个谁敢动，我就打断谁的腿！”

不错，这还像话，只是，要问他哪来这么大勇气，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可能是老天爷临时借给他一颗天胆。

两名俏丫头没想到玉珠大爷突然狠了起来，敢作此一喝，一时为威态所慑，还真没有敢动。

美姑娘气得娇靥涨红，又跺了蛮靴：“哥哥，你是逼我自己动手！”

玉珠淡淡说道：“没人逼你动手，有话冲着我说，有事冲着我来，别拿人家当发官威的对象，人家可不吃你那一套！”

朱汉民微微点了点头，笑了。

他这一笑，更添了美姑娘三分气，她柳眉一挑，道：“冲着你说就冲着你说，你知道他是谁？”

玉珠道：“你又知道他是谁？”

美姑娘狠狠地瞪了朱汉民一眼，道：“他是汉族世胄，前朝遗民自居

的武林草莽！”

玉珠泰然说道：“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人家本来是汉族世胄，前朝遗民，也确是个武林人，难道不行？”

美姑娘恨得牙痒痒地，道：“那没什么不行，你知道他骂咱们什么？”

玉珠道：“昨天我听你说过了，那是先人们留下的旧怨，也因各自站的立场不同，为此，总不能说绝对不能交朋友！”

美姑娘简直气得要掉泪，道：“没人干涉你交朋友，可是你明知道他昨天……”

玉珠突然笑道：“妹妹，汉族世胄你未必介意，前朝遗民你也未必在乎，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他昨天没像一般叩头虫一样对你低头，我说句公道话，那是你咎由自取，自找没趣，怪不得别人。”

美姑娘立即更白了娇靥，红了美目，道：“哥哥，自己兄妹，你竟帮着外人欺负我！”

玉珠眉锋一皱，闭了口，那不为别的，他再是横了心，一旦美姑娘动了真，红了一双眼眶，他还是傻了脸，没了辙。

半晌，他才转望朱汉民，道：“阁下，看来，我又要竖白旗了！”

朱汉民心中了然，口中却故意说道：“兵临城下，眼看胜券在握，贝子爷奈何不战自溃？”

玉珠摇摇头，苦笑说道：“你不知道，我见不得女儿家掉泪。”

朱汉民耸肩摊手，叹道：“两串珠泪胜过百万雄兵，怪不得古来多少君王为之失却江山，怪不得孟姜女能哭倒长城……”

美姑娘娇靥突然一红，跺脚叫道：“你，你还敢气我，谁像你铁石一般狠心肠？”

朱汉民眨眨眼，笑道：“姑娘，你错怪我了，武林人讲究一付侠骨心肠，剑胆琴心，便是我也不忍见姑娘掉泪！”

美姑娘又羞又气，道：“你除了嬉皮笑脸嚼舌头，还会什么？”

朱汉民答复更气人，笑道：“我还能不屈于威武，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

美姑娘挑眉说道：“我今天非让你屈于威武不可。”

朱汉民笑道：“姑娘，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凭姑娘，就能使我屈于威武么？”

这，大大地刺伤了美姑娘的自尊、那娇惯、任性、高傲，尊贵的自尊，她简直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书生这么大胆，这么狂，这么傲。

她气得浑身发抖，一跺蛮靴，戟指颤声说道：“你，你，你是有心气我，我今夜要不能让你低头，就一头碰死你面前。”闪动娇躯，扬掌便掴。

玉珠又惊又急，既不敢动，又不敢拦，正自为难欲绝，蓦地里，一声清朗轻喝起自厅前：“兰儿大胆，还不住手！”

那是个负手卓立厅前阶下的一个中年人，这中年人一身青袍，身材颀长，年纪约四十上下，白面无须，长眉凤目，胆鼻方口，风度翩翩，潇洒飘逸，俊美之中，更带着隐隐慑人的高贵之气。

朱汉民神情一震，身形倏起轻颤。

玉珠则白了脸，低下了头。

美姑娘沉腕收掌，又一跺脚，闪电般掠下屋面，飞投青袍人怀中，“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满腹委曲一下子全发泄了出来。

青袍人面带慈祥，目射爱怜，抬手拍了拍美姑娘香肩，微笑说道：“别哭，别哭，这么大姑娘了，还动不动就哭，这是人前，不是人后，也不怕客人笑话！”美姑娘抬起粉首，泪痕满面，那两排长长的睫毛上，挂着颗颗晶莹泪珠，道：“爹，您要替兰儿做主，他就是昨天兰儿说的那个大胆狂生，今夜哥哥又把他带进府来欺负我。”

青袍人脸上笑容微凝，目中倏闪奇光，抬头看了朱汉民两眼，平和地问道：“我请教，少侠贵姓大名？”

玉珠有心站出来说话，但是他不敢。

朱汉民却难忍两眶热泪，身形一掠，忽地掠下了屋面直落青袍人身前，拜了下去：“容叔，您不认得我了？”

美姑娘与玉珠俱皆一怔，美姑娘那一双美目犹含着泪，满含诧异，直愣愣地望着过来。

青袍人更是诧异欲绝地道：“恕我眼拙，少侠是……”

朱汉民哑声说道：“容叔，侄儿忆卿！”

刹时间，德贝勒爷儿三个都呆住了！

好半晌，玉珠大叫一声：

“好家伙，你是小卿，你这家伙，为什么不早说？”

飞身下屋，满脸激动地伸出双手抓住朱汉民，一个劲儿地直摇。德容身形电闪，如飞掠近，也出双手抓住朱汉民，两眼发直，颤声说道：“你，你是忆卿？”

朱汉民没说话，默默地点了点头。

德容身形暴颤，突然仰头大笑，那双凤目之中，两串热泪，扑簌簌地挂了下来：“好，好，好，怪不得德容我瞧着那么面熟，原来竟是你这一别十年的自己人，忆卿，你想煞了容叔！”

头一低，双肩耸动不已。

他哭了，他这等身份的人也哭了！

天下之至情，莫过于此，感人至深，也莫过于此。

美姑娘也低下了头，那刁蛮任性娇惯，一时间全没了影儿。在这一刹那间，没了汉满之分，也没了立场的不同。

只有那人间的至性，人间的至情。

朱汉民突然展颜强笑说道：“容叔，侄儿今天特来给您请安，您别难受，您该高兴……”

德容猛然抬头，举袖抹泪，窘笑道：“说得是，忆卿，容叔我该高兴，不该难受，来，让容叔瞧瞧吧，你长多高了，是你俊还是玉珠俊？”

朱汉民有点赧然，但到底还是让德容看了个仔细。

只听德容“哈”地一声，笑道：“玉珠是内城有了名的俊哥儿，美男子，如今跟你一比，简直是判若云泥，黯然失色了！”

朱汉民赧然说道：“容叔，您偏心，侄儿明白，我缺少玉珠那份天真，玉珠只让我一分沉练，那是因为彼此所处的环境与……”

“你这话未必中肯！”德容笑道：“别谦虚了，德容我自信眼力不差，我第一眼便看出玉珠他一切都差你太多！”

朱汉民笑了笑，还要再说。

玉珠突然叫道：“小卿，你就少让他老人家说我两句，行不？别人不知道我知道，你，碧血丹心雪衣玉龙宇内第一。”

听了这句话，美姑娘的反应比德容还快，她霍地瞪大了一双美目，娇靥上神色难以言喻的诧异大叫道：“你，你就是碧血丹心雪衣玉龙？”

朱汉民眨眨眼，笑得俏皮，道：“不敢，那是武林朋友的抬爱，你未必放在眼内！”

美姑娘有着难言的喜悦，她脱口说道：“既是自己人，那就别跟我谦虚，你知道，过份的谦虚，那叫虚伪，跟自己人，那更不必，我早就说到这儿，她顿了顿，原来的那句话，有损她那好强的自尊，是故，她临时改了口，接着道：“我早就听说，你自命不凡，自以为了不起。”

朱汉民道：“姑娘，昨天的事过去了，你该承认，那不能全怪我，所以，我认为你没有老不饶人的必要，实际上，我也只能接得下两马鞭，倘若再有第三鞭，恐怕……”

美姑娘脸涨得好红，她娇羞欲滴，跺脚叫道：“你，小卿，也别那么坏，明明是你仗技欺人，到头来还派我的不是，你，你讲理么？”

敢情她也讲理。

朱汉民笑道：“我讲理，无论何时，何事，何地，对何人，都一样，你要是认为我理缺，我没话可说，至少，我知道大街上驰马的不是我，溅人一身雪泥反找人兴问罪之师的也不是我，先拿马鞭子抽人的，更不是我……”

美姑娘绷了桃腮，但旋即，她又笑了：“怎么说，对一个女孩儿家，你该让着点儿，尤其不该在大街上给人难堪，你知道，那让人多下不了台？”

朱汉民他倔得令人可恼，美姑娘都软了心，让了步，偏偏他一付宁折不屈的直脾气，淡淡说道：“那抱歉，我说过，‘理’字之前，人人平等！”

美姑娘真有点恼了，可是那不是真恼，满含娇嗔地横了他一眼，转注德容，噘着小嘴儿，说道：“爹，您瞧，他有多拗！”

望着不失天真初长成的小儿女，德容老怀大畅，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美姑娘话落，他立即哈哈大笑：“不是爹偏心，爹要判你个不是，忆卿这种态度是对的，人，要讲个理，不过，有的时候，也不能太认真，否则一辈子会讨不到媳妇儿！”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美姑娘莫名其妙地娇靥一红，她自觉脸烫得厉害，心也跳得厉害，连忙地垂下了粉首。

朱汉民神情一震，却微微皱了皱眉锋。

前者那乍羞还喜的神态，悉入人眼中，后者那令人难懂的表情，却没有一个人留意。

只听德容大笑说道：“忆卿，容叔我该谢谢你，我们家这匹劣性难驯的野马，终于碰上了对头克星了，终于能有人降服了，以后老少平安，全家宁静，该算你第一功！”

朱汉民笑了笑，没说什么，那是他不便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

美姑娘却猛然抬起粉首道：“爹，谁说我服了他，别想，他一辈子都别想。”

话出了口，她才猛觉大大地不妥，娇靥一红，又低下了头。

随着她那低头，朱汉民心头又复一震。

德容再扬大笑，玉珠一旁低笑着说：“听见了么？小卿，明明服了人硬说不服，这就是我们旗人姑娘令人头痛处，以后你……”

“哥哥，你敢再说！”美姑娘粉首猛抬，跺了蛮靴。

吓得玉珠一伸舌头，硬把余话咽了回去。

德容他又笑了，今天他是太高兴了，十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这么高兴，笑声中，伸手拉起了朱汉民，道：“忆卿，你一切的一切，活脱脱的当年夏梦卿，昨天听兰儿回来一阵哭诉，我立刻觉得那书生不凡，今天再一见，岂止是不凡，简直是超人，忆卿，你爹，他好？”

朱汉民连忙敛态恭谨答话，道：“谢谢您，容叔，他老人家安好！”

德容道：“只怕老多了吧？”

朱汉民道：“侄儿都已长大成人，老一辈的焉能不老？”

德容叹了口气，道：“岁月不饶人，时光催人老，人生百年，十年虽不为多，可是在这十年中的变化太大了……”

神色更趋黯然，犹豫了一下，接道：“忆卿，你还记得？”

朱汉民陡然挑起双眉，道：“容叔，侄儿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那神威，那煞气，看得德容心中不由一凛，道：“忆卿，你知道……唉，不说也罢，谁叫我生为满人，又谁叫我生在皇族亲贵之家，唉！”

朱汉民连忙敛态，道：“容叔，您明鉴，大恩未报，侄儿不敢对您见外！”

德容黯然强笑，道：“谢谢你，忆卿，千万别让那立场之事影响了咱们私人间的感情，你知道，两代的交情非同泛泛……”

朱汉民难掩激动，轩了轩眉，道：“容叔，我保证绝不会，侄儿虽不敢昧于民族大义，但却是个有血肉，有灵性的人，不敢漠视两代的交情，尤其您跟怡姨对我的恩情，您请放心！”

德容双目微有湿意，抬手拍了拍朱汉民肩头，道：“对你，容叔哪有不放心的？你爹，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他不愧宇内第一奇才，顶天立地盖世英雄，百年罕见，举世难求，我敬他为天人，他的儿子，他的骨肉，还会有错……”

勉强笑了笑，道：“忆卿，详情你也知道了？”

朱汉民道：“我爹只告诉了我个大概，我这趟来京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打听这件事情的真相，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德容面上闪过一丝轻微抽搐，道：“忆卿，别这样，你义父，他赤胆忠心，柱石虎将，一生为国，落得如此悲惨下场，无论朝野，都抱屈于心，愤慨不平，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这是大清皇律，也形同家法，你便是查明真相，又能如何？”

朱汉民陡挑双眉，目中煞气凛人，道：“容叔，您知道，当着您，侄儿不便说什么！”

此言一出，美姑娘一双美目飞闪异采，玉珠神情一震，德容则吓白了脸，机伶一颤，道：“忆卿，你千万不能这样，姑不论那怪不怪皇上，你义父赤忠一生，为朝廷，他披肝沥胆，你不能让他忠名蒙污垢，死不瞑目。须知，他当初可以不死，你爹也可以救他，他之所以愿死，那在尽忠取义，你爹所以不救他，那也是忍痛成全……”朱汉民挑眉瞪目，默然不语，那模样儿，便是从不知怕为何物的美姑娘看了也心惊。

半晌，他始突然开口说道：“容叔，您知道详情么？”

德容道：“我只知道内情极不单纯，到底如何却不清楚。”

朱汉民道：“容叔，内情怎么样个不单纯法？”

德容犹豫了一下，道：“朝中有人进谗……”

“谁？”朱汉民勃然变色，震声发问。

德容摇头说道：“我不是说么，我并不知道究竟，你怡姨，也许知道得

比我多一点。”

朱汉民道：“可是怡姨她出了家，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德容呆了一呆，道：“你怎么知道你怡姨出了家？”

朱汉民道：“是阿步多说的。”

接着就将遇见阿步多的事，说了一遍。

德容点头叹道：“什么事都在一个‘巧’字，不然咱们也难以见面，忆卿，有空是该去看看纪泽夫妇，你知道，那才是大恩！”

朱汉民凛然说道：“谢谢容叔，侄儿一定要去给他两位请安的。”

德容道：“那也别急，我有你怡姨的下落。”

朱汉民大喜，急急问道：“容叔，怡姨她现在哪儿？”

德容笑道，“现在要是告诉了你，恐怕你连坐一会儿都不坐了。”

朱汉民忙道：“容叔您知道，侄儿大事在身，急不可待……”

德容道：“忆卿，我知道，但不急于一时……”

朱汉民摇头道：“不，容叔，您不知道，侄儿还有件事，要打听小霞的下落！”

德容“哦”地一声，笑道：“那更不必急，我知道，纪泽夫妇把小霞寄养在……”

朱汉民忙道：“不，容叔，小霞后来又落在了亲王府……”

德容呆了一呆，诧声说道：“小霞落在了亲王府！谁说的？”

朱汉民遂又把接获乃妹由亲王府中发出的信的事说了一遍，说着，并探怀取出了那封信来，双手递过。

德容静听之余，脸色连变，及至接过了那封信，略一阅视之后，脸上神色更趋凝重，道：“这是怎么回事？纪泽夫妇明明是把小霞寄养在清苑一户民家，怎么又会落在亲王府……”

朱汉民道：“所以侄儿急着要见怡姨。”

德容摇了摇头，道：“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怡姨未必会知道！”

沉吟了一下，又道：“这是亲王府专用的信笺，每一个亲王府都用这种信笺，小霞她怎不说明是哪家亲王府？这就难打听了……”

朱汉民道：“也许怡姨知道亦未可知！”

德容迟疑了一下，递还那封信，道：“你早一天见见你怡姨也好，你知道，离开西城两里处，有座白云观，你怡姨就在观后春花园中清修，我让玉珠带你去一趟！”

朱汉民接过信笺，容得容叔说完，立即腾身而起，直上半空，半空中长揖而拜，扬声说道：“不必了，德叔，侄儿急不可待，唯恐稍迟，失礼之处，尚祈容叔原谅，一俟事毕，侄儿当再来请安。”

话落，身闪，倏化长虹，转眼不见。

玉珠大急，腾身要追，德容忙摆手说道：“玉珠，别追了，夏梦卿天龙身法冠绝宇内，举世第一，忆卿传他衣钵，毫不逊色，你再十个也追不上。”

玉珠急得跳脚，美姑娘却突然冷冷说道：“哥哥，干什么这样？人家不稀罕咱们，咱们又何必非跟去不可？争争气不行么？”好个咱们！

玉珠双眉一挑，刚要说话，德容已然轻叱说道：“兰儿，不许胡说，忆卿他……”

“我不要听！”美姑娘一跺蛮靴，娇躯一扭，如飞向门外奔去。

德容呆了一呆，摇头苦笑，向着两名俏丫头挥了挥手。

两名俏丫头一齐福了一福，转身尾追而去。

望着两名侍婢不见，德容转注玉珠，突然说道：“玉珠，你看出了此什么？”

玉珠一怔，愣愣问道：“爹，您说什么……”德容双眉一挑，道：“难怪你姑姑常叫你浑东西，你的确浑！”玉珠恍然大悟，脸一红，忙道：“爹，您是说妹妹……”

德容笑了，点了点头，道：“还不算太浑！”

玉珠迟疑了一下，道：“爹，您知道，他俩原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碧血丹心雪衣玉龙又是当今宇内内第一，忆卿他无论人品、心性、所学，都是妹妹她生平仅见……”

“何止是她生平仅见！”德容截口笑道：“便是爹这半辈子，也仅仅见着这么三个，你傅伯，他不算，看来，天下之奇才，全让他夏家占了望了望玉珠，忽又作如是问：“玉珠，你以为如何？”

玉珠未加考虑，道：“妹妹，她千肯万肯，自不必说，小卿他也该没问题！”

德容笑了，但笑得很勉强，淡淡说道：“但愿如此！”

转身向庭院暗径中行去……

玉珠一怔，情知乃父言出有因，但他没敢再问下去，呆了半晌，始摇摇头，踏着青石小径返回所居小楼。

朱汉民于屋面疾驰，捷如一缕轻烟。

德容虽然贵为贝勒，但由于当年跟夏梦卿、傅小天等这等武林绝顶高手的多年交往，眼力自较一般人高明得多。

他说得不错，朱汉民接受了宇内第一玉箫神剑闪电手的衣钵，一身功力自然高绝，天龙身法冠绝宇内，举世无匹，在尽展身法之下，直如划空长虹，转眼间便出了守卫森严的内城。

当然，凭朱汉民的一身功力，那些个守卫内城的旗勇，是神不知，鬼不觉，根本没有发觉有人由半空里出了城。

朱汉民一出内城便折向了西，他预备出西城直奔白云观，但，世上诸多意外，事，往往难以尽如人愿。

他刚出西城，蓦地里，一声霹雳大喝震天慑人，划空传来。

“朱汉民，你给我站住！”

朱汉民一惊，霍然止步停身，硬生生地刹住身形，抬眼望去，不由呆了一呆，心中立即了然。

左前方，官道旁一片黑压压的树林之内，闪出了五个人，为首的，是个须发如霜，双目赤红的老化子。

老化子身旁，站着个年轻化子，正是跟他有过数面之缘的那一位，他，面罩寒霜，目射不屑地冷然而立。

这一老一少两名化子身后，紧跟着三名手持打狗棒的中年要饭化子。

突然，朱汉民笑了，跨步向前，举手一拱，笑道，“我以为是谁呢，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是丐帮北京分舵分舵主，火眼狻猊郝大侠！”

言来潇洒，泰然，而安详。

那老化子正是郝元甲，只见他呆了一呆，道：“朱汉民，你认识我郝某人？”

“当然！”朱汉民点头笑道：“郝舵主丐帮前辈英雄，我久仰盛名，何况，郝舵主那双火眼金睛，是一块显眼的活招牌！”

郝元甲冷冷一笑道：“你认得郝元甲，那最好不过，你既知我火眼狻猊，当知我火眼狻猊生平嫉恶如仇，更痛恨那些昧于民族大义、丧心病狂、冷血之人！”

朱汉民没在意，且故作糊涂，笑了笑，道：“这个我知道，这也是郝大侠令人敬佩之处……”

顿了顿，接道：“不知郝大侠唤住我，有什么见教？”

郝元甲道：“郝某人要站在大汉民族长者的立场，以天下武林前辈的身份，要你多认识一些民族大义！”

朱汉民笑道：“那不敢劳动郝大侠，对于民族大义，我认识的恐怕不比任何人为少！”

郝元甲冷哼道：“认识多的人，不会急思卖身投靠，巴结满室亲贵，以求进身之阶，甘心为人鹰犬，供人驱策！”

朱汉民讶声说道：“郝大侠，这话怎么说？”

郝元甲怒笑说道：“我郝某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在我郝某人面前，你最好不要装疯卖傻，少来这一套。”朱汉民“哦”了一声，道：“这么说来，郝大侠指的是我了？”“不错！”郝元甲毅然点头，冷笑说道：“我说你为什么突然离开江南武林，在大年下跑到北京来呢，原来是只为巴结亲贵，想要……”“郝大侠！”朱汉民截口说道：“这话，郝大侠是听谁说的？”郝元甲抬手一指身旁年轻要饭化子，道：“我郝某人这个徒弟，对他，你谅不陌生！”

“何止不陌生？”朱汉民笑道：“我简直跟令高足十分有缘，敢情是令高足说了我的闲话，请问，令高足凭哪一点指我巴结满室亲贵？”郝元甲怒声说道：“密晤九门提督府大领班阿步多于前，又复交结那玉珠玉贝子于后，这些还不够么？”

朱汉民点头笑道：“原来郝大侠指的是这两回事，那么，我在郝大侠面前提位武林前辈，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

郝元甲脸色一变，神色立转恭谨，道：“夏大侠宇内共尊，你提他干什么？”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据我所知，当年夏大侠跟傅侯交称知己，跟德贝勒兄妹交情亦非泛泛，我请教，这怎么说？”

郝元甲不是糊涂人，一听便懂，脸色又复一变，勃然大怒，“呸”地一声，大叫说道：“凭你也配上比夏大侠……”

朱汉民飞快说道：“当年他夏大侠宇内第一，如今我朱汉民武林翘楚，为什么不配？倘若我今日结交几个亲贵朋友，便称之为昧于民族大义，忘却公仇私恨，那么夏大侠岂不也难脱嫌疑？”

“朱汉民，你敢冒渎夏大侠？”郝元甲暴跳如雷，道：“夏大侠奇才第一，德威兼重，他跟傅威侯关系不同，不但未因私交影响立场，而且他时刻蓄谋复兴大业，这又岂是你所能知道的？”

朱汉民淡淡说道：“郝大侠又怎知我是因私交影响了立场，又怎知我不是时刻在图谋复兴大计，又怎知我……”

郝元甲叫道：“夏大侠艺出智蒙神僧，他……”

朱汉民说：“郝大侠又怎知我不是艺出名门？何况，英雄不论出身！”

郝元甲道：“夏大侠他是汉族世胄，先朝宗室……”

朱汉民淡淡说道：“郝大侠也莫忘了，我姓朱，叫汉民！”

郝元甲呆了一呆，道：“那是你沾了祖宗的光，名字也人人可取，夏大侠为复兴大计筹谋，不遗余力，人所共知……”

朱汉民道：“郝大侠，图谋复兴大计，非要敲锣呐喊，让人知道么？”

郝元甲又复一怔，道：“傅威侯盖世虎将，一代奇豪，天下共钦，跟德贝勒兄妹，不同于一般满室亲贵，这种朋友值得交！”

朱汉民笑道：“那么，夏大侠既能结交他们几位，我为什么不能结交他们的后人，郝大侠何厚夏大侠而薄朱汉民？”

郝元甲立时哑了口，半晌才红着脸道：“算你会说话，可是那没有用，我郝某人认定了你配不上比夏大侠，也认定了你昧于民族大义，无羞无耻……”

朱汉民突然纵声长笑，如龙吟，似鹤唳，裂石穿云，直袭夜空，历久不绝，震得树叶簌簌而下。

郝元甲勃然变色，身不由主地退了一步，瞪目喝道：“你笑什么？”

朱汉民淡淡说道：“我笑身为丐帮北京分舵分舵主的火眼狻猊郝大侠，怎么也是个既糊涂又不讲理之人？”

那名年轻要饭化子一声厉叱，便要扑出。

却被郝元甲伸手一把拉住，他尚未说话，朱汉民已然淡笑又道：“倘若我这叫昧于民族大义，那么郝大侠当年夜入傅侯府，应傅侯之请调查布达拉宫来犯喇嘛虚实，并自告奋勇，欲助傅侯对付罗刹三君之事，那又叫什么？”

郝元甲机伶一颤，骇然道：“这，这，你如何得知？”

朱汉民淡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郝大侠倾丐帮北京分舵之力，为满室重臣办事，不但不责己，反而责人，待己太宽，对人太苛，这不叫糊涂、不讲理叫什么？”

郝元甲怒声说道：“好一张利口，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当年我是奉夏大侠之命行事，而夏大侠乃是鉴于布达拉宫惑于白衣大食，并非复兴义举，只是勾结另一异族入侵中国，他身为先朝宗室，不能眼见我大汉民族未出狼喙又落虎口，沦陷得更深，所以才号召天下武林，击退白衣大食，瓦解布达拉宫助傅侯成就勋业！”

朱汉民淡淡说道：“这些当年事，我或不懂，但我却懂郝大侠不该单凭管窥之见，一面之词而指说我的不是。”

郝元甲道：“这么说来，你是不承认？”

朱汉民道：“不是不承认，是不能承认，因为那根本不是事实！”

郝元甲冷笑说道：“只怕今夜由不得你不承认！”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怎么，莫非郝大侠要……”

郝元甲冷冷说道：“郝某人要干什么，你该很明白。”

朱汉民笑道：“我只怕那不太容易！”

郝元甲陡挑白眉，道：“郝某人知道你功力高绝，武林第一，但郝某人为民族大义，可以死，丐帮也不惜派毁人亡！”

朱汉民笑了笑，道：“郝大侠，你真要以武相向，非动手不可？”

郝元甲道：“还有一条路，请你即刻离开北京，取消名号，改名换姓。”

朱汉民摇头说道：“大事未了，我暂时不能离开北京，名号得自天下武林，姓名赐自父母，我既不能取消，也不敢改换。”

郝元甲变色笑道：“那就只好委曲你走第一条路了！”

话落一挥手，身后三个中年化子连同他那徒弟在内，立即闪身掠出，分落朱汉民周围，团团围住，凝功蓄势待命。

朱汉民眉锋一皱，笑道：“郝大侠，今夜你若是杀了我，只怕他日苍五老第一个饶不了你！”他指的丐帮五长老九指追魂苍寅。

郝元甲一震，忙道：“难不成你也认识本帮五长老？”

“何止认识一位苍五老？当年远赴藏边的那些位前辈奇侠，我个个认识，郝大侠你信不信？”

郝元甲略一思忖，点头说道：“信，别说是你，普天之下也没人不知道他们！”

朱汉民笑道：“这或不足为奇，我还知道令高足当年丢了人家一辆马车，并且在布达拉宫黄衣四尊者之一的乌扎克那后脑勺上……”

那年轻要饭化子一惊，郝元甲厉声喝道：“你究竟是谁，因何也知道这些当年小事……”

朱汉民一笑说道：“玩笑适可而止，见好就收，郝大侠可认得此物？”

一翻腕，自袖底掣出那柄玉箫。

四化子骇然暴退，郝元甲大惊失色，失声道：“你，你是夏大侠的……”朱汉民一笑说道：“暂时就算我是夏大侠的传人吧，郝大侠，我有急事在身，不能多事耽误，详情容事毕返来说吧！”

说罢一拱手，腾身而起，向着白云观方向飞射而去。

等到郝元甲等定过神来，朱汉民那袭雪白的儒衫早已消失在一片茫茫夜色中不见了。

那年轻要饭化子说了一声：“师父，您看……”

郝元甲满面激动，立即摆手说道：“错不了，夏大侠当年兵刃玉箫神物是真，还有，他适才临走所使那冠绝宇内的天龙身法更是明证！”

年轻要饭化子呆了一呆，道：“那么，师父……”

郝元甲又摆了手，截口说道：“先回分舵再说吧，你没听他说，事毕他还会回来么？”

突地一声冷哼，狠狠地瞪了年轻要饭化子一眼，道：“都是你，没用的东西！”

破袖一摆，当先破空而去。那年轻要饭化子一怔，随即摇头苦笑，偕同另三名中年要饭化子，紧跟着郝元甲身后驰去。

白云观那御笔亲书横额的牌楼之前，潇洒飘逸地走了一个俊美脱俗的白衣书生，是朱汉民。他抬眼望了望那双边

分悬巨灯，石阶高筑，庄严宏伟的观门，面上浮现一片难言的激动，迈步便要踏进牌楼。

蓦地里，一声清越佛号划空响起：“无量寿佛，施主请止步！”

随着话声，白云观那侧门之内，缓步转出一个人影，近看，却是个面貌清奇，五络黑髯飘拂的中年全真。朱汉民闻声停步，向中年全真投

过一瞥，目中立闪异采，不言不动，含笑伫立相候。转

转眼间，中年全真走近，冲着朱汉民一稽首，道：“无量寿佛，贫道斗胆动问，施主何来？”朱汉民还了一礼，淡淡一笑道：“真人是问远处，还是问近处？”

中年全真道：“贫道不厌其详，远近都问，施主原谅！”

朱汉民笑了笑，道：“白云观纳尽十方香火，对每一来此瞻仰三清之人，真人都要问个远近来处不成么？”

“无量寿佛！”中年全真含笑说道：“对别的施主无须，唯独对施主，贫道要问个明白。”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敢问真人上下？”

中年全真道：“有劳施主动问，贫道一尘。”

朱汉民道：“原来是一尘真人，我，远处来自江南，近处来自北京。”

一尘真人抬眼深注，道：“那么，施主是武林第一的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大侠了？”

朱汉民一震，道：“真人认得朱汉民？”

一尘真人道：“久闻侠名，仰慕已久，只恨福薄缘浅，无缘拜识！”朱汉民笑了笑，道：“那么敢劳真人……”

一尘真人截口说道：“贫道正是奉郡主之命，在此相候。”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怎么，郡主她，她知道我会来……”一尘真人点头说道：“郡主高智，她料定了朱大侠会来！”显然，美道姑已判知朱汉民的身份底细，也知他撞来撞去，必会撞上熟人，得知她清修之处不可。

自然，朱汉民并不知道美道姑怎会知道他的本来，又怎会测知他必会找来？

他心神震动，暗暗诧异莫明之余，忙道：“那么，请真人代为通报，就说朱汉民夤夜……”

一尘真人摇头截口说道：“施主不必要贫道通报了，郡主如今已不在白云观中。”

朱汉民一怔，急道：“真人，怎么说？”

一尘真人缓缓说道：“郡主今早便离开了白云观，不知去向，她临行之时特命贫道在此等候朱大侠的，要贫道转告朱大侠她暂时不能跟朱大侠见面。”

朱汉民一颗心顿时往下沉，脱口说道：“这，这又为什么？”

一尘真人道：“这便非贫道所知了，郡主只命贫道转告这一句话，别的未曾吩咐！贫道也未敢多问她。”

朱汉民何止诧异，简直诧异欲绝，皱眉沉思，一时间，他想不出他怡姨有任何不能跟他见面的理由来。

事实上，也确乎如此，十年未见，当年几个长辈熟人哪一个不是想他都想疯了？为什么他这位怡姨却避不见……

沉默良久，他突然抬头说道：“真人，恕我直言，那不可能……”

一尘真人抬眼深注，道：“施主是指郡主已离开白云观他去，还是指她命贫道转告暂时不能跟朱大侠见面那句话？”

朱汉民毅然说道：“真人恕我，两者都是！”

一尘真人笑了笑，道：“前者，那好办，郡主原在观后春花园中清修，现已人去园空，黝黑一片，施主倘若不信，尽可进去看看，至于后者，贫道没有办法证明，不过，施主只要发现前者属实，谅必可相信后者不虚！”

朱汉民略一沉吟，毅然说道：“麻烦真人指点路径！”

一尘真人道：“贫道自当为施主带路，施主请随贫道来。”

一稽首，转身行向白云观侧门。

朱汉民双眉一挑，举步跟了过去。

就在朱汉民跟着一尘真人，进入了白云观侧门的同时，白云观左侧那一片黝黑茂密树林之内，响起了一个充满喜悦，却又带着悲伤的喃喃话声！接

着，还现出一条无限美好的身影。

可惜，朱汉民没听见，也可惜，他脑后没长眼！

那喃喃话声说的是：“十年不见，你已长得这么大了，而且长得这么俊，活脱脱的像你父亲当年，唉，十年，好快，唉……”

“忆卿，怡姨站在这儿站了一天了，怡姨等在这儿，就是为了要先看你一眼，怡姨料定了你必然会打听出怡姨的隐修之处，也必然会来看怡姨，怡姨又何尝不想你？恐怕他们都没怡姨想你想得厉害，只是，唉……”

一声包含了太多感情的轻叹，那无限美好的身影突然电飘而起，飞投密林深处不见。

适时，白云观内步履响动，侧门内，行出了朱汉民，他跨出门槛，转身强笑拱手：“多谢了，也请恕打扰，真人请留步！”

那位一尘真人及门而止，稽首说道：“岂敢，朱大侠好走，恕贫道不远送了！”

朱汉民又谦逊了一句，转身向前行去。

走出牌楼，他驻步回身，一尘真人已掩上侧门，他向着静静屹立在夜色中的白云观投下最后一瞥，怀着满怀失望，满怀悲伤，掉头飞驰而去，去时比来时还要快。

至此，仅有的一条线索又告中断，这，只是使他焦急。

而那使他既失望又悲伤的，是他怡姨避不跟他见面，他诧异不绝，百思莫解，他怡姨没有任何理由回避他的。

无如，事实上，他怡姨是明知他会来，却早他一步地离开了，而且是去向不明，不知何往。

这，在本该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必有原因，可是，他想不出那是什么原因，又为了什么？

唯一使他略感安慰的，那只是“暂时不能跟他见面”，但是，这“暂时”究竟是多久，究竟要等到哪一天，却又不得而知了。

不过，既称“暂时”，想必不会太长、太久。

他一路眉锋深锁，闷闷不乐地顺着来路驰回城内。

他如今已没有心情谈任何事，见任何人了。

然而，他刚行抵西城外，那名跟他有过数面不欢之缘的年轻要饭化子却自路旁暗影中闪出，拦住去路，这回，是一副恭谨笑脸：“朱大侠，家师候驾多时，请朱大侠到敝分舵坐坐！”

朱汉民有点犹豫，年轻要饭化子接着说道：“话是朱大侠说的，朱大侠怎好过门不入？”

朱汉民不好再推，也就道：“说不得只好打扰了，麻烦阁下带路。”

那年轻要饭化子笑了，道：“好说，自当效劳以赎前愆！”转身前驰。

朱汉民飘身跟上，道：“阁下，其咎在我，你这是让我难受！”

那年轻要饭化子眨眨眼，笑道：“真正难受的是我，我挨了我师父一顿臭骂。”

朱汉民笑了笑，道：“那就更加罪过了，我还没请教阁下……”

那年轻要饭化子道：“有劳动问，我，褚明，有个不算太难听的外号：‘闪电飘风’。”

朱汉民笑道：“你客气，这既美又雅更神，我再奉赠四字：‘阴魂不散’。”

褚明大笑说道：“谢了，我从此叫‘闪电飘风阴魂不散’！”

谈笑间，已至分舵所在，褚明老远便扯开嗓子扬声大呼：“师父，列队恭迎吧，朱大侠到！”

朱汉民一皱眉，道：“阁下，你这是要人的命……”

话犹未尽，破庙内大笑震天，抢出了火眼狻猊郝元甲，身后跟着十余名精壮丐帮弟子。

朱汉民抢步上前，施礼道：“郝大侠，论故交，晚辈该尊称您一声，您这是要折煞晚辈！”

郝元甲忙自拱起双手：“郝元甲没想到朱少侠这么快就折了回来，有失远迎，当面请罪！”

他竟然一派恭谨，由此可见他对夏梦卿崇敬之甚。

朱汉民方待再谦逊，褚明一旁突然说道：“师父，您老人家也别跟他客气，要不是我早在路上候着他，只怕他会来个言而无信，过门不入……”

郝元甲变色叱道：“好没规矩的大胆浑东西，朱少侠面前你竟敢如此放肆！”

褚明一伸舌头，立即闭上了嘴。

朱汉民忙道：“郝前辈，您这是见外……”

郝元甲正色道：“朱少侠请改口，郝元甲万万不敢当朱少侠这个称呼。”

朱汉民笑了笑，道：“您刚才不是还以武林前辈自居么？”

郝元甲老脸一红，一时未能答上话来。

朱汉民却对着褚明眨眨眼，笑道：“如何，阁下，我替你讨回来了吧！”

褚明想笑，但他没敢笑。

郝元甲红着老脸道：“少侠，那是刚才，如今……”

朱汉民截口说道：“刚才、如今没什么两样，武林之中最重辈份，倘若您一定要我改称呼，可以，晚辈从此不上北京分舵的门。”

郝元甲又正色道：“少侠，夏大侠艺出智蒙神僧，若论辈份……”

朱汉民道：“可是他老人家当初是跟前辈平辈论交，既如此，前辈以为我敢僭越么？他老人家知道了不劈了我才怪！”

郝元甲还要说，朱汉民正色道：“前辈是欲陷我于不孝，还是不想让我进贵分舵的门？”

郝元甲忙道：“郝元甲不敢，只是，只是……”

朱汉民截口说道：“前辈，彼此不外血性中人，论的是交情，不是小节！”郝元甲不好再坚持，略一沉默，只得点头，满脸激动地道：“既如此，郝元甲斗胆托大了。”

朱汉民笑道：“前辈，恕我放肆，这才像他老人家口中的郝狮子。”

郝元甲激动地道：“那是夏大侠看得起丐帮，看得起郝元甲，少侠请！”说罢，举手让客，仍不敢有失恭谨。

朱汉民笑道：“前辈先请，我只能跟褚明走个并肩。”

郝元甲自然不肯，朱汉民笑着又道：“晚辈不敢让人说他老人家教导无方。”

看来此人比他那宝贝徒弟还令人头痛难缠，郝元甲未便再说，摇头苦笑一叹，当先行入庙门。

在昏黄灯光下，分宾主落座坐定，郝元甲欠了欠身，神色恭谨，第一句话便问：“少侠，夏大侠一向安好？”

朱汉民恭谨答道：“谢谢前辈，他老人家安好！”

郝元甲接着又问：“少侠是何时蒙夏大侠垂青收留的？”

朱汉民突然笑了，道：“晚辈这个徒弟，他老人家不收不行，自呱呱坠地那一天起，便列入了他老人家门墙，注定接受他老人家的衣钵郝元甲呆了一呆，道：“少侠这话……”

朱汉民笑了笑接口说道：“前辈可还记得十年前德郡主冒杀身之险，送出北京的忆卿？”

郝元甲神情猛震，霍地站起，瞪目张口，失声说道：“你，你是小侯爷……”

朱汉民淡淡说道：“前辈，晚辈是家父的儿子，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朱汉民。”

郝元甲呆了一呆，随即省悟，忙道：“少侠原谅，是郝元甲失言忽地一掌拍在自己后脑，接着道：“我好糊涂，怪不得少侠面善，哈，八成儿是狗肉吃得太多，让狗屎蒙了眼了。”

朱汉民想笑，但没好意思笑。

褚明却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郝元甲巨目一瞪，喝道：“笑什么，混帐东西，你也未见得高明！”

“本来是！”褚明嘿嘿笑道：“您老人家自己说的，你过的桥，比人家走的路还多！”

郝元甲脸一红，怒骂说道：“好东西，你敢调侃我老人家！”说着，抬掌便抓。

褚明不愧“闪电飘风”之名，一缩脖子，早到了朱汉民身后。

自然，郝元甲气是假的，骂也不真，沉腕收掌，一瞪眼道：“下次再敢这么没规矩，看我不打烂你的嘴！”

说笑归说笑，正题归正题，又谈了几句之后，郝元甲忽地神情一黯，道：“少侠这次来京，是为了傅侯……”

朱汉民轩了轩眉，将头微点，道：“晚辈这次北来，一方面为查明义父遇难真相，另一方面，还要查明两件大事……”

郝元甲立刻说道：“有用得着北京分舵的地方，少侠只管吩咐，郝元甲是义不容辞，自当竭尽所能了。”

朱汉民道：“多谢前辈盛情美意，不过，只怕这几件事前辈都帮不上忙。”

郝元甲白眉一挑，追问所以。

朱汉民道：“晚辈的义父之所以会落得满门抄斩，听德贝勒说，那是因为朝中有人向弘历进谗，至于……”

郝元甲变色说道：“少侠可知道那进谗之人是谁？”

朱汉民摇头说道：“德贝勒也不知道，不过，可想而知此人必与我义父有隙，且很得弘历倚重，不然弘历不会听他的。”

郝元甲点头说道：“少侠说得不错，傅侯柱石重臣，盖世虎将，声名显赫，权倾当朝，弘历一向倚为股肱，宠信有加，要不是比他更得宠信之人，绝不能也不敢陷害他！”

朱汉民道：“晚辈也正是这么想！”

郝元甲沉吟说道：“平心而论，弘历本不失为个好皇上，可是自从任用和珅后……唉！那是他满朝的事，咱们管不了，其实，他越昏庸越好，最好在他手中完蛋……”

顿了顿，抬眼说道：“少侠怎不问问德郡主，也许……”

朱汉民一声苦笑，接着把适才的事说了一遍。

听毕，郝元甲满面诧异地失声说道：“原来德郡主一向在白云观清修，这，这怎么会，德郡主她没有任何理由不见少侠，昨天她还来分舵打听过……”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怎么？前辈，昨天她来分舵打听过晚辈？”

郝元甲点了点头，当下也把昨天事说了一遍。

朱汉民皱眉沉思不语。

郝元甲话题一顿，接着说道：“按理说，德郡主巴不得早一天见见少侠，绝没有回避少侠的理由，我以为她可能有什么苦衷！”

朱汉民微微点头道：“晚辈也这么想，但却百思莫解究竟为了什么？”

郝元甲道：“那想必是万不得已，否则她绝不会避不与少侠见面，好在只是暂时，过些日子也许她自己会来找少侠的。”

朱汉民点头强笑，默然未语。

郝元甲沉默片刻，又道：“少侠适才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苍天有眼，奸不久隐，只要知道了威侯之死是被人陷害的，迟早有一天会查出此人是谁！”

朱汉民点点头，陡地挑起双眉，道：“我义父赤胆忠心，一生为国，替他满清朝廷立过多少汗马功劳，替他满清朝廷力挽多少危机，最后却落得个悲惨下场满门抄斩，弘历他该死。”

郝元甲叹道：“少侠不必如此，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古来这种人天共愤的沉冤多的是，倘若每一个为君者都能明判忠奸善恶，那就永不会改朝换代了，只为了王位，便是父子兄弟也在铲除之列，何况一个臣子！”

朱汉民道：“我义父又跟那进谗之人何仇何恨？”

郝元甲道：“少侠，忠奸自古同冰炭，正邪由来不相容，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不害尽忠良，哪有他奸佞当道的机会？”

朱汉民双眉连轩，目射寒芒，道：“只要让我查出他是谁，我便要他死得比古来任何一个奸贼更惨！”

这威态，便是铁胆如郝元甲者也心寒。

片刻沉默之后，郝元甲忽地抬眼问道：“少侠适才说，还有两件大事，不知是两件什么大事？”

朱汉民轩了轩眉，道：“前辈知道小霞……”

郝元甲截口说道：“我知道，十年来，霞姑娘一直由九门提督纪大人老夫收养着。”

“不！”朱汉民摇头说道：“小霞不在九门提督府，十年前，当晚辈被怡姨送出北京之后，小霞也就被纪大人送往清苑一户民家寄养了。”

郝元甲呆了一呆，诧声说道：“少侠，这，这是谁说的？”

朱汉民道：“九门提督府护卫领班阿步多。”

郝元甲皱眉说道：“这，想必纪大人老夫妇是怕被人发现……”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前辈说得不错，正是为此，可是，据晚辈所知，小霞不知何时，却又转而落在了一家亲王府。”

郝元甲神情一震，大惊说道：“这，这少侠又是怎么知道的？”

朱汉民毫不隐瞒地把接到乃妹由亲王府发出的一封信的事说了一遍，说完，并探怀取出那封信递与郝元甲。

郝元甲静听之余，神情连连震动，及至接过那封信，略一阅视之后，他更神情凝重，皱起眉锋，他沉吟了一下道：“少侠是要找霞姑娘，而不知霞

姑娘落在哪家亲王府？”

朱汉民点头说道：“正是，同时晚辈也要查明，小霞她怎会落入亲王府的？前辈知道，小霞她丝毫不谙武学，处境之危险，令人忧虑！”

郝元甲点头说道：“不错，霞姑娘一个柔弱女儿家，毫无防身之力，倘若万一不幸被人识破身份，后果委实不堪想象，还好她早已改名换姓，也许不致有生命危险，……只是，不知哪家亲王府，已是难以打听，少侠如今又不知道她改了什么名，换了什么姓，那就更难查访了。”

朱汉民忧形于色，道：“我怡姨以前经常出入几家亲王府，跟他们也很熟，所以晚辈原想求助于她的，不料她又避不见面……”

郝元甲眉锋深皱，沉吟片刻，忽地抬眼说道：“郡主她可能有苦衷，她也一定不知少侠找她是为了这等急要大事，少侠不必忧虑，这件事交给郝元甲了，我倾分舵全力，务必在短期内找到郡主……”

朱汉民欠了欠身，道：“只有烦劳前辈了，晚辈谨此先谢！”

郝元甲正色截口说道：“少侠这么说就见外了，姑不论夏大侠主有号今天下，宇内共遵的珠符令，丐帮能为夏大侠及少侠效劳，乃是丐帮的无上荣宠，郝元甲的天大福份，单论夏大侠当年对丐帮的数施援手，以及夏大侠跟丐帮几位长老的深厚交情，郝元甲也该竭尽绵薄，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朱汉民目射感佩，道：“那么，晚辈轻易不敢言谢！”

郝元甲道：“少侠这第二件大事，是……”

朱汉民道：“前辈忠义豪雄，又属家父多年知交，晚辈不敢相瞒，晚辈受家父致力匡复之命，在行道江湖的数年之中，曾在南七省建立了七处秘密基地，各由当今武林中几位有声望的人物领导主持，以备他日同时竖帜而起，互为呼应，一举成就复兴大业！”

“好啊！”郝元甲火眼暴睁，大呼说道：“夏大侠奔波劳碌了一生，屡挫不挠未曾片刻或忘公仇私恨，少侠初承其志，大有建树，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人人振奋，今后少侠若在北六省有所作为之时，务必算我郝元甲一份。”

朱汉民面有悲痛色，强笑说道：“届时自当请前辈赐以鼎力，号召河北忠义之士，不过……如今这件事，只怕要等一个时期再说了！”

郝元甲呆了一呆，道：“怎么，少侠这话……”

朱汉民悲笑摇头，道：“前辈有所不知，晚辈在南七省建立的那七处复兴基地，一年前竟悉数被人或明或暗地破坏了！”

郝元甲霍然色变，震声说道：“少侠，怎么说？”

他不是没听见，而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朱汉民面带悲笑地又把前话说了一遍。

郝元甲须发暴张，威态吓人，砰然一声拍了桌子，咬牙切齿地恨声说道：“少侠，这是哪个丧心病狂的冷血东西干的？”

朱汉民羞愧摇头，道：“暗中突袭，令人措手不及，及至发觉时，欲图补救已经晚了，据说施袭者全是一些身手奇高的黑衣蒙面人，无从窥知他们的真面目，也难看出他们是何路数，唉，七处基地竟不剩一个活口。”

郝元甲身形暴颤，神色怕人，一时说不出话。

朱汉民面部抽搐，无限悲痛，无限歉疚地一叹说道：“基地被毁，可以重建，只是，损失了这多位武林精英，连累了这多位忠义豪雄，令我……”

郝元甲突张目慨然说道：“少侠，为民族、为国家，他们可以死，只要

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只要稍有血性，人人也可以头断血流粉身碎骨！”

朱汉民摇头说道：“话虽这么说，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恨九幽，而且，我不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我悲痛愧疚良深，再说基地历千艰，经万难，甫自建立便被人悉数破毁，也令人好恨！”

郝元甲目眦欲裂，悲愤填膺，咬牙说道：“那么少侠这趟北来，是怀疑……”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是怀疑，而是唯一的可能，除了他们之外，我不以为同道之中，有人会这么做！”

郝元甲道：“可是少侠忽略了一点，对北京城里的这些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没人有此能为的。”

朱汉民道：“这个晚辈也知道，便是功力号称一等一的大内侍卫雍和宫那些喇嘛们都算上，也不足挑毁晚辈所建立的那七处基地，可是，除此而外，又再无别的可能！”

郝元甲神色渐趋平静，闻言皱了皱眉，道：“论功力，当年傅侯府中所养的一班人勉强或可为之，但自傅侯被害后，那些人均已星散隐迹，至于其他各府的差役甚至和烟所统领的禁卫军大内侍卫，都不可能有此魄力！”

朱汉民道：“所以晚辈要打破此一疑团，查明究竟！”

郝元甲锁眉沉吟不语，半晌忽地说道：“少侠，会不会是武林中的一些败类……”

朱汉民截口说道：“败类该分为宵小与巨擘两种，宵小无此功力，他们也不敢，巨擘又个个熟知，他们虽然恶迹昭彰，凶狠毒辣，无所不作，但对这种事却不会感到兴趣，同时，他们也不敢漠视我爹的珠符令。”

郝元甲道：“这么说来，那唯一的可能，的确是在北京了？”

朱汉民点头说道：“事实上，也只有这一种可能！”

郝元甲道：“可是近年来我没见他们大批地出过京，甚至于三两个成群都不曾有过！”

朱汉民道：“出京的方法得多，不一定……”

郝元甲截口说道：“可是少侠该知道，这种事，哪怕是有一丝风吹草动，也休想瞒得过分舵的耳目。”

这不是吹，不是擂，也不是夸张，丐帮消息之灵通，眼线之多、之广，为天下武林之最，任何一个门派帮会都望尘莫及。

何况，领导这北京分舵的又是精明干练的老江湖火眼狻猊。

朱汉民赧然强笑，道：“那晚辈就难懂了！”

郝元甲却又皱眉自语说道：“而偏偏又只有打北京出去的人才有可能……”

朱汉民道：“他们功力手法两称高绝，行事之诡异神秘也是前所未见，晚辈也曾就教过贵帮江南各处分舵，竟一无有所发现！”

郝元甲眉锋又皱深了三分，道：“少侠知道，这件事恐怕更不容易追究，他们黑衣蒙面，那表示他们掩饰行藏，他们自己人必不会说出。而，事关立场，这种事也不好让德郡主他们几位代为打听，除非夜闯大内禁宫，去问弘历自己。”

朱汉民挑眉说道：“要真到了那一步，说不得也只有闯闯了。”

郝元甲沉吟了一下，道：“少侠高智，想必已经想到过，基地悉数遭人摧毁，该由于事机不密，消息外泄，而我以为，凡经少侠看中网罗者，其人

绝不等闲，既不等闲，便不会不知轻重地泄露内情，那么，是否有可能……”

朱汉民截口说道：“前辈是怀疑出了内奸？”

郝元甲毅然点头，道：“少侠明鉴，郝元甲正是此意。”朱汉民悲笑说道：“前辈适才没听我说么？凡属于那七处基地之武林豪雄，没一个活口，已悉数惨遭杀害了！”

郝元甲呆了一呆，道：“那么是被他们自己探知的了！”朱汉民摇头说道：“前辈该知道，晚辈是在极机密的情形下进行大事的，一切布置均不着痕迹，稍微靠不住的人，晚辈也不敢请教……”

郝元甲苦笑说道：“这就令人难懂了！”

朱汉民道：“不管怎么说，让人知道了总是事实，否则那七处基地不会悉数被挑，既让人知道了，那就只有谓之事机不密！”郝元甲沉吟未语，许久，忽地抬眼问道：“少侠本身可曾遇到这什么袭击？”

朱汉民呆了一呆，摇头说道：“这倒没有。”

郝元甲诧声说道：“他们破坏各处基地，其用心自然是在意图阻拦匡复大计，既如此，他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对付少侠这领导人物。”朱汉民道：“或许他们不知道建立基地的是我！”

郝元甲摇头说道：“少侠奈何糊涂一时？一处基地遭人破坏，少侠赶往探视究竟，两处基地遭人破坏，又是少侠赶往查究，就是再傻再笨之人也会明白个八分，何况……”

朱汉民霍然醒悟，但旋即皱起眉锋，道：“前辈所说的不错，可是他们既知是我，却怎地从未对我下手！”

郝元甲道：“以我看，他们之所以未敢惊动少侠，那只是一时，只是因为慑于碧血丹心雪衣玉龙那武林第一的威名！”

朱汉民默默地未开口，这句话，他很难表示是否，要说不嘛，他想不出别的理由。

要说是嘛，那似乎是自认威名震武林，面对着这位前辈父执，他怎好这般坦然受之而不知谦逊。

郝元甲何等老江湖？自然是胸中雪亮，他略一沉吟，又道：“所以，我以为他们绝不会不动少侠，只不过是伺机下手，迟早而已，下手害人的方法很多，并不一定非出之武学不可，少侠可千万小心他们的阴谋伎俩。”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多谢前辈提醒，晚辈省得，自会小心一切！”

郝元甲道：“少侠这次前来北京，如果我所料不错，只怕也时刻都在他们监视之中，少侠密会阿步多，夜入贝勒府，又上白云观拜访德郡主，可能少侠的身份也已引起他们动疑，万一弘历知道了少侠的真正身份……”

朱汉民神情一震，霍然色变，目中寒芒电闪，冷哼说道：“倘若他敢动纪大人夫妇或者德贝勒兄妹毫发，那是他弘历自取杀身之祸，我必叫他血染大内，尸横禁宫。”

那威态，便是郝元甲也为之心惊。

又谈了片刻，看看曙色已然透窗，朱汉民逐起身告辞。

郝元甲也未挽留，一直送出分舵之外，才依依而别。

## 第五章 奇峰忽起

朱汉民踏着初透的曙色进了城，回到悦来客栈中，他刚回到客栈没多久，大街上蹄声响动，客栈之前，降临了贝子爷玉珠大驾，这位贝子爷一进门，劈头便责问朱汉民由白云观回来了，为什么不“回家”，这“回家”二字，着实感人！

朱汉民容他气虎虎地瞪着眼说完，方始淡淡一笑，道：“贝子爷，别这么一见面就数说人可好，你知道，我是个平民，你让我一个人怎么进入内城？”

自然，这是托词，玉珠可不含糊，立即驳了他一句：“那么，你阁下昨夜一个人怎么进去的，又怎么出来的？”

朱汉民一怔哑了口，红了脸，玉珠微显不悦地又道：“我可不懂你怎么想，可是我知道，爹、妹妹和我，全家上下老小，都没有把你当作外人，你也该知道咱们上一代是什么交情，为什么你不回家反跑来客栈，是谁得罪了你？还是你顾忌着彼此的立场？你要知道，由上一代至今，咱们不讲立场，倘若你一定要讲，昨天你就不该夜访贝勒府。”

朱汉民既感动又惭愧，他想插口解释。

玉珠却不容他说话，一把抓上了他的手臂，道：“如今废话少说，我既然来了，你就是不想走也得走，你要知道，一家大小都等着你吃饭呢！爹还说，我要是不能把你找回去，一辈子就别回贝勒府了，阁下，别让我作难，也别跟我过不去，走吧，马都替你备好了。”

说着，拉着朱汉民便往外走。

如此诚恳真情，朱汉民怎好再说什么？只得由他拉着出了门。

在路上，朱汉民把去白云观的经过，告诉了玉珠，玉珠起先不信，可是眼看朱汉民的那郑重神色，却又不得不信，他简直想不通，姑姑整天念着这位仁兄，如今这位仁兄来了，她却又怎的避不见面？

进了贝勒府，果然德容等一家大小都彻夜未睡地在等他，这，令他万分不安，而，尤其令他不安的是那美姑娘见了他乍然而喜，却旋即又故作冷漠的神情。

德容带着慈祥，也带着些不忍，半真半假地说了朱汉民几句，朱汉民只有一种感受，那是温暖，他觉得，上一代不平凡的交情，已在各人的心中生了根，根深而蒂固，永远不可磨灭。

交谈还没几句，玉珠便憋不住地说出了朱汉民前往白云观的情形，大伙儿听了之后，俱感诧异莫明，不解是何缘故。

最后，还是德容以柔和的口吻，安慰了朱汉民一番，他说，怡姨必有不得已的苦衷，否则，她朝夕思念，断无避而不见之理。要没有什么重大理由，她绝不会狠起心来这么做。

贝勒府的吃用，那自是不差，何况正值大年下，这一顿饭之丰盛，当然是不必说了。

这一顿饭之欢愉气氛，那也是不在话下。

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谈笑风生，而，唯独美姑娘似乎有点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心不在焉。

这，朱汉民他看得清楚，可是他装作了没看见，自顾谈笑，像个没事人儿一般。

这，可全落在了德容眼内，他谈笑不减，然而在谈笑中，眉宇间已浮现起一丝淡淡隐忧。

藉着三分酒意，也带着些公子哥儿从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服，玉珠有意考考这位当年儿伴，如今武林第一，潇洒美书生的胸蕴所学。

那自然是上自天文，下及地理，旁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包罗万象，无所不问，无所不考。

哪知，不问不考还好，一问一考之下，满座震惊，齐声叹服，玉珠他更是酒醒了三分，张口结舌，作声不得。

美书生，论文他才高五斗，学富五车，胸罗古今，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能令大学士纪昀自叹不如惊为天人。

谈武，他是公认的当今第一。

本来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名师出高徒，良匠出绝艺，接受第一奇才衣钵的人还会差。

再说，他的智慧、禀赋是汇集第一奇才、绝代巾帼两个人之所有，自然，那是超人。

带着笑，德容指着玉珠的鼻子，骂他班门弄斧，自不量力，说他坐井观天，以管看豹，以蠡测海，自找没趣。

于是，美姑娘兰珠更不安了。

德容眉宇间那重隐忧，也更浓了。

这顿饭，一直吃到了天快正午始散席。

接着，又在贝勒府那美轮美奂的大厅之中，品茗聚叙。

放下茶杯，朱汉民强忍不安，突然期期发问：“容叔，听说大内的侍卫近年来时常出京，有这事么？”

难怪他不安，人家以诚待他，他却拐着弯儿套问于人。

其实，这也怪不了他，彼此立场不同，私交虽称不凡，互相可以舍命，但他不能为私交而不顾大我的立场，同时他也不愿让人家为私交而昧于大义。

德容呆了一呆，道：“容叔不知道有这回事，你听谁说的？”

朱汉民只好说得自江南传闻。

德容沉吟了一下，道：“要没这回事儿，人家不会瞎说，我这些年来难得进大内一趟，也很少跟他们罗嗦，也许……”

忽然转注玉珠，接道：“玉珠，你一天到晚到处乱撞，你知道么？”

玉珠想了想，摇头说道：“没听说大内侍卫年来出过京，不过，我知道，和堦的儿子常带着那班死士往外边跑，而且一出去就是旬月。”

朱汉民皱了皱眉，没说话。

德容望着玉珠又问道：“你是指丰神殷德？”

玉珠笑道：“爹也真是，丰神殷德如今是和孝公主的额驸驸马，怎会轻易出京，珠儿说的是和堦那小老婆带来的儿子，和天仇，小和！”

德容点了点头，想想自己的糊涂，不禁失笑，旋又叹了口气，道：“和堦这个人真有办法，他原是个文秀才，略通文墨，没多少少年便由三等侍卫升为御前侍卫，兼正红旗副都统，如今更不得了了，一身分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京城崇文门税务监督，成为当朝第一大红人，皇上对他宠任之专，简直是史无前例，我却以为这个人别无所长，唯一的所长是能‘伺意’，他不过略通文墨，

皇上却叫他兼理藩院尚书，与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撇开六阿哥永溶、八阿哥永璇、十一阿哥永煌不谈，我真替刘统勋、纪昀、陆锡熊、孙大毅几个叫屈，唉！那有什么办法，谁得罪和谁倒霉，像内阁学士尹壮图，御史曹锡宝、管世铭、钱丰，哪一个不是在他手下倒下去的，唉！不谈也罢，提起来真能叫人……”

叫人什么，他没说，摇了摇头，住口不言。

玉珠却高挑双眉地说道：“爹说得不错，像小和，北京城里就数他最神气，能在紫禁城骑马，随随便便的进出大内，比咱们这些贝勒、贝子还威风，我一见他就不顺眼。”

德容笑了笑，道：“那是因为你没他那么神气，没他那么一个好老子。”

玉珠脸一红，赧然笑了。

朱汉民突然插口说道：“容叔，你常见到和堙这个儿子么？”

德容点了点头，道：“见倒见过几次，他常来找玉珠，反正不竞猜，就是赛马，再不就是斗斗能耐比比武！”

朱汉民道：“你以为他的武学……”

德容丝毫不犹豫，道：“得自名师真传，非一般花拳绣腿可比！”

毕竟不愧是宦海老江湖，朱汉民投过佩服的一瞥，转望玉珠，笑问：“玉珠，如何，是你行还是我行？”

玉珠玉面又复一红，赧笑未答。

德容诧声问道：“忆卿，什么如何不如何？”

朱汉民指着玉珠道：“我说和天仇功力高绝，足列武林一流好手，他不信！”

德容笑道：“哪里是不信，分明是不知天高地厚……”

顿了顿，接道：“怎么，你也见过和堙这个宝贝儿子了？”

朱汉民点了点头，遂把隔晚在正阳门前看到和天仇与玉珠比斗的事约略说出，接着又问：“容叔，以你看，和堙这个儿子禀性如何？”

德容未答，笑了笑，道：“你又不是没见过，你的眼力只怕比容叔只高不低！”

朱汉民脸一红，淡笑道：“恕侄儿直说一句，容叔你既然知道，对玉珠的跟他交往，就不该视若无睹，不闻不问！”

德容笑得有点窘，也带着点自嘲，道：“忆卿，你知道，和堙视他这个儿子如性命，比其他的都宝贝，容叔我这个贝勒……”摇摇头，没说下去。

他没往下说，朱汉民也没让他再说下去，当即截口说道：“容叔，你管不了别人的儿子，总能管管自己的儿子呀！”

德容面有羞愧色地点了点头，深深地看了朱汉民一眼，这一眼，满含着感激，随即转注玉珠，道：“玉珠，你听见了么？撇开文武两途不谈，单这阅人的眼光，你就难及忆卿万一，以后该知道好好的学了！”

玉珠默默地点了点头。

朱汉民望着他淡淡地一笑道：“玉珠，你知道，咱们亲如兄弟，我是为你好！”

玉珠双眉一挑，叫道：“小卿，这是什么话，我这么大个人了，难道连好歹都分不清，有你这么一个兄弟，我其他的朋友都不要了。”

朱汉民含笑说道：“谢谢你，玉珠，只要你肯学，我永远帮助你！”

玉珠大叫一声，叫了起来：“好家伙，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德容笑了，笑得很安慰，双目微有湿意。

一直闷坐不响的美姑娘，此时突以一双美目望向乃父，知女莫若父，德容立即会意，犹豫了一下，望着朱汉民微微一笑道：“忆卿，别厚彼而薄此，你容叔不只玉珠一个儿子呢！”

朱汉民抬眼投注，所接触到的，是美姑娘那娇靥冷漠，美目中却难掩希企的神情，心头一震，忙强笑说道：“只怕侄儿这身浅薄所学，难及容叔那家传……”

德容笑了笑，笑得心情有点沉重，道：“兰珠说得好，过份的谦虚，那叫虚伪！”

朱汉民玉面微红，赧然一笑没说话。

他似乎是默许了，虽没有明确地答应，也不像对玉珠那么热心，但是，他总算没有表示拒绝。

美姑娘兰珠那一双美目，深邃，满含令人心弦颤抖光芒的美目之中，飞快地闪过了一丝异采。

不知她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有了什么感觉，总之，她的神情似乎是从紧张之中松开了一些。

沉默了片刻之后，朱汉民忽地抬眼说道：“容叔，和堠所养的那些个死士，功力都很高么？”

德容摇头笑道：“我平日很难得出一趟门，也没见过他养的那些个死士，你还是问玉珠，他比我知道得多。”

朱汉民没问玉珠，笑了笑：“那没有用，在他眼中，除了自己人外，任何人都是笨蠢庸才，酒囊饭袋，尤其对和天仇身边的人！”

德容哈哈笑道：“玉珠，听见了么？这才是你的知心朋友！”

玉珠脸一红，横了朱汉民一眼，道：“小卿，我可没招你惹你！”

朱汉民微笑道：“玉珠，江湖上有几句老话，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还有一山高，你听说过么，现在我拿这几句话……”

玉珠红着脸，摆手说道：“小卿，别往下说了，我懂……”

冲着兰珠眨眨眼，接道：“就拿我们这位德兰珠郡主来说吧，她就……”

美姑娘兰珠挑了柳眉，嗔声说道：“哥哥，人家说的是你，你干什么又扯上我？”

玉珠一伸舌头，闭上了嘴。

德容一旁看得哈哈大笑，笑声歇止，他脸上微微浮现了一丝凝重忧虑神色，突然转向朱汉民，问道：“忆卿，容叔听说你这位碧血丹心雪衣玉龙，一向行道于江南武林，这一趟突然来京，到底是为了什么……”

朱汉民忙道：“容叔，你该已知道，侄儿这趟来北京，一方面是为了向您跟怡姨及纪大人夫妇请安的，另一方面为了找寻小霞。”

固然论私交，彼此不啻一家人，但顾忌着彼此的立场，当着这位当朝亲贵的德贝勒，有些话还是不便直说的。

德容点了点头，笑问道：“你老远地跑上北京，就是为这两件事么？”

朱汉民心头一震，忙道：“不，容叔，还有查明侄儿义父坐罪的真相，务必求个水落石出。”

德容微微抬头说道：“忆卿，这个容叔也已知道，容叔并且说过，你义父坐罪满门抄斩这件事，出于大清皇律法，没有什么好查的，而是容叔直觉地感到，你除了这几件事外，还负有一桩更大的使命。”

朱汉民忙笑道：“容叔，侄儿没别的事儿，真的，您怎么不相信！”

“忆卿！”德容正色摆手说道：“容叔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敢相信，多年知交，容叔对你爹了解得很清楚，你也不必瞒容叔，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你爹他都不可能放弃他的匡复使命，彼此间的这份私交是不足以影响他的，他如今乍看起来，似乎是自武林之中退隐了，但那只是武林，他永远不会忘却他的责任。你是他的儿子，也是他的衣钵传人，他没有理由不把他所肩负的使命交给你，容叔说的对么？”

朱汉民神情震动，挣了挣，毅然说道：“容叔，事实如此，侄儿不敢不承认您说的对，容叔，您原谅，其实，不只是我爹及侄儿，凡属汉家世胄，只要稍有血性的，都不会忘却的。”

德容强笑点头，他脸上那凝重忧虑之色，更为明显，更为浓厚了，他默然，一时没说话。

可是，那边座上却猛可里站起了美姑娘兰珠，她那娇靥上的神色，令人难以言喻，指着朱汉民嗔声说道：“好哇，小卿，原来你……怪不得，我告发你去！”

朱汉民淡淡笑道：“姑娘，你可以这么做，我不会怪你。”

兰珠本来是半真半假的，可是经此一来，那一半假的也变成了真，她一跺蛮靴：“你当我不敢？”转身往外便走。

德容适时一挑眉，震声喝道：“兰珠，站住，你胡闹些什么？”

兰珠猛然转过娇躯，一张娇靥绷得紧紧地，道：“我才不是跟他闹着玩儿的呢，为了我们大清朝廷着想，我真敢去告发他，爹以为我做的不对么？”

德容脸色一变，大喝说道：“回来给我坐在那儿，不许胡闹，该做的事我自己会做，用不着你多罗嗦，听见了没有？”

兰珠娇靥上有些挂不住了，那孕育着两眶晶莹珠泪的美目，恨恨地横了朱汉民一眼，一言不发地走回坐下。

德容似乎余怒未息，瞪了兰珠一眼，还想再加叱责。

朱汉民已然说道：“容叔，您这是让侄儿坐不下去，姑不论兰珠她是真是假，侄儿斗胆以为，她做的对！”

德容威态稍敛，默然不语，自然，他也不能否认自己的女儿做的对，该这么做，可是他又怎能……

朱汉民目光深注，忽地挑眉说道：“容叔，您放心，侄儿对的是大清朝廷，对您跟怡姨，侄儿不会也不敢，倘若……有朝一日大业幸能成功，只要容叔您不嫌弃，侄儿保您世代为王，您的爵位还是您的爵位。”

德容猛然抬头，脸上的神色有点难看，但他旋即淡笑说道：“忆卿，谢谢你的好意，容叔心领了，只是，忆卿，容叔不希望别的，只希望你尽快离开北京，你不要误会容叔的意思，容叔是说……”摇摇头，住口不言。

朱汉民正色说道：“容叔，侄儿说过对您跟怡姨，侄儿永不会，也永不敢，侄儿明白，您有您的立场，可是容叔，侄儿也有侄儿的立场，您恕侄儿不能从命，暂时不能离开北京，不过您放心，侄儿决不会让容叔您为难。”

德容摇头说道：“忆卿，容叔不多说了，容叔只觉得，到了你这一代，彼此之间这道无形的鸿沟似乎更深了些。”

朱汉民道：“那是您的看法，侄儿以为，彼此之间的立场，跟彼此之间的私交，是可以不发生冲突的。”

德容点头说道：“忆卿，你跟你爹一样，奇才第一，傲夸宇内，是个明

白人，容叔有些不应该说的话，当着您，也毫不讳言，对大清朝廷，我很悲观，可是容叔我生为满人，身为当朝亲贵，对朝廷，我不能不尽心尽力，不能不流完最后一滴汗，流完最后一滴血！”

朱汉民道：“侄儿明白，那是您的立场，侄儿只有敬佩。”

德容叹了口气道，“你该知道，你爹也不会不告诉你，当年你爹夜闯大内，盗走前明大将军袁崇焕手著的那部兵书，及那本……”

朱汉民带笑接口说道：“侄儿知道，我爹也告诉过我，可是容叔，那是收回，而不是盗取，那两样东西本来是先朝之物。”德容笑了笑，道：“就算是收回吧，实际上，那部兵书是袁崇焕手著的，那本‘忠义臣民名册’，也是吕晚村所手录，我不得不承认那原不是大清朝廷的东西……”

顿了顿，接着道：“当时你义父闻得大内有惊，立即带剑只身驰援，及至他一见那夜闯大内之人是你爹时，他竟毫不犹豫下令禁卫军放行，为着这件事，他受了皇上好一顿叱责，并且限期他追回那两件关系大清朝廷命脉的东西，在皇上面前，他竟一句话没说，旁人乍看起来，也以为他是因私交而影响了本身的立场，可是容叔跟你怡姨都知道，当时你义父是不知道你爹夜闯大内的目的，更不知道你爹已经把那两样东西拿到了手，要不然……”

叹了口气，没说下去。

朱汉民道：“那是侄儿义父赤胆忠心，不因私交影响立场，也正是他老人家赢得朝野同钦的道理所在，唉，还亏得当时义父不知道，否则只怕一场龙争虎斗难免，他们的交情也不会维持到后来了。”德容点头说道：“是的，他们都是在不影响本身的立场情况下，尽量顾全私交的！”

朱汉民突转话锋问道：“容叔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爹早不收回那两样东西，晚不收回那两样东西，而偏偏在那时候夜闯大内？”德容点头说道：“容叔知道，这是事后你怡姨告诉我的，你爹是怕那两样东西落入白衣大食之手，满汉两族同受其害。”

朱汉民淡淡笑道：“您既然知道，侄儿就好说话了，侄儿以为，容叔您也该承认，大内没有力量保全那两样东西，当朝也没有任何理由追回那两件东西。”

德容笑了笑，道：“那是你的看法，皇上他可不这么想。”显然，这是说他自己也不那么想，只不过他不便直说罢了，尽管他承认那两样东西本不是他大清朝廷所有，可是那两样东西对大清朝廷影响太大，关系着大清朝廷的盛衰安危，怎么说他也不愿任它落在汉人手中。

朱汉民自然懂，可是他装着听不懂，笑了笑，道：“那就是因为彼此的立场不同，侄儿不敢怪他不这么想。”

德容抬眼凝注，忽地笑了，道：“谢谢你，忆卿！”

朱汉民脸一红，未说话，他知道，这时候最好不开口。

当沉默了一阵之后，再打开话盒子交谈时，所谈的，已不是那徒乱人意的公事，而是一些不关痛痒的轻松事了。

全神贯注欢谈里，顷刻不知日影斜，还是下人们来大厅掌灯，才惊醒了这在座的几位。

抬眼望窗外，暮色低垂，已然是灯火点点，明灭闪烁，四人八目交投，都不禁哑然失笑。

大厅中，又摆上了一席丰盛晚宴，在这一席晚宴上，老少言欢，杯觥交错，一直到了初更时分。

散了席，大厅中品茗，继续闲谈，又坐了一会儿，朱汉民起身告辞，美姑娘兰珠面有焦急色，可是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开口挽留。

摆明不依的是玉珠，他说什么都不让朱汉民走，他表示他已让下人们刻意收拾了他那座小楼，他要朱汉民跟他抵足而眠，剪烛夜谈，来个通宵。

自然，朱汉民是未答应，他内心感动，口头上却表示只能心领好意，那是因为他随便惯了，不习惯。

德容知道他是托词，也知道他的为难处，一直没有开口，当玉珠还待强留的时候，他说了话，叫玉珠别再强行留客，让朱汉民走。

玉珠满怀懊丧地闭了嘴，兰珠也满脸失望地低下了头。

朱汉民感激地向德容投过一瞥，躬身施礼，刚要走。

大厅外，神色惊慌，步履匆忙地走进了个黑衣汉子，没有告进便闯了进来，这黑衣汉子是……

德容沉声喝道：“什么事这般惊慌匆忙，为什么不在门口告个进？”

黑衣汉子近前曲下一膝，低头禀道：“禀贝勒，宗人府来了人，他们要……”

德容神情一紧，喝问道：“他们要干什么？”

黑衣汉子忙道：“他们要向贝勒要……要人！”

德容立刻明白，那是要什么人，脸色一变，皱了皱眉锋道：“那也该是九门提督的事，怎么会是宗人府……人呢？”

黑衣汉子道：“禀贝勒，五位领班他们拦在门口，没让他们进来！”那五位领班，指的是玉珠身边的五虎将。

玉珠冷哼一声，往外便走。

德容扬声喝道：“玉珠站住，你放明白点，宗人府不比寻常衙门。”玉珠走了两步，便停了下来，没敢再动。

德容随即向黑衣大汉摆了手，道：“去告诉代勇，让他们进来，我在大厅见客。”

黑衣汉子应了一声，站起来，低着头退了出去。

黑衣汉子走后，德容转注朱汉民，尚未开口。

朱汉民已然淡笑说道：“容叔，他们怎知道是我？又怎知道我在这儿？”

德容摇了摇头，平静地道：“谁知道，总之他们知道了是实。”朱汉民笑了笑，道：“容叔，侄儿想到外面走走，告退片刻。”德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谢谢你，忆卿，但是没那个必要，你只管在这儿坐着，我到外面等他们去。”向玉珠招了招手，迈步行出大厅。

玉珠自然是跟着行了出去，德容既没有向兰珠招手，那表示没有让兰珠跟出去的意思，所以，兰珠坐着没动，可是她那张娇靥上，却莫名其妙地有了红意。

朱汉民不是糊涂人，他明白容叔的用心，他皱了皱眉，忽地望着兰珠笑道：“姑娘，这下用不着你去告发了！”

兰珠娇靥更红，但随即她绷紧了脸，横了朱汉民一眼道：“你就只会说这些么？”

朱汉民耸耸肩，笑了笑，道：“郡主原谅，事实上，我想不出更好的话题，而且，现在这种时候，也不能说话，免得让宗人府来人听见。”他是存心要气兰珠，兰珠她偏偏这个时候糊涂，柳眉一挑，霍地站起，一句话不说，头也不回地冲出厅去。

望着那无限美好刚健苗条的背影，朱汉民又笑了……

大厅外面，那高高的石阶之上，德容负手卓立，威凛不可侵犯，玉珠高挑着剑眉，站在乃父身旁。

隔着一张屏风，是不虞来人窥见大厅内还有人的。

兰珠出来之后，停步在德容的身后右侧，德容听见了步履声，并未回头，只是两道长眉略略地皱了一皱。

转瞬间，通往大门的那条青石小径上，步履响动，走进来了一行人，走在最前面的，是追随玉珠的五虎将。

他五个后面，紧跟着一个装束整齐的官儿，那官儿身后，另外还跟着两名禁卫军的小统领。

到了近前，五虎将分两侧站往一旁，那名留着山羊胡子，身材瘦削，满面奸诈的官儿带着身后两个小统领，却急步直趋阶下，隔着好几步便曲了一膝打了千：“卑职鲍天和见过贝勒！”

德容一摆手，道：“鲍大人多礼，请入厅奉茶！”

那是贝勒抬举他，他是多大一个官儿？敢进贝勒府大厅喝茶！当然，德容这也是另有用意。

鲍天和是个八旗出身的官儿，蒙上级赏赐，官运亨通，内调京畿，供职宗人府，他可深知这些亲贵们的规矩，是丝毫不敢放肆，当下忙道：“谢贝勒抬举，卑职不敢！”

德容自然不会勉强他，又摆了摆手，道：“那么我就陪鲍大人这儿谈谈，鲍大人夜入我贝勒府，是公干，还是私事？”问得好，私事他哪儿敢来。

鲍天和忙道：“卑职不敢欺瞒贝勒，卑职是奉宗令之命，登府公干。”

宗令爵位“亲王”，那要比贝勒大得多。

德容“哦”了一声，道：“是我贝勒府欠粮？”

鲍天和忙称不敢。

德容又道：“那么，是我贝勒府欠税？”

鲍天和忙又称不敢。

德容道：“那……鲍大人，你这公干二字是指的什么？”鲍天和尚未答话，代勇突然说道：“禀贝勒，他带来的人，已经围了府邸。”

德容脸色一沉，道：“鲍大人，这又为了什么，是什么意思？”鲍天和身形一震，头垂得更低，忙道：“贝勒请息怒，卑职奉命行事，事非得已，万请贝勒德……”

德容截口说道：“我知道你是奉命行事，不然你不敢深夜带人围我贝勒府，我只问你，这是为了什么？”

鲍天和道：“禀贝勒，卑职奉命，请贝勒赐下谋反叛逆！”德容脸色一变，冷笑说道：“鲍大人，我这贝勒府中，谁是谋反叛逆？”

话虽这么说，心中可着实松了一口气，因为显然地，宗人府并不知道朱汉民的真正身份，要的只是谋反叛逆，要不然不但连累了九门提督，便是他这个贝勒也担当不起。

鲍天和一哆嗦，忙道：“卑职不敢，此人并不是贝勒府里的人！”德容道：“那么，鲍大大是指我窝藏谋反叛逆？”

鲍天和又连称不敢，道：“您息怒，这个人听说是珠贝子新交的朋友，有人看见他进入贝勒府，珠贝子也许不知道他的身份……”玉珠要插嘴，德容一摆手拦阻了他，道：“鲍大人，你知道，玉珠的朋友很多，都是内城里

的人，不知鲍大人指的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

鲍天和道：“禀贝勒，这个人是个年轻的书生……”

德容截口说道，“鲍大人听谁说玉珠交上了这么一个朋友？”鲍天和道：“禀贝勒，卑职斗胆，正阳门外的百姓都看见了……”德容道：“我问你鲍大人，是听谁说的？”

鲍天和干咳了一声，道：“这个，这个……”

“这个”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德容冷冷一笑，道：“鲍大人，你要是说不出个人证，可别怪我摘你的顶子，要你的脑袋，你知道这个罪不轻，宗令他也得讲理。”鲍天和一哆嗦，差点没跪了下去，忙道：“贝勒开恩，是和相府的人说的。”

德容立刻明白了八分，他横了玉珠一眼，然后又目注鲍天和冷笑说道：“好个和珅；他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如今害来害去竟又害到我的头上来了，代勇，备马，我去问问他去。”

代勇轰雷般应了一声，脚下却未动，显然，他也知道这位贝勒爷是有意吓吓这个鲍天和。

果然，他一声方自应出，鲍天和便砰地一声爬伏在地，连叩响头地道：“贝勒开恩，贝勒开恩……”

真难为了他，地上都是坚逾钢铁的青石。

德容冷冷一笑，道：“怎么，你不让我去？”

可怜鲍天和已然额青头肿，他还得叩：“卑职哪敢，只是您开恩，卑职这小小前途，这颗小小的脑袋……”

德容冷哼一声，道：“好，我不难为你，明天我找宗令说话去，代勇，送客！”

代勇应了一声，扬声说道：“鲍大人，请吧！”

这下鲍天和可又大大地为难了，战战兢兢地爬了起来，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额头上见了汗，正自进退失据——

忽地，适才那名黑衣汉子又飞步跑了进来，近前施礼道：“禀贝勒，宗人府右宗正到！”

鲍天和神情为之一振，脸上陡现喜色，忙举袖擦汗。

宗人府中除了那位爵位亲王的宗令及左宗正外，就数这位右宗正了，论起来，不比德容他这位贝勒小。

德容眉锋一皱，刚摆手一声：“有请！”

青石小径上步履声响，大门方向那夜色中已走过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个头戴双眼花翎，装饰整齐的官儿，中等身材，长髯五绺，只是面目阴沉得很。

他身后，紧跟着四名带刀护卫。

有道是：“不怕官，只怕管”，要论那顶子上的金眼花翎，此人还要比贝勒少上一眼，可是此人是宗人府的宗正，是专管亲贵那个衙门的副主管，可不能不应付应付。

德容不好站着不动，刚要迎下石阶，那位官儿已然笑吟吟地拱手施了礼，打着哈哈说道：“卑职未等贝勒见召便进了府，鲁莽之处，当面领罪！”

德容淡笑还礼，道：“岂敢，倒是德容有失远迎，宗正海涵！”

寒暄既毕，德容要往大厅让客，那位宗正忙摇手说道：“不必了，不必了，宗令还在等着卑职回去复命，卑职不敢多待，打扰片刻便要告辞了。”

德容也未强让，笑了笑：“宗令既派鲍大人前来，何必再命宗正跑上这一趟！”

那位右宗正捋着胡子嘿嘿笑道：“贝勒不知道，宗令是唯恐鲍天和办事不周，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贝勒，故此命卑职赶来瞧瞧！”

德容淡淡说道：“只怕是宗正怕鲍大人办不了事儿吧！”

那位宗正老脸上一红，忙干笑说道：“岂敢，岂敢，卑职是当真怕他笨拙庸蠢，惹得贝勒误会！”

德容未再多说，脸上很快地敛去了笑容，道：“该说的，鲍大人都告诉我了，可能他有所顾忌，言不尽详，如今宗正来得正好，我请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那位宗正溜了玉珠一眼，捋着胡子沉吟了一下，然后嘿嘿笑道：“说起来，本是小事，珠贝子恐怕已经禀告过贝勒了，是昨天和相的小少爷跟珠贝子在正阳门外闹着玩儿，可巧来了个书生打抱不平，帮了珠贝子一臂之力，打伤了和相府中的两名护卫，本这算不了什么，和相的小少爷当时毫未在意，可是后来经人告诉他，那个大胆狂生来得神秘，前些日子还当街触犯了兰珠小郡主，并且自称前朝遗民，汉族世胄，说朝廷窃据了他们汉家基业，如此一来，您知道，这就不能算小事了，话传到了和相的耳朵里去。”

德容截口说道：“于是乎宗人府就来找我要人了？”

那位宗正嘿嘿一笑，道：“那倒不敢，只是听说珠贝子跟那个大胆狂民交上了朋友！”

德容道：“那么，我请问，是听谁说的？”

那位宗正倒答得毫不犹豫，道：“自然是和相府中那班护卫说的！”

德容道：“年轻人，谁帮他打架，谁就是朋友，我认为那不足为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是，谁又看见他进了贝勒府？”

那位宗正眯起了老眼，嘿嘿笑道：“实不相瞒，和相府中的那班护卫，早就暗中跟上了他。”

德容扬了扬眉，道：“那么，和坤垵那些护卫，当时为什么不拿他？”

那位宗正摇头说道：“恐怕贝勒还不知道，那人一身武艺高得惊人，别说他们奈何不了他，就是能拿住他，他人进了贝勒府，他们又怎敢跟进贝勒府拿人？”

德容冷冷一笑道：“这么说来，和垵还很看得起我……”

笑容一收，脸色微微一沉，接道：“这么说来，宗正也指我窝藏所谓谋反叛逆了？”

那位宗正嘿嘿笑道：“不敢，不敢，卑职有多大前程，有多少脑袋？只是，卑职认为，倘若此人跟珠贝子没什么深交，贝勒又何必……”

德容冷然说道：“宗正大人，你错了，别说此人跟玉珠缘仅一面，只因打抱不平，帮了玉珠一个忙罢了，年轻人凑在一起，热和了一阵子，就是有深交，只要他是谋反叛逆，我不用宗人府来人，也自会把他交九门提督法办，不错，他是来过贝勒府，也跟玉珠谈了一阵子，可是没多久他就走了，这跟我贝勒府有什么相干？”

那位宗正忙道：“贝勒千万莫误会，卑职不敢认为他跟贝勒府有关联，更不敢认为您贝勒窝藏他，只是怕他藏在贝勒府什么地方，暂避风头，逃过缉捕，图谋不轨，危害贝勒府安全。”

德容断然摆手说道：“那不用宗正操心，贝勒府护卫不在少数，我本人

跟一子一女也都有一身不太俗的功夫，尚能应付得了他，倘若他敢以我贝勒府作为藏身之处，那是他自投罗网。”

那位宗正皮笑肉不笑地道：“这个卑职也知道，只是宗人府明知此事，却不能不闻不问，卑职是以为此事能压下去最好赶快把它压下去，要不然，万一事情闹大，消息传进大内，皇上怪罪下来，宗人府可是担当不起。”

嘴上说的是宗人府，可是那话中话却含有拿皇上来压德贝勒之意，那就是说，万一皇上知道了，你这个贝勒也吃不消。

一句话听得德容脸上变了色，他冷冷说道：“宗正大人，你是拿皇上压我？只要我行得正，做的正便是太后老佛爷面前我也要说话，我老实告诉宗正大人，以前朝遗民，汉族世胄自居的人，放眼天下，到处皆是，人家也明明是前朝遗民，汉族世胄，倘若因此便给人家扣上一顶叛逆帽子，我认为朝廷会抓不胜抓，我无意威胁任何人，对这种人，我们最好少招惹，要不然他们大内都敢闯，而且能来去自如，一旦激起他们反抗之心，那是我们朝廷自己找麻烦，言尽于此，夜已深了，我要安歇了，宗正大人请回吧！”

一番话听得那位宗正大人脸色连变，德容把话说完，他却又堆上了一脸奸笑，十足地显示此人心智深沉，极具城府，他嘿嘿笑道：“卑职本不敢多事打扰，这就告辞，只是，卑职是奉命而来，你总得让卑职复有以命，有以交待呀！”

德容目中寒芒直逼那张奸脸，道：“那么，依你宗正大人之见？”

“不敢！”那位宗正大人一懔，忙道：“万请您成全卑职这点苦衷！”

德容道：“这么说来，宗正大人今夜是拿不着人，便不出我贝勒府了？”

那位宗正大人躬身说道：“贝勒明鉴，卑职是宁可得罪贝勒，也不愿回去被摘顶子。”

德容冷笑说道：“宗正大人是认为我德容没办法摘你的顶子？”

那位宗正大人阴笑说道：“卑职可不敢那么想，内城之中，谁不知道兰珠小郡主是太后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您只要说一句……”

“博尔，你住口！”德容气得玉面发白，沉声喝道：“今夜我要是打了你，那显得我太小气，也显得我贝勒府仗技欺人，如今我跟你据理解决，你可是认为那人确在我贝勒府中？”

一听打，那位宗正大人猛地退了一步，他身后那四名护卫也下意识地伸手摸上了刀柄，却被代勇等五虎将拿眼一瞪，吓得刚摸上刀柄的手，又连忙缩了回去。

那位宗正大人背后没长眼，他没有看见那丢人现眼的一幕，退了一步之后，仗着靠山，壮着胆，笑道：“事实上，在贝勒府四周的和相府护卫们，到如今都仍是只见那人进了贝勒府，未见他再出去。”

德容气得连声怒笑，一连说了三个好字，道：“博尔，我这贝勒府无论内外，任你搜，搜得着，别说那人任你抓去，便是我德容也跟你到宗人府认罪，你要是搜不着呢？”这话他敢说，他有把握，凭和相府区区禁卫，说什么也搜不着那朱汉民。

这回那位宗正大人傻了脸，但他不愧狡猾，眼珠一转，嘿嘿笑道：“贝勒，您这是什么话，卑职未奉皇上圣旨，哪敢搜查贝勒府？卑职的意思，只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既不关您的痛痒，卑职也好交差，岂不是两全其美，大家都好？”

德容冷然截口说道：“我也希望这样，只是那人不在我贝勒府中为之奈

何。”

那位宗正大人阴阴地笑了笑，道：“既如此，卑职不敢不相信贝勒，就此告辞，不过，卑职一番好意，不避触犯，奉劝珠贝子少跟这类危险人物来往，一旦有了事，那会牵连很多人的。”

说着，拱起手，含笑告辞。

德容冷冷说道：“多谢宗正大人好意，我自己的儿子自己会管束，他若是交了匪类，我第一个饶不了他，他若交的是好朋友，我便是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代勇，你五个代我送客。”

五虎将轰雷般应了一声，大步跟在那位宗正大人身后行向大门，那可怜的鲍天和，也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行了出去。

一直望着这些人背影消失不见，玉珠方始哼了一声说道：“爹，您太便宜这班东西了！”

刹那之间，德容的神色变得很凝重，默默地摆了摆手，没让玉珠再往下说下去。

而，那嚷着要告发人家的美姑娘，郡主德兰珠，放着这大好机会，却一直站在那儿没开檀口。

一时里，周遭空气显得很沉闷。

好半天，德容才出声轻轻地叹了口气，转身进入大厅，但，刚进大厅，目光扫处，他便怔住了。

## 第六章 神秘黑衣女

大厅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朱汉民人影？

只看见那只枣红漆几上，那只茶杯下，压着一张雪白的素笺，玉珠闪身掠了过去，一把拿起那张素笺，只一眼，他便立即叫道：“爹，他走了，好家伙，这信笺还是我的嘛！”

很明显的，朱汉民是先上了他的小楼，用他的笔墨，他的信笺留了话，然后再折回来把信笺压在茶几上才走的。

适时，德容跟兰珠已走了过来，玉珠随手把素笺递向德容，德容接过一看，顿时皱起眉锋，然后把那张素笺折了折，揣入怀中，默默一言不发。

兰珠口齿启动，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没忍住，道：“爹，他，小卿都说些什么？”

德容摇了摇头，淡淡说道：“没什么，他说他走了，是不愿给我们惹麻烦，告诉玉珠，最好别去找他，要不然今后的麻烦会更多。”

兰珠怯怯地又问了一句：“爹，他，他别的没说什么吗？”

德容顿悟爱女的心意，眉锋皱得更深，他想安慰她，却又觉得这么做反而不好，于是，他摇摇头，道：“别的，他是没说什么，也许临行匆匆……”住口不言。

兰珠的娇靥上，像乌云遮月般，掠上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既像失望，又像幽怨，旋即，她哼了一声：“谁会找他？没人会去找他的！”

德容缓步走向居中太师椅上坐下，没有答理。

兰珠却带着勉强笑意，跟着走了过来，道：“爹，天色不早，我要回楼去了！”

德容“嗯”了一声，满怀心事似地摆手说道：“好，你去吧，早些睡吧！”

兰珠应了一声，娇躯微矮，施了一礼，一个人走了。

兰珠走后，大厅中，又有了一段沉闷的静默，这静默，在贝勒府来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玉珠不惯于这种气氛，迟疑了片刻，不安地叫了一声“爹”，德容打鼻子里轻轻地“嗯”了一声。

玉珠跟着说道：“您以为，这件事是和珅……”

德容点了点头，道：“是他该没错，你没有听到，博尔跟鲍天和都已经承认了么？不过，爹不以为内情这么简单，还好他们并不知道忆卿的真正身份，要不然，只怕纪泽夫妇……”

玉珠双眉一挑道：“爹，他们既然不知道小卿的真正身份，只凭着那一点便夜围我们贝勒府要人，这像什么话？他们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在这种情形下，您不该便宜他们！”

德容摇了摇头道：“小小年纪，你知道什么？忆卿的身份，我以为迟早瞒不了他们的，你想，一个普通的武林人，先找你姑姑，又上我们贝勒府干什么？别把人家都看的太傻了。至于便宜他们？哼！爹能把他们怎么办？博尔这个人老奸巨猾，你没看见爹刚才让他搜，他就不敢搜么？那是他明知搜不出人来，与其这样，不如见好就收，他的背后靠山是和珅，和珅现在是什么气势，你不是不知道，如今我们能平平安安地有这碗饭吃，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年轻人哪知宦海险恶，玉珠他不服地道：“爹，我就不以为和珅他敢对

我们怎么样，他的作威作福不可一世，那只是对朝廷那些软骨头，对我们……”

德容接口说道：“事实上，他敢命人带着禁卫军，夜围我们贝勒府，从当年至今，有第二个这么大胆的么？”

玉珠气虎虎地道：“难道说，就这么罢了不成？”

德容哼了一声，道：“罢了也没那么简单，明天我先到宗人府问问那位宗令去，他凭什么派人夜围我贝勒府？”

玉珠精神一振，道：“爹，我跟您去！”

德容摆手说道：“明天再说吧，玉珠，从明天起，我不许你再跟和垵那个儿子来往，有工夫找找你姑姑，就说我有事要见她。”

玉珠应了一声是，道：“爹，您找姑姑有什么事？”

德容缓缓说道：“我要你姑姑劝劝你妹妹，你该看得出，她对小卿……”

玉珠呆了一呆，道：“爹，您不赞成？”

“不赞成？”德容自嘲一笑，道：“像这种女婿，挑着灯笼都没地方找，爹会不赞成？爹是求之不得，只是，你不明白，这件事是绝不可能……”

玉珠虎地一声，站了起来，道：“为什么，难道说妹妹配不上他？”

德容摇了摇头，道：“那倒不是，只是……唉，想想你姑姑当年跟他的父亲吧！”

玉珠神情一震，道：“爹是说，小卿也有那种观念？”

德容淡淡说道：“那不是什么观念，他们身为前朝皇裔，肩负复国重任，对我们，在互相了解的情形下，交个纯粹的朋友可以，至于婚姻……”

玉珠接口说道：“应该没什么两样！”

德容道：“大有两样，朋友重互立，可以各有立场，婚姻主合，不容立场互异，平时朋友，战时敌人，不算稀奇，而夫妻却必须朝夕相处，终生一体，到老不能生出二心！”

玉珠为之默然片刻之后，他忽又期期说道：“爹，请恕孩儿大胆，自古婚姻男为主，女为从，如果妹妹嫁给了忆卿，当然是妹妹放弃立场……”他一片赤心，既想为朋友帮忙，也是为妹妹筹谋。

“不错！”德容毫未在意地道：“情之一字，误人至深，当年你姑姑，如今你妹妹，她们都未尝不能放弃立场，可是，由于彼此交非泛泛，人家尊重我们，人家不肯这么做！”

玉珠又默然了，而这一次沉默，延续了好久，好久……

天龙身法冠绝宇内，朱汉民捷如一缕轻烟地出了贝勒府，出了内城，他看见了围在贝勒府周围，那些弓上弦，刀出鞘的禁卫军，也看见了隐藏在各处屋脊暗影后，和相府的那些个护卫。

而，这些帝都铁骑及武林高手，却没有一个能发现他，发现有人出了贝勒府，出了内城。

夜已深，人已静，自然，朱汉民要回到他那居处，悦来客栈去，武林高手都难以发觉他的踪迹，那些个寻常百姓、生意人，又怎能发现他？何况，这时候又都正蒙着头面，钻在暖和的被窝里睡舒服的觉呢。

别说朱汉民不会带出任何声息，纵有一些动静，说不好听点的，这时候，连撒泡尿都懒得起来，又有谁会来管它？

所以，朱汉民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悦来客栈的后院天井中，然后，走向自己所居的那间上房去。

全院黑黝黝的，都熄了灯，静悄悄地，除了那老掌柜的一家，偶尔发出一两声鼾声外，再听不到一丝声音。

朱汉民走到自己所居那间上房门口，抬起手来，刚要推门，蓦地里，他忽有所觉，退后一步，轻声喝问：“是哪一位深夜潜入别人私室？”

“我！”房内，随即传出一个无限甜美的娇媚话声：“一个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

朱汉民立刻想到了兰珠，但是他走时，兰珠犹在厅外，跟乃父乃兄在一起，绝不可能赶到自己的前面。

接着，他又想到了怡姨，心中禁不住一阵激动，但，倏地，他自己又很快地推翻了这个猜想。

因为，怡姨的声音，甜美、清脆、悦耳，那是必然绝不会在话声里带着些媚荡意味。

那么，这又是谁？

他挑了挑眉，沉声说道：“那么，请点上灯，我要进来了。”

房内，响起了一声由鼻子里哼出来，闻之令人荡气回肠的轻笑，那娇媚话声轻轻说道：“黑暗中密谈不挺好么？阁下奈何既不解风情又太煞风景？不过，我仍乐于从命！”

只听“嗤”地轻响过后，眼前一亮，窗棂上透出灯光，房内点上了灯，可是，窗棂上却看不到有人影。

朱汉民暗暗哼了一声，功凝双臂，推门而入。

一进门，暗香浮动，扑鼻沁心，令人陶醉，房中，卓立着一个身材无限美好的黑衣女子，可是，他所看到的，只是那黑衣女子的背影，因为那黑衣女子是面向内站着。

尽管那第一眼只能看到个背影，但从那高挽云髻，醉人的兰麝异香，及那无限美好的身材看，这黑衣女子必然是个美艳无双的可人儿！

不过，由她适才那几句话儿玩味，这黑衣女子又似乎轻佻，媚荡，不可能是什么名门淑媛，闺阁千金，放在武林中来说，那也不是什么正道人物！

朱汉民皱了皱眉，道：“阁下何人，怎么称呼？”

“好俗！”黑衣女子一声轻笑，香肩耸动不已：“难道第一面就非得通个姓名不可么？你知道我是我，我知道你是你，不是挺好么？况且，你我这种缘份，也用不着通名道姓呀？”

这黑衣女子好犀利的口舌，可也太那个了点！

朱汉民眉锋皱得更深，一摆手，冷冷说道：“那么，我忝为主人，不敢让人责我不懂待客之道，阁下请坐！”

黑衣女子却站着未动，漫声说道：“请你先把门关上，好么？”

朱汉民简直有点受不了，道：“阁下认为有此必要么？”

黑衣女子娇笑说道：“问得好，当然是有此必要，其实，我明白阁下的意思，我奉劝一句：心地光明，暗室中自有青天，你阁下一个七尺昂藏之躯，须眉大丈夫，难道还怕我一个弱女子吃了你不成？”

朱汉民玉面一红，随手虚掩上了门。

黑衣女子却笑着又说了一句：“风大，门要不拴上，风一吹就开了。”

朱汉民双眉一挑，终又反手拴上了门。

“对了！”黑衣女子轻笑说道：“这样就不怕被人瞧见了，阁下，你令我独守空房，等了好久。”

这几句话不堪寻味了。朱汉民冷冷说道：“阁下何来？”

黑衣女子笑道：“假如客栈是君家，我来自君家近邻，我私心仰慕阁下那风流俊俏人品，所以学学那张生跳粉墙。”

这黑衣女子简直是……朱汉民陡挑双眉，道：“假如阁下没有什么正经话，我可要逐客了。”

“哟！”黑衣女子笑了个花枝乱颤，笑着说道：“好凶，好大的脾气，我不避孤男寡女之嫌，不怕人飞短流长，阁下就忍心这么对我，毫无那软绵绵的怜香惜玉之心么？我看阁下该是个多情种子风流俊俏美书生，却不料阁下是个不解风情，食古不化的鲁男子、书呆子，迂腐得令人难耐，阁下若当真要逐客，我就站在这儿，阁下请动手吧！”

这下朱汉民反倒犹豫了，他固然摸不清这黑衣女子是何来路，一时也不知道她这言语态度是当真还是相戏！

他沉默了一下，扬眉说道：“我请教阁下的来意？”

黑衣女子娇笑说道：“我不是说过了么：我仰慕阁下那风流俊俏人品……”

朱汉民有气地道：“阁下，我昂藏七尺躯，须眉大丈夫，不愿意出手得罪一个女流，但是我奉劝阁下最好别逼我，倘若这真是阁下的来意，那么我老实告诉你，你找错了人，夜已很深，我要安歇了，阁下请！”

伸手便要开门。

“慢点！”黑衣女子突然一声轻喝，道：“你知道我远道而来，等了你这么久，为的是什么？”

朱汉民停手未动，道：“我多次请教，阁下吝于赐告，且一直没正经地胡言乱语，若之奈何？”

黑衣女子道：“阁下，我可是一番好意。”

朱汉民道：“好意心领，你我从无一面之缘，素不相识！”黑衣女子截口说道：“相逢何必曾相识？能得相逢便是缘！”朱汉民真有点忍不住了，断然说道：“阁下，我最后一次请教来意！”

黑衣女子一扫媚荡态，话声忽转冰冷，道：“看来，我是该说了，要不然闹个以武相向，不欢而散的，下次见面，那会很尴尬，我以礼而来，请阁下即刻离开北京。”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有理由么？”

黑衣女子道：“有，可是我暂时不想说。”

朱汉民扬眉笑道：“风月无古今，林泉孰宾主，为什么我不能在北京待下去？”

黑衣女子道：“你自己明白！”

朱汉民道：“我想请阁下明白指教！”

黑衣女子道：“今夜宗人府禁卫军，包围贝勒府，向德贝勒要人，这该够了！”

朱汉民心头一震，道：“阁下怎么知道的？”

黑衣女子道：“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只告诉你，北京城的一动一静，都瞒不了我。”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这就是阁下的理由？”

“不错！”黑衣女子点点头说道，“就是这个理由，我是为你好！”朱汉民道：“多谢好意，倘若我不答应呢？”

黑衣女子冷冷说道，“那这种事将不只今夜一回，不但德贝勒一家大小要被牵涉其中，爵位身家两皆难保，便是阁下的安全也很成问题。”

朱汉民扬眉说道：“你阁下这是威胁我？”

黑衣女子道：“我说的是实话，无意威胁任何人，你也该能想得到这种后果。”

朱汉民道：“那么，阁下是满清朝廷中人？”

黑衣女子道：“你错了，我跟你一样，是武林中人。”

朱汉民道：“武林中人卖身投靠，为满清朝廷出力的也大有人在！”

黑衣女子道：“你又错了，我的目的跟你一样。”

朱汉民冷冷一笑，道：“是图谋匡复，准备举义，驱逐满虏，收回莽莽神州，复我汉家基业？”

黑衣女子毅然点头，道：“不错！”

朱汉民道：“那你阁下就不该要我离开北京。”

黑衣女子冷然摇头，道：“不，你必须离开北京，我也一定要你离开北京！”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阁下，你的话令我难懂！”

黑衣女子说道：“我愿意解释，也不必瞒你，因为你留在北京，对我威胁太大，阻挠我的行事。”

朱汉民失笑说道：“阁下，真正错的，是你而不是我，你我路同归同，我对阁下只有义不容辞的帮助，而毫没有威胁与阻挠可言！”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你对我只有义不容辞的帮助？”

朱汉民正色点头，慨然说道：“不瞒阁下说，我自行道江湖以来，筹谋匡复大业虽不遗余力，但成功不必在我，任何人有此心意，我都可以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因为，只要是先朝遗民，汉族世胄，无论谁成功，该都一样。”

黑衣女子道：“你胸襟超人，气度恢宏，令我敬佩，可惜我不敢要你帮忙！”

朱汉民道：“阁下是信不过我？”

黑衣女子道：“也可以这么说，总之，我不需要你帮什么忙，只要你即刻离开北京就行，因为这无论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好事！”

朱汉民道：“只要阁下有正当的理由，我可以考虑接受！”

黑衣女子道：“我的理由，是为你，为我，为德贝勒一家大小着想，而你留在北京，对我是一种威胁，是一种阻碍！”

朱汉民道：“阁下，这理由不能令我满意，也不能令我信服！”

黑衣女子道：“理由是我说的，你满意不满意，信服不信服，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我只要你即刻离开北京！”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听阁下这么一说，倒令我难以相信阁下跟我是同路同归的武林人，心意合一的先朝遗民，汉族世胄了。”

黑衣女子道：“这信不信也在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若是满清朝廷的人，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等你，好言劝你离开！”

朱汉民说道：“不错，阁下的确不该是满清朝廷的人，可是如此我便仍觉得阁下不该要我离开北京的。”

黑衣女子道：“对我是一种威胁，是一种阻挠，我已说过多次！”

朱汉民皱眉苦笑说道：“我实在想不通，我怎么会对你构成威胁，对你构成阻挠，我却以为我对阁下只有帮助。”

黑衣女子冷冷说道：“想不通那是你的事，实际上你对我是威胁，是阻挠！”

朱汉民扬眉说道：“那除非阁下的目的，不是在匡复大好河山，重整汉家基业。”

黑衣女子道：“我的目的在驱逐满虏，报雪公仇私恨！”

朱汉民道：“那……”

黑衣女子冷然截口说道：“那什么？你在北京的作为已引起满清朝廷的注意，大内高手警觉戒备，帝都铁骑四出缉查，这对我不是威胁阻挠是什么？”

朱汉民淡淡说道：“阁下，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这样反而有利于你的行事！”

黑衣女子道：“我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有利于我！”

朱汉民道：“满清朝廷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一身，他们自然就不会注意到你了。”

黑衣女子道：“那是你的看法，可惜我并不这么想！”

朱汉民沉默了一下，道：“这么说来，阁下是非要我离开北京不可了？”

黑衣女子道：“那是自然，为大家都好。”

朱汉民扬眉说道：“可是，阁下，我有暂时不能离开北京的原因！”

黑衣女子道：“什么原因？”

朱汉民淡淡笑道：“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恕我不能奉告！”

黑衣女子也未深问，道：“那么，你这个暂时二字，是指的多久时间？”

朱汉民摇头说道：“没有一定，也许就在明天，也许要等上个一年半载！”

黑衣女子道：“你要知道，我不能等得太久，也没那么好的耐性。”

朱汉民笑了笑，道：“假如我明天就走呢？”

黑衣女子道：“那大家都好，最好不过。”

朱汉民道：“假如我不得等上个一年半载呢？”

黑衣女子道：“那大家都糟，再糟不过。”

朱汉民道：“阁下，好，好到什么程度？”

黑衣女子道：“德贝勒一家平安，你我之间也可以相安无事，我更可以顺利地做我的事，达到我的目的。”

朱汉民道：“那么，阁下，糟又糟到什么程度？”

黑衣女子道：“不但德贝勒一家安全成问题，就是你我也将势成水火！”

朱汉民扬眉笑道：“阁下，你最好别拿德贝勒一家的安全来威胁我，我跟他那个宝贝儿子玉珠，缘仅一面，不过是泛泛之交，我之所以结交他，也是另有用意，休说他一家安全成问题，便是他一家坐罪了，落个满门抄斩，也跟我没有相干。顶多，我不过是失掉了一条打入潜伏的路线，满朝亲贵何其多，我可再找，至于你我间将势成水火，那似乎更没理由，我认为，除非你阁下居心叵测，另有目的，要不然，你我之间，没有不能相容的理由！”

黑衣女子沉默了，但那只是一刹那，旋即她又说道：“我没有太多的工夫，也懒得管得太多，我只问你一句，你答应不答应即刻离开北京？”

朱汉民淡淡答道：“我说过了，如今我仍是这么答你，我有理由暂时不能离开北京，这暂时二字指多久，我不敢肯定……”

黑衣女子霍然转身，那是一张上覆黑纱，只露双目的脸，令人难窥庐山全貌。不过，单凭那双弯弯柳眉，及那对夺人魂魄，满含娇媚魅力的流波妙

目，已足以颠倒众生，令人意撼神摇，触目魂销。

她有着天生妩媚与温柔气，但那射自一双流波妙目中的光芒，偏又充满了令人觳觫的狠毒。

这，令朱汉民不觉为之呆了一呆。

而，黑衣女子却趁势话声冰冷地说道：“我不管你那暂时是多久，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从明天一早算起，三天之内，你要是离开了北京便罢，否则你别怪我心狠手辣，手段太毒，让你埋骨异乡，不能生返江南，言尽于此，我走了，闪开！”

她往前迈了步，朱汉民却未闪开，挑了挑眉，轻喝说道：“阁下慢走，且再留一刻！”

黑衣女子停住了步，目光冷峻地望了朱汉民一眼，道：“你还有什么话说，莫非是有商量余地？”

朱汉民未予答理，淡淡地说道：“埋骨异乡，不能生返江南，这么说来，你是知道我是谁？”

黑衣女子柳眉微扬，冷冷说道：“我要不知道你是谁，我就不会前来找你了。”

朱汉民道：“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是武林一介落拓书生，跟寻常武林人物，没有什么两样，知道我意图的人，也不多！”

黑衣女子身形忽地一震，道：“可是你在正阳门前大街，当众折辱德兰珠，所说的那番大胆话，却全落在了别人耳中。”

朱汉民道：“当时我只承认我是先朝遗民，汉族世胄，这没有什么，凡不是满人，都是先朝遗民汉族世胄，我指满清朝廷窃据我莽莽神州，汉家基业，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并不足说明我是谁，更不能从而判定我在暗中图谋匡复。”

黑衣女子平静地道：“武林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敢说这种大胆话的人，来历自不简单，尤其你在大年下突然只身来到北京，并急急攀交满朝亲贵……”

朱汉民道：“这么说，你是凭这一点猜测的？”黑衣女子道：“还有，禁卫军夜围贝勒府，捉拿谋反叛逆，那指的是你。”

朱汉民紧逼不放，道：“那是内城的事，你又怎么知道？”黑衣女子娇靥微扬，淡淡说道：“这不稀罕，我说过，北京城中的一举一动，都别想瞒过我的耳目的。”

朱汉民道：“也包括内城及紫禁城在内么？”

黑衣女子身形微震，但刹那间她便又恢复平静，道：“我不敢夸这种海口，而事实上，我确有这种能耐，身为武林人，为的是匡复大业，连这点能耐都没有，还谈什么驱逐满虏，重光河山？”

朱汉民淡淡说道：“这么说来，你倒比耳目众多，消息灵通的丐帮还厉害？”

黑衣女子嫣然一笑，眉梢儿生春，道：“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更不愿妄自菲薄！”

朱汉民目光一凝，道：“我没听说过，武林之中，何时出了阁下这么一位女中豪杰！”

“多谢夸奖！”黑衣女子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朱汉民那双犀利目光，淡淡说道：“恕我直说一句，那是你孤陋寡闻。”

朱汉民没在意，道：“我也没听消息灵通，无所不知的丐帮提起过阁下！”

黑衣女子道：“难道说，别人不知道的事，丐帮全知道么？难道说我非让丐帮知道不可么？你该知道，这是何等机密大事！”

朱汉民道：“事是机密大事，人却是个平凡的武林人！”

黑衣女子道：“武林人物多如恒河之沙，天下丐帮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知，他们知道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成名人物，像我这默然籍籍无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自然不会知道了。”

朱汉民淡笑说道：“你阁下深具辩才，可惜那并不能消除我对你的怀疑！”

黑衣女子娇靥一扬，风情万种，媚意横生，笑问：“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朱汉民挑了挑眉，道：“你该知道，像你我这种秘密，是不能轻易让人知道的。”

黑衣女子娇笑说道：“你打算杀我灭口？”

朱汉民道：“我不是那种好杀之人，也没有这种必要，我只要你告诉我你的来路，以及你是怎知我的意图的？”

黑衣女子娇媚笑问道：“你想我会说么？”

朱汉民道：“我知道你不会说，只是，恐怕由不得你！”

黑衣女子一点也不惊慌，吃吃笑道：“你这么个昂藏七尺躯，须眉大丈夫，要对我这个弱女子动武？要对我这个弱女子用强？”

朱汉民淡淡说道：“我不屑，也不敢，可是你阁下并不是个弱女子，你阁下的词锋、机智、胆识以及一身所学，该能愧煞须眉，令一般男子汉自叹不如，所以我不愿落个欺负弱女子之嫌，再说，为复兴大计，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黑衣女子媚眼儿一抛，轻佻地道：“是么，我要不是有恃无恐，你以为我会来么？你以为我会跟你孤男寡女处于一室地谈笑自如么？”

朱汉民扬眉笑道：“这么说，你已经预先安排好了退路？”

黑衣女子点头说道：“那是自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朱汉民笑了笑：“我想试试看那究竟能给你多少保障！”

说着，有意无意地拍起了右掌……

黑衣女子仍然没有丝毫惊态，她似乎是的的确早有安排，有恃无恐，她柳眉双扬，格格娇笑说道：“玉龙儿，夜深人静孤男寡女处于一室，已够招人闲话的了，倘若再对一个弱女子动武逞蛮，我要是叫上一声救命，对你可不大好看，恐怕你这个碧血丹心雪衣玉龙，今后就别想在江湖上混了。”

朱汉民心头一震，旋即淡淡笑道：“是你在我房中，并不是我夜闯闺阁！”

黑衣女子娇笑说道：“可是别忘了，你是武林第一高手，有可能是把我掳来的，到时候当着三老四少我反咬你一口，你受得了么？恐怕到那时候你阁下会由第一高手，一变而为下五门的宵小淫贼了。”

朱汉民心中有了犹豫，可是表面上他绝不显露出来，笑了笑，道：“你既是武林人，武林中便不会没有认识你的人，那对你也并不好看！”

黑衣女子摇头笑道：“我不会在乎的，我又不是黄花大闺女，我怕什么，不信你看！”

抬起那欺雪赛霜的一段羊脂般晶莹滑腻皓腕，伸出那水葱般纤纤玉指，“嘶”地一声，由领至胸把罗衣扯破了一大块，那雪白而隐发惑人光彩的肌肤，及那粉红色的亵衣，立刻露了出来，朱汉民为之一惊，她却毫不在乎地

娇笑说道：“这是你撕的，到时候我会这么说。”

朱汉民连忙避开目光，急怒说道：“你，你真无赖极了！”

“什么无赖？”黑衣女子吃吃笑道：“为了保护自己啊，你若是再敢逼近一步，我就喊，夜深人静的，那救命之声可是能传出十里，也非常刺耳的。”

朱汉民犹豫了一下，忽地挑起双眉，道：“别用这一种下流的手法威胁我，我有办法让你喊不出声来！”

黑衣女子一笑说道：“那么你真是有意思……不说了，你有把握一指点倒我么？”

朱汉民冷冷说道：“我自出道以来，出手向无不中。……”

黑衣女子格格笑道：“那好，你就试试看吧，认准了部位再下手，可别点差了，点差了是要人命的呀！”娇躯突然往前一欺。

朱汉民没想到她该退反进，一惊收手，黑衣女子却又一声格格娇笑：“玉龙儿，你还嫩得很呢！”身形忽退，离地飘起，向着那窗户上倒射而去。

朱汉民恍觉上当，怒叱一声，身形疾闪，跟着扑去，单掌闪电递出，攫向黑衣女子那覆面黑纱。

果然是出手向无不中，黑衣女子那覆面黑纱应掌而落，而她却巧妙地飞快举袖掩上娇靥，使得朱汉民仍然无法看清她的面貌，不过，就在这刹那间，朱汉民总算瞥见她那朱红香唇角上，隐隐约约地有颗细小美人痣。

适时，砰然一声，窗棂尽碎，黑衣女子那一个如绵娇躯已然射出窗外，在出窗之时，她更在窗棂上双足一点，破空再起，投射茫茫夜空。

朱汉民大急，一抛手中黑纱，就要跟着追出窗去，蓦地里一声阴森森的冷笑起自窗外夜空中，一线乌光射入窗内，直袭朱汉民胸腹大穴。

暗器不值朱汉民一笑，可是那发暗器之人，心眼手法两称高绝，却逼得他不得不侧身闪避。

而就在他身形微顿一躲闪间，窗外夜空中已然是寂静空荡，没有了那黑衣女子的一点人影。

尽管如此，朱汉民仍是一咬牙跟着掠出窗外，翻上屋脊，竭尽目力，四下搜视，他简直不敢相信，然而，事实上，此际的北京城黑黝黝的一片，只有紫禁城方向闪烁着几点灯光，其他的地方，根本没有一丝风吹草动。

栽了，他认为这是栽了，这是他自出道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栽了跟斗，而且是栽在一个既不知名又不知真面目的女子手中，他是既羞愧又难受！

## 第七章 玉泉之鬼

怀着一颗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的心情，掠下屋面进入房中，人似脱了力一般，砰地一声坐在了椅子上面。

在难受的心情下，他开始埋首深思，但却是枉费徒劳，到头来他仍是百思莫解，一无所得。

起先，他推测这神秘黑衣女子的来路，可能是来自满清朝廷的内城，或者是紫禁城中的深宫大内，是满清朝廷的鹰犬，可是，旋即这个想法又被他自己推翻了。

那所谓进行匡复，图谋义举之言，有可能是假的，但诚如那黑衣女子所说，由紫禁城夜围贝勒府一事来看，她若是满清朝廷的人，她不会一个人来，禁卫军那些个帝都铁骑，早就把客栈围得水泄不通的了。

那么，她是个武林人物，那所谓进行匡复，图谋义举跟他的目的相同之言，是可信的？

可是这个想法也很快被他自己推翻了，因为，他早已想到过，且以此驳斥过对方，对方既然是志同道合之人，她绝不会要他立即就离开北京的，更不该说他的留在北京，对她是一种威胁，是一种阻碍。他秉承父命，暗中进行匡复大计，不遗余力，但是那“成功不必在我”，对她，他也把这话说得很清楚。

那么，她还有什么理由坚持他离开北京不可呢？

要是她不相信他，那么她就不会来找他。

继之，他试图于北六省武林找答案，结果不但他自己从未听说过北地武林中何时出了这么个人物，而且他敢确定武林中没有这个人，因为丐帮北京分舵主，那位火眼狻猊没告诉他。

凭彼此间的关系、交情，假如武林中真有这么一个神秘人物，郝元甲不会不告诉他，不会不提醒他注意。

无如，这黑衣女子分明有一身极不平凡的高绝武学，而机智、大胆，行事手法之高明、狠毒、厉害，也为一般武林中人所难企及。由适才那片刻的唇争舌战之中，他固然觉得那黑衣女子神秘诡谲，不类正途，同时更觉得她够狠，够辣，是个极难对付的人物。还有，他对那黑衣女子对他知道的极为详细一事感到怀疑，他曾经一度由此联想到他那江南七处秘密基地遭人或明或暗破坏一事，但后来他又认为，对方既非满朝鹰犬，便该不会那么做，也没有那么做的必要。

埋首深思所得，就这么毫不关痛痒，不着边际的几点，至于黑衣女子究竟是什么来路，他依然是一片迷糊。

突然，他想到了那由窗口打进，袭向他胸腹，应该落在地上的那线乌光，急忙凝目望去，果然，地上有一枚极其细小的乌黑物件，映着灯光，乌芒闪烁。

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凝功伸两指把它捏了起来，适才只一眼，他便已看出这东西沾有剧毒，足以见血封喉，如今再一看，是丝毫不差。

那是根针状而一头带有倒刺之物，极似那歹毒霸道的“天荆棘”，可是那天荆棘是采摘自罕见的天荆树，而此物显然是钢铁之类打造而成，而所沾之毒，也似比天荆棘更为剧烈。

这叫什么名字，出处如何，凭他胸罗渊博，承接第一奇才衣钵的碧血丹

心雪衣玉龙竟也看不出。

于是，他的眉锋皱得更深了。

接着，他又俯身拾起了那方覆面黑纱，一股淡淡的兰麝异香袭上鼻端，适才，他未及细看，此刻一经细看，拿在手中再一捏，他心头不由一震。

胸罗渊博的他，这回可看出来，那看似纱，实际上却不是纱，而是由天蚕丝稀稀的织成的一块天蚕丝巾。

这东西至为珍贵，水火难侵，刀剑难伤，非仅绝不是寻常人家所有，便是武林中也没有听说过谁有这种珍宝。

真要说起来，这东西该是皇宫密藏的贡品才对。

这么一来，那黑衣女子的身份、来路就更复杂，更难测了，而，朱汉民的眉锋，也就更加锁紧了三分。

半晌，他小心翼翼地揣起这两样东西，转身走向了门口，可是还未出门，他又犹豫地停了步，走了回来。

这一夜，他辗转反侧，未得睡好，直到东方发白曙色透窗时，才昏昏沉沉地睡去，而这一睡，就睡到了日上三竿。

还是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把他给惊醒了，醒过来，侧转身，懒洋洋地皱眉问道：“哪一位？”

敲门声立止，门外响起了大顺的话声：“是我，相公，我是大顺！”

朱汉民漫应了一声，随口说道：“是大顺哥，门没拴，请进来吧！”

只听大顺在门外笑道：“相公，您真是，门要是没拴，我早进来了。”

朱汉民呆了一呆，举目望过去，不禁哑然失笑，门，是拴着的，那是昨夜那黑衣女子要他拴的，至今未开。

于是，他爬了起来，下了炕，替大顺开了门。大顺端着一盆洗脸水走了进来，朱汉民笑着说：“大顺哥，这么早？”

“早？”大顺停了步，望了朱汉民一眼，似笑非笑地道：“日头都快晒着屁股了，不早了，相公，你真行，真能睡，这是福气，像我们这种生意人，起早睡晚，就没那个命，今天初六了，放炮都没把您吵醒，不瞒您相公说，我来了好几趟了。”

朱汉民赧然而笑，没说话。

大顺往里走，把洗脸水放在板凳上，一抬头，一眼看到了那个破碎窗棂，一怔，惊呼说道：“哎哟相公，这是怎么了？”

朱汉民“哦”了一声，忙道：“没什么，昨天晚上我坐在灯下看书，瞥见窗外有个人影，我以为是贼，拿起板凳砸了过去，把窗子砸破了！”

“贼？擒着没有？”大顺直了眼。

“哪有什么贼！”朱汉民笑道：“等我赶出去到窗外一看，根本没有人影，八成儿是我灯下看书，看花了眼！”

他是信口乱讲一通搪塞，大顺憨直，却信以为真，愣了一愣，忽地机伶一颤，惊恐地道：“瞧花了眼？天！天！别是玉泉山上那个女鬼，下了山到这儿来了吧，人家都说凡狐仙女鬼都喜欢俊俏的书生，您相公——”

又机伶一颤，住口不言。

入耳二字“女鬼”，朱汉民心中一动，表面上他仍一付若无其事神态地笑道：“多谢大顺哥，可是别操心，我还没有那么好的福气，怎么，玉泉山上闹了鬼？前些日子我怎没听你说起过？”

大顺面带惊容，既怕又想说，瞪着眼，摇头说道：“不但是闹了鬼，而

且闹得很凶呢，我是昨天才听我爹从天桥回来说起的，他老人家也是在天桥听人说的。”

朱汉民漫不经心地又“哦”了一声，笑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来我听听！”

大顺道：“您相公快洗脸吧，水都凉了，您一边洗，我一边说好么？”

“行！使得！”朱汉民笑着点了头，走过去洗脸，只听大顺在身后说道：“我爹说，哈贝勒的三贝子，前几天到玉泉山上打猎，在玉泉山上住了一宿，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回了府，猎也没打成，回来就病倒了，听说就是遇上了那个女鬼，后来哈贝勒亲自率领府中护卫去搜查，可是两天两夜也没再碰上那个女鬼，而第三天夜里，和亲王府的六格格，又在玉泉山上碰上了那个女鬼，虽然没像哈贝勒的三贝子一样吓出病来，可也差不多了，到现在为止，没人敢在玉泉山过夜了。”玉泉山是皇上阅武之处，也是皇族亲贵打猎行乐的地方，是内务府所管的三山五园之一，列为禁地的，这地方怎会闹鬼？要闹也该早闹，怎偏偏跟那神秘黑衣女子的出现不前不后？他立刻把这两件事拉在了一起，笑了笑，问道：“这么说来，这鬼的确闹的很凶，也挺怕人的，大顺哥，那位哈贝勒的三儿子及和亲王府的六格格之中，有谁瞧见那鬼是什么模样么？”

大顺有点啼笑皆非，瞪着眼摇头说道：“您相公真是，跑都怕来不及，谁还敢瞪着眼把她瞧个仔细呢？要有那么大胆，也不会被吓出病来了。”

朱汉民似也觉得这句话问得好笑，笑了笑，道：“那么怎知是个女鬼而不是男鬼？”

大顺愣了一愣，道：“那我就知道了，反正是人家那么说，我爹那么听，我爹那么说，我那么听的，不过，男的女的是很容易分辨的，谁都能一眼瞧出。”说的也是理。

他说到这儿，朱汉民已然洗好了脸，把手巾往洗脸盆里一丢，转过身来，道：“这倒是件新鲜的事儿，我长这么大，什么都瞧见过，就没瞧见过鬼，倒是想瞧瞧！”

他说来轻松，大顺可大吃一惊，忙道：“相公，您这是……这话可不能乱说，不是闹着玩儿的，有道是鬼物通灵，您要想见她，她可会……”一哆嗦住了口，两眼望着那破窗子，发了直。

朱汉民知道他又想起了自己那番搪塞之词，笑道：“大顺哥，你放心，我读的是圣贤书，满身是浩然正气，鬼是不敢近我的，再说，大门口贴的有门神，妖魔鬼怪也不敢进来，昨夜那是我看花了眼。”

大顺愣愣地点头说道：“但愿是您相公看花了眼！”

说着，走过去端起了那盆洗脸水，转身出房，才走两步，又回头说道：“相公要不要吃点什么，待会儿我给您送来？”

朱汉民摇头笑道：“快晌午了，不吃了，省一顿吧！”

大顺摇头失笑，行了出去。

大顺走后，没一会儿，朱汉民也出了房，刚出房门，迎面又碰见大顺一手提着扫把，一手拿着簸箕走了过来。

大顺看到他一怔，道：“怎么，相公又要出门了？”

朱汉民笑了笑，道：“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去到处逛逛，北京城大得很呢，连日来我才逛了三几个地方！”顿了顿，又道：“你要扫地尽管去扫吧，扫完了地给我随手带上门就行了！”说完，背着手向栈前行去。

突然，他想起了那个破窗子，乃又回过身来说道：“大顺哥，麻烦告诉老掌柜的一声，就说那个窗子，找人修修，化费多少由我来算好了。”

大顺极为不悦地道：“这是什么话，补扇窗子能花多少，您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好了，待会儿您回来，保管是个好窗子。”

说着，径自推门进入了朱汉民房中。

朱汉民也未多说，笑了笑出栈而去。

朱汉民出了客栈直奔西城，刚到城门口，便又碰见了郝元甲的那位得意高足闪电飘风褚明。

朱汉民冲着他笑了笑，没说话，继续向城外行去。

褚明出了名的机灵，跟着他出了城门，四下望望没人，立即上前拦住他眨眨眼，咧嘴笑道：“哪儿去，阁下？”

朱汉民笑道：“我还有哪个地方好去？自然是往贵分舵走走！”

褚明目光凝注，直欲看透他的肺腑，道：“听说阁下日前自分舵回客栈后，又被那位贝子爷玉珠拉了去，如何？贝勒府中好玩儿么？”

朱汉民笑道：“怎么，你想去瞧瞧？过两天我带你去。”

褚明忙摇头说道：“谢了，免了，我天生的穷贱命，进不了显赫富贵人家，再说，那位兰珠格格德小郡主，也不会愿意见我这个蓬头垢面惹人恶心的要饭花子，人家喜欢的是风流俊俏美书生。”

朱汉民脸上莫名其妙的一热，摆手轻喝说道：“少废话，带路，要不然我就到分舵告你一状。”

褚明嘿嘿笑道：“阁下，心里没病死不了人，我带路了！”扭头向分舵方向飞奔而去，朱汉民哭笑不得，摇摇头，跟着迈了步。

到了丐帮北京分舵所在地那座破庙前，早有人望见他俩通报了郝元甲，但见郝元甲由庙内大步迎了出来，一见面便大笑说道：“今天是什么风把少侠给吹了来？”

朱汉民赶忙上前见礼，褚明却在一旁说道：“师父，今天吹的是西北风。”

郝元甲一瞪眼，喝道：“你就只会油腔滑调耍嘴皮子，给我滚进去！”

褚明一伸舌头，溜进庙内，郝元甲一把拉住朱汉民随后行了进去，进入庙内，分宾主落座后，朱汉民第一件事便问有没有他怡姨的消息。

郝元甲顿时笑容微敛，红着老脸摇摇头，道：“说来郝元甲羞煞愧煞，这几天我已尽了分舵的全力了，可是仍未能打听出德郡主的下落。”

朱汉民一颗心当即往下一沉，脸上难掩失望，默然不语。

郝元甲不安地道：“北京城就这么大块地儿，郡主她不会再进内城，我命人把北京城周遭十里之内都找遍了，可就是……”

朱汉民也觉自己过于失态而让人不安，心中着实过意不去，适时忙截口强笑说道：“谢谢前辈，晚辈看不必再麻烦弟兄们找了，这样晚辈觉得很是不安，反正这只是暂时的，晚辈只有耐心地等着了。”

郝元甲摇头说道：“只是郝元甲有负重托，至感抱歉……”

朱汉民忙道：“前辈如此说法，那就见外了，也更增加了晚辈的不安。

经他这么一说，郝元甲未便再说些什么，沉默了一下，改了话题，道：“少侠今天光临，是……”

朱汉民道：“晚辈是有两件事来请教前辈……”

郝元甲道：“少侠别这么说，有话请只管说就是了，郝元甲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只要知道，没有不说的。”

“晚辈先谢了！”朱汉民欠了欠身，道：“前辈可曾听说，昨天宗人府有人带了禁卫军包围德贝勒府邸，捉拿谋反叛逆这件事么？”

郝元甲神情一震，忙道：“少侠，真有这种事？”

显然，他是不知道。

朱汉民点了点头，淡笑说道：“晚辈怎敢戏言？是晚辈亲眼看见的……”

褚明突然插口说道：“阁下，谁是谋反叛逆？”

朱汉民抬手一指自己，笑道：“就是区区，在下。”

褚明脸色一变，叫道：“好东西，他们竟敢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不要吵！”郝元甲一挥手，神色凝重地道：“听少侠说下去！”

褚明立即闭了嘴，但却仍是一脸愤怒色。

郝元甲转过头来，注目道：“少侠，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汉民遂毫不隐瞒地把昨夜事说了一遍，一直说到那黑衣女子离去，……郝元甲静听之余，脸色为之连变，听毕，他禁不住挥汗说道：“还好他们不知道少侠的那另一个身份，要不然不但德贝勒一家，便是纪大人老夫妇……”

心悸地摇了摇头，住口不言。

朱汉民点头说道：“前辈说的是，晚辈以后要尽量避免跟两家的人来往，他们几位对我有恩，我不能连累了他们，也不能让他们几位在自己立场上为难！”

郝元甲极有同感地点头说道：“少侠，是该这么做，事情不能不防万一。”

朱汉民陡挑双眉，目中杀机暴闪，道：“万一有这么一天，只要他们敢动他们几位，我就先闯大内去找弘历，以他一条命抵他们几位的几条命！”

郝元甲没说话。他知道，果真有那么一天，只要德贝勒一家跟九门提督纪泽夫妇有了任何危险，眼前这位，他可真会这么做的。

沉默了片刻，郝元甲抬眼说道：“少侠，郝元甲以为，有可能弘历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这毛病完全出在和珅一人身上。”

朱汉民道：“那也好，是谁我就找谁！”

郝元甲道：“这种事非同小可，和珅虽然宠信极专，权倾当朝，不可一世，可是德贝勒是皇族的亲贵，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珅未必见得敢动他，倒是纪大人令人忧虑担心，和珅如今身兼步军统领，是拱卫京畿的首席武官，九门提督等于是他的直辖部属，他可以随便……”

“都一样，前辈！”朱汉民截口说道：“他两家都对我有大恩，和珅他动哪一家我就要他的命！”

郝元甲一时默然，沉吟有顷，忽然说道：“那么，少侠是找我打听那黑衣女子的来路？”

朱汉民点头说道：“正是，前辈可知道，北六省武林之中，有没有这么个人？”

郝元甲摇头说道：“郝元甲不知道，北六省武林之中，何时出了这么个人物！”

连消息灵通，眼皮最杂，几几乎无所不知的丐帮都不知道，如此看来，那黑衣女子是不是武林人都很成问题。

朱汉民垂首不语，郝元甲接着又道：“少侠不以为她可能是弘历的鹰犬？”

朱汉民道：“她要是弘历的鹰犬，擒晚辈都怕来不及，怎还会要晚辈即刻离开北京，以免连累了德贝勒？”

郝元甲皱眉说道：“这么说来，她又不可能是弘历的鹰犬，可是，既不是弘历的鹰犬，她又为什么威胁少侠离开北京呢？”

朱汉民苦笑说道：“这正是晚辈百思莫解之处……”

郝元甲突然截口说道：“少侠说，那黑衣女子有一身不俗的武学？”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真要动起手来，她足能跟晚辈颀颀百招！”

郝元甲动容道：“那就不止不俗了，少侠，她会不会就是……”

朱汉民扬眉说道：“前辈是说晚辈所建立的七处秘密基地，可能是被她破坏的。”

郝元甲点头说道：“郝元甲正是此意，她不会单凭少侠当街折辱兰珠郡主，及禁卫军夜围贝勒府这两件事，便贸然跑来找少侠。”

朱汉民道：“晚辈也想过了，可是彼此志同道合，目的相同，她怎会……”

郝元甲冷笑说道：“少侠，江湖上人心险诈，诡谲莫测，志同道合这话可是她说的，倘若真的志同道合，她就不会认为少侠是威胁，是阻碍！”

朱汉民目中寒芒一闪，缓缓点头说道：“威胁与阻碍，都在消灭扫除之列，不错，多谢前辈提醒，这么说来，她该还是弘历的鹰犬！”

郝元甲苦笑说道：

“可是……可是诚如少侠所说，她要是弘历的鹰犬，下手少侠都怕来不及，又怎会要少侠即刻离开北京？这件事委实太奇了！”

朱汉民眉锋又复一皱，沉吟不语，忽地，他轻击一掌，叫道：“该死，我怎么给忘了！”

探怀摸出那枚暗器及那幅覆面之物，双手递了过去，道：“前辈请看看，是否可从这两件东西上，寻得些微线索，些微蛛丝马迹！”

郝元甲忙伸双手接过，仔细地看了看，道：“少侠，这覆面物是用天蚕丝织成，水火不侵，刀剑难伤，珍贵异常，寻常人不会有这种东西，便是武林中也没听说过有谁藏有此物，至于这暗器……”

摇头苦笑，接道：“郝元甲老眼昏花，见薄识浅，胸罗有限，看不出是哪路武林人物所惯用的暗器，便是连它的名儿也叫不出来！”

朱汉民呆了一呆，再度默然。

郝元甲沉吟有顷，忽道：“不错，少侠，没关系，少侠且莫管它，只要少侠三天不走，她会再寻上门来，到那时再查她来历不迟。”

朱汉民点头苦笑，道：“也只好如此了……”顿了顿，接道：“晚辈请教第二件事，前辈可曾听说这几天玉泉山上闹了鬼？而且闹的很凶，是个女鬼？”

郝元甲一怔说道：“怎么？少侠也听说了？郝元甲还是刚听弟兄们报知的，什么哈代哈贝勒的三贝子被吓病了，和亲王的六格格也被吓得连夜跑回家？”

朱汉民道：“不错，晚辈也是听人这么说的，前辈以为……”

郝元甲笑道：“子不语妖力乱神，我老化子也从不信邪，少侠高见？”

朱汉民道：“晚辈在试探着把这女鬼，跟那黑衣女子合成一个人！”

郝元甲击掌笑道：“老化子很有同感，少侠准备怎么个试法？”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晚辈打算今夜到玉泉山走一趟！”

郝元甲道：“那女鬼可不一定每夜都出现！”

朱汉民笑道：“也许晚辈的运气要比别人好些。”

“是嘛！”褚明突然插口说道：“人都喜欢风流俊俏小白脸，何况是女

鬼？要是让我这要饭化子上玉泉，只怕一辈子也等不到缘份，只是阁下，你可千万别让鬼迷了心窍，乐不思北京城了。”

郝元甲方自瞪目，朱汉民已然眨眨眼，笑道：“阁下，你好像对我挺不服气！”

褚明嘿嘿笑道：“岂敢，天生猴儿相，光棍命，不服气又如何？”

郝元甲道：“那好办，过来！”褚明愣愣说道：“您老人家要干什么？”

郝元甲道：“我老人家也学学古人，把你的脑袋摘下来再换一个！”

褚明一缩脖子，退出老远，一抬头，道：“您老人家还是少替自己找麻烦吧，我要是换上了像他一样的风流俊俏小白脸，咱们这化子窟可不要变成了娘子国了？您老人家吃得消么？”

朱汉民不禁失笑，郝元甲又待瞪眼喝骂，庙外步履响动，一名要饭化子飞步跑了进来，单膝点地，道：“禀舵主，有几个大内人物向这边来了！”

朱汉民双眉一挑，坐着没动，郝元甲却勃然色变，霍地站起，冷哼说道：“又来了，要饭的我不犯法，他们少惹我！”

向着朱汉民一摆手，道：“少侠且坐坐，待老伙子出去看看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朱汉民忙欠身说道：“前辈请便！”

郝元甲带着褚明与来报丐帮弟子，大步行出庙去，刚出门，果见二僧二俗四个人身形如电，向分舵这边飞驰而来。

火眼猴目力如神，一眼便看出，四个人全是大内一等高手，僧是两个红衣喇嘛，俗则是两个五旬左右的黑衣老者。

容得四名大内侍卫进入十丈内，郝元甲陡挑沉喝：“丐帮分舵重地，向来不容人乱闯，四位请停步吧！”

喝声中，他暗渗了六成内家真力，震得身后破庙簌簌直晃，声势好不惊人，可是四名大内侍卫不知是身负高绝功力未为所动，抑或是自以为是官同三品的侍卫职位，未将这丐帮这要饭的草民放在眼内，一直欺近了五丈内，方住步停了身。

郝元甲白眉双扬冷冷笑道：“丐帮北京分舵分舵主火眼猴目郝元甲在此，四位来此何干？”

那四名大内侍卫之中，为首的两名红衣喇嘛居左的一名巨目一翻，话声冷冰地道：“你就是丐帮北京分舵主，火眼猴目郝元甲？”

郝元甲的神色比他还冷，点头说道：“不错。”

那名红衣喇嘛冷冷说道：“久仰，贫僧德哈脱，来自雍和宫。”

郝元甲道：“要饭化子眼不瞎，早就看出四位是大内侍卫老爷！”

红衣喇嘛德哈脱道：“你既然早已看出，那是最好不过……”

郝元甲截口说道：“大内侍卫光临化子窟，郝元甲有点受宠若惊，只是大内侍卫一向深居大内，向不轻出，今日突然光临，想必有所见教？”

红衣喇嘛德哈脱道：“我们几个来此，是公事！”

郝元甲道：“公事也该有个名堂！”

红衣喇嘛德哈脱巨目寒芒闪动，深深地看了郝元甲一眼，道：“当然是有名堂，是要向阁下打听一个人。”

郝元甲道：“大内侍卫也看得起要饭草民，诸位要打听谁？”

红衣喇嘛德哈脱道：“有个来自江南名号碧血丹心雪衣玉龙的武林朋友。”

郝元甲心中立即明白了八分，当即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不错，是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大年初一来北京的，是当今武林中的英雄翘楚，第一高人！”

德哈脱巨目双翻，冷冷说道：“听阁下的口气，好像对此人甚是敬仰。”

“也不错！”郝元甲点头直认，道：“武林之中敬的是英雄，尊的是豪杰，不只郝元甲，放眼天下只要是武林人，没有不对这位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景仰尊敬的！”

德哈脱冷冷说道：“恐怕阁下还不知道，此人正是我几个奉旨缉拿的罪犯！”

郝元甲故作震惊，“哦”了一声，道：“这我郝元甲倒不知道，他是什么罪名？”

德哈脱冷冷说道：“叛逆！”

郝元甲道：“叛逆也该有个叛逆事实！”

德哈脱道：“有，自然有，朝廷从不无端入人于罪……”

郝元甲飞快一笑接口道：“大侍卫何须说明？便是扣他个莫须有的罪名，谅他一介草民也无从申诉的，而只得束手就擒，低头认罪！”德哈脱脸色一变，道：“阁下，这话我还听得懂，但我只能说朝廷决不会加人莫须有的罪名，至于他有何叛逆事实，却是不便奉告。”

郝元甲点头笑道：“对，大侍卫也没有必要对我一个要饭的草民多说，那么，诸位找上我丐帮北京分舵，又要干什么？”

德哈脱冷冷说道：“阁下自己应该明白。”

郝元甲道：“我可是糊涂得紧，请大侍卫明教！”

德哈脱道：“我愿意奉告，听说贵分舵与此人来往甚密！”

郝元甲摇头说道：“来往甚密我不敢承认，只是彼此都是武林人，又同属侠义白道，他来北京之后，礼貌上到敝分舵拜访总是免不了的。”

他不愧是老江湖，话说得四平八稳，令人抓不到毛病。

德哈脱神色冷漠地紧逼说道：“可是大内的耳闻，却不是这么一回事，礼貌上的拜访该仅只一遭，他却是常来贵分舵走动。”

郝元甲淡淡说道：“这个我也没有不承认，他确是常来敝分舵坐坐，可是，大侍卫，跟武林同道来往，那应不犯法吧！”

德哈脱道：“要是跟图谋叛逆的同道来往，那就该另当别论。”

郝元甲淡淡说道：“这叛逆二字，是大侍卫说的，我并不知道，而且，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叛逆行为！”

德哈脱冷冷道：“现在阁下该知道他是叛逆了？”

郝元甲道：“不错，那是大侍卫说的。”

德哈脱并未在意，道：“那么，阁下如今可以把他交出来了？”

郝元甲故作一怔，道：“怎么，大侍卫是向我丐帮北京分舵要人？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大侍卫，他并不是我丐帮北京分舵的人，我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留住！”

德哈脱冷冷说道：“可是他目前正在你丐帮北京分舵之中。”

“谁说的？”郝元甲挑眉问了一句。

德哈脱道：“不妨老实告诉你，我们几个是尾随他到这儿来的。”

郝元甲道：“那么几位就该在路上截住他！”

德哈脱道：“现在跟到这儿再擒他也不迟！”

郝元甲摇头说道：“恕我直说一句，我认为四位该多带些人来，倘若可能，最好把大内的侍卫统统带来，再加上全部禁卫军那是更好。”

德哈脱道：“区区一名叛逆，用不着惊师动众，我四个已是多多有余！”

郝元甲耸肩摊手，道：“大侍卫既然认为多多有余，那就多多有余吧，不过，我要告诉大侍卫，他如今并不在我丐帮北京分舵之中。”

另一名红衣喇嘛勃然变色，厉叱说道：“大胆狂民你敢……”

德哈脱一摆手，截住了他的话头，目注郝元甲，丝毫不动火地冷冷说道：“我提醒阁下，大清皇律有明文规定，对叛逆，知情不报者，同罪论斩，窝藏叛逆者，罪加一等，不知阁下可知道？”

郝元甲道：“多谢大侍卫明告，对大清皇律，我不大清楚，丐帮安份良民，要要饭也犯不了什么法的，所以我懒得去过问。”

这简直是蔑视大清皇律，德哈脱脸色微变，可是他仍未发作，道：“现在我告诉你了！”

郝元甲淡淡道：“现在我听清楚了，也明白了！”

德哈脱道：“所以我奉劝阁下，纵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丐帮打算打算！”

郝元甲火目一睁，双道赤焰直逼德哈脱，道：“丐帮弟子只知要饭，从不多管闲事，可是也并不是畏事任人欺负之人，我直说一句，倘若朝廷有动丐帮之意，那是朝廷自找麻烦，假如大侍卫认为我这丐帮北京分舵之中窝藏叛逆，我可以任四位搜，只要搜得着，我跟四位去认罪，但假如搜不着你们又怎么说？”

德哈脱冷冷说道：“阁下，你是老江湖，应该放明白点，假如大内侍卫尽出，再加上配有火器的禁卫军，你丐帮并不见得能兴多大的风，作多大的浪，朝廷也是因为当年傅侯力谏，再加上当年讨平布达拉宫之乱，你丐帮曾参与其事，替朝廷出过些力，所以一直纵容，可是如今朝廷已不比从前。”

郝元甲心中发了火，双眉一扬，道：“你错了，当年傅侯之所以力谏，那是傅侯眼光远大，见解超人，他为的是你们满清朝廷，并不是为了丐帮，当年丐帮几位长老虽参与讨平布达拉宫之盛举，那也不是为了你们朝廷，而是奉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之召，为的是我大汉民族，所以，你们朝廷也不必对我们丐帮见情！”

另一名红衣喇嘛神情剧变，厉笑说道：“好大胆的无知狂民，看来，是朝廷对你们太宽厚，太纵容了，你分明和叛逆一党，佛爷等先拿下你再找那叛逆也是一样。”

话落，闪身欲扑，德哈脱却又突然伸手把他拦住，巨目凝注郝元甲，冷冷说道：“我极力容忍，你可莫要……”

郝元甲大笑说道：“哪里是极力容忍？分明是因为你口中的所谓“叛逆”此刻就在我这分舵之中，我郝元甲不领这个情！”

德哈脱鬼脸一红，恼羞成怒，脸色一沉，目射寒芒，立即挥手喝道：“这化子未免太以狂妄无知，先拿下他再说！”

那名红衣喇嘛应了一声，倏扬厉笑，刚要扑出。

蓦地里，背后响起个冰冷话声：“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

话声虽然低微，却震得四名大内侍卫耳鸣心跳，血气翻腾，一惊之下，那名红衣喇嘛连忙收势，与另三名同伴一齐转过身形，八道骇然目光投注处，不由心头又同是一震，面前一丈内，赫然负手站立着一位白衣书生。

这四名大内侍卫无一不是能察闻十丈内飞花落叶虫行蛾闹的内家一流高

手，而今被人逼近身后一丈内竟都茫然无觉，此人之功力可想而知，倘若人家出手暗袭……

心中惊悸，都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德哈脱定了定神，目中寒芒闪烁，深深打量两眼，惊声问道：“你是……”

书生，他自然就是朱汉民，闻言淡淡一笑，道：“你们几个奉旨捉拿的是谁？”

德哈脱又复一惊，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道：“你就是碧血丹心雪衣玉龙？”

朱汉民点头说道：“我就是朱汉民，如今就站在你们几个跟前，我看你们几个有哪一个能奈何得了我！”

德哈脱刚一犹豫，朱汉民立即向着郝元甲举手连拱，笑道：“郝舵主，没想到我几趟拜访，竟给贵分舵带来了麻烦，私心甚感不安，如今我已现身，我的事就交给我吧！”

朱汉民这么做这么说是具有深意的，他虽知丐帮还不至于那么怕事，而且为了他甚至能不惜一切，可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他不愿为了他自己而为丐帮，尤其丐帮北京分舵招来麻烦，诚如德哈脱适才所说的，倘若大内侍卫尽出再加上配有火器的禁卫军，单凭一个丐帮，确实应付不了，虽不致于派毁人亡，就此瓦解，但至少损失不少精英，不少元气，如今事非其事，时非其时，朱汉民他不能那么做，也不能让丐帮做此无谓牺牲，削减了他日后举事时的实力。

郝元甲自然明白朱汉民的用心，只是他尚未及开口，那德哈脱已然向朱汉民发了话：“我们几个知道你是当今武林的第一高手，可是你要明白，假如我们几个没有把握也就不会来了，至少也会多来几个的。”

朱汉民道：“有把握那最好，当年雍和宫侍卫领班铁别真亲率五大内侍卫，并带着歹毒霸道暗器来这儿抓人，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地狼狈而回，如今你又结伴到这儿拿人，我恐怕你会步上铁别真的后尘，跟他一样地狼狈！”

德哈脱一震，巨目中寒芒暴闪，道：“你也知道当年事？”

朱汉民淡淡说道：“当年事传遍宇内，武林中哪个不知，哪个不晓？知道这件事并不稀罕，你何须大惊小怪？”

德哈脱道：“那么，食皇禄，报皇恩，我等奉旨行事……”

“奉旨行事？”朱汉民截口说道：“你们几个真是奉旨行事么？”

德哈脱道：“当然，错非圣旨，谁能指挥大内侍卫？”

朱汉民笑了笑道：“别人自然不行，可是那和堙应该可以。”

德哈脱神情一变，尚未说话，那另一名红衣喇嘛突然说道：“德哈脱，咱们哪来的闲工夫，先擒这大胆叛逆……”

“住口！”朱汉民脸色一寒，挑眉沉喝。那红衣喇嘛恍若突然被人打了一拳，一震住了口，他脸色一白，方待二次发话，朱汉民已然望着德哈脱冷然说道：“你答我问话，凭什么指我叛逆？”

对满清朝廷来说，他是必然的叛逆，他所以如此发问，倒不是不承认自己叛逆，而是想弄清楚满清朝廷为什么指他叛逆，是不是跟他所建立的七处秘密基地被毁一事有关！

无如德哈脱也是个老奸巨猾，他狡猾地道：“你只要进了紫禁城，还怕不知道自己的罪名？”

朱汉民冷笑说道：“这么说来，你们几个是奉命拿人，而不是奉命杀人

了？”

德哈脱道：“谋叛必有乱党，朝廷不拷问出你的党羽怎会让你死！”

朱汉民冷冷笑道：“不管你如何守口如瓶，稍时我不怕你几个不说，好吧，废话少说，你们几个如果真认为有把握，就动手吧！”

德哈脱冷冷说道：“你放心，既然找到了你，就不会让你免脱！”

一挥手，那另一名红衣喇嘛与那两个黑衣老者身形电飘，分别落在朱汉民左右后三方，把朱汉民围了起来。

郝元甲脸色一变，方待有所行动，耳边突然响起朱汉民的话声：“郝舵主，别让我不安，这几个我还应付得了！”

话声刚落，站在朱汉民背后的那名红衣喇嘛，已然悄无声息地发动了暗袭，单掌一探，五指如钢钩般，抓向朱汉民背心，一上手便是密宗独门诡异绝学大罗印。

朱汉民恍若不觉，容得背后红衣喇嘛五指近身，掌力欲吐未吐的刹那间，他忽地一声轻笑：“大罗印密宗绝学，我消受不起！”

随之向前跨了半步，就这么半步，那红衣喇嘛招式已然用老，收势不住，身子向前一倾。

朱汉民适时又一声轻笑：“你试试我的。”

身形突然飞旋，出手如电，一把攥上那红衣喇嘛抓出的右腕，只振腕一抖，那红衣喇嘛一个高大身躯便应势飞起，滚翻而下，砰地一声摔落原处雪地上，一身红色僧衣污斑片片，狼狈不堪，他一落地随即翻身跃起来，巨目圆睁，尽射惊骇，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望着朱汉民，一时未敢再出手。

朱汉民一笑转回了身，面对德哈脱，缓缓说道：“大侍卫，你看见了，我凭的可是真才实学，没有一点取巧之处，我要是力加三分，他那只右腕就别想要了，或者我抓着他不放，你们也会有个人落在我手中，我所以没那么做，那是因为顾念你们奉命行事，身不由主，手下留情，可是留情的事儿没有那么多，再有第二个人动手，我就不会再客气了，你看着办吧！”

就这一手，立刻镇住四名大内侍卫，郝元甲悚然动容，褚明禁不住击掌大呼，德哈脱脸上神色阴晴不定，半晌始憋出一句：“姓朱的，你敢拒大内侍卫缉捕？”

朱汉民淡淡说道：“德哈脱，你要放明白点，这莽莽神州本是我大汉基业，是你满朝窃据霸占，形同偷盗，我不过是要从盗贼手中把自己的东西取回来，何谓叛逆？”

德哈脱惊怒喝道：“好大胆的无知狂民，单凭你这几句话，已构成叛逆罪行，足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赵子斌，柳青阳拿人！”

两名黑衣老者应了一声，闪身欲扑。

“站住！”朱汉民一声大喝，喝住两名黑衣老者，然后冷冷说道：“你两个自己说，你两个是汉人还是满人？”

两名黑衣老者脸色一变，一时未能答上话来。

朱汉民面色一沉，目射冷电，沉声说道：“你两个偌大年纪，应该深识民族大义，身为汉族世胄，不思雪耻复国，反而甘为异族鹰犬，供人驱策，为人卖命，真令我齿冷心寒，他们如何对我，那情有可原，你两个竟为虎作伥，却罪无可恕，我言尽于此，你两个……动手发招吧！”

两个黑衣老者被他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说得老脸通红，一脸羞愧，只可惜那良知萌现的时间太短暂，刹那间他两个又是一脸狰狞狠毒色，厉叱一声，

双双闪身扑进。

朱汉民双眉陡挑，冷哼说道：“我有留你两个之心，奈何你两个丧心病狂，毫无羞耻！”

铁掌双出，其快若电，迎着两名黑衣老者各人一只右腕飞斩而下，只听得两声惨呼，两名黑衣老者右腕立折，抱腕飞退，疼得额头见汗，脸上都变了色。

德哈脱为之退了一步，骇然喝道：“姓朱的，你敢伤大内侍卫……”

朱汉民冷然说道：“刚才我说的话，你也应该听得很清楚，我这是薄惩族内败类，倘若你两个再敢动手，我会叫你两个跟他两个一样，我可没把大内侍卫这四个字放在眼内，不信你两个试试看！”

德哈脱巨目暴睁，森寒光芒怒射，但倏地，他凶狠之态尽敛，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沮丧，狠狠地瞪了朱汉民一眼，道：“姓朱的，算你幸运……”

他没有再动手的意思，也没有相拼的打算，那是因为他知道，他根本没有一丝希望，只有更惨。

“大侍卫！”朱汉民冷冷说道：“真正幸运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没伤你两个，那是念在你两个职责所在，上命难违，如今你该知道，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而且差得很远，希望这次教训能使你们知所警惕，别再找我自讨苦吃，要知道，下次再碰上，便决不会再有今天这种便宜事了。”

德哈脱默然不语，一挥手，转身便要走，朱汉民却突又冷冷喝道：“大侍卫，没有我的话，哪个敢走！”

另三名大内侍卫机伶一颤，没一个敢动，尤其那两名黑衣老者，更是惊破了心，吓破了胆，站得笔直的。

刚迈步的德哈脱，闻言脸色一变，回了身，道：“姓朱的，你还要怎样？”

朱汉民冷冷说道：“大侍卫放心，我话既出口，便再无更改，我今天绝不会难为你们，只是，我希望你能据实答我几句话……”

德哈脱没开口，朱汉民接着说道：“告诉我，近年来，你们大内侍卫可曾出过北京？”

德哈脱犹豫了一下，道：“未奉旨意，大内侍卫从不轻离内苑禁宫一步！”

朱汉民道：“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奉旨，我只问近年来你们可曾有人出过京？”

德哈脱巨目一睁，但倏又换无摇头道：“没有。”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再告诉我，今天你们缉拿叛逆，是奉了谁的命？”

德哈脱脸色一变，道：“自然是圣命密旨！”

朱汉民双眉微轩，道：“大侍卫，那你是要我闯趟大内，我可不是好骗的，须知今天骗了我，对你日后并没有多大好处！”

德哈脱脸色又复一变，默然不语，终于，他厉声说道：“告诉你也无妨，是和相暂调了我们雍和宫的人……”

“够了！”朱汉民摆手说道：“和珅好大的权力，这简直是史无前例……”

德哈脱道：“这也没有什么，和相身兼步军统领，是拱卫京几的首席武官，他有权调动京畿任何一处兵马！”

“别哄我！”朱汉民道：“那只是指的大内禁官以外，大内侍卫可不包括在内。”德哈脱道：“而事实上，我等这次确是和相调用的！”

朱汉民道：“我没有说不是他，我只是说他的权力未免太大了些，大的史无前例，最后再告诉我，他凭的哪一点指我叛逆？”德哈脱道：“我们只

是奉和相之命捉拿叛逆，别的不知道！”朱汉民目中寒芒一闪，道：“德哈脱，你要我用强？”

德哈脱厉声说道：“你便是杀了我，我也不知道。”

朱汉民突然笑了，摆手说道：“我说过今天不难为你们的，谢谢你了，你们几个可以走了，只是记住，要找找朱汉民，最好别找人家丐帮麻烦，否则我决不轻饶，请吧！”

德哈脱一句话没说，领着三名同伴如飞而去。

望着四名大内侍卫渐去渐远的身影，朱汉民突然皱起眉锋，呆呆出神，不言不动。

适时，一阵震天豪笑，郝元甲大步走下庙门前石阶：“痛快，痛快，十几年前，夏大侠在此为我出了一口怨气，十几年后的今天，少侠又在此大快了一次人心，郝元甲委实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前后两事前后相映，可以传为千古美谈了……”

朱汉民收回目光，淡淡笑道：“前辈难道不觉得有点奇怪？”郝元甲笑容凝住，呆了一呆，道：“怎么，少侠这话……”朱汉民道：“据晚辈适才观察所得，德哈脱这四个人，该是大内侍卫中，最弱的角色，和堠身边众多内家一流高手的死士，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人，反而调用雍和宫最弱的角色来对付我？”

郝元甲未加思索，随口说道：“那可能是他珍惜自己的人，舍不得……”

朱汉民淡笑摇头，道：“恐怕不是这个缘故，就算是舍不得自己的人，他也该派用雍和宫中最强的密宗高手，对晚辈这个叛逆，他是不会留情的，前辈以为对么？”

郝元甲呆了一呆，点头不语，但旋又说道：“那也有可能雍和宫精锐已经尽出，这四个不过是其中的一路，恰好被他四个碰见了少侠！”朱汉民淡淡笑道：“只好这么想了，不过正好把几个弱的编为一组，这似乎很不合理的。”

郝元甲没说话，朱汉民却接着又说道：“和堠身兼步军统领，是拱卫京畿的首席武官，固然该对我这个叛逆下令缉拿，可是他又凭什么指我是叛逆的呢？”

郝元甲道：“那八成儿少侠帮了玉珠，给了他儿子难堪，于是他就藉少侠折辱兰珠郡主那件事，及所说的那些话，来个公报私仇。”

朱汉民摇头说道：“前辈错了，以他和堠的权势，以他所养的众多死士，他不必公报私仇，也不必调派雍和宫的大内侍卫，大可以动用他所养那些个死士对付晚辈。”

郝元甲呆了一呆，点头苦笑说道：“少侠说得是，那么那是什么道理，郝元甲就不明白了。”

朱汉民默然未语，半晌，忽地一笑说道：“前辈，这件事暂时且莫管它，晚辈迟早总会弄明白的，今夜还要上趟玉泉会会女鬼，如今天时不早，晚辈想先回客栈看看，告辞了！”

微一拱手，身形腾飞疾掠而去。

他身法迅捷如电，郝元甲连念头都未及转，更别出声说话了，及至他回过神来，朱汉民早就没了踪影。

他略一沉吟，猛地转注褚明说道：“褚明，朱少侠可能有什么事儿，不然不会走得这么匆忙，你不妨跟去瞧瞧，快去，快去！”

褚明轻笑一声：“师父，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不愧闪电飘风，一溜烟没了影儿。

## 第八章 芳踪飘渺

朱汉民离开了丐帮分舵，果然是回到了客栈，而这一路之上，竟未再碰上什么大内侍卫找他麻烦。

按理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事实的确如此，非仅没碰上一个大内侍卫，便连一个可疑的人也没有见到。

他一进客栈大门，大顺飞步自柜台里迎了出来，劈头便道：“相公，您上哪儿去了，您房里有位客人等了您大半天了。”

看他那说话神色有点惊惶，朱汉民眉锋一皱，忙问是谁？

大顺四下里望望，样子有点神秘也带着点害怕，大年初六，北京城的各行各业都已开门做了生意，客栈中虽然也有了客人上门，可是那只是三两个，他四下望了望之后，立即压低了嗓门说道：“相公，就是前几天那位九门提督府的差爷……”

朱汉民一听便知他指的是九门提督府护卫大领班阿步多，阿步多既然来这儿找他，想必是由清苑回来了。

他心悬乃妹小霞的消息，匆忙谢了一声，飞步奔进后院，后院中，他的房门仍然关着，阿步多正负着手来回在门前走动，竟未敢擅自进房坐候。

此际，阿步多一眼望见朱汉民，急急迎了上来，刚要说话，朱汉民已然摆手说道：“走！到房里谈去！”

当先走进房中，阿步多恭恭敬敬地跟在身后进了房，并且随手掩上了门，朱汉民这时才看清楚，阿步多满身风尘，神色有点憔悴，情知他是尚未回九门提督府便上这儿来找自己了，心中着实很感动，当下慌忙举手让座。

阿步多哈腰唯唯，却未敢坐下。

朱汉民皱眉说道：“阿步多，你这是让我难受，为了我的事，累你来回跑了那么多路，我心中已很不安，你要是再站着不肯坐，岂不叫我……”

阿步多忙道：“受小侯爷差遣，阿步多就是脑浆涂地也是应该的，哪在乎什么累？您别动气，阿步多遵命就是！”

说着坐了下去，却是正襟危坐，腰杆儿挺得笔直。

朱汉民皱了皱眉，但他没多说什么，问道：“还没回府向纪大人销假么？”

阿步多恭谨答道：“没有，阿步多一回来就到这儿来了，您去过了么？”

朱汉民摇头说道：“还没有，我本准备这两天去给他二位请安的，可是我现在不能去了，这待会儿再谈，告诉我，小霞那儿怎么样？”

阿步多那张满布风霜，神情憔悴的老脸上，倏地掠上了一片忧虑之色，低下了头，半晌才鼓足了勇气说道：“禀小侯爷，霞姑娘已不在清苑……”

朱汉民一颗心往下一沉，急道：“阿步多，怎么说，那民家呢？”

阿步多低着头道：“那民家已成一堆废墟，还是阿步多几经打听，才打听出那一对夫妇已经死了多年，霞姑娘则不知去向……”

朱汉民有如被人当胸打了一拳，心头发闷，一时未能说出话来，阿步多却仍然低着头，道：“要不然阿步多不会耽搁这么多天，就因为……”

朱汉民无力地摆了摆手，哑声说道：“好了，阿步多，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阿步多猛然抬头，老脸上满是忧虑与悲痛，道：“小侯爷，您多保重，吉人自有天相的，霞姑娘她不……”

朱汉民淡淡说道：“谢谢你，阿步多，我知道，我会照顾自己的，唉……”

如今，小霞她落在了亲王府这已是可信之事，可是，她又怎么落到亲王府中的呢？”眉锋深锁，摇摇头，住口不言。

阿步多没说话，他怎么会知道？这叫如何回答？

朱汉民旋即又道：“阿步多，谢谢你为我跑了这么多路，没事了，你早点回府销假歇息去吧，我不多留你了，我要告诉你，府里，暂时我不能去了，你也别让他二位老人家知道我来了，以后你也别再到这儿来找我，千万记住，知道么？”

阿步多诧异欲绝，忙问所以。

朱汉民道：“现在你不必问，我也没工夫多说，总之，你记住我的话就是了，其实，你进内城一回府也就会知道了。”

阿步多仍想问，但却犹豫着没敢问。

朱汉民又说道：“还有，阿步多，倘若以后你我有动手的机会，你要装作不认识我，务必要尽全力下手……”

阿步多大惊失色，忙道：“小侯爷，您这是，阿步多斗胆也不敢朱汉民正色说道：“阿步多，我要你这么，自有我的道理，这道理，你一进内城一回府，也自然就会明白，只要记住千万要照着我的话做，要不然那你是给纪大人夫妇招灭门之祸。”

阿步多一惊，又要问，朱汉民已然摆手说道：“我不留你了，也不送你，阿步多，你快回去吧，一来免纪大人担心，二来也可以早点歇息歇息，我再叮嘱一句，千万记住我的话，快去吧！”

阿步多虽犹豫，却不敢不听，只得应了一声，起身告辞，临走还再三要朱汉民多保重。

目送阿步多离去后，朱汉民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竭尽所能，尽快去找到他怡姨，打听乃妹小霞的下落。

他沉思有顷，忽地走到桌前坐下，取出纸笔，濡墨振腕疾书，未几便写好了一封信。

在房中四下看了看，然后他揣起那封信，出房走向前面，前面，大顺正坐在柜台里，一见朱汉民出来，便要站起迎出，朱汉民向他摇了摇手，快步走了过去。

大顺方自一怔，朱汉民已到了柜台边，抬眼问道：“大顺哥，老掌柜的不在么？”

大顺忙道：“我爹出去了，怎么，相公有事儿？”

朱汉民笑着说道：“没什么事，我要出去一下，说不定今夜赶不回来，我这里有一封信，麻烦你交给老掌柜的。”

说罢，自袖底取出了那封信，递给了大顺。

大顺刚接信在手，朱汉民一句话也未再说，便转身飘然出门而去。

朱汉民刚走没一会儿，老掌柜的一手提着一包东西进了门，大顺一见他爹回来，连忙由柜台里迎了出来，接过东西，然后把朱汉民留的那封信交给了他爹，道：“爹，朱相公出去了，临出门的时候，留下这封信，让我等您回来交给您，您瞧瞧吧！”

说着，提着两包东西走向后院。

老掌柜的没有多想，漫应着拆开了信封，抽出信笺只一看，立刻一怔，忙叫道：“大顺，你快回来呀！”

大顺刚走没两步，闻言转过身来，道：“爹，您叫我，什么事儿？”

老掌柜的道：“朱相公走了，不回来了！”

“走了？不回来了？”大顺愣住了，好半天才说：“爹，不会吧，朱相公只说今夜可能赶不回来罢了……”

老掌柜的跺脚说道：“你怎么那么笨，唉，唉，那粒明珠咱们该还人家啊，这下，唉，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怎么还啊！”

大顺又愣了半天，苦脸道：“爹，我哪儿知道他会走呀？他也没说，朱相公真是……”

老掌柜的一瞪眼，道：“你还怪人家朱相公？他可是咱们家的大恩人，你懂什么，朱相公是作成咱们，是用心帮咱们忙，唉，这年头难得遇上这么一个好人，唉，唉，都怪你！”

大顺苦着脸道：“爹，他信上怎么说的？”

老掌柜的没好气地道：“朱相公说，他走了，不回来了，谢谢咱们的照顾，还说假如有人来找他，要是不相信他走了，可把这封信给他们看看！”

大顺皱着眉说道：“住的好好儿，他为什么要走？也不说一声……”

一阵急促蹄声传来，由大街那头奔来一匹快马，直上客栈门口，鞍上跳下来的，是玉珠，他一进门便往后面闯。

老掌柜的忙道：“哟，哟，请问这位，可是找朱相公的？”

玉珠闻言停了步，侧转身望着老掌柜的诧异说道：“不错，我是找他的，你怎么知道。”

老掌柜眼见他那气派打扮，可未敢怠慢，忙道：“您这位，前些日子不是来过么？”

玉珠恍然大悟笑道：“老掌柜的好记性，不错，是有这么回事，他在么？”

老掌柜的摇摇头，道：“走了，不回来了！”

“走了？”玉珠一怔，一把抓住老掌柜的手臂，急急问道：“他，他什么时候走的，上哪儿去了呢？”

玉珠不自觉地手上用了力，老掌柜的眉头一皱，差点没有叫起来，忙应道：“刚走没一会儿，不知道哪儿去了！”

说着把左手里的信递给玉珠，心里却直嘀咕，这年轻后生好大的手劲儿，八成儿也是个江湖上的好汉。

玉珠接信在手，松了老掌柜的，只一眼，立刻跺脚说道：“这是为什么，这家伙真是，怎么也不说一声……”

老掌柜一边揉着右手臂，一边说道：“您这位贵姓，怎么称呼，请示下，万一……”

玉珠不耐烦地匆匆说道：“万一他回来，你告诉他我来找过他，我叫德玉珠！”

把信往老掌柜的手中一塞，转身便往外走。

“啊！是珠子！”老掌柜的一惊，脱口一声轻呼，怔住了，手里拿着那封信，呆呆地失了神。

玉珠刚出门，迎面走来了四名身穿黑衣长袍，腰佩长剑的老者，对他们，玉珠可不陌生，微微一怔，停了步。

适时，四名带剑的黑衣老者也看见了玉珠，也都怔了一怔，急忙趋前哈腰说道：“好久未见珠子了，您好！”

玉珠淡淡说道：“诸位好，诸位联袂轻出大内，来到客栈，是……”

居左一名黑衣老者答道：“我们是来找个人……”

玉珠截口说道：“可巧我也是找朋友的，诸位是来找那姓朱的书生？”

四黑衣老者一震，居左那名干笑说道：“您知道了？我们几个知道他是您的朋友，可是……”

玉珠摆手说道：“我跟他没有什么深交，诸位职责所在，上命难违，要怎么样对付他，那是诸位的事，不过，今天诸位是白走一趟了。”

居左黑衣老者一怔，忙问所以。

玉珠淡淡说道：“走了，刚走，连我都扑了空。”

居左黑衣老者哦了两声，脚下未动，并没有走的意思。

玉珠双眉微挑，道：“诸位要是不信，尽管进去看看他留给老掌柜的一封信，只是一句话，可别难为人家做生意的。”

居左黑衣老者连应了好几声是，冲着玉珠哈了个腰，领着另三名黑衣老者进了客栈。

玉珠慢吞吞地走向坐骑，显见得，他并没有即时离去的意思，那是他深知大内侍卫的作风，生怕他们难为了老掌柜的。

还好，转眼间四名黑衣老者便又从客栈内走了出来，一见玉珠犹在，忙又冲着玉珠施了一礼。

玉珠扬了扬眉，淡淡问道：“怎么样，我没有骗四位吧！”

居左黑衣老者忙道：“珠子您这是什么话，我几个哪儿敢，只不过上命在身，咳，咳，不得不看个究竟，以便回去有个交待。”

玉珠道：“假如那样，诸位最好把那封信带回去当个凭证。”

居左黑衣老者干笑说道：“谢谢您，不敢相瞒，信是带着了！”

玉珠未再答理，翻身上了坐骑，抖缰催马，飞奔而去。

四名黑衣老者互望一眼，也迈开阔步匆匆地走了。

入夜，大地一片黝黑。

在右安门内的南下洼，有座碧瓦朱栏的小亭，这座小亭，名唤陶然亭，是康熙乙亥，郎中江藻建造的，采白乐天诗：“更待菊香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而命名。

这陶然亭，原是辽金时代的慈悲庵，此亭甚高，水木明瑟，与黑窑台相对，亭下数顷都是沼泽之地带，遍植芦苇，芦花盛放季节，一片雪白，煞是好看！

在陶然亭附近，有座名冢，在亭东北，孤坟三尺，杂草丛生，如今则是积雪一堆，名唤：香冢。

此际，在香冢之前，却有个身材颀长的白影，正负手徘徊，口中并不断低低吟道：“浩浩然，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芳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这是香冢旁所竖小碣的词句，这座墓，是京师名妓菁云，不欲嫁富贾而自刎死，怜之葬之，所以又在墓旁竖了这个小碣。

不过，如果这小碣上词句是出自那位富贾手笔，那位富贾可能不是想象中重利而轻离别的人！

那么，这白影又是谁？黑夜里来到这渺无人迹的地方又是干什么，莫非只是凭吊这孤坟三尺，独留青冢的那位冰清玉洁，重情而不重利的绝代风尘女？

只听吟声敛住，那白影继以清朗话声说道：“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芳魂无断绝，这么说来，世上果然是有鬼了，就算有，只怕那鬼也跟人

一样地有个正邪善恶之分……”

语音至此，忽地一顿，适时，远处梆柝更鼓声起，敲出了二更，只听白影喃喃一句：“是时候了！”

身形倏化长虹，白光划空，飞射不见。

玉泉山，也静静地峙立于一片黝黑之中，只是，那满山的未融皓皓积雪，把它变成了粉妆玉琢的一座。

玉泉垂虹，素列北京八景之一，大道广敞，一路阡陌，巨树荫郁，左山右水，西郊之风景佳丽，皆荟萃于斯。

周围筑有碧瓦红垣，当年是金章帝的行宫，康熙时，称澄心园，后来又改为静明园，章帝常游幸于此。

雍正、乾隆以降，更成了皇族们游山玩水，探幽揽胜的好去处。

既然是皇族们的游乐处所，平民自然是不准攀登了。

而，自从这玉泉山闹鬼之后，别说平民，便是皇族们也裹足不前，望而怯步了，那倒不是皇上下了手谕不准来，而是没人敢来了。

二更刚过，那玉泉南山之巅，雪白一片的玉泉塔上，掠上了一条白影，白影不知来自何处，但却闪电一般没入了玉泉塔顶暗影中。

玉泉塔高有七级，又是在南山之巅，站在玉泉塔顶上，俯览远眺，那该是一草一木，一景一物尽收眼底。

自那条白影隐入玉泉塔顶之后，玉泉山又恢复了一片空荡寂静，就这空荡寂静，一直延续到了三更时分。

三更甫届，玉泉山上又有了动静，玉泉塔顶突然射出了那条白影，白影一出塔顶便向西北方向闪电射去。

玉泉山西北是金山口，金山口是前明景帝陵寝所在，景帝为明朝第七代皇，在南口附近之天寿山上本有十三陵寝地，明朝第三代成祖起至第十七代毅帝，都葬在十三陵。

景帝之所以被葬在玉泉山，那是按明制：诸公及公主不得算明陵，景帝因英宗复辟而废为王，所以以王礼葬在这金山口，而未葬在十三陵。

在那明景帝陵寝之旁不远处，另有一座大的坟冢，这坟冢陵园，建筑之敞伟，竟不下于景帝陵寝。

这时候，就在这座陵园中，面对着玉泉山下，却站着一个无限美好的雪白人影。

那是一个身材纤巧婀娜，穿着一身雪白衣衫的少女，夜寒风劲，令人为她兴起衣衫不胜单薄之感。

而她，却是一任那夜风飘荡着衣袂，拂乱了云鬓，一动也不动的，有如一尊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玉女石像。

她面向玉泉山下，无法看到她那张该是风华绝代，清丽若仙的娇靥，但是，那露在衣衫外面的肌肤却白皙晶莹如玉，便是那地面上的白雪也要逊色三分。

虽然看不见她那张脸，然而由她那无限美好的背影，及那隐透着冰清玉洁高华气度，令人直觉地认为，她必是天仙小滴，来自广寒，而绝不敢有一丝他想。

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倏忽间，她有了动静，她步履轻移，缓缓在陵园中走动了。

走动是走动，只是她的步履是那么轻盈，再加上长掩双足的衣裙，令人

只觉她是在袅袅随风飘动，而不是走动。

偶尔，她也半转过那张娇靥，却只是惊鸿一瞥，就这惊鸿一瞥，已然让人觉得，那是人间少见，称她绝色，毫不夸张，她美得不带人间一点烟火气。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那弯弯的秀眉微皱，似乎心中充满了难解的愁怨，娇靥凝霜，比夜色还要冷上几分。

那双清澈深邃，圣洁的美目之中，也好像笼罩着一片薄雾，显得那么迷迷蒙蒙。

她，该是当朝亲贵皇族中人，否则怎能入此禁区，留连不返？

可是，皇族亲贵对这玉泉山，已然是裹足不前，望而生畏了，那么这白衣少女是谁？

莫非是传说中的女鬼？

蓦地里，玉泉山上匹练划空，一道白光飞驰而至，直落在距离这陵园十多丈远处的一株老松之上。

老松不摇，雪花未坠，此人之身法不可谓之不高，不可谓之不奇，可是，这已然惊动了那个白衣少女。

她娇躯微震，粉首倏转，向着老松投过飞快一瞥，适时，老松上的白衣人也有所觉，飞身而下，直落陵园之中。

然而，在这白衣人飞身落地后，陵园中的白影，竟仍然只是一个，那白衣少女已不知去向。

这白衣人僵立当场，怔住了，那是一张满布惊愕神色，俊美无伦的玉面，是号称武林第一高手的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

他为什么惊愕，那要问他自己。

他自己所看到的，是那隐透高华气度的无限美好身形，那张清丽若仙，美绝尘寰的娇靥，那双圣洁的目光，那份轻愁，只是，他没有看得太清楚。

虽然他没看清楚，可是他直觉地，打心底里坚信，那位白衣少女，绝不是鬼。

然而，他却也看到，那白衣少女是在他落地之前，幽灵一般地凭空消失在夜色里。

而且，那白衣少女出现在陵园，消失也在陵园，若说那白衣少女的消失，是靠着一一种高绝身法，那白衣少女身怀武学，他却又绝不相信。

因为，他自己明白，世上，绝没有这种武学，这种功力，能使自己消失于无形，便是连他的父亲，那位神功盖世，旷绝古今，技比天人的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也没有这种功力，也不能臻此神化境界。

那么，那白衣少女却不像是人，既不是人，便该是鬼，那个传说中，吓坏了两位皇族亲贵的女鬼。

难不成世上真有鬼？

朱汉民正自寻思间，蓦地里一丝冷风起自身后，直袭背脊，使他躲无可躲，机伶一颤，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他霍然旋身，而，他心头一震，又是一丝寒意倏遍全身，头皮为之发炸，面前哪有半个人影？只是那茫茫夜色，寂静空荡的陵园，鬼气阴森的巨冢。

骇然之下，他脱口一声轻喝：“姑娘分明是人非鬼，何必相戏？”

口中这么说，其实，那个“鬼”字，在他心中占了九分。

话出之后有回音，可是那是他自己说的话声，除了那被他轻喝自树上震落的雪花之外，别无一丝动静。

突然，他挑眉一声冷哼，身形闪动，在陵园中搜寻一遍，仍是枉然，别说没有人影，便连个可资藏身之处也没有。

这一下，那个“鬼”字在他心中立刻占了十分。

饶是他傲骨铁胆，也不禁暗暗心寒，他方自打算离去。

蓦地里，一声无限甜美的清脆娇喝，划空传到：“哟，鬼，你站住！”

朱汉民一惊，循声投注，一条纤小红影起自半山，飞驰而至，天！那竟会是美郡主德兰珠。

兰珠这时也看清了他，“咦”了一声，欺前一步，圆瞪着美目，娇靥上满是诧异惊愕神色，道：“怎么会是你？”

一阵香风袭人，朱汉民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皱了皱眉，强笑说道：“不错，是我，我没想到会是郡主你？”

兰珠柳眉一挑，道：“怎么，你认为只有你敢来，我不敢来！”

那刁蛮劲儿，令人难于招架，朱汉民忙道：“不，那倒不是，我是没想到。”

兰珠从琼鼻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没想到，你又会想到什么？别把我看的跟容真、海若一样的没胆子，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见便被吓坏了，海若是女孩子家还有可说，容真却是一个大男人，真是丢人了……”

朱汉民心知她口中的容真是指那哈贝勒的三贝子，海若是指和亲王的六格格，笑了笑，道：“他们不知而来，被鬼吓坏了，那是他们胆小，郡主知而敢来，那郡主的胆子，的确要比他们大。”

他是为避免罗嗦，不得不奉承几句，不过事实上，这位刁钻美郡主的胆子，也的确是够大的。

岂料，兰珠那娇靥上浮现了一丝得意的笑意，只可惜那一丝笑意在她那娇靥上停留的时间太短了。

倏地，她一绷娇靥，道：“没人要你夸，谁要你夸了？”

敢情是说好说歹都不行！

朱汉民皱了皱眉，道：“郡主，我是句句由衷，这也是事实！”

兰珠道：“事实也没人让你说。”

朱汉民无可奈何，对她，他穷于应付，双肩一耸，摊手淡笑，道：“不说就不说，行了么？”转身就走。

“站住！”背后，响起了兰珠一声娇喝。

朱汉民慢吞吞地转回了身，道：“郡主还有什么脾气要发？”

兰珠脸一红，道：“你要上哪儿去？”

朱汉民道：“惹不起我该躲得起，这里是外地，又充满了阴森鬼气，我是早走为妙，怎么，不可以么？！”

兰珠美目一瞪，逼近一步，道：“你说谁是鬼？”

朱汉民有点啼笑皆非，道：“郡主阁下，你误会了，我有几个脑袋？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说郡主，事实上，这地方……”

兰珠威态稍敛，哼了一声，道：“谅你也不敢，我话还没有说完，不许走！”

朱汉民抬头说道：“看来我今夜的麻烦惹大了，郡主阁下，有话请说吧，我洗耳恭听就是！”说着又走了回来。

兰珠那香唇边上，又有了一丝轻微笑意，扬了扬眉，道：“告诉我，离开客栈之后，你又上哪儿去了？”

朱汉民手向脚下一指，道：“玉泉山，郡主不是在这儿碰见了么？”

兰珠眉宇间倏地掠过一丝幽怨神色，冷哼说道：“这是因为你没想到我会来，也躲不掉了，要不然的话……”

朱汉民心头刚自一震，兰珠她突又改口说道：“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客栈？”

朱汉民未答反问，道：“我离开客栈的事，是玉珠告诉郡主的？”

兰珠点了点头。

朱汉民道：“那么，郡主就不会不知道，玉珠也不会不告诉郡主，我现在是在大内侍卫奉命缉拿的叛逆，如此，我能住在人家店里，让人家客人不敢上门么？”

兰珠道：“你倒是挺会为人家着想的！”

朱汉民道：“我这个人由来只替人家想，而不为自己想！”

兰珠哼了一声，美目深注，道：“那么，你又为什么连我们也不招呼一声？”

朱汉民道：“郡主错怪我了，我猜想玉珠必会去找我，我留了封信给老掌柜的，虽是给老掌柜的，可也等于招呼玉珠。”

兰珠扬了扬柳眉，道：“我认为你礼貌上，该到我家去一趟！”

朱汉民道：“那是礼貌上，事实上，我不能那么做，我也不敢那么做，有的时候，为了顾忌利害，是不能拘小节的。”

兰珠道：“你是怕连累了我们？”

朱汉民坦然说道：“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

兰珠道：“可是你知道，我爹、我哥哥跟我，没有一个怕事！”

朱汉民淡淡道：“那是容叔、玉珠跟郡主的厚爱，我却不能让容叔在立场上有所为难，更不能连累了你们。”

兰珠道：“这么说，你是好意！”

朱汉民道：“我不敢这么说，不过，至少，我没有恶意！”

兰珠道：“你很会说话，使人无从责备你！”

朱汉民道：“谢谢郡主，那是郡主大量谅解。”

兰珠沉默了一下，在这沉默的片刻间，她的态度缓和了不少，看了朱汉民一眼，轻轻说道：“你可知道，我爹跟我哥哥……都很着急？”她没说自己。

朱汉民心头震动，表面上他却平淡地道：“谢谢容叔跟玉珠，也请郡主转禀容叔，告诉玉珠，不必着急，也不必为我担心，我直说一句，大内的侍卫，京畿的铁骑，他们还奈何不了我！”

兰珠柳眉一挑，倏又轻柔地道：“你就是这么自命不凡，自以为了不起的自负让人讨厌，你知道，大内还有很多狠手未曾动用？”

那说话的神态，令朱汉民心弦为之震撼，而他的语气，越发地显得平淡，扬了扬眉道：“再谢谢郡主提醒，我自己会小心的。”

兰珠沉吟了一下，面有犹豫为难之色，道：“你不能照我爹的话，早点离开北京么？”

朱汉民只觉全身热血往上一涌，现在他明白了，满族的女儿家，并不是完全刁钻、倔强任性的，也有她温柔、娴静的一面，可是他不明白，兰珠为什么有时候表现得那么令人头痛，他强忍激动，道：“郡主该知道，我在大事未了之前，不能离开北京。”

兰珠道：“什么大事？”

朱汉民隐瞒了一半，道：“找我妹妹小霞。”

兰珠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还有你爹交付你的使命？”

朱汉民心头一震，毅然说道：“郡主，我不否认，这比找小霞更为重要。”

兰珠那眉宇间再现幽怨色，道：“你知道，这在我们之间，划了多深一道鸿沟，难道你非要那么做不可？难道你不能看开些么？”

朱汉民挑眉说道：“郡主，我要直说一句，那绝不可能，容叔、玉珠跟郡主都是明白人，该知道，这桩使命，我必须担负，义不容辞，虽然成功失败无法预卜，但在神州未复之前，大汉民族的子子孙孙绝不甘休，不过，郡主，那是对朝廷，对容叔，我说过，我不敢。”

兰珠默然不语，良久始道：“你是说，这不会影响我们两家的交情，两代的感情？”

朱汉民毅然点头，答得坚决，道：“是的，除非到了最后一刻！”

兰珠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没说话，她脸上的神色很复杂，复杂得令人难窥万一。

须臾，她忽地扬眉笑道：“不谈这些个徒乱人意的的事儿了，告诉我，你来这儿干什么？”

朱汉民自也愿意避免谈这些，笑了笑，道：“郡主来这儿，又为了什么？”

兰珠娇靥上笑容消失了一些，微微地低下了头，道：“世上没个人好谈心，找鬼谈谈也是好的。”

朱汉民身形一震，心弦一阵轻颤，他立刻又发现了满族女儿家跟汉人女儿家一处不同所在。

前者，虽然有点含蓄，但敢于表白，敢于说出心底里的事，后者，却永远将心事深藏在心底，羞于启口。

其实，那也是兰珠承袭了乃父的血统，乃父的性格，与一般为皇族亲贵，宦臣人家有所不同的地方了。

因为，德容兄妹素慕朱郭之风，心仪武林，也各有一身颇为不俗的武学，尤其受那盖世奇豪，已然故世的神力威侯傅小天的影响，异常之大。

兰珠的这一句话，使得朱汉民难以接口，他想用沉默来躲避，可是兰珠却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你呢？”

朱汉民心头又复一震，良久始憋出一句：“我只是为了好奇！”

兰珠忽地笑了，美目凝注着朱汉民，道：“先前，我还以为你就是鬼呢，其实，你本是个……”

娇靥红，改口说道：“你看见鬼了么？”朱汉民简直有点心惊，忙道：“看见了，只是……”

“看见了？”兰珠慌忙以玉手掩了檀口。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我先躲在玉泉塔顶，郡主知道，那地方能把玉泉山的一举一动，一草一木尽收眼底，后来我看见这儿出现了一个白影，于是，我就赶了来，可是等我赶到这儿的时候，她却已发现了我，一转眼就不见了！”

兰珠瞪圆了美目，道：“你没看见那白影是怎么不见的？”朱汉民摇头说道：“惭愧得很，我觉得她如同幽灵一般地消失于无形！”

兰珠喃喃说道：“这么说来，真有鬼了！”娇躯一颤，向朱汉民靠近了一步。

女儿家的胆子，毕竟还是小，这回朱汉民没躲。

兰珠倏地仰起娇靥说道：“是个男的，还是个女鬼？”

朱汉民道：“是个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兰珠沉吟了一下，道：“你看见她的脸了么？”朱汉民点了点头，道：“是在她发现我回头探视的时候。”兰珠面有悻色地道：“是青面獠牙，披头散发，七孔流血，舌头拖得长长的？”

朱汉民失笑摇头，道：“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她很……”住口不言。

兰珠猛地抬眼，美目紧紧凝注，一眨不眨：“她很美，是么？”朱汉民被她看得有点不安，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兰珠忽然笑了，如花朵怒放，道：“这倒很出我意料之外，她美到怎么一个程度？比我如何？”

朱汉民可没料到她会有此一问，暗一皱眉，强笑说道：“郡主尊贵之体，怎好跟……”

“我不在乎跟鬼比！”兰珠不肯放松地接口说道：“她生前也是人，我死后也是鬼，有什么分别，不过阴阳一线之隔，你快说给我听听！”朱汉民躲之不过，只好硬起头皮，迟疑着道：“如果郡主真要我比，我不敢不遵命……”

顿了顿，接道：“我只能这么说，郡主美艳，她清丽，春兰秋菊，难分轩轻！”

朱汉民是保留了不少，若真要比起来，便是美艳绝伦的兰珠，也要逊色三分，因为兰珠的美偏向一种官门的尊贵，而那白衣少女则是一种圣洁，高华，不带人间烟火气。

再说得那个一点，是有点仙凡之别。

“真的？”兰珠美目中倏闪异采。

朱汉民不安地点了点头：“我说得中肯得很！”

兰珠嫣然一笑，道：“恐怕是违心之论吧，我以为她强过我多多。”

朱汉民强笑说道：“郡主若是不信，我也莫可奈何！”

兰珠笑了笑，忽又问道：“你相信世上真有鬼么？”

朱汉民答得好，道：“我读的是圣贤书，子不语怪力乱神，我本不信！”

“本不信？”兰珠望着他说道：“你的意思是如今不得不信了？”

朱汉民毅然点头，道：“我尚有着一点怀疑，不过，郡主家学渊源，该知道，世上还没有那么玄的武学，那么高的功力，便是我爹，他老人家也不能臻此消失于无形的神化境界，我也有此自信，只要是人，他便绝难逃过我一双目光的监视。”

这不是夸大，也不是自责，事实上，放眼天下，也确实找不出一个能逃过碧血丹心雪衣玉龙目光的人了。

兰珠柳眉一皱，忽又嫣然而笑：“这么说来，果真是……”望了朱汉民一眼，接道：“世上若真有这么美的鬼，那倒是值得人亲近了。”

朱汉民下意识地脸上一热，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好。

兰珠却忽地又作此问：“你真是为好奇而来的么？”

朱汉民连忙点了点头。

兰珠又紧逼一步，道：“你听人说的，是女鬼还是男鬼？”

朱汉民暗暗叫苦，只得实说。

兰珠美目深注，笑得神秘，还带着点令人难堪的意味，道：“那恐怕不

是为了好奇吧？”

朱汉民脸上又复一热，挑眉说道：“郡主若是不信，我……”

兰珠倏地跺了蛮靴，玉手塞起了耳朵，皱眉叫道：“郡主，郡主，你就只会叫我郡主么！”

朱汉民心头一震，道：“事实上，郡主确是郡主，我不这么称呼该……”

“那么，我问你！”兰珠放下手，绷着脸道：“我哥哥也是贝子，你为什么叫他玉珠而不称他为贝子？”

“这……”朱汉民立即哑了口。

正感无词以对，穷于应付，蓦地里一声大笑划空传来：“好家伙，害得我提心吊胆到处找，原来你两个躲在这儿娓娓密谈，好惬意啊！”

一听便知是玉珠，他来的正是时候，虽然说话是有点戏谑，至少他为自己解了围，朱汉民心中顿时为之一松。

转眼间，玉珠飞掠而至，笑吟吟地望着两个人，只不说话。

兰珠既有点羞，也有点恼，狠狠地横了玉珠一眼，道：“少嬉皮笑脸，让人见了就讨厌！”

玉珠可不在乎，笑嘻嘻地道：“怎么，妹妹，我又讨厌了？对不起，早知道我说什么也不会来打扰的。”

兰珠一张娇靥为之通红，嗔声说道：“哥哥，你敢再说……”

玉珠慌了，忙笑道：“好，好，好，别发火，我不说，行了吧？”

朱汉民脸上也觉发烧，连忙转开话题，道：“玉珠，你怎么也来了，刚才你哪儿去了？”

“怎么，你也嫌我？”玉珠两眼一翻，又说道：“还说呢，都是你，本来，我听说这儿闹鬼，容真跟海若都被吓坏了，我就打算找你一起来看看，哪知你阁下不辞而别走了，我回去一说，爹着了急，兰珠闹了脾气，一赌气之下，她一个人偷偷跑了，我只好跟出来找了，你不知道，一个人提心吊胆的在这儿乱钻，心里真不是味儿……”

显然，他是有点害怕。

朱汉民不禁失笑，道：“就你一个人来？容叔放心？”

“不！”玉珠摇头道：“还有我的五虎将，他们在上面等着呢！”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我说嘛，你一个人来，容叔怎会放心……”

望了玉珠一眼，接道：“玉珠，怎么样，宗人府的人有没有再来？”

“没有，他们敢！”玉珠漫应了一句，旋又问道：“对了，小卿，你来这儿干什么？”

兰珠突然插口说道：“只兴我们找鬼，不许人家找鬼么？哥哥，你不知道，那个女鬼呀，可美着呢！简直是人间少有……”

玉珠一惊道：“怎么，妹妹，你碰上了，瞧见了？”

兰珠瞟了朱汉民一眼，淡淡说道：“我哪来那么大福份？问他呀！”

玉珠立又转向了朱汉民，急道：“怎么，小卿，是你碰上了，瞧见了？”

朱汉民眉锋微皱，有点窘，遂把适才所见说了一遍。

听毕，玉珠脸色有点白，惊呼说道：“天，这么说来，世上是真有鬼……”

下意识地回望了那阴森巨坟一眼，连忙闭上了嘴。

朱汉民笑了笑，道：“人所归为鬼，你没听说么？‘人死曰鬼’，‘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玉珠，实在说，我还有点怀疑……”望了那巨坟一眼，接道：“能葬在这儿，此人生前身份绝不寻常，这是谁……”

玉珠截口说道：“当然不寻常，这是和亲王的陵园。”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怪不得，玉珠，如今多了你们两位，帮我在这附近找找看好么？”

玉珠刚点头，兰珠突然说道：“哥哥，找什么，既然是鬼，谁找得着？要找你帮他找，我可懒得管这事，我找代勇他们去！”她还吃死人醋！

她用难以言喻的目光望了朱汉民一眼，粉首一偏，飞掠而去。玉珠大急，忙叫道：“妹妹，不找就不找，你别走啊！”

兰珠充耳不闻，身形一闪，消失在半山夜暗中。

玉珠苦笑说道：“瞧见了么，小卿，她就是这么个令人头痛的脾气！”

朱汉民淡淡地笑了笑，道：“玉珠，你也走吧，不必找了！”玉珠一怔，道：“怎么了？”

朱汉民淡淡说道：“没什么，你赶快跟去吧，她要一气之下带走了五虎将，你阁下就得一人回去，容叔那儿替我请个安，请他别为我担心，一俟事了，我会走的，快去吧！”

玉珠可真有点怕一个人回去，犹豫了一下，道：“也好，我走了，你现在住在哪儿？”

朱汉民道：“别问我住在哪儿，北京城中总有再碰头的时候，如果可能，我也会再去看你们的，快走吧！”

玉珠道：“我就走，可是小卿，有句话我不得不说……”

脸色一整，目光凝注，接道：“我妹妹的脾气，我比谁都清楚，这几天来，你也该看出一些了，内城的那些贝子们，她一个也看不上眼，你可别伤了她的心，我走了，好好保重，用得着我的时候，勿忘招呼一声。”话落，掉头飞驰而去。

刹时间，这笼罩着懔人鬼气的陵园之中，就剩下朱汉民一个人，他心潮波动，心弦震颤，久久不能平静。

两眼望着玉珠消失处，呆呆的出神，脸上的神色，复杂异常。

良久，他方始嘴唇颤抖地喃喃说了一句：“人非太上，然而……兰珠，你这是何苦……”

突然，一声幽幽轻叹起自那巨坟之后，朱汉民机伶一颤，双目寒芒暴射，喝问一声，身形如电，一闪扑向巨坟后那轻叹发起之处。

他那冠绝宇内的天龙身法，不可谓之不快，然而，当他扑到了巨坟之后时，他并未能有一点的发现。

他心头剧震，蓦地里又是一声幽幽轻叹起自巨坟之前他适才站立之处，他不由大骇，身形电闪，又扑了回去。

无如，仍是枉然，陵园中，夜色空荡寂然，那声幽幽轻叹，似犹在耳，就是看不见一丝人影！

刹时间，朱汉民怔住了，全身汗毛为之根根倒竖，他倏地大喝问道：“姑娘到底是人是鬼，为何一再相戏……”

话犹未完，一阵阴风起自背后，拂上身来，吹得他遍体生寒，毛骨悚然，他心胆欲裂，闪身前飘一丈，霍然转身，再看时，他目瞪口呆，立即怔住。

那巨坟之上，衣袂飘飘，双臂直垂，站立着一个无限美好的白色人影，是适才那白衣少女，只是如今她已经长发披散，遮住了她那张清丽的娇靥。

紧接着一个恍若发自地窟，又似飘荡夜空的幽幽话声响起，朱汉民听得清楚，那绝不是发自白衣少女之口。

“君正人也，我不敢崇君，然此地非佳所，不宜久留，泉下人盼君早归！”

朱汉民强持镇定，双眉一挑，刚要发话，倏地，他又怔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事实，然而，毕竟是铁一般事实摆在眼前，巨坟上的白衣少女不见了。

一阵阴风过处，便消失于无形了，他心里明白，这绝不可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武学中的高绝身法，而是……

夜风拂面，他连连寒战，定过神来，当即向着巨坟举手一拱，朗声说道：“多谢姑娘，既有所谕，敢不敬遵！但请姑娘芳魂一缕早归极乐，勿再惊骇世俗是幸！”

话落，身形飘起，向茫茫夜空飞射而去。

一直等朱汉民消失不见，那阴森巨坟之后，突然又随风飘起一声幽幽轻叹，这声轻叹中，较前两声包含的更多，能使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闻之心酸泪落。

可惜，朱汉民他没有听见，因为他已经走远了，在这声幽幽轻叹随风飘起时，他已经到了玉泉山下。

他刚到玉泉山下，遥见百丈外一条人影迎面飞驰而来，目力如神的他，一眼便看出，那是丐帮北京分舵的褚明。

他往那边去，褚明往这边来，褚明美号“闪电飘风”，身法自是不俗，他那天龙身法尤其高绝，是故，转眼间两下里已近在三十丈内，适时，褚明也看见了他。

“喂，阁下，你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褚明一声招呼，飞掠到面前。朱汉民连忙刹住身形，诧异问道：“褚明，你来干什么？莫非也来找鬼？”

“找鬼？”褚明抬头冷笑道：“我是奉命来找你！”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找我干什么？是郝前辈有事儿么？”

褚明神秘地笑道：“也可以这么说，总之，分舵里已然忙得不可开交，快跟我回去吧，再迟我又要吃师父的排头了。”

说着，已转身飞驰而回。

朱汉民闪身跟上，道：“褚明，到底是什么事？”

褚明转头眨眨眼，笑道：“告诉你吧，分舵刚迎得一位贵客入城，她老人家是来找你的。”

朱汉民一怔，精神陡振，急道：“是谁？是我怡姨？”

褚明摇头说道：“不，不，不，不是德郡主！”

朱汉民的心中禁不住一阵失望，立刻没了兴趣，可是他仍然又问了一句：“那么，是贵帮的帮主驾到？”

褚明又摇头说道：“不，不，她老人家比我们帮主来头还大！”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那么，是苍五老！”

褚明他仍摇摇头，眨眼笑道：“五长老的来头也远不及她老人家！”

这就奇怪了，会是谁比丐帮的五长老九指追魂苍寅苍五老的来头还大？朱汉民皱眉沉吟，还待要再问。

褚明突然笑道：“阁下，何必那么急？现在你不用问，等回到了陶然亭之后，你阁下自然就会知道了！”

朱汉民一震说道：“你知道我去了陶然亭？”

褚明笑道：“那是什么话，什么事你能瞒得了我？”

朱汉民眉锋一皱，苦笑不语。

褚明又道：“怎么样，阁下，碰见鬼了么？长的什么样儿？”

朱汉民遂又把所见对他说了一遍，刚刚说完，褚明一蹦丈余高，失声叫道：“我的老天爷，这么说来真是有鬼了？”

朱汉民摇头苦笑道：“谁知道，我本不信，然而……”摇摇头，住口不言。

褚明却瞪着眼说道：“阁下，这么说来，她不是那跑到客栈找你的那个……”

朱汉民截口笑道：“你这岂不是废话，那既是鬼，怎会跟人混为一谈……”

“不！”褚明摇头说道：“我的意思是说，就算她不是鬼，也不会是那黑衣女子……”

朱汉民道：“怎见得？”

褚明道：“你不是说，她气度高华，目光圣洁，正而不那么？如此她岂会跟那黑衣女子是一伙？再说，‘君正人也，我不敢崇君……’不也表示她崇的不是正人么？”

朱汉民点头道：“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想……”

褚明没再接话，却自言自语地摇头说道：“我没见过鬼，听人说的虽不少，可没有想到世上真会有鬼，早知道是这么个鬼，我也该去见见……”

说话间，陶然亭已然在望，褚明突然停了步，道：“阁下，在她老人家面前，我该回避了，你一个人进去吧，我要走了，我师父还等着我复命呢！”

话落，未等朱汉民有任何表示，便掉头飞驰而去。

朱汉民来不及阻拦，他一怔神间，褚明已走得没了影儿，没奈何，只得怀着诧异心情，腾身掠向陶然亭。

他刚近陶然亭十丈内，只听那黝黑的陶然亭中响起一个无限柔和的话声，话声中更带着慈祥：“是民儿么？快进来！”

朱汉民神情一震，脱口轻呼一声：“娘！”身形疾顿，如飞投射陶然亭内，再看时，他已跪在亭中石板地上，身前多了一位身材无限美好的黑色人影。

黑色人影抬起了欺霜赛雪，白嫩晶莹的一段，那是皓腕，轻轻地抚上朱汉民的肩头，轻柔笑道：“起来，起来，让娘看看，你离家这多日来，是胖了还是瘦了？”说着，伸双手扶起了朱汉民。

朱汉民站起了身，抬起了头，如今，他已不是那叱咤风云，纵横宇内的武林第一高手。

而是个无限孺慕，柔顺万分的稚子。

黑色人影在看了朱汉民一眼之后，以爱怜又痛惜的口吻，轻轻地说道：“你看你，那么大个人了，眼看就要讨媳妇儿了，还是那么不晓得照顾自己，永远得娘跟在身边，真是，娘能跟你一辈子么？瘦了这么多，也不怕娘看了心疼！”

这不是责备，而是爱，天下至情至性的爱，天下最真最纯的爱，丝毫不掺有假的爱，感人至深的爱！

朱汉民眨动了一下俊目，笑着说：“娘还说民儿呢，娘自己也瘦多了！”

黑色人影哼了一声道：“那要问你呀！娘要不是为了想你，会瘦么？家中好好的清福不享，娘干什么饱尝风霜的老远跑出来？为了你，娘还招来你爹一顿数落，说什么儿子大了，该让他自己去历练历练了，老一辈的哪能永远为儿女操心……”

朱汉民笑道：“娘，民儿直说一句，爹他老人家说得对！”

“好哇！”黑衣人影笑骂说道：“娘为了出来找你，挨了你爹的数落，你不但站在娘这一边，反帮你爹说话，看来娘是白疼你了！”

朱汉民眨眨眼，笑道：“民儿以为，娘不会以为爹说错了话！”

黑衣人影笑道：“你爹奇才第一，傲夸宇内，他所作所为所说还会有错？娘自当年至今，一直把他视为神人，不过，唯独这件事儿娘不服他，也不能听他的！”

朱汉民笑了，问道：“娘，爹他老人家呢？”

黑衣人影道：“找你霍叔、岑叔、端木叔他们三个下棋去了，这一去，恐怕要个把月才能回来，娘一个人待在家里多无聊？”

朱汉民道：“民儿自出道以来，就没见过霍叔他们三位，娘，您知道他三位隐居在哪儿么？还在老地方么？”

黑衣人影点头说道：“你霍叔、岑叔本就定居洞庭，你端木叔自老谷主过世之后，也解散了不归谷后，跟你霍叔、岑叔住在一起了。”

朱汉民道：“一俟北京事了，民儿该去给他三位请个安！”

黑衣人影道：“你三位叔叔不会跟你计较这些的，等事完了后再说吧！”

朱汉民未再多说，问道：“娘，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黑衣人影道：“刚到没一会儿，你来到北京以后的事儿，郝舵主都告诉娘了，玉泉之行怎么样，看到了鬼么？”

朱汉民忙把所见又说了一遍，最后说道：“娘，以您的智慧，您的眼光看，她是人是鬼？”

黑衣人影沉吟了一下，道：“娘一时也不敢下断，诚如你所说，以那位姑娘的高华气度看，她不该是个鬼，那未免也委屈了她，可是据娘所知，世上又没有这种高绝武学，就连你爹也做不到，还有，鬼之说，也不是全不可信，……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娘倒希望她真是鬼，是个明判善恶正邪的鬼。她要是个人，又身怀这种不可思议的高绝武学，万一再跟你所见的那黑衣女子是同路人的话，只怕……”

“对了，娘！”朱汉民忙接口道：“民儿既找不着怡姨，又碰上了那不知来路的黑衣女子，如今更碰了这种大怪事，简直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了，如今您来得正好，以您看来，那黑衣女子会是什么来路？”

黑衣人影没有即时回答，道：“听郝舵主说，你有那不知名的暗器跟那……”

朱汉民未等说完，便连忙探怀取出那枚带刺的暗器，及那天蚕丝巾双手递了过去。

黑衣人影接物在手，只一眼，突然两道奇亮冷电射自眼眶中，随听她惊声说道：“怎么会是这东西呢？……不可能，不可能！”

朱汉民也为之一震，急问道：“怎么，娘，您知道，这是什么……”

只听黑衣人影语气沉重地道：“难怪你不知道，也难怪郝舵主看不出，便是你爹看到了这种暗器，恐怕他也叫不出名堂，民儿，你还记得当年有个千毒门么？”

朱汉民未加思索，脱口说道：“民儿记得，娘是指那雷惊龙……”忽地神情一震，紧张地接道：“娘，您是说，此物跟千毒门有关？”

黑衣人影缓缓点头说道：“岂止有关，这根本就是雷惊龙当年假南荒七毒之手，刚练成，而未及使用的一种歹毒霸道独门暗器阎王刺。”

朱汉民又复一震，失声说道：“这怎么会，当年南荒七毒死在雷惊龙之手，而雷惊龙又被爹诛于掌下，千毒门已然灰飞烟灭没了人，如今……”

黑色人影点头说道：“民儿记性不差，所以娘一见此物便说不可能！”

朱汉民沉吟有顷，忽又抬眼说道：“娘，这东西真是那阎王刺么？”

黑色人影道：“怎么不真？你不知道娘的出身？别人不知道，娘还会不知道？这东西娘当年见过，因知它至为歹毒霸道，见血封喉，中人无救，所以对它的印象特别深刻！”

朱汉民皱眉说道：“那么……”

黑色人影突地震声说道：“娘想起来了，民儿，你说那黑衣女子唇边有颗小痣？”

朱汉民点了点头，没说话。

黑色人影紧跟着又问了一句：“民儿，你没有看错么？”

朱汉民断然说道：“不会的，娘，民儿绝没有看错！”

黑色人影身形忽地一颤，喃喃说道：“那就不会错了，是她，定是她！这么多年了，她居然还没有死，她又从何处学来这么一身武功……”

朱汉民茫然不知所以地诧声发问道：“娘，您说的是谁？”

黑色人影摇头说道：“这个人你不知道，便是你爹也不晓得，她叫邬飞燕，是当年雷惊龙的情妇，雷惊龙所有的爱姬之中，以她最擅狐媚，也最受雷惊龙宠爱，当年雷惊龙未死之前，她就已经怀了身孕了……”

朱汉民道：“可是，娘，她既然是雷惊龙身边人，又怎说是我们的同路人？”

黑色人影摇头说道：“民儿，如今看来，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当年雷惊龙的作为你不是不知道，她有可能是继承了雷惊龙的遗志，虽然途同，而归殊，不然她没有理由说你是她的威胁，是她的阻碍！”

“对！”朱汉民轻击一掌，突然说道：“还是娘高明，看来民儿永远离不开娘！”

黑色人影心情沉重地摇头说道：“别说孩子话了，民儿，你要知道，若是娘不幸言中，真是这么回事，我们可又要应付两边，多费手脚了！”

朱汉民陡挑双眉，道：“那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民儿学学爹当年……”

黑色人影沉声说道：“民儿，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以慎重的态度去应付，尤其这种事关万民的大事更要抱着临深履薄的态度，当年你爹可不是单凭一时血气之勇处事的！”

朱汉民一懔，诚惶诚恐地忙赔上笑脸：“娘，您老人家别生气，民儿知道就是！”

黑色人影想必威态已经稍敛，缓缓说道：“民儿，人生存世，成大功，立大业，都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轻易的，用不着娘多说，放眼天下，你多学学两个人，你爹跟你义父！”

朱汉民一敛笑容，恭谨说道：“多谢娘金玉良言，民儿不敢一刻或忘。”

黑色人影忽地叹了一口气，道：“民儿，你要知道，不是娘忍心责备你，只因为你接传你爹的衣钵，承继了他的一切，使命艰巨，任重而道远，站在娘的立场，不能不督促你，否则娘对不起汉家万民，也对不起你死去的亲娘……”

朱汉民挑了挑眉，口齿启动，欲言又止，但终于他还是忍住了，闭嘴未言，缓缓垂下头去。

黑色人影又叹了口气，接道：“民儿，这些事不谈了，关于江南受挫事，听说你来了这多日，丝毫没有收获，是么？”

朱汉民抬起了头，微微点了点头，道：“娘，民儿能浅力薄，有亏……”

黑色人影接口说道：“民儿，虚怀若谷，战战兢兢是对的，但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对自己失却信心，那是最最要不得的。”

朱汉民羞愧说道：“多谢娘明教，事实上民儿自到北京以来，可说一无所成，到处碰壁，如今更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黑色人影道：“这个娘也知道，听说大内侍卫没有出过京？”

朱汉民又点了点头，道：“民儿问过容叔跟玉珠，也逼问过雍和宫的喇嘛，他们都说大内侍卫近年来没有出过京？”

黑色人影道：“只是那和坤的儿子经常带着一些死士出京有事？”

朱汉民又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黑色人影道：“和坤儿子的来历，娘也听郝舵主说了，娘本来是怀疑他的，可是如今既出了个邬飞燕，娘就不得不转移目标！”

朱汉民惊声说道：“怎么，莫非娘怀疑是她挑了民儿的秘密基地黑色人影点头说道：“娘只是怀疑，却未敢断定，是与不是，尚有待查证，至少她涉嫌很重，至于她要你离开北京，而未即刻动你，娘以为，那有可能是她还不知道你是玉箫神剑闪电手之后，要不然她没有理由不动你！”

朱汉民静静地听着，未发一言。

黑色人影又道：“这件事暂时不必去管它，好在三天之后，只要你不离开北京，她总会找上门来。到那时再查证也不迟……小霞的下落，仍没有消息？”

朱汉民道：“午后阿步多去过客栈，他到清苑去了一趟……”

接着就把阿步多所告，说了一遍。

听毕，黑色人影沉吟说道：“看来，是非找着你怡姨不可了，奇怪，她有什么理由暂时不跟你见面呢？民儿，娘有办法可以找到她，明早你先想办法问问玉珠，你义父跟你亲娘他两位的遗骸是葬在什么地方……”

朱汉民忍不住插口问道：“娘，您要民儿问这个——”

黑色人影笑道：“民儿，你毕竟是涉世未深，经验太少，你怡姨跟你义父、你亲娘是什么交情？当年他两位也是她一手埋葬的，娘料她必不会远离他两位的埋骨处，只要找到了他两位的埋骨处，你还愁找不到她么？”

朱汉民恍然大悟，不禁既敬佩又惭愧，他知道，他这个当今武林的第一奇才、第一高手，若比之他这位当年冰雪聪明，兰心慧质，出污泥而不染的娘，他是差远了。

黑色人影接着又道：“再说，你虽非你义父所出，但他视你为己出，爱过你妹妹小霞，你等于是他的儿子，还有你那生身之母，为人子者，也该到他两位墓前祭扫一番了！”

说话间，她微微低下了头，话声中，也有着难忍的悲痛。

朱汉民猛地站起，道：“娘，不必找玉珠，民儿这就找郝前辈问问去。”

黑色人影缓缓摇头说道：“你不必空跑这一趟了，当年他两位是你怡姨一手埋葬的，那埋骨处所异常秘密，玉珠知道不知道都难说，你最好想办法问问你容叔，他该知道。”

朱汉民道：“那么，民儿现在就去。”

“也好！”黑色人影点了点头，道：“纪大人老夫妇处你去过了么？”

朱汉民道：“还没有，娘知道，民儿暂时不能去！”

黑色人影点头说道：“你也该知道，我们都该去一趟，不过暂时不去也好，不怕一万，却该防个万一，你去吧，千万小心，别多事停留，懂么？”

朱汉民点头一声：“娘放心，民儿省得！”躬身一礼，飞射出亭，没入茫茫夜色中。

四更甫过，朱汉民安然返回，一进亭便即急不可待地叫道：“娘快走，容叔说了，在白云观春花园中。”

黑色人影摇头笑道：“民儿何必太急，既已得知他两位埋骨处，就不愁找不到你怡姨，难道你现在去惊人好梦不成？”

朱汉民哑然赦笑，黑色人影却又笑道：“你先坐下，陪娘谈谈，等天快五更，再去不迟！”

朱汉民虽然去心似箭，但慈命当面，乃母说得也是理，也只得强忍心中焦急，应了一声，便坐了下来。

闲谈之中，很容易打发时光，转眼之间已将届五更，东方天边已然微透曙色，泛起鱼肚白。

天既微明，大地的事物，也就较为可以看得清楚了，只见那碧瓦朱栏的陶然亭中，跟朱汉民对面而坐的是位绝代风华的中年黑衣美妇人，无情的岁月，并未能稍减她的容色，相反地反为她增加了一种成熟的风韵。

适时，黑衣美妇人一笑站起：“民儿，是时候了，走吧，假如娘算的不错，我们到达的时候，正赶上你怡姨的早课！”

朱汉民欣然点头，当即娘儿俩出了陶然亭，飘然向西行去。

## 第九章 满园梅花故人来

晨光曙色之下，那白云观的春花园中，老梅吐蕊，暗香浮动，瑞雪厚积，一片银白，是个粉妆玉琢的世界，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

除了那前殿的阵阵磬音，及一间精舍中传出的阵阵清脆铃声，还有那微风过处，老梅枝桠抖动，雪花扑簌外，是听不到别的声音，看不到别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进到这儿来，都能令他心旷神怡，俗念全消，油然而生出尘之感。

在那春花园园东的一片雪地上，傍依着几株老梅，静静地矗立着三座青冢，所以说它是青冢，那是因为在三座冢上，露出了几片绿油油的碧翠新草。

那居左的一座青冢，比另两座较为大一些，墓碑上只简单地镌刻着：傅小天，薛霞梅之墓这是那位被满门抄斩，屈死的当朝柱石虎将，盖世英豪的神力威侯傅小天伉俪之墓。

这不足为奇，奇的是那另外两座较小的青冢，奇的在冢前那两个小小墓碑之上，那赫然一个竟镌刻的是：“夏梦卿之墓”，一个镌刻的是：“德怡之墓”。

夏梦卿没有死，那位当年的美郡主德怡如今也还在人世。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且听听这个人是怎么个说法！

这个人，是那黑衣美妇人，她此刻正站在三座青冢之前，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只听她口中喃喃说道：“郡主，你未免也太痴了，生不同衾死相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你使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若是知道……”

她没有说下去，她以一声轻叹结束了这段话。

然而，适时，那间精舍中铃声顿止，一条人影飞掠而出，直落黑衣美妇人身后一丈处。

是那位美道姑，她柳眉双挑，目射寒芒，沉声叱道：“这位施主因何擅入禁地，扰人清修！”

黑衣美妇人笑了，却未转身：“仙姑问我么？我是来凭吊傅侯伉俪的……”

“住口！”美道姑倏扬冷喝，冰冷说道：“此地不是任人凭吊的，请施主速速离去，否则莫怪我这个出家人妄动无名轻起嗔念，要逐客了！”

“哎呀！”黑衣美妇人笑道：“林泉孰宾主，风月无古今，这三清圣地纳十方香火，本是任人参拜瞻仰的，仙姑怎说……”

“无量寿佛！”美道姑怒扬佛号，颤声说道：“施主恕我要得罪了！”

单掌一抬，突出一指，点向黑衣美妇人后腰……

黑衣美妇人突然一笑转身：“郡主手下留情，小倩特来请安！”

美道姑神情一震，硬生生地沉腕收指，目光发直，失声说道：“你，你，你是聂姑娘……”

黑衣美妇人嫣然笑道：“虽一别十多年，容颜该仍依稀可辨，郡主难道……”

“不错，你是聂姑娘！”美道姑一声喜呼，闪身而前，一把抓起聂小倩一双柔荑，美目圆睁，泪光隐现，惊喜说道：“聂姑娘，你，你是什么时候

来北京的？”

聂小倩笑道：“人老珠黄，已不是当年黄毛丫头，郡主这姑娘二字，叫得我脸上直发烫。郡主，我刚到。”

美道姑也为之失笑，道：“夏大哥，他可好？”

“他很好，谢谢郡主！”聂小倩点头说道：“只是，近年来老多了！”

一个老字引人感慨，美道姑与聂小倩不禁相对摇头感叹，一别十多年，物是人非红颜老，岁月无情乍相逢，委实令人有置身梦中之感，再想想当年往事，心中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

沉默了一下，美道姑忽地一凝目光，道：“一别十多年，姑娘突然来到北京，是……”

聂小倩柔婉笑道：“我是来找忆卿，郡主知道，我不放心，同时，我也想来看看多年不见的故人。”

一听忆卿，美道姑有着难抑的激动，忙道：“姑娘，你找着忆卿了？”

聂小倩点头说道：“找到了，听说郡主不见他，他伤心得很！”

美道姑目眶一红，叹道：“这孩子，他哪知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聂小倩截口说道：“郡主，他知道，可是他也有非见您不可的理由，您要原谅，我自作主张，把他带来了！”

美道姑一惊，忙道：“不行，姑娘，我暂时……他，人现在哪儿？”

聂小倩抬手往她背后一指，道：“郡主，来不及了，您瞧瞧背后是谁？”

美道姑大惊失色，霍然转过身，她怔住了，眼前一丈内那积雪小桥之上，可不正站着双眼含泪的朱汉民。

美道姑的身形剧颤，再也难忍两眶热泪了，扑簌簌地任它挂下两行，坠落满襟，颤声叫了一声：“忆卿……”

朱汉民身形一闪，飞掠而至，不顾地上那积雪，砰地拜倒在美道姑跟前：“怡姨，侄儿给您……”

余话，他没能说出口，美道姑也未拦他，香肩耸动，泪珠儿泉涌直流，是喜，也是悲。

这感人的真情，聂小倩站在一旁也为之心酸，暗暗挥泪不已。良久，还是她说了话：“民儿，让你怡姨歇歇！”

朱汉民这才缓缓站了起来，美道姑皈依三清，出家避世，恬淡寡欲，斩断七情，她却也直到如今才收泪，拉着朱汉民问长问短，朱汉民一一回答之后，却说了这么一句：“怡姨，您好狠心！”

一句话又赚了美道姑两眶辛酸泪，带泪笑道：“忆卿，别让怡姨伤心，你如今不已见着了怡姨么？过去，我们不谈了，好不？”朱汉民道：“侄儿不明白您有什么理由不见侄儿。”

美道姑道：“怡姨总是有理由的，不然怡姨想都快想死你了，哪会那么忍心？你要知道，怡姨跟你最亲，最疼你，便是你容叔也比不过我，至于是什么理由，这儿太冷，也不是谈话之所，我们屋内谈去吧，好么？”

朱汉民点了点头，任美道姑拉着走向精舍，行走间，美道姑笑顾聂小倩，道：“姑娘，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聂小倩笑了笑，道：“这一点忆卿不如我，我是认准了您绝对不会远离傅侯伉俪的，没想到竟被我料中了。”

美道姑笑道：“姜是老的辣，看来是一点也不差！”

这间精舍之中，陈设异常之简陋，大异当年那富贵荣华的香闺，但却不

失雅致，而且窗明几净，点尘不染。

坐定，又闲谈了几句之后，朱汉民便急不可待地将阿步多所言说了一遍，并向美道姑查问乃妹小霞的下落。

美道姑静静听完，叹了口气，点头说道：“这件事，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小霞是落在了亲王府，而且是落在了和亲王府……”朱汉民闻言一震，忙道：“怡姨，小霞怎会落在了和亲王府？”美道姑叹道：“这件事说来话长，要说，便该从当年说起，你知道，当年这位皇上虽然不是好色之人，但他却很倾慕你娘梅霞的人品才华，所以他一直对你娘很好，不但诰命一品，而且宠爱有加，胜过对每一个皇族亲贵，其实，你义父之独能获天眷，也不无沾了这一点的光，这件事，皇上曾经私下里对我提起过，设非那时你娘已是你义父的威侯夫人，只怕早被他弄进宫里去了，唉，这也怪不了皇上，谁叫你娘她是那样一个人间绝色奇女子……”

没想到皇上心中还有这么一段隐秘。

聂小倩神色泰然，朱汉民却轩了轩眉，只是两人都未开口，美道姑话锋微顿，接着说道：“在小霞十七岁那年，皇上瞒着老佛爷跟皇后，在民间暗下里徵歌选色，征了几名民女进宫，不幸的是，小霞就是这几名民女中的一个……”

朱汉民失声说道：“怎么，怡姨，小霞还进过大内？”

美道姑点了点头，道：“小霞不但被选进了大内，而且压倒了另外那几名民女，特邀皇上的喜爱，这本是意料中事，因为小霞长得跟你娘一模一样，她甚至比你娘还美，也就因为这一点，皇上简直把她视作拱璧，如获异宝，一下子就想破格封她为‘令贵妃’，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消息走漏，事情让皇后知道了，就禀报老佛爷逼着皇上又把小霞赐给了和亲王，其实，那是皇上打的好算盘，名义上小霞是被赐给了和亲王，骨子里那等于小霞仍在宫里一样，他乐得顺水推舟，免闹事，于是，小霞就由大内又到了和亲王府……”

朱汉民忍不住急急问道：“怡姨，小霞她如今……”

美道姑眼睛一红，黯然说道：“你跟小霞虽同母异父，但到底是一母同胞，我不能瞒你，其实，迟早你也会知道的，小霞，她，她死了……”

聂小倩脸色一变，尚未说话，朱汉民已然霍地起，一把抓住了美道姑，颤声说道：“怡姨，您，您，您怎么说？”

美道姑低头悲声说道：“小霞她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朱汉民听清楚了，但是，他刹时之间也呆住了，俊面煞白，双目赤红，一缕鲜血由唇角渗出，只不说话。

聂小倩陡扬沉喝：“民儿，人死不能复生，你定定神，放手！”

朱汉民机伶一颤，霍然而醒，连忙松开了抓住美道姑的那只手，倏地垂下头去，身形不住颤抖。

聂小倩虽也心中万分悲痛，震惊异常，绝不亚于朱汉民，但是她年事已高，历事较多，所以她仍能强自忍住，见状急声喝道：“民儿，你听到我的话了么？”

朱汉民缓缓抬头，神色怕人，微微点头说道：“娘，民儿听见了，您请放心……”

忽地双目一睁，赤芒暴射，道：“怡姨，小霞是怎么死的？”

美道姑抬起了头，泪渍满面，道：“忆卿，人生不能复生，你节哀止悲，先坐下来，再听怡姨慢慢地说……”

朱汉民缓缓地坐了下去，美道姑满含不忍地望了他一眼，接着说道：“和亲王本来要收她为侧福晋的……”

朱汉民猛又站起，厉声说道：“怡姨，莫非小霞是被弘昼逼死的？”

美道姑忙道：“忆卿，不是，绝不是，千万别冤枉和亲王，他是老好人，坐下来平心静气的听怡姨说……”

朱汉民悲怒威态稍敛，杀机又随之陡生，坐了下去。

美道姑接着说道：“和亲王本有意要收小霞为侧福晋的，可是就在小霞进亲王府的当天晚上，和亲王竟突然死了，不知是谁说他是被小霞克死的，这一说不要紧，小霞就被殉了葬，活生生地被送进了和亲王陵墓之中……”

朱汉民哑声说道：“怡姨，这害人的话是谁说的？”

美道姑摇头说道：“我不知道，忆卿，别怪那说话之人，实际上也是太巧了，和亲王早不死晚不死的，偏偏死在小霞进府的当天晚上，而且是无疾而终，要怪只能怪小霞命中注定遭劫……”

朱汉民悲笑说道：“难道说，我这个做哥哥的，就这么看她死了算了不成？”

美道姑道：“忆卿，我对小霞跟对你一样，你两个等于是我的子女。假如该怪谁，我早找他了，也不会等到今天你来了之后了！”

朱汉民身形一阵颤抖，惨然道：“可是，怡姨，小霞她写信叫我赶来北京，如今我是来了，不料兄妹俩已阴阳永隔，难见一面，怎不令我……”

倏地垂下头去，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手足之殇，那悲痛之情谁能免？

美道姑也跟着低下了头，而，那聂小倩却美目凝注美道姑，脸上的神色，出奇的平静。

半晌，美道姑才缓缓抬起头来，道：“她写信叫你来干什么？”

朱汉民道：“她信上没说，不过，如今看来她当是想叫我赶快来救她出险的，只是我很奇怪，小霞不懂武学，更不会知道江湖事，她怎么会知道雪衣玉龙就是她的哥哥……”

美道姑呆了一呆，道：“这怡姨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件事确是奇怪，她怎会知道你就是她的哥哥呢，她绝不该知道……”

朱汉民默然未语，这个时候，他无暇多想，便是想他也想不通，半晌，他忽地扬眉说道：“怡姨，和亲王被葬在什么地方？”

美道姑道：“玉泉山。”

朱汉民猛然想起玉珠告诉他，那闹鬼之处是和亲王的陵园，脱口一声惊呼，失声叫道：“莫非她就是小霞……”

聂小倩目中异采一闪，没有说话。

美道姑却一怔说道：“忆卿，你说什么？谁是小霞？”

朱汉民未答，激动地急急问道：“怡姨，您可曾听说，玉泉山上这几天闹鬼？”

“闹鬼？”美道姑讶然说道：“怡姨平日难出白云观一步，怎会知道这些小事，到底……”

朱汉民忙把玉泉夜寻鬼之所见说了一遍，最后他又激动地问道：“怡姨，您看，那会不会是小霞她呢？”

美道姑静听之余，脸色连变，这可全落在了冷眼旁观的聂小倩双目之中，听完，她失声说道：“世上竟会有这种事？忆卿，走，我们去看看去！”

她刚要站起，聂小倩突然含笑说道：“郡主怎糊涂一时，大白天里，您上哪儿去找鬼？”

美道姑呆了一呆，哑然强笑，沉吟了一下，又满面诧异地对朱汉民道：“照你这么说，那白衣女子有可能是小霞，可是，她若是小霞，她该认得你啊？”

朱汉民道：“怡姨，我两个分别了整整十五年，她未必……”

美道姑摇头说道：“骨肉至亲，一母同胞，而且儿时的面貌也该依稀可辨，再说，她要不知道是你的话，怎会写信给你？”

朱汉民呆了一呆，顿时哑口无言。

聂小倩突然说道：“郡主，以您看，世上有鬼么？”

美道姑闻言转注，但一触及聂小倩那双目光，却微微显得有点不安，忙点头说道：“人死为鬼，道家相信有鬼！”

聂小倩道：“那么郡主对这件事做何看法？”

美道姑神情微显不安地，道：“小霞屈死，是以魂魄不灭……”

聂小倩道：“这么说来，郡主也认为那鬼是霞姑娘了？”

美道姑神色更见不安，摇头说道：“我不敢肯定，不过，照忆卿的说法，那该是小霞，因为我不以为世上还有任何一个女孩子其品貌能强过小霞的！”

聂小倩笑了笑，道：“鬼之说固可信，我也以为忆卿所见似乎是鬼而不是人，但是，郡主，霞姑娘确实被殉葬了么？”

美道姑微微低下了头，状若不胜悲凄，道：“我亲眼看见小霞被送进陵墓中的。”

聂小倩美目中异采又复一闪，道：“郡主，难道说霞姑娘她不可能再出来么？”

美道姑身形极其轻微地一震，道：“姑娘该知道，小霞是个不懂武学的弱女子。”

聂小倩道：“这个我知道，我是说，有没有人会救她出来！”

美道姑摇头说道：“姑娘也该知道，那不可能，姑不论玉泉禁地，挖掘亲王之墓，罪连九族，而那和亲王的墓又是牢不可破，便是可以救她，只怕救出来的也不会是个活人了！”

聂小倩点头说道：“这话不错，墓道一闭，墓中便难有生物……”

顿了顿，忽又问道：“郡主可知道那营墓的是谁么？”

美道姑身形又复一震，道：“不知道，姑娘问这做什么？”

聂小倩淡淡一笑道：“没什么，我听说古时候有人不愿意被殉葬，往往暗中买通了营墓的工人，在营墓之时，留下一个出路，以便关入墓中之后，再由那预留的出路逃走……”

美道姑当即摇头说道：“那不可能，亲王之墓非同小可，营墓的时候，亲王府曾加派亲信护卫临场监工，寸步不离！”

聂小倩道：“这么说来，我的希望又幻灭了，郡主可曾想到这一点？”

美道姑道：“姑娘是说……”

聂小倩道：“我是说郡主可曾想到买通营墓之人，暗中谋救霞姑娘！”

美道姑黯然摇头说道：“这我倒没有想到，其实，我要能救小霞，我早就救了，哪能让她被殉葬之后再行图谋？”

聂小倩点头说道：“郡主说得不错，郡主总不能为一个民女力争，苦就

苦在又不能说明那是傅威侯的爱女……”

美道姑欣然点头，道：“姑娘说的不错，正是这样，我要力救小霞倒不是不可以，只是那又不知道要连累多少人了。”

真要如此，一旦事发，第一个被连累的将是九门提督纪泽夫妇，人家牺牲自己的儿女救朱汉民两兄妹，总不能为救小霞而不顾连累人家。

这种利害，聂小倩明白，她点了点头，没再开口。

沉默了一阵之后，美道姑似乎是有意打破这沉重的静默，望了望朱汉民，道：“忆卿，现在你该可以明白怡姨的苦衷了吧！”

朱汉民点了点头，哑声说道：“怡姨，侄儿懂了，可是怡姨那暂时二字……”

美道姑“哦”了一声，说道：“怡姨是要有个时间思考，该怎么告诉你比较妥当！”

朱汉民黯然不语，半晌，忽地扬起双眉，道：“怡姨，容叔说，我义父所以坐罪是因为朝廷有人进谗，容叔又说，可能您知道那个人是谁？”

美道姑沉吟了一下，道：“有可能是和珅，只是怡姨不敢肯定！”

朱汉民目中电闪寒芒，道：“怡姨，这话怎么说？”

美道姑道：“和珅是在你义父被害之后得势的，假如有你义父在一天，这个奸佞就永远别想抬头，加之，在你义父被害之前，和珅便一直在御书房里鬼混，有一次皇上还问过我，和珅说小天不忠，问我看法如何……”

朱汉民变色说道：“我义父忠不忠，他比谁都明白。”

美道姑摇头说道：“话虽这么说……唉，伴君如伴虎，你知道，怡姨为什么出家皈依三清，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朱汉民眉宇间陡现杀机，冷哼一声，道：“这么说来，是和珅那老贼该没有错！”

美道姑道：“怡姨也认为是他，只是没有把握，拿他没办法，再说，他如今是皇上面前的第一大红人，身兼数职，权势赫赫，谁能扳得倒他？能自保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朱汉民神色怕人地道：“朝廷中固然没人能扳倒他，也没人敢惹他，可是武林中却不乏能扳倒他之人，侄儿就是一个。”

美道姑叹道：“其实谁要能杀了他，未尝不是大清朝廷之福。”

聂小倩面有异容，朱汉民却冷哼说道：“侄儿今夜就进他相府去问问他……”

美道姑道：“忆卿，他不会承认的！”

朱汉民道：“那由不得他，侄儿有办法让他实话实说。”

美道姑说：“为公为私，怡姨都不能阻拦你，只是，忆卿，和相府中戒备之森严，犹甚于当年之神力侯府，不下于大内禁宫，他所养的那些死士，个个都是当今武林的一流高手，可不比一般的护卫。”

朱汉民道：“多谢怡姨提醒，侄儿尚没有把他们放在眼内。”

美道姑淡淡说道：“忆卿，多学学你爹，对敌首忌一个‘骄’字！”

朱汉民一震，满面羞愧，道：“多谢怡姨明教，侄儿下次不敢了。”

美道姑默然片刻，一叹又道：“忆卿，宗人府带着亲军夜围贝勒府的事，怡姨已经知道了，怡姨也知道，你此来绝不会是单为找寻小霞，你容叔跟我都不能不在乎己身的后果，可是你要为纪泽夫妇着想，站在怡姨的立场，也不能不劝你早日离开北京！”

朱汉民心头震动，扬眉说道：“是，怡姨，您放心，侄儿不会在北京待太久的。”

美道姑口齿启动，欲言又止，最后终于说道：“为这种事，当年你义父曾一再告诫皇上，要他别那么排斥汉人，仇视异己，大清朝廷有窃据之实，前明的遗民，自然是仇恨在心，思图报复，这，换了任何人也一样，要他善待汉人，以德化怨，与汉人打成一片，要不然，大清朝廷的这些满族之人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你义父眼光远大，有独到之处，只可惜皇上他不听逆耳忠言，我恐怕将来有一天真的会死无……”

朱汉民毅然挑眉说道：“怡姨，对您跟容叔，侄儿一直未敢视为异己，有句话，侄儿已向容叔说过了，如今侄儿愿再对您表明，有朝一日侄儿大业幸得成功，只要您们看得起，侄儿保您跟容叔世代承袭爵位，尊荣犹胜于今日！”

美道姑笑得很勉强，还带着点黯然意味：“谢谢你的好意，忆卿，只是，你容叔跟我，却只能心领了，你知道，不管朝廷怎么样，我兄妹生为满族人，死为满族鬼，不能做个不忠、不孝、不义之人。”

朱汉民悚然动容，默然未语。

美道姑淡淡一笑，又道：“其实，这满旗人三字，害苦了我，要不是因为这三字，今日你也要喊我一声娘了，懂么，忆卿？”

朱汉民难掩心中激动，点了点头：“怡姨，在侄儿的心目中，您跟侄儿的生身之母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美道姑眼眶一红，美目中倏现泪光，笑道：“谢谢你对怡姨好，忆卿，可是我究竟没能伴着你爹，跟他成为夫妻，这一辈子不谈了，我们都等下一辈子，好不？”

朱汉民激动地道：“怡姨，您这是何苦？我爹他只是……。”

“何苦？”美道姑淡淡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情字难解，不是言辞所能说明的，他这一辈子不要我，我这一辈子也不嫁人，我知道他不是不要，而是不能，所以我只恨生为满旗女儿身，皈依三清，但卜来生，当年我送你出京，虽然没见着你爹，可是他留了封信给我，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畔，其中有一句话，才使我满怀希望的过这一辈子，他说，人非太上，孰能无情，夏梦卿不是铁石心肠无情人，实碍于大义不敢点头，郡主奇女，知我当能谅我，倘真心垂爱，请候我来生。有他这句话，我就满足了，你没见我替他跟我预备好了长眠之处么？生难相随，死愿相依，此情长久，永世不绝……”

她面含微笑，侃侃而谈，朱汉民却已听得热血沸腾，激动得不能自己的，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那该是敬佩，感动，对上一代的爱情，对这感天动地，惊神泣鬼儿女真挚深情，又多认识了一层。

聂小倩突然说道：“郡主，夏大侠多年来一直为此事耿耿于怀，深感歉疚，如今既蒙郡主曲谅，他该心中稍安了。”

美道姑美目转注，嫣然一笑，道：“姑娘，当年我是有点不谅解，可是自见了他那封信后，我想通了，也明白了他的苦衷，所以我回来之后，立即抛弃荣华，隔绝尘世，皈依三清，这一辈子为他保留个清白之身，静静地等候那美好的来生。”

聂小倩道：“郡主，你令聂小倩敬佩！”

美道姑报以一笑：“姑娘，你令德怡羨煞妒煞！”

聂小倩脸上一红，随即庄容说道：“郡主，我承认，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份，以郡主与小倩论，我当时绝不敢相信他会垂顾小倩……。”

美道姑道：“而毕竟伴他这辈子的，是姑娘而不是德怡！”

聂小倩道：“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天大的荣宠，天大的缘份，但是郡主该知道，当年小倩是以奴婢自居，自愿侍候他一生，直到如今，聂小倩仍未敢非份，小倩将永远以奴婢自居……。”

美道姑道：“他可没有把姑娘当奴仆看待！”

聂小倩道：“那是夏大侠的垂爱，小倩的厚福！”

美道姑点头笑道：“他永远是这么个人，其实，你伴他这辈子，我伴他下一辈子，只不过是迟早而已，该很公平了，我又羡慕得什么？妒的什么？你说是么，姑娘？”

聂小倩点头说道：“是的，郡主！”

美道姑笑了，笑得很开朗，既甜又美，笑着，她忽地转向了朱汉民，笑问道：“忆卿，你会跟你爹一样的想法么？”

朱汉民何等颖悟，立即明白了八分，心头一震，迟疑了一下，嗫嚅说道：“怡姨，您知道，侄儿是我爹的儿子……。”

他避实就虚，答得很妙，可是美道姑绝不放松，道：“我知道你是你爹的儿子，我问的是你自己的意思！”

朱汉民知道非面对现实不可了，暗一咬牙，道：“怡姨，我承继了我爹的一切，无论在哪方面，都不会跟他老人家不一样，您既能谅解我爹……。”

美道姑笑了，她已有点勉强，有点黯然，有点忧虑，道：“你也要我代表兰珠对你有所谅解？”

朱汉民大窘，玉面飞红，却是不得不点头。

美道姑摇头说道：“女儿家涉及一个‘情’字，都是死心眼儿，尤其我们家的女儿家，看来，兰珠这一辈子，要跟我这个做姑姑的一样了。”

朱汉民心中又是一震，急忙说道：“怡姨，在您面前，侄儿没有不好说的话，侄儿也不是人间贱丈夫，天下寡情人，只是，请怡姨早些劝劝兰珠！”

美道姑笑道：“好一个不是人间贱丈夫，天下寡情人，难不成你也要她等你来生……。”

朱汉民脸上一热，忙道：“怡姨，侄儿不敢耽误兰珠！”

“耽误？”美道姑道：“谁能耽误了你怡姨，你怡姨又何曾怨得谁来？她只有满足！”

朱汉民一阵激动，垂首默然。

美道姑望了他一眼，淡淡一笑道：“老子奇才儿第一，看来上天独厚朱家，谁叫你父子天下翘楚，比别人都强，你放心，我会劝劝她的，不过，也许她的福份比我大，运气比我好。”

又谈了片刻，聂小倩起身告辞，美道姑却也未强留，出了精舍，聂小倩带着朱汉民走向了傅小天伉俪墓前。

“民儿，站近些，让你义父跟你娘看看你！”

按说，朱汉民应该立即应声上前才对，可是，他却迟疑了一下，才走了过去，神色之中，竟有些勉强。

美道姑向聂小倩投过一瞥，聂小倩扬扬眉，道：“民儿，跪下，给你义父跟你娘叩头！”

朱汉民状颇勉强地跪了下去，扬眉说道：“义父、义母，卿儿这里给您

们叩头了……”

说着，他便要叩下去，美道姑突然说道：“忆卿，梅霞是你的生身之母，你该叫娘！”

朱汉民直挺挺地跪着，未接腔。

聂小倩陡挑双眉，变色沉喝道：“民儿大胆，叫娘！”

朱汉民一震，忙道：“娘您别生气，民儿叫就是……。”

低下了头，勉强叩下道：“义父、娘，卿儿这里给您二位叩头了。”

他一连叩了三个头，聂小倩威态一敛，美目中突然涌现两眶晶莹泪光，目注青冢，喃喃说道：“侯爷、夫人，忆卿就在二位面前，您二位看见了么？小儿女辈已长大成人，二位该瞑目了。”

一句话也赚了美道姑不少热泪，她皓腕轻抬，扶起了朱汉民，举袖擦泪，轻轻说道：“忆卿，怡姨知道你对你娘当年怀着你嫁了你义父，很不谅解，其实你错了，你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要知道，你娘没有对不起你父子的地方，便是你爹，他也不敢有这种想法，你娘对你爹心存歉疚，那是她过于自责，而且这也是老一辈的事，做儿女的不该有丝毫不敬念头，况且错不在你娘，那是造物弄人！当年，你娘跟你爹虽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之名，你爹远赴南荒，诛灭罗刹教，武林误传死讯，你让她一个家破人亡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怎么办？固然她可以守，但后来境遇的演变却不容许她那么做，她为了不愿让你做个没爹的孩子，只好嫁了对她恩义两重的你义父，事隔数年，你爹回来了，可是你爹回来之后，对你娘的态度如何？——仍是一本深爱，丝毫没有怨言，站在你这个做儿子的立场上，你不但不该恨你娘，反之你还该同情她，你娘当年临去的时候，曾交给我一封信，要我在你长成后交给你，现在我可以给你了，你拿去看了之后，就会了解你娘的苦心了。”说着，由贴身处摸出一封折叠的信，递向了朱汉民。

朱汉民静听之余，脸色连变，默默地接过了那封信。

适时，美道姑又道：“忆卿，现在不用看，等回去后再细细地看吧！”

朱汉民遂默默地把那封信放进了怀中。

美道姑又转向了聂小倩，笑道：“姑娘跟忆卿现在住在哪儿？”

聂小倩笑了笑，道：“郡主当知忆卿是朝廷捉拿的叛逆，所以我娘儿俩是居无定所，今东明西，不过郡主放心，必要的时候，我随时会带着忆卿再来的。”言罢偕同朱汉民告辞退出。

美道姑一直送到春花园外，方始依依而别。

## 第十章 是真是假

离开了白云观，朱汉民始终是眉峰深皱，满面悲凄。

聂小倩看在眼里，心中了然，知道他是为乃妹小霞之死，感到悲痛难释，可是，对德怡郡主的话，她心中笼罩着一个疑团，也发现了几处破绽，她想要告诉朱汉民，但是张了几次口，终于还是把话忍住了。

入夜，大地上一片黝黑，白云观后那春花园内，闪耀着几点灯光，夜晚的春花园中，尤其宁静！

可是，这宁静突然被几声突如其来的剥啄声划破了，那剥啄声，响自美道姑所居的那间精舍的两扇门上。

美道姑正坐在桌前灯下，闻声掩上了桌上那部南华经，霍地站起，回顾惊问道：“谁？”

本难怪，春花园是禁地，便是白云观的老道们也不敢擅入，这是谁？而且在这时候？

随听门外响起个无限甜美的话声：“我，郡主！”

美道姑呆了一呆，面上掠过一片讶异神色，连忙过去开了门，门外，聂小倩一袭黑衣，当门而立，嫣然而笑道：“夜来打扰清修，一天造访两次，郡主该不会讨厌我这个客人吧？”

美道姑道：“这是什么话，我欢迎都来不及，快快请进！”

聂小倩欠身一礼，告罪进了门。

坐定，美道姑第一句话便问道：“怎么姑娘一个人？忆卿呢？”

聂小倩笑了笑：“他又跑到玉泉山寻鬼去了，他坚认那个白衣女子是小霞，所以我抽空跑来找郡主谈谈！”

美道姑眉梢儿微扬，叹了口气，道：“这孩子真是，唉，也难怪，兄妹至亲嘛。”

“说得是，郡主！”聂小倩望着她一笑道：“您那一句霞姑娘死了，可害苦了他，他连晚饭都没有吃！”

美道姑一叹摇头说道：“这也就是我所以准备暂时不跟他见面的理由，不然我怎会不见他？我想他都快想死了，其实，他迟早会知道，就是瞒也瞒不了他多久，现在知道了，难免是会悲痛的，过一个时期也就会好些的……”

聂小倩淡淡笑道：“希望如此，只是，郡主，霞姑娘真的死了么？”

美道姑微微一震，道：“真的！怎么？莫非姑娘不信？”

聂小倩笑道：“我不是不信，是不敢信！”

美道姑强笑说道：“事关一个人的生死，小霞又是忆卿的妹妹，无殊我的亲女儿，这种事，我怎会谎言咒她死呢？”

聂小倩道：“假如为了某种原因，那该另当别论！”

美道姑道：“什么原因？”

聂小倩摇头淡淡说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我却知道那必是个至为重大的原因，不然郡主不会忍心看他悲痛。”

美道姑望了望聂小倩，道：“这就是姑娘今夜的来意？”

聂小倩点头直认：“不错，事实上确是如此！”

美道姑淡淡说道：“恐怕姑娘要白跑一趟了。”

聂小倩微笑道：“我却以为我此行必会有所收获，郡主也许有瞒他的必要，却没有瞒我的必要，当着他，郡主有所顾忌，如今我一个人来，郡主该

没有顾忌了，再说，诚如郡主之言，姜是老的辣，我没有他那么好骗！”

美道姑笑了笑，道：“这么说来，姑娘是指我谎言欺骗了。”

聂小倩道：“郡主明鉴，我不敢，而事实上，郡主的确没有说实话！”

美道姑没在意，彼此的关系不同，她扬了扬眉，道：“何以见得，姑娘？”

聂小倩道：“最大的一个理由，是郡主绝不可能眼看着小霞被活生生的送进坟墓殉了葬！”

美道姑道：“可是事实上，我确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送进了坟墓殉了葬的，我无能为力，也不能救她。”

聂小倩道：“所以我说郡主没有说实话……”

美道姑刚要说话，聂小倩微笑摇头，接道：“郡主，请听我说完，我有理由。”

美道姑只得改口说道：“姑娘，我洗耳恭听。”

“好说！你这是折煞小倩！”聂小倩道：“我请问郡主，假如是忆卿如今有了难，郡主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身陷绝处，而不伸手救援么？我敢说，绝不会，便是牺牲了自己，郡主也要救他，正如郡主所说的，他两个无殊郡主的儿女，郡主的亲骨肉……”

美道姑道：“世上为娘的救不了自己儿女的例子多的是！”

聂小倩道：“这个我知道，也听说过不少，可是，郡主，霞姑娘是傅侯的唯一骨肉，凭您跟傅侯的交情，您会不救霞姑娘？这说给谁听，谁也不会相信！”

美道姑道：“姑娘该知道，我不是不救她，而是不能救，那样第一个便会连累到纪泽夫妇，他夫妇对两家有大恩，我怎能……”

聂小倩道：“可是郡主别忘了，霞姑娘当时的身份，不过是个民女，只要郡主到和亲王府说一句，我不相信和亲王的福晋会不答应，再不然郡主进宫说句话，老佛爷也定会亲下手谕！”

美道姑道：“这么说来，姑娘是怪我没救小霞？”

“不！”聂小倩道：“我坚认郡主不会不救霞姑娘，但是我不明白郡主既然救了霞姑娘，为什么不让他兄妹见面，反说已死。”

美道姑道：“姑娘，小霞确实是死了！”

聂小倩道：“那么我请教郡主，为什么在听说了玉泉闹鬼之事后而惊慌色变，是不是没想到霞姑娘会在这时候现身？为什么您那么肯定地就断定她是鬼而不是人，为什么你也认为她是霞姑娘而不是别人呢，您难道就不愿意霞姑娘她没死？”

美道姑身形连震，容得聂小倩说完，她却又立趋平静地淡淡说道：“姑娘，这我可以一一答复，闻闹鬼而惊慌色变，这是人之常情，我之所以肯定她是鬼，有可能是小霞，那是根据忆卿的说法所作的判断，至于最后那一句，我觉得姑娘不该说，我怎会不愿意小霞她没死？无如事实上我亲眼看见她被送入坟墓，绝无生理！”

聂小倩淡淡笑道：“那么，我再请问，郡主想不想霞姑娘呢？”

美道姑答得毫不迟疑，道：“想，我怎会不想，只是，唉，生死有别，阴阳永隔……”

聂小倩笑道：“眼前有个见她的机会，我不以为郡主该坐在屋中，阅读南华经，以郡主想念之殷切看，不管那是不是霞姑娘，郡主都早该上玉泉去了，分明那是……”

美道姑一震忙道：“姑娘又怎知我今夜不去？”

聂小倩笑道：“初更已过，郡主要去早去了！”

美道姑道：“我以为，晚一点去，没有什么不可以。”

聂小倩美目凝注，笑了笑，道：“郡主，我明白郡主这是托辞，但我不明白郡主你为什么要设词隐瞒，我明白郡主有不得已的苦衷，郡主或许有理由瞒忆卿，却似乎没有理由瞒我，反之，郡主告诉了我后，我还能帮郡主个忙，假如郡主不告诉我，那我只好帮忆卿查证了。”

美道姑道：“我只能说小霞确实已死，别的我不能说什么！”

聂小倩道：“为什么郡主要这么做，难道她已经不是……”

“不！”美道姑一抬头，脱口说道：“姑娘，你想错了，她至今犹是清白女儿家！”

聂小倩美目中异采飞闪，笑问：“至今？”

美道姑一惊忙道：“我是说，一直到她死，她仍是个清白女儿身！”

聂小倩笑了笑，道：“既然郡主一定不肯说，我也不便说什么了，更不敢相强，霞姑娘是存是殁，郡主该比谁都清楚，鬼之说可信，我本以为那白衣少女是鬼非人，至如今，我却坚信她是人非鬼，只知道霞姑娘从何处学得那几几乎是不可能有的武功！”

美道姑道：“至此，姑娘也该相信，既然那白衣少女是人非鬼，她绝非小霞，小霞是丝毫不谙武学的。”

聂小倩道：“那么郡主起初为什么认为那是霞姑娘？”

美道姑道：“因为我认为她是鬼，姑娘该知道，鬼是无所不能的！”

聂小倩笑道：“看来，郡主之词锋不减当年，我辩不过郡主，也无法由郡主口中获得些什么，忆卿的性情跟夏大侠一模一样，我担心他这样下去，日子一久，会……”摇摇头，住口不言。

美道姑身形倏起轻颤，道：“骨肉之痛，人所难免，过一个时期总会好些的，姑娘你也该劝劝他，人死不能复生，徒悲何益？”

聂小倩缓缓站了起来，道：“郡主，我告辞了，您最好准备一下，假如我告诉忆卿小霞没死，是您瞒了他，他会来找您的！”

美道姑霍地站起，倏又摇头悲笑道：“姑娘，我直说一句，你这是自作聪明，别再给他希望了，要不然等到他日后发现小霞的确是死了，他会更受不了的！”

聂小倩淡淡说道：“不会的，郡主，他将来发现的，是小霞没死，那该是意外的惊喜，他不会有什么受不了的！”

说着，欠身一礼，飘然出门而去。

美道姑霍然变色，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她一句话没说，便连送客也忘了。

望着聂小倩那无限美好的身影消失不见，她像突然脱了力，身形一阵乱晃，连忙坐了下去。

快四更时，一条淡白人影掠落陶然亭前，是朱汉民，他垂头丧气，怅然若失，望着亭中的聂小倩，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娘！”

聂小倩柔婉笑道：“回来了，民儿，怎么样？”

朱汉民摇了摇头，没说话。

聂小倩道：“怎么？莫非没碰见那位姑娘？”

朱汉民点了点头，仍未说话。

聂小倩道：“鬼不会长在人世的，以后恐怕她不会再出现了，累了大半夜了，快进来休息吧，娘有话对你说！”

朱汉民这时才开了口，道：“娘，民儿还想到和堍老贼府中去一趟！”

聂小倩道：“民儿糊涂，要知道，你不必去，也不该去！”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怎么，娘？”

聂小倩道：“你进来坐下听娘说。”

朱汉民应了一声，走进亭中坐下，望着聂小倩，静待下文。

聂小倩笑了笑，道：“娘问你，你找和堍要干什么？”

朱汉民挑眉说道：“民儿要取和堍老贼的命，为义父他老人家报仇！”

聂小倩道：“和坤这个人，论仇是该杀，只是现在杀不得，可否听娘的话，多让他活上几年？”

朱汉民道：“娘认为还该让他多活几年？”

聂小倩点头说道：“该，太该了，那不为别的，娘为的是我们大汉民族。要知道，和堍虽在他们满清朝廷是个大奸佞，可是对我们来说，他却是个求之不得的人物，懂么？”

朱汉民霍然说道：“民儿懂，娘的意思是……”聂小倩点头说道：“假他之手败坏满清朝政，引起众叛亲离，忠良隐避，我们一旦举事，便可事半功倍，甚至可兵不血刃，让他们不战自溃，到那时我们再杀他不迟！”

朱汉民道：“多谢娘明教，只是民儿怕他活不了那么久！”

聂小倩道：“我们也不能等得太久，等他失了势再杀他也可以。”

朱汉民默然不语。

聂小倩淡淡说道：“民儿，公仇重于私恨，大我为重！”

朱汉民一震，满面羞愧，忙道：“娘既有所谕，民儿敢不遵命！”

聂小倩说道：“听话就好了，其实，不只是这件事，以后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先公而后私，你懂么？”

朱汉民恭谨说道：“谢谢娘，民儿省得了！”

聂小倩吁了一口气，道：“那么，如今平心静气，听娘告诉你另一件事，那就是，娘不以为你妹妹小霞死了！”

朱汉民神情震动，霍地站起，惊声说道：“娘，您，您，怎么说？”

聂小倩摆摆手，示意朱汉民坐下，然后慢慢地把自己所见疑点说了一遍，最后说道：“娘就是根据这些理由，判断你妹妹小霞没死！”

朱汉民静听之余，脸色连变，聂小倩的话声一落，他没有即时答话，那是因为他为这件事想得入神了……

半晌，他神情忽趋激动，抬头说道：“经娘这么一说，民儿也觉得可疑，可是怡姨她为什么……”

聂小倩道：“跟暂时不见你一样，也许她有不得已的苦衷。”

朱汉民没说话，却陡地站起，往外便走。

聂小倩忙道：“民儿，回来，你要干什么去？”

朱汉民驻步转身，扬眉说道：“民儿找怡姨问问去。”

聂小倩摇头说道：“那没有用，娘刚才已经去过一趟了，你怡姨坚称小霞死了，对娘她都不肯说，对你怎么会说？”

朱汉民身形剧颤，哑声说道：“怡姨她为什么要瞒我，为什么要瞒我？”

聂小倩淡淡说道：“娘不是说过么？也许她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朱汉民默然不语，缓缓垂下头去。

聂小倩道：“民儿，别怪你怡姨，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只要对你有益无害就行了，其实娘也只是根据诸多疑点推测，小霞是不是真死了，那有待查证，在未获结果之前，你可别抱太大希望，懂么？”

朱汉民点头说道：“民儿懂，如今民儿想想，弘昼陵园中出现的那白衣女子，一定是人非鬼，而且极可能就是小霞！”

聂小倩微微点头说道：“想归想，民儿，这些都待查证，娘是没有看到那白衣女子，不过是你说给娘听的，根据你所说，那似乎是鬼非人，因为据娘所知，世上还没有那种武学，纵令是人非鬼，小霞可是丝毫不谙武学！”

朱汉民道：“那么，娘打算……”

聂小倩道：“如今距离那邬飞燕限定你离京的时日还有两天，在这两天之中，她该不会来找你，也不至阻碍我们的查证工作。唯一麻烦的，是大内那些鹰犬，他们正在到处搜寻你的下落，他们虽无可惧处，对我们的查证工作，都多少会有一些妨碍，为了我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你不能再以现在的面貌在北京城中活动了。”

朱汉民道：“娘，您是要民儿……”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你明白就好，如今夜已将尽，你也折腾了大半夜，该歇息了，明天一早，我们先由查访营墓工人着手。”

朱汉民一怔说道：“娘是说怡姨会买通营墓工人救了小霞？”

聂小倩点头说道：“唯有这个办法，才能不露痕迹，不为人疑！”

朱汉民皱眉说道：“北京城如此之大，当时那些个营墓工人，既不知道是谁，又不知道他们是否北京人，要上哪里去找？”

聂小倩淡淡说道：“固然难，这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可是，民儿，事在人为，办法是想出来的，懂么？”

朱汉民点了点头，突然说道：“娘，民儿想先去问问郝舵主！”

聂小倩沉吟说道：“他未必知道，不过，你去问问也好。”

朱汉民应了一声，腾身出亭而去，一直到快五更，他才踏着满地的积雪，飞掠而回。

容得他进亭坐定，聂小倩发问说道：“民儿，怎么样？”

朱汉民微微摇头说道：“娘料得不错，郝舵主不知道，并且说，这件事除了弘昼府中的人外，恐怕外面没人知道，不过他提供了一个办法，叫民儿设法结识弘昼府中的总管，筑墓事该是他一手负责的，他必然知道。”

聂小倩沉吟说道：“这办法该不错，只是要结识弘昼府中的那个总管，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人平时是很难得出门的。”

朱汉民道：“民儿可以由玉珠那儿想想办法。”

聂小倩摇头说道：“只怕也不容易，宗人府带着亲军夜围贝勒府的事，如今内城里的每一个府邸没有不知道的，事关叛逆罪嫌，谁都怕招惹上身，谋求自保都怕来不及，他们怎敢再跟王珠来往？”

朱汉民沉吟有顷，突然说道：“娘，您看这办法可行？我们去找怡姨打听那营墓工人，怡姨虽不肯说，但她定然会派人去招呼那营墓工人，或让他他迁，或关照他不可松口，我们只要暗中监视怡姨所派之人，不就行了么？”

聂小倩笑道：“办法是好办法，却恐怕行之不通！”

朱汉民一怔，道：“为什么？”

聂小倩笑道：“你小看你怡姨了，她是个极具智慧的奇女子，她不会上我们这个当，更不会派人前去，因为她只消一派人，那便足以证明她当初确

曾买通了营墓工人，再说，她要是真的这么做了，不但是花了很多钱，而且此人也十分可靠，不然你怡姨不会冒这个险，既如此，她根本无须派人打招呼，同时，一旦事发，那营墓工人自己也难免杀身之祸，她也料定了他不会说！”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那么我们还何必再找他？”

聂小倩摇头笑道：“不然，只要能找到他，娘自有办法叫他说。”

朱汉民道：“那么，娘，以您看，该怎么个找法呢？”

聂小倩沉吟不语，半晌，忽地笑道：“办法倒有，只知道灵不灵，等明天试试再说吧，你歇息去吧，让娘一个人多想想！”

朱汉民想问，但迟疑了一下，终于点头应了一声，站起来施了一礼，出亭而去，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第二天晌午，一辆双套马车驰进了东城一条胡同里。

这条胡同里，住的全是靠双手，凭劳力，干粗活养活一家大小，苦哈哈的人们，这不用由别处看，单由进出这条胡同的人那身打扮及房屋的破旧简陋就可以看出来了。

马车，停在最左一家破落住户门前，赶车的，是个身材颀长的中年黑衣汉子，他停好了马车，翻身跃下车辕，抬手拍了门。

没一会儿，门内响起了一阵步履声，紧接着，有人问了一声：“谁呀？”

那中年黑衣汉子忙应道：“我，找人的。”

说话间，门内那人已抵门口，一阵门栓响动，两扇破门呀然而开，一个又黑又壮，约莫二十来岁，身穿棉袄棉裤的小伙子，两手扶住门，探出了头，他一怔，瞪着眼道：“这位大哥，您找谁？”

那中年黑衣汉子道：“找马老爹，他在么？”

那小伙子“哦”了一声，道：“我爹正在吃饭，大哥哪儿来的，有什么事？”

那中年黑衣汉子道：“内城，找他谈件活儿！”

那小伙子一听是内城来的，脸上立即变了色，连忙侧身让路，带着满脸惊慌笑容地，哈腰说道：“这位爷，您请里边坐，请里边坐！”

那中年黑衣汉子点了点头，转身掀开车帘，由车内扶出一位雍容华贵，身披貂裘的中年美妇人，然后恭恭敬敬地道：“稟福晋，马回回在，您请里边坐！”

那中年美妇人矜持地点了点头，盈盈跨进了门。

那小伙子一听来人是位王爷的福晋，吓得脸色又是一变，转身飞步奔了进去，当中年美妇人带着中年黑衣汉子走到天井中的时候，那四合院的堂屋里，已然急步迎出了一个五旬左右，肤色黑黝，一身粗布袄裤的老头子。

“马回回见过福晋！”他近前便要跪下。

中年美妇人嫣然笑道：“老人家少礼！”随即向那黑衣汉子丢过一个眼色。

那黑衣汉子跨前一步，伸手扶住了马回回。

不错，这位福晋挺和气的。

马回回随着黑衣汉子的搀扶站了起来，满脸惊慌，战战兢兢地把那位福晋让进堂屋。

这位福晋没有官架子，人很随和，大大方方地坐在了上首，那黑衣汉子则垂手侍立身侧。

马回回一脸不安神色，微微地哈着腰，静待吩咐。

那位福晋没开口，那黑衣汉子却突然说了话，道：“马老爹，这位是平郡王爷的福晋，我们福晋想先为王爷营一座陵园，你有人么？”

这倒好，人还没死先营墓，这位福晋真是……

马回回可不敢多说，一连点头地道：“有，有，只要福晋吩咐一声，随时有人。”

那黑衣汉子道：“福晋不愿马虎，要的人一定要营过大陵园的，你有这种人么？最好是营过王爷们的陵寝的。”

马回回呆了一呆，嗫嚅说道：“不敢欺瞒福晋，这种人倒是没有。”

那黑衣汉子眉锋微皱，道：“当年和亲王的陵园，是谁营造的呢？”

马回回摇头说道：“这个也没有听说，不是小老儿手下的人。”

那黑衣汉子没说话，转望那位福晋。

那位福晋嫣然一笑，道：“老人家，你的人都住在这附近第？”

马回回忙道：“回福晋的话，大伙儿都住在这条胡同里。”

那位福晋点了点头，道：“那好，麻烦老人家把他们都找来，让我当面问问看！”

马回回应了一声，扭过头向着天井中叫道：“虎子，去把你王大叔他们都找来，就说我有事！”

只听天井中有人应了一声，那又黑又壮的小伙子由西厢屋里走出来，飞步奔了出去。

没一会儿，他带着十几个干粗活打扮的中年汉子进了门，向着堂屋里指了指，一头又钻进了西厢屋去。

想必这些人都已听那小伙子说了，站在天井中，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往堂屋里走。

适时那位福晋含笑说道：“老人家，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进来，我要问话！”

马回回应了一声，连忙转身招呼众人，那十几个中年汉子，这才一个个低着头，拘束不安地走进了堂屋。

那位福晋笑了笑，道：“诸位哪一个知道年前营建和亲王陵园的是谁么？”

十几个汉子黑压压地站在堂屋门口，你看我，我看你的，却没有一个人来答话，便是连个表示都没有。

马回回急了，忙道：“你们倒是回福晋的话呀！”

只听一声干咳，有人说道：“我不知道营建陵园的是谁，可是我知道那石牌坊跟墓碑是谁立的，谁刻的……”

那位福晋美目中一亮，道：“是谁？”

适才说话那人说道：“是南大街陈麻子包的。”

那位福晋道：“南大街离这儿很近，麻烦哪位去找他来一趟？”

只听那人应了一声：“我去！”转身出门而去。

没多久，那人带着一名麻脸的中年汉子快步赶了回来，那麻脸汉子向上座施过一礼之后，随即退立一旁。

那位福晋望了望他，笑问：“和亲王陵园中的石牌坊跟墓碑都出自你的手么？”

那麻脸汉子连忙恭恭敬敬地点头应了一声是。

那位福晋笑了笑，道：“那么你知道和亲王的陵园是谁承包营建的么？”

那麻脸汉子道：“回福晋的话，是西城的金老实……”

那位福晋神情一喜，道：“他住在西城什么地方，我打算找他。”

那麻脸汉子忙摇头说道：“回福晋的话，金老实好几年前就搬家了！”

那位福晋微微一怔，道：“怎么，他搬家搬了好几年了？”

那麻脸汉子哈腰应道：“正是！”

那位福晋道：“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

那麻脸汉子道：“那金老实本来不是北京人，在北京没亲没故，平常跟人家也不大来往，所以没人知道他搬哪儿去了！”

那位福晋沉吟了一下，忽然点头笑道：“那不要紧，我会派人找他的，看赏！”

那黑衣汉子躬身应喏，随即由怀中取出两片金叶，放在了桌上，目注马回回，道：“马老爹，福晋有赏，这些大伙儿拿去分了吧！”这些人干粗活，苦哈哈了半辈子，哪儿见过这个？一时都直了眼，倒是那马回回见过些世面，应了一声，哈腰说道：“谢谢福晋赏赐！”脚下却一时没敢动。

那黑衣汉子笑了笑，又从桌上拿起那两片金叶，递了过去，道：“拿去吧，福晋的赏赐！”

马回回这才伸出一双长满了厚茧，带着颤抖的老粗手，恭恭敬敬地接了过去，适时，那位福晋站了起来，在那黑衣汉子的随侍下，盈盈行出堂屋。

那一伙，在马回回的带头下，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一直望着这福晋主仆驱车远去。

出了这条胡同，忽听那驾车的黑衣汉子叫道：“娘，如今我们怎么办？”

随听车内那位福晋说道：“民儿，只好借重丐帮了，先到北京分舵去一趟好了！”

那黑衣汉子未再说话，挥鞭抖缰，驱车直驰西城。

到了丐帮北京分舵后，那位福晋没有下车，仅由那黑衣汉子进分舵招呼了一声，未耽搁便又驱车走了。

入夜，陶然亭旁那慈悲庵内一灯如豆，庵外，只有那地上与屋面上的积雪，映出微弱光亮。

一条矫健的黑影掠进了慈悲庵，落在了天井之内，随听那一灯如豆的禅房中，响起了朱汉民的清朗话声：“是褚明么？请进来！”

随见那禅房之门呀然而开，朱汉民含笑站在门口。

那矫健人影正是褚明，只听他应了一声，急忙走了过去。

适时，朱汉民微笑说道：“快进来吧，我娘等了你好久了。”

褚明笑道：“我比你更急，只是一直等到刚才才有信儿来！”

进了禅房，褚明一敛嬉态，向着聂小倩恭谨施了一礼。

聂小倩含笑摆手：“不敢当，烦劳贵帮我很不安，消息如何？”

褚明道：“禀夫人，分舵弟子几经打听才问出了那金老实下落，他三年前发了一笔横财，搬往江南去了！”

聂小倩美目中异采一闪，笑问：“可知道他发了一笔什么横财么？”

褚明摇头说道：“这个没人知道。”

聂小倩笑了笑，道：“我早想到他不会还待在北京，果然不出我所料，如今再加上发了一笔横财，那该有八九分不错了……”

顿了顿，接道：“回去请代我向郝舵主致意，偏劳之处容我母子后谢！”

褚明谦逊了几句，告辞而去，他刚转身，朱汉民突然变色沉喝：“褚明，

站住！”

褚明一怔驻步，朱汉民闪身近前，伸手一把自褚明背后揭下一张纸来。

那不是普通的纸，赫然是一张颇大的冥纸。

那冥纸之上，密密地写着行行细小字迹，娟秀异常，似是出自兰闺中人之手，朱汉民才没看到两行便身形暴颤，神色大变，顿时怔住。

聂小倩心知有异，飞身过来，劈手一把抓过了那张冥纸，只一眼，她也为之骇然变色。

那等于是的一封信，一封给朱汉民的信，信上的称谓是“哥哥”二字，这已够惊人，但更惊人的却是那两字“小霞”的署名。

信中的大意是说，她承认朱汉民玉泉所见那白衣女子是她，不过那只是她的一缕芳魂，是鬼！

昔别犹稚龄，今逢已为鬼，她很伤心，很难过。

她并且说明了被选入宫一直到惨被殉葬的经过，自然，那较德怡所说，要详尽得多。

她说当年被选入宫的，除了她之外，还有好几个民女，其中有一个是和堍预先安置好，以期他日用以迷惑弘历的。

但是由于有她被同选入大内，顿使和堍安置的那名美女黯然失色，和堍唯恐弘历选了她而舍了他所安置的那名美女，遂授意他的小老婆暗中把消息透露给皇后，说要是她一旦得以膺选，皇后就非失宠不可。

皇后当然不愿意自己失宠，于是就采纳了和堍那个小老婆的建议，逼着弘历把她赠给了和亲王弘昼了。

无巧不巧在她进入和亲王府的当晚，弘昼无疾而终，死在了书房之内，和堍那小老婆便又在弘昼的福晋面前搬弄是非，翻弄那三寸不烂狠毒之舌，说弘昼是被她克死的，所以她就被殉了葬。

最后并说，她确实已死，尸骨早朽，久为鬼物，从此阴阳永隔，手足殊途，要朱汉民不要再找她，只要异日大业成功之后，把她迁葬父母之旁，莫让她终古与弘昼为伍就行。

信是小霞自己写的，纸是冥纸，人谁用冥纸？她不是鬼是什么！这件事委实乱人心神。

良久，良久，朱汉民方始颤声道：“娘，您看如何？”

聂小倩未答，却转注那白着脸的褚明，褚明这时仍不知那是一封信，也不知道那一个写些什么，只是以他的身手，竟被人近身在背后贴上了一张冥纸而茫然无觉，使他有点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褚少侠从何处来？”聂小倩平静地开了口。

褚明忙道：“禀夫人，晚辈是由分舵来此！”

聂小倩扬了扬手中冥纸，道：“这么说来，少侠是不知道何时被人贴上这个了！”

褚明脸一红，摇摇头，道：“晚辈是一丝儿也没有觉察，此人功力……”聂小倩截口说道：“我不瞞少侠，这是汉民的妹妹，小霞写的！”

褚明神情猛震，骇然退了一步，险些惊呼出声：“夫人，这么说来，霞姑娘并未……”

聂小倩摇头说道：“很难说，我不相信世上有这么高的武学，人有这么大的神通，但由那金老实的发横财远迁，我总不相信小霞死了！”

说来说去，这仍是个谜，小霞仍处于人鬼之间！

朱汉民突然说道：“娘，要不要找怡姨去？”

“没有用，民儿！”聂小倩道：“她要说早说了，既不打算说，她是怎么样也不会说的，金老实的发横财，她可以说不知道，甚至可以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至于这封信，她见了之后，准会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所以，这一趟不必白跑，如今娘益发地相信小霞没死，可是由于金老实已经远迁，一时却无法加以证实……”

朱汉民道：“那么娘该到玉泉弘昼的陵园去看看！”

聂小倩又摇头说道：“那也未必有用，要是人人能发现那秘密进出通路，那就不成其为秘密了，除非把弘昼的墓毁了，可是那种事咱们不能做，再说，你不也去了两趟了么，可曾发现什么？”

朱汉民皱眉摇头，道：“可是小霞为什么也说她……”

聂小倩道：“你怡姨既说小霞死了，小霞她自己自然也要承认死了，这还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呢？难道你不觉得这封信来得正是时候么？”

朱汉民颖悟过人，一点即透，挑眉说道：“娘，您是说，这都是怡姨……”聂小倩接口说道：“只能说有可能，不然为什么小霞早不写信，晚不写信，偏偏在咱们查问过你怡姨之后写来了信，其实，你怡姨错了，这是弄巧成拙，欲掩弥彰，那金老实已然远迁江南，难以寻找，咱们一时已无从证实，她实在无须再让小霞来这一着！”

朱汉民点了点头，痛苦地说道：“怡姨，您这是何苦，又为什么，为什……”

“么”字未出，他脸色一变，目中暴闪寒芒，逼视西窗，方待沉声喝问，西窗外，似乎有物坠地，传来了两声砰然轻响。

朱汉民脸色又复一变，与褚明当先掠出禅房，闪电般向发声处扑去，那西窗外十余丈处的青石小径上，倒卧着两个人，两个身穿黑衣的老者。

褚明脱口轻呼道：“天，大内侍卫……”

不错，朱汉民也已一眼看出，那是两名大内侍卫，各人的手中，还握着一具筒状物，那赫然竟是百年前北溟异人巧手鲁班公输度制作的三大暗器之一，神鬼难逃的“飞雨流星神鬼愁”，这玩艺儿，便是当年夏梦卿也不敢轻攬其锋。

分明，这两名大内侍卫，是要以此歹毒霸道暗器，袭击屋中的他跟聂小倩及褚明，还好这两名大内侍卫未及出手便躺下了，要不然那后果……想想能令人机伶寒战。

也分明，这两名大内侍卫是在要出手之刹那间，被人击毙，气绝身亡，可是，他跟褚明出来得不可谓之不够快，却没有看见第三条人影，而且，这两名大内侍卫身上，也没有任何一丝伤痕。

正诧异间，忽见褚明手一指，失声呼道：“在这里了，天，这是什么手法！”

朱汉民张目投注，褚明指的是两名大内侍卫脖子，他一看之下，也不禁心神震动，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看得很清楚，那两名大内侍卫的脖子上面，各有一只乌黑发紫的掌痕，五指纤纤，分明女子的柔荑。

可是，那掌痕却又是似无还有，隐约在皮肉之内。

这是什么手法？这是传说之中的鬼“扼”人。

那么这两名大内侍卫该是被鬼扼死的。

“鬼，又是个女鬼，敢莫那会是……”

朱汉民好半晌才定过神来，回身投注，聂小倩正立于背后，黛眉微皱，

也是满脸惊骇不解神色。

朱汉民惊诧欲绝地刚一声：“娘，这是怎么……”

砰然连声，似乎慈悲庵外又躺下了好几个。

三人心神大震，朱汉民与褚明又飞快掠出墙外。

果然，慈悲庵外，那陶然亭畔，又躺着好几个大内侍卫，而且其中有一个是雍和宫的红衣喇嘛，人人手里都握着那歹毒霸道的暗器飞雨流星神鬼愁。

每人的脖子上，赫然也是掌痕暗紫，似无还有。

这下更为惊人了，连杀七八个人，而所杀的又都是当今武林的一流高手，竟连个人影儿也未看见。

这功力太高，太以骇人听闻了。

朱汉民喃喃说道：“小霞她何时学来这种……”

蓦地里，一声凄厉惨呼惊心动魄，撼人心神，三人霍然循声望去，一望之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那距离身侧十余丈外的一片芦苇之中，“哗啦”一声，一条黑影冲天而起，那又是一名大内侍卫。

是大内侍卫是没错，但他不像是自己腾身而起的，两条腿乱蹬，两只手拼命地抓脖子，似乎是被人扼着脖子提上去的，可是又偏偏看不见第二个人影。

褚明机伶寒颤，骇然暴退。

朱汉民却双眉陡挑，身形如电，悄无声息地扑向那大内侍卫腾起处的芦苇中。

十余丈距离，他是一闪即至，倘若有“人”躲在芦苇丛中搞鬼，必然难逃过他一双目光。

可是，理应如此，事却不然，他看得清楚，芦苇丛中连个鬼影子也没有，而那大内侍卫却又升高了数尺，方始有如被人突然一放般，直泻坠下，砰然着地不动。

再看那大内侍卫的脖子上，赫然又是色呈暗紫，隐于皮肉之中的掌痕，而且是两只。

这又该怎么说！朱汉民愣住了，聂小倩也呆呆而立，不发一言。

许久之后，朱汉民定过神来，霍然转身，双目赤红，颤声叫道：“娘，难道小霞她，她，她……”

聂小倩一笑截口说道：“咱们不是不信么，小霞就做给咱们看看，可是，娘仍不信她的命会那么薄的！”

突然扬声说道：“霞姑娘，多谢代为尽歼来犯的大内鹰犬，我在此致谢了！其实，霞姑娘，兄妹对面不相见，多年阔别思何切，你忍心么？霞姑娘，别让你哥哥这么……”

蓦地里一阵森寒阴风拂上身来，她禁不住机伶一颤住了口，适时，那原本握在她手中的那张冥纸，竟然脱手飞出，随风飘去，朱汉民骇然失声，喝道：“小霞，你这是……”

聂小倩忽地笑道：“霞姑娘，你难道不怕我跟着它走么？”

此话甫落，那张冥纸陡地向上一扬，直上茫茫夜空，转瞬间已非目力所能望见。

聂小倩扬眉笑道：“霞姑娘，好聪明的办法，其实你若是鬼，又何必怕

我们呢？”

朱汉民一震，立即醒悟，忙大声叫道：“小霞，你难道打算避我一辈子么？难道咱们兄妹俩今生就没有见面的日子了么，小霞，是你叫我来的，却又为什么？”

“民儿！”聂小倩轻叹说道：“别叫了，小霞她已经去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的心肠变得这么硬，这么……唉，不说也罢！”

朱汉民身形剧颤，缓缓垂下了头。

聂小倩轻轻一叹，又道：“民儿，男子汉，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她必然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不必急于一时，你兄妹将来总会有见面的一天的，别难过了……”

朱汉民仍然低着头，没有说话。

聂小倩转注褚明，歉然说道：“为我母子事，连累少侠受惊，我至感不安，少侠请早点回分舵去，免得令师悬心了。”

褚明余悸犹存地应了一声，施了一礼，转身飞奔而去。

望着褚明身影远去不见，聂小倩目光一扫地上那些大内侍卫的尸体，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所幸今夜霞姑娘伸了手，要不然咱们娘儿俩……”

摇摇头，改口说道：“民儿，此地既已被他们发现，便不宜再留，进庵去收拾收拾，咱们再换个地方吧！”

说罢，探怀取出一只小白玉瓶，倾出一些粉末，在那些大内侍卫尸身上各洒了一些，然后玉手连连挥动，把那些个歹毒霸道的飞雨流星神鬼愁，悉数震落在湖沼之中。

进了慈悲庵聂小倩照样施为，但却把这两个大内侍卫手中那两具飞雨流星神鬼愁收了起来，纳于袖中。

略加收拾之后，娘儿俩踏着积雪出了慈悲庵，缓缓消失在灰暗夜色之中……

那地上那些大内侍卫的尸身，此刻也已化为溶入雪中的摊摊黄水，刹时间，这陶然亭畔又是一片寂静……

而与此同时，在那白云观后的春花园中，灯光透纱窗，在纱窗之上，映现着一个人影儿，那是美道姑。

是美道姑是不错，可是看她那影子，却似乎是屋内有客，她正在跟什么人在说话，但是又听不到话声。

突然，她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至春花园门口而止，随听一个苍劲话声说道：“稟郡主，珠子与珠郡主二位求见！”

那纱窗上的影子，似乎微微一怔，接着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他两个这时候跑来干什么……”

突然提高了声浪：“让他们两个进来！”

那苍劲话声应了一声，步履声远去，没一会，步履声再起，春花园入口一前一后走进一个红衣少女，与一个白衣少年，正是兰珠跟玉珠兄妹俩。

兰珠仰着娇靥一路疾走，玉珠跟在后面却一脸苦相。

到了精舍门口，兰珠拍了门，叫了声：“姑姑！”

美道姑在屋内应道：“门没拴，进来！”

兰珠推开门走了进去，玉珠也跟着进了屋，两个人在美道姑面前一站，谁也不说一句话。

美道姑正坐在桌前灯下，背着窗户，面对他俩，睹状微微一怔，讶然说

道：“怎么，又吵架了？”

兰珠忙摇了摇头，玉珠则眨了眨眼。

美道姑笑道：“那么，既不是来找姑姑评理的，敢莫是这么远跑来送这两张脸让姑姑瞧的么？是不是？”

兰珠脸一红，忙又摇了摇头，也开了檀口：“姑姑，人家是来看您的！”

美道姑笑道：“如今只怕是姑姑看你了，姑姑好端端地要你来干什么？八成儿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兰珠那张娇靥更红，倏地垂下粉首。

美道姑眉锋一皱，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转注玉珠：“你又是来干什么的？”

玉珠斜眼向着兰珠投过一瞥，苦着脸道：“姑姑，您该问她，不知谁得罪她了，她这几天先是闹脾气，动不动就不吃饭，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小楼上，爹让她出来散散心，她又不肯，今夜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突然要来看您，爹不放心，只好让我跟来保驾了！”

美道姑眨动了一下美目，转向兰珠，道：“是么，兰珠？”

兰珠粉脸红透了耳根，低着头只不说话。

美道姑脸上掠过一丝异样神情，道：“如今你看见姑姑了，要怎么样，说吧！”

兰珠猛然抬起粉首，娇靥上犹带着红晕，横了玉珠一眼，嗔声说道：“谁让他跟来了，我这么大个人了，又不是三岁小孩儿，难道还怕老虎吃了不成，我才没让他来呢！”

她答非所问，玉珠是够倒霉的，耸了耸肩，苦笑说道：“姑姑，您瞧见了么，谁惹她了！就这样厉害，蛮横，霸道，不讲理……”

倏然住了口，那是因为兰珠挑了眉。

美道姑笑道：“原来你是嫌玉珠碍事，那好办，玉珠，春花园夜景很不差，你到外面站站去，等我叫你你再进来！”

玉珠最敬畏的还是这位姑姑，不敢不听，当即苦着脸应了一声是，刚要转身，适时美道姑却又道：“慢着，玉珠，看来我今夜得跟你妹妹做彻夜长谈，你一个人先回去吧，告诉你爹一声，就说我留客了！”

玉珠乐了，有如逢大赦之感，苦容立扫，喜孜孜地应了一声，唯恐稍慢地急步出门而去。

听听步履声远去，美道姑望了兰珠一眼，道：“兰珠，把门拴上！”

兰珠默默地走过去把门拴好，又走了回来。

美道姑移坐到云床上，然后指了指桌前椅子，道：“兰珠，坐下来！”

兰珠有点不安，如言坐了下去。

美道姑淡淡一笑，道：“现在除了你跟姑姑以外，已经没有第三者在场了，这几天为什么烦躁不安的，把自己关在小楼上，茶不思，饭不想，把你的心事告诉姑姑！”

兰珠刹时间娇靥红上加红，低着粉首，有点忸怩，也有点娇羞，那模样儿爱煞人，道：“姑姑，您可别听哥哥胡说，兰儿才没有……”

美道姑截口说道：“那么你找姑姑干什么，不是要姑姑给你拿主意么？”

兰珠道：“兰儿是闷得发慌，才出来……”

“闷得发慌？”美道姑笑了笑，道：“你要是还闷得发慌，像姑姑这种生活该怎么办，你既不是来找姑姑拿主意的，姑姑没那么多工夫……” 兰

珠冰雪聪明，心窍儿玲珑，她怎不知姑姑的用意？又急又羞不知如何启齿，只好红着娇靥叫了一声：“姑姑！”

美道姑道：“那么就乖乖地说，要不然姑姑可要下逐客令了，如等姑姑下了逐客令再回头，姑姑可就不管了，而且，姑姑也就只今夜有功夫，错过今夜，姑姑就永远没有管闲事的功夫了，说是不说，你自己要拿好了主意！”

兰珠倏地垂下粉首，那声音低微得好像蚊蚋，道：“姑姑，您让兰儿怎么说嘛！”

美道姑笑了笑，道：“这么说来，你是想说而不知从何说起了？”

兰珠很轻微地点了点头。

美道姑暗暗一叹，道：“那么姑姑代你说吧，一团乱丝，错综盘结，想解开它，不知该如何来下手，满怀心事，欲诉无从，还带着点羞于启口，兰儿，你现在的年纪，正如姑姑当年，这情形，恐怕也跟姑姑当年一样，事关一个情字，对么？”

兰珠没说话，既未点头，也未摇头，只是那耳根上，又加深了一层红意。

美道姑轻轻地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下，道：“姑姑是过来人，姑姑很清楚你此时的心情，说不出来是什么感受，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时候想笑，有时候想哭，有时候一身都是劲儿，有时候都懒得连饭都不想吃，兰儿告诉姑姑，是不是这样？”

兰珠嚤啞一声，微微地点了点头。

美道姑扬了扬眉，道：“你爹知道你的心事么？”

兰珠又点了点头。

美道姑道：“他跟你谈过什么没有？”

兰珠摇摇头，开了口：“他老人家这几天心情也不好，一天到晚闷闷不乐，不像以前，没事儿就跟哥哥跟我在一起谈笑……”

美道姑眉锋一皱，道：“你知道你爹为什么这样？”

兰珠摇摇头，道：“兰儿不知道。”

美道姑点头说道：“你当然不会知道，这跟姑姑当年一样，连自己的事都懒得管，自己的心事都处理不了，哪会再去管别人的事？自然，他也不方便跟你谈，究竟你是他的女儿，不比他跟玉珠……”

话锋微顿，接道：“你还记得前些日子，你带着满腹委曲来找姑姑代你出气的时候，姑姑对你说的话么？”

兰珠点了点头，道：“姑姑，兰儿记得！”

美道姑道：“姑姑当时告诉你，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那种人也招惹不得，姑姑不愿你步姑姑的后尘，也不愿眼见你痛苦一生，要你悬崖勒马，及时回头，要不然，等到陷入太深，不克自拔时，再想回头挣脱，那就来不及了，对么？”

兰珠又点了点头，这回，神情显得有点沉重。

美道姑淡淡地笑了笑，道：“如今呢？”

兰珠黛眉一挑，道：“姑姑，小兰当时可没有……”

美道姑截口说道：“姑姑不管你当时有没有什么，姑姑问的是如今！”

兰珠娇靥一红，默然不语。

美道姑道：“如今已陷入太深，不克自拔了，对不对？”

兰珠的娇靥更红，未承认却也未否认。

本来是，不承认，那非她的本意，不是自己心底所想的，承认，一个女

孩儿家，事关一个情字，哪能明白表示？尽管她平日里如何地豪爽，如何地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此刻她却沒有点头的勇气，那多么羞煞人！

其实无须她承认，那娇靥上的红云已够说明一切了！

美道姑脸上掠起一片难以言喻的神色，叹了口气，道：“姑姑当时苦口告誡你不听，如今却跑来找姑姑替你出主意，你这岂不是给姑姑找难题找麻烦……”

兰珠眼圈儿一红，幽幽说道：“姑姑，您要是不管，小兰就学您一样，远离这个伤心之地，找个地方出家去，一辈子也不……”

美道姑深知这位侄女儿那倔强脾气，她可是说得出，做得到，尤其事关一个伤心断肠的“情”字，闻言一惊，忙喝道：“胡说，小兰，你怎么能学姑姑，姑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落得像姑姑一样，绝对不可以……”

兰珠幽怨地道：“那您……”

美道姑道：“姑姑只说你给姑姑找难题，找麻烦，姑姑可没说怕难怕麻烦不管哪？你又跟姑姑赌的什么气？”

兰珠娇靥一红，笑了，乍喜还羞，粉首半垂地道：“小兰就知道姑姑最疼小兰……”

对这顶高帽子，美道姑未加理会，道：“再说，你也没有到非出家不可的地步，忆卿他并没有向你表示什么，不是么？”

兰珠娇靥上的笑容立刻隐敛，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阴霾，黯黯道：“他是没有向小兰表示什么，可是小兰自己明白，他处处躲着小兰，对小兰跟对哥哥就不一样，跟哥哥他有说有笑地，一见到小兰，他便一本正经拘谨得气死人！”

美道姑勉强地笑了笑，道：“你觉得这是什么？”

兰珠微微摇头道：“小兰不知道，不过，那总不是……”住口不言。

美道姑默然不语，半晌，忽地扬眉说道：“小兰，你既要姑姑给你出主意，那么，姑姑说的话你听不听？”

这话，令人难测好坏，可是兰珠她到底点了头。

美道姑暗暗咬了咬玉齿，狠起心肠，道：“宁可痛苦一时，不可痛苦一生，姑姑劝你咬牙横心，当机立断，挥慧剑，斩情丝，自万丈波涛的情海中毅然回头，你做得到么？”

兰珠花容失色，脸色惨变，身形颤抖，粉首倏垂，两颗晶莹的情泪突然坠落胸前，没开口。

美道姑心中一阵绞痛，但语气益显冷漠：“小兰，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小女儿，他唯一的妹妹已让他伤过一次心，你不该再让他伤心了，他会受不了的，再说，情海伤心，断肠人做不得，一辈子的痛苦，你也会受不了的！”

兰珠娇躯颤抖得更厉害，只不说话，突然，她猛然抬起粉首，娇靥煞白，神色怕人：“姑姑，您问问他，他只要摇了摇头，小兰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美道姑强忍心中那无限怜惜与悲痛，淡淡说道：“姑姑问过他了，他的态度跟他爹当年一样，你打算怎么办？”

兰珠娇躯一阵晃摇，唇边渗出了一丝鲜血嘶声低呼：“小卿，你，你，你好狠的心……”

猛可里便要站起，美道姑适时陡扬沉喝：“小兰，坐下，不许动！”

兰珠机伶一颤，未站起，却突然双手掩面，失声痛哭，接着，她又仰起了脸，梨花带雨，泪渍模糊的，望之令人心碎，道：“姑姑，他有什么了不

起，小兰哪一点配不上他，爹跟您对他怎样？他，他是天下第一忍人，小兰要把他恨上一辈子！”

像兰珠这样的女儿家，感情表现得异常之强烈，自然，那不是爱就是恨，不可能有第三种感情的存在，因为她不是常人！

美道姑心如刀割，一叹说道：“小兰，这不是什么了不起不了不起的问题，其实他跟他爹一样，宇内第一，的确不凡，的确了不起，这也不是配上配不上的问题，姑姑比之聂小倩如何，当年夏梦卿却弃了姑姑而要了她，你爹跟我疼他爱他，一如子侄，跟待你与玉珠，没有什么分别，但那没有用，他不能为此便迁就一切，小兰，他跟他爹一样，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也是有血有肉富于感情的人，并非能忘情的太上，更不是铁石心肠的忍人，即使是，那也不该怪他父子，要怪只能怪咱们不是汉人，谁叫咱们生为满旗女儿身？又谁叫咱们偏偏钟情倾心于他父子？小兰，上天给了咱们一个尊贵不可侵犯的身份，哪有那令人羡慕的富贵荣华，却又赠给赋予一个其薄如纸的命，只有咱们自己才知道自己的痛苦，实际说起来，咱们连一个普通的汉族女子都不如！”

兰珠不服地叫道：“姑姑，时隔百年，祖宗们的仇怨为什么总是不能淡忘？难道说这无情的鸿沟就永无消除之日了。”

美道姑悲惨笑道：“那也不能怪人家，要怪只能怪咱们的祖宗，强抢人家的大好河山，霸占人家的千秋基业，别的不说，单说一个‘扬州十日’，像这种仇恨，谁能忘？换了咱们也一样，从开国之朝至今，你听过的也有，看过的也有，你有什么感触？傅威侯在日说得好，当年缺理的是咱们，如今咱们该好好对待人家，也许可以消弭一些仇恨，要不然，将来有一天咱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兰珠道：“可是彼此间私交匪浅，他亲口说的，对您跟爹，他不敢，也不会，为什么他……”

美道姑摇头截口说道：“小兰，私交是私交，他不能因私交而舍弃了大我的立场，便是咱们也不能的，换个别人也许可以，偏偏他又是前明的宗室，那就更不可能了，懂么？”

兰珠身形再颤，悲声说道：“姑姑，小兰懂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美道姑双眉一挑，变色说道：“你打算怎么做，姑姑刚才对你说的话都白费了，姑姑绝不容许你那么做，咱们自己作茧自缚，怪得了谁！”

兰珠道：“姑姑，小兰不怪任何人，就跟您不怪任何人一样！”

美道姑道：“那么你就听姑姑的话，姑姑只有为你好，不会害你！”

兰珠道：“姑姑，小兰没有说不听，也不敢！”

美道姑挑眉说道：“可是你……”

兰珠毅然截口说道：“姑姑，小兰说句大胆话，为什么您能这么做，而不让小兰这么做，为什么您可以期卜来生，小兰就不可以……”

“住口，小兰！”美道姑既羞又怒且惊，她没有想到一向敬畏她的兰珠，竟敢对她这么说话。

兰珠立即闭上了檀口，可是那神色中却流露着一种不服，令人望之有齧棘之感，但也越发的令人可怜。

美道姑威态倏敛，美目之中尽射不忍，轻声一叹，无力地说道：“小兰，你真打算这么做么？”

兰珠淡淡说道：“不敢欺瞒姑姑，小兰已经决定了，矢志不贰，绝无更

改！”

话声平淡中显得斩钉截铁，坚决异常。

美道姑心中一凛，一丝寒意倏遍全身，身形一阵轻颤，默然不语，良久，始吁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小兰，你真的那么钟情倾心忆卿？”

兰珠娇靥木然，毅然点了头。

美道姑说道：“是因为他是夏梦卿的儿子，武林第一，文武双绝的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么？”

兰珠摇了摇头，没说话。

美道姑又问道：“是因为他长得美男第一，比玉珠还俊！”

兰珠又摇了摇头，道：“姑姑，小兰不是个以貌取人的人，他长得俊，那只能说小兰看他第一眼时候，还不觉得太讨厌了。”

美道姑道：“那么是为了什么？”

兰珠微微抬头，娇靥上的神色一片迷茫：“小兰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住口不言。

美道姑美目中异采闪动，一叹说道：“这就是能生人能死人的‘情’之一字的微妙处，让人只能感受得到，却说不出个道理来。”

深深地看了兰珠一眼，道：“小兰，你真的非他不嫁，愿为他痛苦一辈子？”

兰珠点了点头，淡淡说道：“姑姑，小兰是你的侄女儿！”

美道姑一叹说道：“也罢，姑姑就帮你个忙吧，成与不成，那要看你自己了，也许，你的福份比姑姑大，运气比姑姑好……”

兰珠身形忽颤，美目中倏现泪光，说道：“姑姑，那是因为小兰有你这么一位姑姑，而你却没有。”

美道姑神情一震，半晌始微微点头说：“也许你说对了，你有的，姑姑却没有……”

沉吟了一下，接道：“小兰，你知道，朋友重互立，可以各有立场，婚姻主合一，不容立场互异，平时至友，战时敌人，这种事常有，而夫妻却必须朝夕共处，终生一体，到老不能有二心，自古婚姻男为主，女为从，如果你嫁了忆卿，你可是要放弃自己的立场……”

兰珠点头说道：“小兰懂，只是姑姑，彼此交非泛泛，小卿是个懂得尊重人的人，推己及人，他恐怕不会……”

美道姑点头叹道：“小兰，你说得对了，当年姑姑也未尝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可是忆卿他爹夏梦卿，就是不肯让姑姑这么做！”

兰珠道：“那么，姑姑要怎样帮小兰的忙……”

美道姑截口说道：“姑姑自有姑姑的道理，姑姑所以这么说，是要你先有个明白，让你有个考虑的余地，看你愿不愿意！”

兰珠犹豫了一下，未答反问道：“姑姑，你说小兰该不该？”

美道姑摇头说道：“别问姑姑该不该，只问你愿不愿意，固然为一个情字是要做莫大的牺牲，可是你也别过份勉强自己，如今你要有一丝丝勉强的成份，他日你会有懊悔的感觉，夫妻之中只要有一个有了不释之心，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兰珠黛眉一挑，毅然点头：“姑姑，小兰愿意，绝不懊悔，永不会有二心！”

美道姑美目之中异采一阵闪动，道：“没有一丝丝冲动勉强的成份么？”

兰珠正色说道：“姑姑，您由小看小兰长大，您该知道小兰！”

美道姑点头叹道：“姑姑知道，你跟姑姑一样，也是个情痴得可怜的女孩子，绝不轻易动情，但一动情便可掏心舍命！”

兰珠那娇靥上微有娇羞红意，微微地垂下粉首。

话锋微顿，美道姑接着说道：“小兰，放弃自己的立场还不够，你还得放弃自己的尊贵身份，荣华富贵，远离自己的家，到江湖上去经历一番风险，吃一番苦，甚至于要改名换姓，以另一个江湖女儿的面目出现，你可愿意？”

兰珠呆了一呆，诧声说道：“姑姑，您这是……”

美道姑截口说道：“别问姑姑，现在是姑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

兰珠没再问，娇靥上跟着红了一阵子，但是旋即她毅然挑了眉，表现得十分坚决，道：“姑姑，诚如你刚才所说的，为一个情字，可以掏心舍命，心可以掏，命可以舍，别的小兰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美道姑美目之中异采又闪，道：“小兰，你自小娇惯，养尊处优，你爹又把你视同掌上明珠，上有你爹的爱护，下有仆婢们的奉承，便是当朝大员也没有敢得罪你的，可是江湖不比宦海，更不比自己的家，既险且苦，一切都要靠自己，没有人会把你当作皇族亲贵的郡主看待，你自己要忘掉这个身份，把自己看成一个江湖女儿平凡人。”

兰珠断然说道：“这个小兰知道，其实咱们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宦海中的江湖人，小兰也是您的侄女儿，小兰承认自小娇惯，养尊处优，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然而一旦面临非常，小兰能坚强的承受一切，像姑姑您一样。”

美道姑暗暗地对自己这位侄女儿，简直有点敬佩，而且以自己能有这么一位侄女儿感到骄傲，淡淡一笑道：“那不尽同，姑姑是住在这春花园禁地之内，离家很近，又有白云观诸道的护卫照顾，不愁吃穿，不虞风险，再怎么人家也得看我这个郡主的脸色，可是你不同，你要远离自己的家，以一个江湖女儿平民身份混迹于惊险复杂的环境中，一切都要靠自己！”

兰珠点头说道：“姑姑，小兰懂，小兰一定能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能受，坚强的面对现实，不避一切艰险困苦！”

美道姑叹道：“小兰记住，这就是情的微妙，这也是情的魔力，这更是情的伟大之处，实足以惊天动地，惊神泣鬼，古来多少的痴情儿女，只为了一个情字，不惜丧生舍命，那至情至圣的事迹，令人回思，也值得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你既如此坚决，姑姑就不再多说了，姑姑先在这儿祝你跟忆卿江湖并辔，成双成对，永偕白首，现在你且站过一旁，让姑姑替你写封信给一个当年的故人，托他对你照顾一二！”

兰珠闻言站起，退往一旁。

美道姑走到桌前坐下，抽出一张素笺，濡毫挥洒，须臾写好了一封信，转过身来，含笑交给兰珠，道：“小兰，这封信你收好，别的地方你不必去，可径往河南嵩山少林寺，把这封信交给一位昔年名号‘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的独孤大侠就行了，姑姑在信里写的很清楚，他自会为你安排一切，三天之内，找个时间，你走你的，你爹那儿自有姑姑替你说话。”

兰珠接信在手，突然一阵激动，心颤，手颤，美目也为之一红，哑着声音说道：“姑姑，小兰谢谢您……”

由小看大的侄女儿即将远离身边，相见难卜，便是个清心寡欲的出家人也难过，美道姑强忍心酸，笑道：“傻孩子，自己的姑姑，谢个什么劲儿呢，

只要你的心愿能得遂，好事得偕，姑姑就高兴了。”

兰珠含泪说道：“姑姑，小兰以后难来给姑姑您请安了！”

美道姑鼻头为之一酸，忙笑道：“更傻了，孩子，只要心里惦念着姑姑，你便是十年八年不来也无妨，同时，你要来姑姑也不希望你一个人儿来，再来的时候，但愿你能跟忆卿一块儿来，最好，能再挽一个！”

兰珠的脸好红，带着泪，娇羞地低下了粉首！但旋即，她又抬起粉首，瞪着美目，凝注美道姑，道：“姑姑，你能教小兰这么做，当年你自己……”

一句话触动了美道姑心底的隐痛，她脸上飞快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异样神色，淡淡一笑，道：“小兰，正如你所说，你有一个姑姑，而姑姑却没有！”

兰珠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默然不语。

美道姑忽地一笑又道：“不必为姑姑叫屈，也不必为姑姑抱怨，更不必为姑姑难过，姑姑有个来生好卜，已经很满足了，来，坐近些，让姑姑再给你面授一番机宜。”

兰珠默默地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美道姑面前。

美道姑开了口，但话声却已压得很低，低得令第三人无法听到，只能从那微光透射的纱窗上，看到对面而坐的两个人影儿，这一谈不知要谈多久，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熄去桌上那盏灯焰吞吐伸缩的孤灯……

## 第十一章 祸起萧墙

西山，别名小清凉山，燕京八景中的“西山弄雪”便在此。

春初，柳花俱发，临夏绿树浓荫，秋时则枫红满山，西山的丹枫，较之姑苏的邓尉，金陵之栖霞，尤称大块文章，入冬，那更是大雪漫山，历月不溶，如初琢之嫩玉，洁白峭峻，晶莹照眼。

乾隆素日附庸风雅，到处均有他的咏诗题字，唯多应景诗文，独对西山一首咏唱，颇有可道之处。

“银屏重叠湛虚明，朗朗峰头对帝京……”

这首诗，他也每每引为得意之作。

其实，西山地势高旷，古奉白塔，青霭相间，晴雪碧树，山色微风，松影水声，古钟禅堂，四季皆有可赏之景。

西山不独枫红著名，而春初桃花盛开，如香雪海，最为娇媚。稗传：博陵崔护，清明日独游城南，得居人庄，叩门求饮，有女子意属殊厚，次岁清明日，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加扁锁。

乃题诗于门扉之上：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传为千古韵事。

西山有八大寺，而这八大寺中，又以卧佛寺最古。

卧佛寺创建于唐贞观，是用桂香木构筑，极为雄伟，并且有当今皇上御笔亲书题额“十方普觉寺”。

卧佛寺高踞西山，远离尘世。除了游山玩水，或随喜参禅，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外，这地方宁静得很，而夜晚尤静。

就像今夜，卧佛寺中只见灯火不见人，那灯火，也有一点，是透自后院的一间禅房之中。

那透着灯光的窗棂上，映着一个人影，人影就坐在桌前灯下，只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蓦地里，一条黑影来自茫茫夜空，落在了那透着灯光窗棂对面那丈高围墙之上，那是个一身俱黑，仅露两眼的黑衣蒙面人，此人甫落墙头，便袍袖微震，一线乌光疾射而出，射向那窗棂上的人影。

只听“嗤”地一声轻响，那线乌光透窗射入，正中了那灯下桌前的人影，然而，那人影既未出声，也未倒下。

那黑衣蒙面人目中刚现诧异，忽听夜空中一声朗笑：“我候驾多时，却未料到换了人，是阁下也一样躺下！”

一条雪白的人影不知起自何处，一闪即至，迅捷如电的扑向墙头上黑衣蒙面人，单掌一探，抓向肩井。

那黑衣蒙面人想必也够机警溜滑，他一见窗棂上人影既中歹毒霸道暗器而未见动静，便知有异，此刻再见白影扑至，连忙左足横跨，左肩一塌，移身躲闪。

岂料，白影人功力奇高，也早料到他有此一着，根本不容他有躲闪的余地，他左脚刚跨出去，白影那钢钩般五指已然沾上他的肩头，吓得他机伶寒战，心胆欲裂，眼看就要受制。

一缕凌厉指风袭向了白影身后命门要穴，逼得他非撒招抽身闪避不可，要不然，他虽能制住那黑衣蒙面人，自己却也必然难免。

不得已之下，白影人身形突然横移数尺，躲开了那一指偷袭，落身在后院之中，那黑衣蒙面人也侥幸逃过了一抓之危。

高手相搏，迅捷如电，其间不过刹那，再看时，那后院中的青石小径上朱汉民傲然卓立。

而那丈高的围墙之上，黑衣蒙面人身旁，已多了一个人，正是那位既神秘莫测又媚荡透骨的黑衣女子。

她，仍是那身打扮，只是脸上那覆面之物，换了另一块黑纱。

她目光冷峻地望了朱汉民一眼，突然开了口：“正主儿在此，你何必向他逞威？”

朱汉民笑了笑，道：“既然正主儿也在，又何必让别人出头卖命？”

黑衣蒙面女子冷冷一笑，道：“他如今可仍是好好儿地站在这儿！”

朱汉民道：“那是因为你那不太光明磊落的偷袭，要不然他早躺下了！”

黑衣女子道：“什么叫不太光明磊落，兵不厌诈，彼此既属敌对，那便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先打招呼的必要，只要能达到救人歼敌的目的，我向来不择手段！”

朱汉民笑道：“我忘了，你本来就是这种人，如今废话少说，说你今夜的来意吧，我没有太多的功夫！”

黑衣女子道：“你躲的这地方可真难找，但到底仍被我找到了，你不知死活，胆大得令我佩服，既然你在我所限定的三天之内没有离开北京，那么我的来意你应该很明白了！”

朱汉民摇头说道：“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躲你，实在是因为西山美景如画，佛门又极清净，我想换换环境，至于后者……”

笑了笑，接着道：“我并不很明白，我不明白你今夜此来，是来赶我出京的，还是要毫不留情地置我于死地！”

黑衣女子冷冷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夜来此，是为了赶你，但并不是赶你出京，而是赶你离开这个人世……”

朱汉民“哦”了一声，笑道：“那是要我的命了？”

“不错！”黑衣女子冷然点头，道：“不过如今距子时还有一段时间，倘若你在子时以前离开北京还来得及，我可以改变初衷！”

朱汉民笑道：“我本来早就要走的，只可惜事情赶办不完，若之奈何？”

黑衣女子道：“现在办完了么？”

朱汉民摇头说道：“还没有。”

黑衣女子道：“我可以等你到子时。”

朱汉民笑了笑，道：“倘若我那事情在子时之前无法办完，或者我如今不想办呢？”

黑衣女子冷漠地道：“那我只好赶你离开这个人世了！”

朱汉民抬手一指，笑道：“就凭你跟他两个人？”

黑衣女子道：“我知道你功力高绝，是个扎手人物，所以我今夜带来的人不止此数，少说也有二十名！”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恐怕你要白白送掉这二十名党羽的命！”

“不见得！”黑衣女子道：“你固然是武林翘楚，功力第一，可是我手下这二十个人也是千中选一的一流内家好手，双拳难抵四手，你未必能讨得好去，再说，我也没有让他们二十个活着回去的打算。”

“壮哉！”朱汉民笑道：“背城借一，你是不惜牺牲，志在必得了！”

黑衣女子道：“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只要能除去你这个唯一的阻碍，我认为便是再死二十个也值得！”

朱汉民笑道：“谢谢看重，只是，他们都愿意死？”

黑衣女子道：“你少费心机，他们跟我多年，矢志效忠，只要我一句话，他们赴汤蹈火，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辞！”

朱汉民道：“那是他们对你，而你对他们未免太残酷了！”

黑衣女子道：“这不是残酷，而是恩典，不信你问问他！”

朱汉民没问那黑衣蒙面人，因为他知道，这黑衣女子必有她那驾驭人的一套，而且方法很多，但看那黑衣蒙面人对她那震慑恭谨的态度，便可知一点也错不了！

黑衣女子得意地冷笑说道：“你相信了？”

朱汉民道：“我认为信不信那都无关紧要，我只须明白，你驱这些人拼死卖命，是非杀我不可就行了！”

黑衣女子摇头道：“那不一定，子时之前，你仍有活命的机会。”

朱汉民摇头说道：“你不必等了，我已放弃这个机会了。”

黑衣女子双目暴射懔人狠毒寒芒，但刹那间却又隐敛得无影无踪，淡淡道：“你要知道，便是我不杀你，你也活不了多久，满清朝廷如今已是恨不得啖你之肉，寝你之皮！”

朱汉民道：“对我这么一个人，他们当然是恨之入骨了，不过，他们对你恐怕也不会比对我好到哪儿去！”

黑衣女子道：“我不是指的那个，他们也永远发现不了我，我指的是你杀了那么多大内侍卫的这件事！”

朱汉民心中一震，道：“你知道是我杀了他们？”

黑衣女子道：“那是自然，其实何止是我，内城上下谁不这么想，因为只见他们奉命出来拿你，却未见他们再回去。”

朱汉民道：“你又怎知道他们没有回去？”

黑衣女子道：“这个很简单，我早就告诉过你，清朝一举一动我若指掌。”

朱汉民道：“或许你有此神通，有此能耐，可是对于这件事，你却推断错了，事实上，我连碰都未碰他们一下！”

黑衣女子道：“这么说来，你是不承认杀了他们？”

朱汉民道：“只要是我杀的，便是杀了弘历，我也敢承认，但不是我做的，哪怕捏死的是只蚂蚁我也不能承认。”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我明白了，他们不是你亲手杀的！”

朱汉民道：“只要是出诸我的授意，那也跟我杀的没有什么两样。”

黑衣女子道：“难不成他们都是自杀的？”

朱汉民摇头笑道：“蚂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更何况他们养尊处优，食俸禄，衣朱紫，官同三品权极人臣，谁也不会愿意死！”

黑衣女子冷冷说道：“那么他们是怎么死的？”

朱汉民道：“说给你听，只怕你会不信，他们是被鬼扼死的！”

黑衣女子突然仰首格格狂笑，娇躯为之乱颤：“你是把我做三岁孩童看待了，用这种方法欺人，你难道不怕有损你那碧血丹心雪衣玉龙的威名么？”

朱汉民容她笑完，容她说完，这才淡淡说道：“你既称对满清朝廷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当不会不知道有两个满旗亲贵被鬼吓出了病，满清朝廷因

此禁止那些亲贵再夜登玉泉之事吧？”

黑衣女子冷哼说道：“这个我知道，玉泉闹鬼，被吓出病来的，是哈代哈贝勒的三贝子，和亲王弘昼的六格格，这件事北京城大街小巷人人皆知，我哪会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那是鬼，而是什么江湖人物装神扮鬼，吓唬那些无知的满族亲贵！”

朱汉民淡淡道：“信不信那在你，不过我是亲眼看见那些大内侍卫尸身上的伤痕的，那伤痕半绕脖子间，似无还有，隐约于皮肉内，色呈暗紫，不似人类武功所致，你可别以自己当年装神扮鬼的那一套去妄测别人！”

听了那前半段话，黑衣女子本想笑，可是入耳那后半段话儿，她笑不出来了，身形微震，道：“你说谁当年装神扮鬼的那一套？”

朱汉民笑道：“自然是指你们当年装神扮鬼的那一套！”

黑衣女子目中寒芒闪动，冷哼说道：“我不懂你在胡说些什么！”

朱汉民笑道：“我可以再说清楚些，当年，你们筑巢北邙，地本属鬼域，又以一座荒冢为门，还布置些个阴森鬼气，那不是装神扮鬼那一套是什么？”

黑衣女子骇然失色，但转眼间她又是一片平静，冷冷地说道：“我仍不懂你在胡说些什么！”

朱汉民笑道：“我不厌其烦，愿意再做进一步更详尽的说明，你便是当年那千毒门主雷惊龙的宠姬邬飞燕，可对？”

黑衣女子身形暴震，目中寒芒怒闪，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可是她只退了半步就站住了，因为倘若她退足一步，就非跌落墙外不可，她突然格格笑道：“当年那千毒门主雷惊龙此人我听说过，只是我跟他扯不上关系，更不是他的什么宠姬，你莫要张冠李戴，错把冯京当马凉，再说千毒门早在当年便已覆灭！”

朱汉民截口说道：“雷惊龙是死了，千毒门也是早就灰飞毁灭了，可是他那怀着一点骨血的宠姬邬飞燕并没有尽节殉情随他而去，且不承认是他的未亡人，他泉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再说，我已指明你是邬飞燕，你要是不承认，那也未免显得小气！”

黑衣女子身形剧颤，目射狠毒寒芒厉笑说道：“我不愿让先夫难受，也不愿落个小气之名，我承认，只是我要问你，你是如何知道的？”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因为千毒门那歹毒霸道的独门暗器阎王刺瞒不了人！”

黑衣女子厉笑说道：“你少在我面前耍花枪，那阎王刺当年虽已练成，却未及动用，武林之中根本没人知道，否则我不会轻易使用！”

朱汉民道：“可是毕竟我知道那阎王刺的来历！”

黑衣女子道：“就算是你认出那是阎王刺，也只能测知我是千毒门的人，并不足推断我便是邬飞燕……”

朱汉民道：“那也并不难解释，因为你嘴上有一颗黑痣！”

黑衣女子道：“你当年见过我？”

朱汉民点头说道：“自然，要不然我怎能知道是你。”

黑衣女衣厉笑说道：“我得千毒门主专宠之时，距今少说也有十五年，算算你的年纪，那时你不过稚龄孩童，你骗得了谁！”

朱汉民呆了一呆，耸肩摊手，道：“那你别管，反正我知道是你就是了！”

黑衣女子厉声说道：“你，你这样就不怕落个小气之名么？”

朱汉民双眉一挑，方待发话。

蓦地里，这卧佛寺后院中一处暗角中，划空响起一个无限甜美的带笑声音：“邬飞燕，这话要是我说的总该可以吧！”

随着话声，那发话暗中，袅袅行出了美艳无比的聂小倩，黑衣女子大吃了一惊，失声说道：“你，你，你是……”

聂小倩边走边笑道：“邬飞燕，何竟如此健忘，不认得当年敌人我聂小倩了？”

黑衣女子简直震惊欲绝，脱口一声惊呼，一双妙目之中，尽射骇异光芒，戟指说道：“什么，你会是聂小倩？你，你不是死在了那天机石府中么？”

聂小倩已至朱汉民的身边，她淡淡笑道：“也可以这么说，当年的聂小倩已死在梵净山腹那天机石府之中，如今的聂小倩却是另一个人！”

黑衣女子道：“这么说来你没有死？”

聂小倩道：“我福命两大造化大，倘若我死了，我如今还会站在你面前么？当年你们既未害死夏大侠，就该知道也未能害死我！”

黑衣女子忽转平静，妙目之中厉芒闪射，冷叱说道：“你既未死，那最好不过，大胆贱婢，当年门主待你何等恩厚？几番要宠幸于你，纳你为妾，你却不识抬举地吃里扒外，见异思迁，私通那俊俏风流的夏梦卿，按门规你罪该修罗穿心，凌迟而死，如今见了你，你还不跪下！”

她竟端起那门主夫人的架子来了。

朱汉民勃然变色，杀机陡起，双眉方扬，聂小倩已摆手阻拦了他，她自己则毫不在意地淡淡一笑说道：“邬飞燕，你要知道，如今不是当年，如今的聂小倩也不是当年的聂小倩，关于当年雷惊龙的倒行逆施，凶狠毒辣，阴险残酷，荼毒武林，人死一了百了，事也已隔多年，我不愿多说，今日你这千毒余孽，我还没有找你，你最好别拿当年那一套对我。”

黑衣女子妙目中怒芒一闪，格格笑道：“看来夏梦卿一切都有过人之处，他必然给了你不少好处，才使你这般不知死活地倚为靠山，顶撞于我……”

朱汉民眉腾凶煞，目中威棱暴射，直逼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一懔，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嘴。

聂小倩淡淡说道：“邬飞燕，诚如你所说，夏大侠一切超人，那雷惊龙万难跟他相比，如今我再奉劝你别把那当年作风拿到我面前施展，那口舌之间也干净点，否则我这个儿子第一个饶不了你！”

黑衣女子一怔道：“聂小倩你说他是……”

聂小倩淡然截口说道：“我的儿子。”

黑衣女子道：“原来你跟夏梦卿不但成了夫妻，而且还替他生了个武林翘楚，功力第一的好儿子，你替他续了香火，而且续得非常之好，我真没想到你这破窑里……”

突然改口说道：“聂小倩，夏梦卿姓夏，你姓聂，为什么他姓朱？”

聂小倩道：“那是你太以孤陋寡闻，夏大侠乃是先朝宗室，本姓朱！”

黑衣女子点头说道：“怪不得……”

忽又冷笑说道：“聂小倩，你骗得了谁，就算你当年跟夏梦卿第一次见面便怀下了身孕，你这位儿子也绝不可能有这么大，哪里是什么儿子，只怕是你的……”倏地住口不言。

显然，她那口舌之间，果真不再敢放肆了。

聂小倩淡淡笑道：“随你怎么想吧，总之，他是夏大侠的亲骨肉，是我的儿子就是！”

黑衣女子妙目中异采突然大盛，道：“据我所知夏梦卿只有一个儿子，那是薛梅霞为他生的，薛梅霞怀着他那个儿子嫁给了神力威侯傅小天，十年前傅小天因坐罪满门抄斩，他那个儿子连同薛梅霞和傅小天所生的一个女儿全被满清朝廷杀了，他何来第二个儿子？”

朱汉民虽然武林翘楚，功力第一，但他那江湖经验若比起聂小倩来，都是不及良多，他双眉一挑，便要发话。

聂小倩已然笑着说道：“有些事，便是我也不知道，你又哪里会知道，难道说只许别人三妻四妾，子孙满堂，就不许夏大侠有第二位夫人，有第二个儿子？”

不愧是老江湖，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那黑衣女子却仍目光尽射狐疑地冷笑说道：“怪不得他认识德贝勒，德贝勒也为他力拒宗人府的专差，他一入北京便跟丐帮北京分舵打上了交道，原来如此，那就难怪了。他既然是夏梦卿的儿子，那最好不过，我原本无杀他之心，如今我不但誓必杀他，便连你我也绝不放过，聂小倩，当年夏梦卿毁千毒门，杀门主，这笔血债我要在你两个身上讨回来，今夜这卧佛寺就是你两个横尸埋骨所在，你两个认命吧！”

话落，摆手，夜空中人影疾闪，那丈高围墙之上已然掠上了十余名黑衣蒙面人，看身法，果然都是功力高绝的内家好手。

适时黑衣女子又一挥手，连同那原本立身墙头的黑衣蒙面人在内，二十条人影电闪飞掠，或墙头，或屋上，或院中，分四面八方冷然而立，把聂小倩与朱汉民两人团团围住。

这情形，看得朱汉民面泛冷笑，高挑双眉，立时功凝双臂，严阵以待。

而聂小倩却始终泰然安详，视若无睹，容得二十名黑衣蒙面人散落四周，站好围困阵势，她方始淡淡一笑道：“邬飞燕，就凭这二十人手，你就想杀我母子么？”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他们的功力纵或不够，但我适才说过，我没做让他们活着回去的打算，他们每人身上均藏有威力强大的火药，一碰即炸，十丈之内，那是绝难幸免，无一活口。”

聂小倩笑道：“邬飞燕，这种欺人的方法，也未必见得高明！”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你若是不信，那很简单，稍待动起手来，你母子只要有一人在他们手上碰一碰，或者虚空发掌试试就行了，不过我要提醒你母子一句，一击之下，最好能有把握即刻避开十丈以外去，要不然就难免葬身火海了！”

这下扎手了，倘若这邬飞燕之言是真不假，聂小倩与朱汉民就完全处于挨打地位，除非不打算全身而退，否则就绝不能还手。

聂小倩淡淡笑道：“可是邬飞燕，你也要知道，我母子只要引发这二十人中任何一人身上的炸药，那就等于一举手杀了他们二十个。”

那的确是，只要一人身上的炸药爆炸，他左右两人便难免受到波及，这两人身上的炸药也势必会爆炸，如此下去，那确是在一举手间杀了廿个人。”

黑衣女子目中狠毒之色一闪，道：“那不要紧，以他二十人换朱汉民一命，已经是很划得来了，如今还带上一个你，我简直是一本万利。”

聂小倩道：“好的，不过万一我母子侥幸不死，你邬飞燕也就别想再活着下这西山了。”

黑衣女子道：“别出此大言恐吓我，我有十成的把握，要不然我就不来

了，你两个要想不死，那只有一条路可走，束手就缚，听凭处置！”

聂小倩叹道：“看来，我失算了，我本想到你会使出狠毒辣着的，可却没想到你会出这么一招，我更不该任他二十人把我母子围住！”

黑衣女子吃吃笑道：“一招失算，全盘俱墨，聂小倩你如今打算怎么办？”

聂小倩笑了笑，道：“蚂蚁尚且偷生，何况我母子这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人，我母子大业未成，还不能死，尤其跟他廿个视命轻贱，不值一文的人拼命，那也太以不值得，而无奈的是，束手就缚是死，动手抗拒也是死，横竖都是死，我母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还有什么好打算的呢！”

黑衣女子又吃吃笑道：“聂小倩，你很有自知之明，事实上，你母子今夜也的确只有死路一条，我本不打算杀朱汉民的，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认出是我，你更不该现身说明他是夏梦卿的儿子，面对这血海深仇，我不能不报，只好委曲你母子了。”

聂小倩笑了：“我现在的的确很懊悔，可惜懊悔也来不及了，邬飞燕，我母子自知必死，你也认为我母子只有死路一条，在我母子这临死之前的片刻工夫中，你可愿意答我两个问题？”

黑衣女子道：“我并没有这个义务！”

聂小倩笑道：“那是你没有把握杀我母子了？”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聂小倩，你不必激我，有没有把握，你母子可以试一试！”

聂小倩说道：“只怕那由不得我母子不试了，既是如此，对两个将死而且是必死之人，你又何顾虑之有。”

黑衣女子道：“既是将死必死之人，已无须知道那么多了！”

聂小倩摇头笑道：“那不尽然，至少做鬼也得做个明白鬼，而且，在那十殿阎王面前，我母子还打算告你一状呢！”

黑衣女子妙目中森芒暴闪，格格狂笑说道：“说得是，既如此，聂小倩，你问吧，我知无不言。”

聂小倩笑道：“邬飞燕，我多谢了，那么答我第一问：你该不会再以千毒门旗帜，出现天下武林中吧？”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你很高明，我如今是修罗教一教之主修罗一后！”

聂小倩笑道：“这倒好，你也称起后来了，我怎么没听说武林中有个修罗教？”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我教行于九天之上，动于九地之下，行事神秘莫测，休说是你，便是放眼天下武林，也没一人知道！”

聂小倩笑了笑，道：“邬飞燕，答我第二问，我这个儿子在江南暗设的七处秘密反清复明基地，可是你修罗教挑毁的？”

黑衣女子道：“聂小倩，你不该有此一问，彼此是同路人，我怎会……”

聂小倩截口笑道：“同路人哪有自相残杀的！”

黑衣女子道：“起先我本无杀你母子之意，我如今之所以非杀你母子不可，那是因为他他是夏梦卿的儿子，你是夏梦卿的妻子，更是千毒门的叛徒！”

聂小倩道：“起先本无杀我母子之意？起先也没有把同路人视为阻碍，视为威胁的，对么？”

黑衣女子道：“那是因为彼此虽途同而归殊！”

聂小倩道：“难道你的最终目的不在复明么？”

黑衣女子道：“他年我尽逐满虏，重光河山之后，当仍树大明旗帜，可

是那姓朱的已不能再当皇帝身披黄袍，位登九五的该另有其人！”

聂小倩笑道：“难道你也想学学唐朝的武则天？”

黑衣女子道：“便是我想当武则天，那有什么不可？武则天通权略，识人才，一代女中丈夫，能学学她，那是我的荣幸！”

聂小倩道：“那么你准备保谁登基称孤道寡？”

黑衣女子道：“我不必瞒你，当年千毒门的少门主，如今的修罗太子，雷惊龙跟我的儿子。”

聂小倩笑道：“我倒是忘了，你还替雷惊龙生了个儿子，这么说来，你是准备做那后宫弄权享福的太后果了……”

脸色忽地一整，接道：“邬飞燕，只要你真有此匡复之心，谁称孤道寡当皇帝都没有关系，我母子不会加以干涉，汉民他继承父志，只在重整大汉基业，莽莽神州，并不是为了他朱家那张龙椅，成功不必在我，凡是大汉世胄，先朝遗民，哪一个成功都一样，汉民他会甚至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地帮助促成的，因此你大可放心，不必无端自相残杀，兄弟阋墙，让那满清朝廷坐收渔人之利……”

黑衣女子截口说道：“很动听，可惜他朱汉民是我母子的仇人！”

聂小倩道：“姑不论雷惊龙当年作为如何，但邬飞燕，那是私仇！”

黑衣女子道：“我明白这是私仇，可是我不得不先私而后公！”

聂小倩道：“邬飞燕，我不懂你这话什么意思？”

“很简单！”黑衣女子冷冷说道：“倘若我今日不除去这夏梦卿的后人，一朝大业成功之后，那张龙椅，岂有我儿子的份儿？”

聂小倩道：“邬飞燕，我说过……”

黑衣女子冷然说道：“我知道你说过，我也听得很清楚，可是我有自知之明，到那时天下武林拥戴的不是我的儿子，而是你的儿子朱汉民，因为他是玉箫神剑闪电手的后人，并且是先朝宗室，名正言顺的！”

聂小倩道：“邬飞燕，你错了，倘若你母子能尽逐满虏，光复神州，便能赢得武林同道的感佩和尊崇，那对天下人，更是一种无上之恩德……”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更动听，可惜我邬飞燕不是三岁孩童，你哄骗不了我，到那时，天下武林会认为他朱汉民功劳第一！”

聂小倩扬了扬眉，道：“那么，只要你母子有成功的把握，他日大业成功之后，也保证能做个亲政爱民的好皇帝，我母子退让就是！”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你想得好，你的用心不过在逃过今夜绝路，只要能逃过今夜，谁敢担保你们以后如何？到那时我若再想对付他，可就没有今夜这般容易了！”

聂小倩强忍愤怒，道：“那么，邬飞燕，以你之见？”

黑衣女子道：“只有一条路可走，为示你母子成功不必在我，为大局而退让的真心，你母子即刻自绝当场，我厚葬你母子在这西山之上，再不然，你母子束手就缚，待他日功成我儿子登基之后，我自会大赦天下，释放你母子二人！”

朱汉民突扬龙吟长笑，裂石穿云，震天慑人，直逼夜空，那二十黑衣蒙面人不由为之骇然后退：“邬飞燕，你打得好算盘，说来说去我母子仍是死路一条，本来与其落在你手中，倒不如当场自绝，可是我母子不能死，我娘为顾全大局，不愿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而一再忍让退步，谁知你毫无诚心，我明白得很，你的目的非为大汉世胄，先朝遗民，也不是志在匡复神州，重整河山，而只是满足私欲，为的那

张龙椅……”

邬飞燕冷冷说道：“我不信他年一旦成功，你会对君临天下万民之尊，河山为我所有，后宫佳丽三千任我游幸，极尽荣华富贵的那张龙椅无动于衷，我更不相信……”

朱汉民冷叱说道：“燕雀岂知鸿鹄之志，邬飞燕，你休要以己心度人腹！”

黑衣女子目射森寒，转注聂小倩，道：“聂小倩，这么说来，你是不答应了？”

聂小倩道：“我虽是他的母亲，可是站在大的立场上论起来，他是先朝宗室，天下第一的夏大侠之后，是天下武林与万民的当然领袖，我不能过份左右他！”

黑衣女子道：“聂小倩，我问你！”

聂小倩道：“我答你一句，你多此一问！”

黑衣女子目中狠毒厉芒暴射，道：“那么你母子是准备死了？”

聂小倩忽地说道：“邬飞燕，你可知道，我如今认为那挑毁汉民在江南所设七处秘密基地的，是你修罗教！”

黑衣女子道：“实际上你母子该到满清朝廷的大内去问问，信与不信那只有由你母子了，聂小倩，如今子时已过，我没有工夫多事逗留，你母子准备好了，我要下令了！”

聂小倩的心中一震，尚未来得及说话，黑衣女子已厉喝一声，举起皓腕，一挥而下，发出了攻击之令。

朱汉民长笑震天，便要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岂料，就在这刹那之间，怪事突然发生——

黑衣女子手是挥下了，令也下了，可是那二十名黑衣蒙面人竟是视若无睹，听若无闻，两眼发直地一动不动。

这情形看在眼内，不但黑衣女子惊诧欲绝，作声不得，便是聂小倩与朱汉民两人也怔住了。

可是一怔之后，聂小倩立即轻笑说道：“虚惊一场，邬飞燕，如今你可相信世上有鬼了么？”

黑衣女子霍然惊醒，厉喝说道：“是何人暗中装神扮鬼……”机伶一颤，住口不言，忽地旋身出掌，直袭背后，背后却空荡荡地哪有人影。

突然，她一声冷笑，左掌一抬，又向身左虚空抓去，只听“嘶”地一声裂帛轻响，那一片空荡的夜空中，竟被她抓出一只雪白的衣袖来，分明是有人衣袖被她齐肩扯下，可就看不见人影，这是怎么一回事？

要说是鬼，鬼是虚幻之物，何来衣袖？

要说不是鬼，因何就不见人影，凭空能抓出只衣袖来？

她第一次旋身出掌，第二次虚空左抓，那表示她发觉背后与左旁有人，鬼既虚幻，她怎能发觉？

有可能是得之感受，也可能黑衣女子功力有独到之处？

黑衣女子刚一怔神间，突听一声冷叱，朱汉民腾身疾射，飞扑墙头，威震宇内的降龙八手疾递而出了。

二十仗恃先为人所制，在心理上已经受到了打击，再有这两次出掌无功，不管对方是人是鬼，黑衣女子也禁不住头皮发炸，心里发毛，如今发觉朱汉民扑到，她哪敢再轻攫锐锋！

身形一震，腾空掠起，竟然在间不容发的刹那间躲过了朱汉民那发无不

中，所向无敌的降龙八手。

朱汉民冷笑一声，道：“不错，你比当年雷惊龙强得多了，再接我这第二手！”

说着便欲蹑后追扑，半空中黑衣女子忽地一声狠毒冷笑，回身扬手，一点乌光飞射朱汉民胸腹。

朱汉民双眉一挑，单掌一抛，虚空向那点电射而来的乌光震去，却忽听聂小倩惊声喝道：“民儿碰不得，那是当年南荒七毒的九幽磷火弹！”

九幽磷火弹，朱汉民不陌生，一旦震破，剧毒磷火满天飞洒，只要沾上一点，便绝无生机。

闻言一惊，却苦于收掌已迟，眼看那掌力便要击中乌光，突然，那点乌光好似有人牵引一般，猛地向上一升，然后斜斜向园外坠去，只听“波”地一声轻响，奇光暴闪，磷火涌卷，园外草地立成焦黄一片，异味冲鼻。

饶是朱汉民铁胆傲骨，功力高绝，也不禁吓出一身冷汗，慌忙撒招抽身，落回园中。

定过神来，再觅敌踪时，那黑衣女子已鸿飞冥冥，不知去向。

忽听聂小倩叹道：“民儿，你过来看看，今夜要不是小霞及时援手，恐怕咱娘儿俩非尸陈西山，埋骨在这卧佛寺不可了！”

朱汉民闻声回顾，一看之下，又不禁遍体生寒，倒抽一口冷气，既惊且怒，杀机为之狂炽。

原来，就在朱汉民腾身扑击那修罗一后邬飞燕之时，聂小倩已搜查了那廿名黑衣蒙面人的身上，是真不假，果如那邬飞燕之言，这廿名黑衣蒙面人胸前均各捆有一包威力强大的火药，只要碰它一下，那必然是立刻爆炸，十丈之内，绝无活口。

也确如那邬飞燕所说，她是没有打算再让这廿名黑衣蒙面人活着回去，此来是抱定了必杀朱汉民的决心。

结果，虽然如了她的所算，这廿名黑衣蒙面人每人后颈上一个暗紫的纤纤掌疤，身死阵前，没有一个活着回去，却未能如了她的心愿杀了朱汉民。

忽听聂小倩一叹说道：“此女心肠之狠毒，较当年那千毒门主雷惊龙有过之无不及，只不知雷惊龙有没有把他所得那毒魔西门豹的毒经传给她，要是她得了那本毒经，再学会了施放无影之毒，那修罗教可就要比满清朝廷更难对付了。”

朱汉民恨声说道：“民儿就不懂，为什么两代之中都有自己人阻挠义举，当年有个千毒门，如今有个修罗教，莫非满清朝廷气数未尽么？”

聂小倩摇头说道：“那不是阻挠，民儿，那只是他们私心太重，分不清公私认不清利害，颠倒了轻重先后而已！”

朱汉民道：“她一方面为自己的私欲对付满清朝廷，另一方面却又不许他人有所作为地横施阻挠杀害异己，民儿绝不能容许她修罗教存在，由今日观后日，民儿绝不能让她达到所！”

聂小倩点头说道：“你在江南所设那七处秘密基地，如今以娘观之，有八成是被她修罗教挑毁无疑了，可惜小霞未留一个活口，要不然从他们口中当可获得一些端倪！”

朱汉民猛然抬眼夜空，满面激动，张口要叫，聂小倩已然叹道：“民儿，不必多此一举了，只怕小霞已经走了，就是她还在附近，她也不会跟咱们见面的。”

朱汉民默然不语，但旋即又道：“娘，以您看，小霞她到底……”

聂小倩摇头说道：“由诸多所得，娘推测她未死，如今看来，似又难说……你不见咱们看不见她的人影，还有这些个人，竟然死而不倒。”

忽有所觉，惊声说道：“民儿，快给娘帮个忙，把这些尸体都放倒下来，要轻轻地，千万小心！”

说着，自己已当先动手放倒一个。

朱汉民自然明白厉害，也连忙动了手。

放倒了二十名黑衣蒙面人，聂小倩又一一掀去了他们那覆面之物，一个个地细看，她母子竟无一个认识，根本就没有在江湖上见过，陌生得很。

聂小倩皱眉说道：“看身手，这廿人分明是武林一流人物，怎偏偏又都是面目陌生之人？”

口中这么说着，一面已把那化尸药物洒在了每一具尸身上，洒毕，抬眼说道：“民儿，你行道江南这多年，可曾见过这廿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朱汉民摇了摇头，道：“南七省中没见过，有可能是北六省的！”

聂小倩道：“这廿人中，没有一个是当年千毒门中人，北六省武林娘也颇为熟悉，没见过他们中任何一个，这就怪了……”

顿了顿，接道：“反正咱们已知道他们是修罗教教徒，射人射马，擒贼擒王，这些人咱们且莫去管他，只要想办法对付邬飞燕就行了！”

朱汉民神色黯然地摇头说道：“民儿这一趟北京算是白来了，小霞的生死，是人是鬼至今难明，那挑毁江南七处秘密基地的人，虽然有八成可能是修罗教，但却无法断……”

聂小倩道：“你不必为这两件事烦心，日子还多。查证小霞的生死，有的是时间，那邬飞燕白白地损失了廿名高手，血仇仍未得报，她必不会就此甘心罢手，她一定还会再来，咱们也不能老是这么处于被动，如果娘料得不差，她那巢穴必在北京附近，咱们不妨托丐帮北京分舵设法将之找到，主动寻上门去，到那时不怕查不出个水落石出！”

朱汉民点了点头，沉吟有顷，忽道：“娘，何以那邬飞燕对满清朝廷的事，知道得那么清楚？”

聂小倩道：“兵家事虚虚实实，要不是假话，便是她在满清朝廷里潜伏的有人，像刚才娘就不敢让你直认你就是傅侯府中的忆卿，……不过邬飞燕这个人心肠毒辣，生性阴狠，既知咱们是她的仇家，那阴谋伎俩便更会无所不用其极，倘若她猜疑之下，有意把消息泄漏给满清朝廷，那岂不就要害了纪大人夫妇与德贝勒兄妹？”

朱汉民机伶一颤，默然不语，他是既惊恐又觉羞愧，单是思虑周到这一层，他便远不及他这位母亲了。

聂小倩笑了笑，道：“民儿，事情已成过去，就不必再去想它了，以后只须记住，逢人只说三分话，莫要尽掏一片心，血气方刚那种冲动更要不得，多学学你爹，知道么？”

朱汉民恭谨受教，道：“多谢您老人家金言教诲，民儿记下了！”

聂小倩面上浮现一丝安慰笑意，道：“倘若果如邬飞燕那恐吓之言，那大内侍卫跟雍和宫中的嘛喇们，只怕已高手尽出，四下拿人了，民儿，在小霞的生死及那挑毁秘密基地之人未查出之前，咱们尚不宜跟他们正面冲突，天色不早，咱们再搬一次家吧！”

说着，转身袅袅行向了那间禅房。

## 第十二章 东窗事发

这里是内城中的一座广宅大院，那高的大门庄严、宏伟而气派，门前石阶高筑，两旁有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对峙着。

内城，是北京城宵禁最早的一方，但也是大清早北京城里最宁静的一方，瞧，这座广宅大院的两扇朱红色的大门，犹紧紧地关闭着，空荡荡的石板路上，以及那一对石狮子，都静静的沉浸在曙色之中。

这广宅大院，深不知有几许的围墙之内，更静，静得听不到一丝儿声息，本来是，这时候宅中人都还在暖和的被窝里躲着，哪一个起来了？

唯一在动的，那该是那两扇朱红大门外，高高石阶之上的两名站门带刀旗勇，他两个一个由左往右走，一个由右往左走，在来回不停的走着，在早上这寒风里，是该走动走动，老站着不动，那多冷？

那两扇朱红的大门顶端，有一块巨大横匾，五个金色大字，写的是：“九门提督府”。

怪不得，原来是负责京畿安全，防卫内城九门的武官九门提督府，那就难怪这么庄严、宏伟、气派了！

暮地里，一阵急促蹄声划破这内城晨间的宁静，由远而近，紧接着，这九门提督府前，飞也似地驰到五匹高头健马，九门提督府前驰马，这还了得，想必，这五人五骑，大有来头？

果然不错，那头一匹健马之上，是个头戴两眼花翎，项挂朝珠，服饰齐整，长眉细目，年约五旬的官儿。

他身后那四骑士，则是步军中的四名挎刀武官。

站门的两名旗勇一见来人，急步自石阶上双双迎下，一边一个地打了千，齐声说道：“见过龙大人！”

那位头戴两眼花翎的龙大人，一摆手，大刺刺地道：“进去告诉纪泽一声，叫他出来接我！”

“好大的官架子！”

两名旗勇应了一声，分出一名，开门奔进府中，没一会儿，九门提督府大门内，迎出一名武官打扮，面貌清瘦的五旬左右老者，他急步下阶，哈了腰：“卑职见过龙大人！”

那位龙大人摆了摆手，说道：“罢啦！”翻身下了马，领着四名挎刀武官，径自登阶行入九门提督府。

出门恭迎的那位武官，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进了门。

在那九门提督府的大厅里，那位龙大人居中高坐，四名挎刀武官排立身后，出门恭迎的那一位武官，则敬陪末座，恭谨地坐在下面。

坐定，他欠了欠身，道：“卑职不知龙大人一早莅临，有失远迎，当面请罪！”

这是客套，也是官场礼节，而那位龙大人似乎不懂这些，神色冷冷地一摆手，道：“纪大人，我是奉和相之命而来，纪大人先看看这个！”

头一偏，身后走出一名挎刀武官，双手捧着一卷纸卷儿，大步走向那位被称作纪大人的武官。

这位纪大人，正是九门提督的纪泽，只见他连忙欠身说道：“卑职不敢，龙大人既是奉和相之命而来，卑职焉敢不信！”

那位龙大人头又一偏，那名挎刀武官又退了回来。

那位龙大人深深地看了纪泽一眼，道：“纪大人，你可知道和相命我前来，是为了什么吗？”

纪泽恭谨说道：“卑职不知，请大人明示！”

那位龙大人瘦脸上浮现了一丝诡异笑意，道：“纪大人，昨夜有人进相府密告，说当年傅威侯坐罪满门抄斩之时，卑单走掉了傅威侯的那位大公子，纪大人知道这件事么？”

纪泽脸色一变，身形一震，忙欠身说道卑职不知此事，想当年傅侯满门问斩时，曾有监刑大人莅场验明正身，个个不错，怎么会走掉傅侯那位大公子？”

那位龙大人道：“纪大人有所不知，那密告之人说，当年被斩的傅侯大公子，实在是个假的，真的已被人暗中换走了！”

纪泽身形猛地又是一颤，强持镇定道：“这个卑职斗胆以为绝不可能，当年奉旨带领禁卫军，夜闯神力侯府拿人的是大学士一等公纳亲，纳大人办事精明，况且事非小可，天牢也禁卫森严，怎会……”

那位龙大人“哼”地一声，冷笑说道：“他如果办事精明也不会督促四川总督张广泗进剿大小金川时，落个办事糊涂罪名，被皇上派个侍卫把他杀了！”

纪泽忙道：“是，是，是，那么大人莅临是为了卑职掌管九门钥匙，未能发现此事，有所失职……”

那位龙大人道：“这是小事，那换人之入，都是些江湖上高来高去的能手，咱们这些步军，是难以发现他们的，和相鉴于这一点，对纪大人你失职一事，并不追究！”

纪泽离座而起，欠身说道：“卑职谢过和相及龙大人恩典！”

那位龙大人摆了摆手，示意纪泽归座，然后面含诡笑地道：“纪大人，一等公已死，其失职之处，已无法追究，以纪大人你看，那换人之入，该当何罪？”

纪泽脸色一变，但是他不得不说，道：“回大人的话，以卑职看，那也该问个满门抄斩！”

“不错！不错！”那位龙大人哈哈大笑说道：“这种欺君罔上的官儿，委实是轻饶不得！”

纪泽闻言一怔，道：“大人适才不是说，那换人之入是江湖上的人么？”

那位龙大人嘿嘿笑道：“那换人之入，确是江湖上的亡命狂民不错，但那以自己的儿子换了傅侯那位大公子的，却是朝廷中的一位大员！”

纪泽身形巨震，变色道：“这倒出乎卑职意料之外……”

那位龙大人嘿嘿笑道：“我以为纪大人应该明白，因为纪大人与傅侯私交甚笃，所以那密告之人，竟指纪大人便是那位大员。”

纪泽强笑说道：“大人，论罪满门抄斩，这个玩笑开不得，卑职跟傅威侯私交甚笃是实，但那是私交，一旦涉及公事，卑职……”

那位龙大人摆手说道：“纪大人，这可是那密告之人说的，并不是我龙某人信口胡言，跟纪大人你开玩笑，凭空诬指血口喷人，这罪名也不轻！”

纪泽忙道：“大人海涵，是卑职一时口不择言，卑职斗胆，敢请一见那密告之人！”那位龙大人面有不悦之色，道：“纪大人敢莫是信不过我？”

纪泽道：“卑职不敢，卑职在任内曾办过不少江洋大盗，得罪过不少人，卑职以为，此人可能是恶意诬告，企图报复……”

那位龙大人哈哈大笑道：“纪大人，那人有几个脑袋敢诬告朝廷大员？”

纪泽淡淡说道：“回大人的话，卑职也只有一个脑袋！”

那位龙大人脸色一变，道：“纪大人，我是奉和相之命行事！”

纪泽已横了心，扬眉说道：“卑职知道，但卑职也以为和相不会轻易听信人言，况且事体重大，有关卑职之身家性命！”

那位龙大人冷笑说道：“这么说来，纪大人是说和相糊涂！”

纪泽昂然说道：“卑职不敢，大人幸莫加卑职罪名！”

那位龙大人冷笑说道：“那么，纪大人，我问你，你那位公子哪里去了？”

纪泽脸色一变，面上浮现了悲凄之色，道：“卑职犬子与小女十五年前先后身罹怪疾，药石罔效，群医束手，已然夭折了……”

那位龙大人冷冷道：“只怕是当年傅侯满门问斩那天夭折的吧！”

纪泽脸色又复一变，正色说道：“此罪不轻，龙大人幸勿轻易乱扣！”

那位龙大人变色叱道：“纪泽，你好大的胆，你有几个脑袋敢对我这般说话！”

纪泽毫无惧意，侃侃说道：“大人明鉴，非卑职斗胆顶撞，实在是事非小可，卑职为身家性命，不得不据理力争！”

“好一个据理力争。”那位龙大人砰然一声拍了桌子，道：“那么，我问你，有人密告该怎么说？”

纪泽道：“卑职适才已有禀告，卑职敢请一见那密告之人！”

那位龙大人道：“你是要跟他在和相面前对质？”

纪泽毅然点头，道：“卑职愿意跟那密告之人对质！”

那位龙大人冷笑道：“只恐怕那办不到，和相已然答应那密告之人，负责他的安全，并保证不让他跟任何人见面！”

纪泽双眉一挑，道：“卑职斗胆，龙大人在朝为官多年，当知凡这种事，讲究一个证字，那密告之人不见人，何异于无证？无证无据，那令人难服……”

那位龙大人冷笑说道：“难道说，和相会血口喷人，诬赖于你么？”

纪泽道：“卑职有几个脑袋敢指和相，卑职是指那密告之人……”

那位龙大人眼珠一转道：“也罢，看在多年同僚份上，这一点我可以禀明和相，请求和相准你跟那密告之人见面，让你跟他对质，只是，倘若他当面指你，你就服罪么？”

此人是老奸巨猾，无如纪泽也是老官场了，干了这么多年九门提督，什么案子没办过？岂会轻易上他的当！

当即淡淡说道：“龙大人明智，当知一面之辞也听信不得，单凭口舌定罪，那是冤狱，只要他能拿出确切证据，卑职低头认罪，甘愿伏法就是。”

那位龙大人冷笑说道：“其实不必他当面拿出证据，便是我也可以指出一些证据，不知你纪大人可知道，你这府中的护卫大领班阿步多，前两天就曾跟傅侯那位大公子在京中碰过好几次面！”

纪泽呆了一呆，道：“这个卑职不知道，此事若是果真属实，阿步多该向卑职有所禀报，阿步多在江湖上的朋友很多，那有可能……”

那位龙大人哼哼笑道：“按说傅侯大公子已死在十多年前，碰面之事，是绝不可能的，可是那密告之人却坚称曾与傅侯的大公子邂逅于西山，并亲耳听他自己承认是当年那江湖狂民夏梦卿的儿子，对傅侯家中事，你纪大人知道的该比我清楚，傅侯的大公子，就是夏梦卿的亲骨肉，而且他来京之后，

还曾到德贝勒府去过两次，宗人府也为此找德贝勒要过人，这情形只要略加研判，便不难知道他便是傅侯的大公子……”

纪泽心中猛然一阵激动，但他表面上不敢露出丝毫痕迹，身形颤抖着站了起来，回顾厅外，哑声沉喝：“来人！”

只听厅外有人应了一声“喳”，一名挎刀旗勇低头而进。

纪泽喝道：“叫阿步多来这儿见我，快！”

那名旗勇“喳”地一声，低头退去，须臾一阵步履声由远而近，及厅外而止，随听一个苍劲话声说道：“禀大人，阿步多告进！”

纪泽喝道：“进来！”

“喳！”阿步多低头而入，近前打了个千：“卑职见过大人，不知大人召唤……”

纪泽一摆手，道：“上前见过龙大人！”

阿步多慌地低头趋前两步，又打了千。

那位龙大人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斜瞥纪泽，道：“纪大人，这是你的人，你问吧！”

纪泽毫不客气，双眉一扬，沉声说道：“阿步多，有人看见你前几天跟江湖人在京中碰过几次面，可有这种事？”

阿步多经验多么老到，一进大厅他就看出气氛有点不对，如今再听纪泽忽做此问，心中立刻明白了几分，当即头一低，道：“回大人的话，卑职不敢欺瞒，是有这事。”

纪泽道：“那江湖人是什么人？”

阿步多道：“禀大人，那是卑职的一个江湖朋友！”

纪泽道：“我问他姓什么，叫什么？”

阿步多脑中思念闪电飞旋，迅快答道：“禀大人，此人名号碧血丹心雪衣玉龙，姓朱名汉民！”

纪泽点点头，转注那位龙大人：“大人，那人是阿步多的朋友，姓朱，既不姓夏也不姓傅！”

阿步多立时全明白了，禁不住心中一阵震骇，暗暗忖道：这消息是哪个走漏的，怎会传到……

只听那位龙大人嘿嘿笑道：“纪大人你该问他，此人是不是傅侯的大公子！”

纪泽冷冷说道：“回大人，这话卑职不能问，也无从问起。”

这话不错，明知某人已死多年，哪有再问阿步多这个朋友，是不是就是某人的道理？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那位龙大人冷冷一笑，逼视阿步多，道：“大领班，你要实话实说，要知道，知情不报，隐而不言时，论罪问斩，我也可以要你的脑袋，说，那人真叫朱汉民么？”

阿步多道：“回大人，卑职有几个脑袋敢欺瞒大人？那人确叫朱汉民。”

那位龙大人嘿嘿冷笑着说道：“正好这叫朱汉民的，就是傅侯的大公子，须知那江湖狂民夏梦卿本是前明宗室，这人既不姓夏也不姓傅，那是恢复了他的本姓，这事那密告者言之甚详，纪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说？”

不知是气还是怎么的，纪泽的身形有点颤抖，脸色也显得有点白，当即说道：“回大人的话，天下姓朱的人很多，不能强引附会地便说此人便是傅侯的大公子！阿步多，你说！”

阿步多忙道：“回大人，此人与卑职相识多年，一向行道于江南武林，怎么会是傅侯的大公子，傅侯的大公子不是已经死了十多年么？”

纪泽目注那位龙大人道：“大人该都听见了！”

那位龙大人道：“我耳朵不聋，听得清楚，只是，纪大人，他为什么向密告之人，自认是那江湖狂民夏梦卿的儿子？”

纪泽淡淡说道：“回大人，那是密告者一面之辞，再说，他自认是夏梦卿的儿子，并不能说他就是傅侯的大公子，怎见得那夏梦卿只有一个儿子？也许这是另外一个也说不定！”

那位龙大人冷笑说道：“纪大人，你在步军中服职多年，我还没感到你纪大人深具辩才，那么，我问你，一个江湖草民，他又怎认得德贝勒？”

纪泽道：“这，卑职斗胆建议大人，不妨去问德贝勒，再说，夏梦卿跟傅侯订交之时，也结识了德贝勒兄妹，他的后人跟德贝勒认识，甚至进贝勒府，这该不足为怪！”

那位龙大人变色说道：“你以为我不敢去问德贝勒？我老实告诉你，德贝勒他一家大小也全在被监视之中，倘有一点证据，他那爵位就保不住了……”

而实际上，他确实不敢去，因为他不是专管皇族亲贵的宗人府一员，他不去还好，只要敢跨进贝勒府大门一步，说明来意，休看他头戴两眼金翎，德容照样能把他赶出来。

他话锋微顿，接道：“纪大人，我说过，你深具辩才，可是要知道，那没有用……”

纪泽冷然截口说道：“回大人，卑职要斗胆直说一句，别说那朱汉民不会是傅侯的大公子，即便是的话，大人也不该找我纪泽问罪！”那位龙大人细目之中倏现诡诈之色，道：“纪大人，这么说来，你是承认了？”

纪泽道：“卑职是以为绝不可能，没有承认什么，事与卑职无关，卑职也无须承认什么。”

那位龙大人冷笑道：“纪大人倒推的干净，嘿嘿，至少，那密告之人指你纪大人以自己的亲生儿子换走了傅侯的大公子，这一点可以查查。”

纪泽坦然说道：“事实上，卑职的一子一女是因身罹奇疾夭折，现均葬在后花园中，大人不信，尽可去看看！”

那位龙大人摇头说道：“你这九门提督府的后花园中，也许有两座坟头，那不必看，因为那有可能是两座空冢。”

纪泽脸色一变，道：“大人若再不信，不妨破墓开棺查验！”那位龙大人嘿嘿笑道：“纪大人好厉害，便非空冢，墓中人也已成了一具白骨，我又能分辨出谁是谁……”

纪泽道：“大人要这么说，卑职就不便再说什么了，只是除此而外，无证无据，大人恐怕难以定卑职的罪！”

那位龙大人冷哼笑道：“纪大人，你先别高兴，我仍有办法加以验证，听人说，至亲骨肉，血气相连，以血一滴，滴在白骨心窝部位，是骨肉至亲，血凝一点，非骨肉至亲，则血立刻四下流散，我用这办法便可验出那墓中白骨，是不是你纪大人的亲生儿子！”

这种古老的办法，颇为灵验，而且屡试不爽，纪泽不是没听说过，可是绝没有想到这位龙大人会出此高绝阴狠一着，心中暗凛，一时未能答上话来。

那位龙大人细目之中诡异的神色更浓，嘿嘿一笑，站了起来，道：“就

麻烦纪大人一下，带我去看看！”

纪泽心头又复一震，忙道：“大人且慢……”

那位龙大人抬眼凝注，嘿嘿笑道：“怎么，难不成纪大人不愿意？”纪泽横心咬牙，道：“为证明卑职清白无辜，卑职没有不愿的道理，实在是事关重大，卑职不敢任大人就此开棺！”

那位龙大人道：“那么，以你纪大人之见？”

纪泽道：“事关卑职身家性命，卑职不敢轻率行事，请容卑职与大人各请几位证人当面，明天再行破墓开棺查验不迟！”

那位龙大人笑道：“纪大人，你想干什么？须知你要换已经来不及了，不说坟土新旧，一看便知，便是纪大人想乘机再找个人冒充，那也难找第二个亲骨肉了……”

纪泽道：“真金不怕火炼，卑职何须如此做，卑职只不过是慎重行事，图保清白罢了！”

“好！”那位龙大人狞笑点头，道：“纪大人，咱们就这么说，我这就回去，禀明和相，明天派几个人跟我一起来就是了！”

说完一挥手，带着四个捱拷刀武官，一摇一摆地出厅而去。

纪泽率领阿步多一直送出大门外，眼看着那位龙大人上马纵骑而去，身形突起剧颤，老脸上跟着浮现一片难以言喻的神色，半晌方始回过头来，向着阿步多道：“阿步多，跟我到大厅里去，我有话要问你。”

未等阿步多应声，便转身进了门。

阿步多一路心中忐忑地跟在纪泽身后进了大厅。

纪泽居中坐定，阿步多已低着头站在面前。

沉默了片刻之后，纪泽激动地颤声说道：“阿步多，真的忆卿来了？”

阿步多不敢再瞒，也无法再瞒，只得点头说道：“禀大人，是小侯爷来了！”

纪泽身形一阵暴颤，道：“这么说，前日贝勒府要拿的，及如今和相调派大内侍卫要拿的叛逆就是他了？”

阿步多点了点头，纪泽双目一睁，突然一拍座椅扶手：“混帐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子，为什么不早禀报我知？”

阿步多身形一震，头垂得更低：“禀大人，这是小侯爷的意思，小侯爷他本来是要来给大人与夫人请安的，可是因为大内侍卫追的很紧，他没敢来，他也不愿替大人惹麻烦，卑职不敢不听！”

纪泽默然不语，半晌，突又颤声问道：“阿步多，告诉我，他好么？长得什么模样？更俊了吧？”

阿步多遂一五一十地据实禀报了一遍。

听毕，纪泽身形颤抖得更厉害，老泪涌流，缓缓垂下头去，不知是喜是悲，有顷，才抬头喃喃地说道：“这孩子，既然来了，就该过来让我看看，一转眼间十多年了，你知道我们老夫妇俩是多么的挂念啊！”

“大人！”阿步多怯怯道：“您别怪小侯爷，小侯爷以为身受您跟夫人的大恩未报，他不能再连累您二位，要不然他早来了！”

纪泽摇头说道：“说什么大恩，要谈一个恩字，威侯在日对我那等恩厚，我就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哪，阿步多，你知道他现在住在哪儿？”

阿步多道：“小侯爷原住在南城悦来客栈，不过，如今恐怕已不在那儿了，大内侍卫四出追索，他该早搬往别处了。”

纪泽点了点头道：“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阿步多道：“禀大人，小侯爷是大年初一来的！”

纪泽为之一怔，道：“你知道他是干什么来的？”

阿步多迟疑了一下，低着头道：“禀大人，小侯爷是来找霞姑娘的！”

纪泽忙道：“你告诉他小霞寄养在清苑一个民家么？”

阿步多噤嘴说道：“禀大人，霞姑娘已经不在那家民家中了，不知怎地却落在了一家亲王府……”

“胡说！”纪泽大惊失色，霍然站起，道：“这，这是谁说的？”

阿步多道：“禀大人，小侯爷说的，小侯爷在江南曾接到霞姑娘由那家亲王府托人带出的一封信，而且卑职也已到清苑去过了，那民家老夫妇早死了，居处成了一堆废墟。”

纪泽“啊”地一声惊呼，砰然坐了下去，脸色煞白，身形抖个不停，一句话不说。

阿步多大惊，慌忙闪身而前，刚喊了一声：“大人……”

纪泽嘴唇抖了几抖，终于说出了：“我不要紧，阿步多，快说，是哪家亲王府？”

阿步多神情一松，忙道：“禀大人，卑职也不知道，霞姑娘信上没说，小侯爷逗留北京就是为了查明此事，不知如今小侯爷查出来了没有！”

纪泽喃喃说道：“苍天保佑，威侯赤胆忠心，英雄一生，却落个不白之冤，含恨归天，下场悲惨，人神共愤，倘若再让他的后人受苦，那我夫妇……”

阿步多安慰地道：“大人，吉人自有天相，苍天不会没眼，您不必……”

纪泽点头叹道：“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忽地坐直身形，道：“阿步多，千万记住，这两件事千万不能让夫人知道，这多年来她思念忆卿跟小霞，身子已经够坏了，假如再让她知道了这两件事，我只怕……”摇头一叹，住口不言。

阿步多忙道：“大人放心，卑职省得！”

沉默了一会，纪泽又抬头说道：“阿步多，你知道，如今祸事已经临头，有人进和相府密告当年之事，明天他们就来破墓开棺验骨了，本来他们拿不到证据，我便不怕他们敢奈何我，如今不行了，棺中那两具儿骨，都是临时找来的，明天一验之下，我便难逃问罪，我死不足惜，自从当年傅侯遇害之后，我早就不想活了，如今乐得追随傅侯而去，恨只恨我连累了夫人，不过结发夫妻，义共生死，那也无法避免，可是我不能连累你们，你可带着护卫们今夜动身出府，先找找忆卿，告诉他没事速离北京，然后你们各奔前程去吧，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避艰险跟我这多年，如今我也没什么可酬谢你的，倾府中之所有，你们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

阿步多猛然抬头，激动地道：“禀大人，卑职斗胆，卑职此生绝不离开大人身边半步，您请收回成命！”

纪泽变色叱道：“阿步多，你敢不听我的话！”

阿步多一脸坚决，毅然说道：“卑职不敢，但卑职身受大人知遇厚恩，岂肯做那安时护卫，危时路人的冷血畏死小人，当护卫讲究的是赤胆忠心，矢志不贰，能尽节，能殉主……”

纪泽霍地站起，厉声叱道：“阿步多……”

阿步多砰然一声跪倒于地道：“大人，阿步多追随大人左右半生，生是大人之人，死是大人之鬼，此生绝不活着出府，倘若大人决意遣走阿步多，

阿步多此刻就自绝在大人面前！”

纪泽身形暴颤，老眼涌泪，跺脚叹道：“你一身好武艺，江湖何处不可去，为什么偏偏要陪着我死呢，你这是替我多添罪孽……”阿步多道：“大人为朋友死，卑职为恩主死，这是古往今来的一个‘义’字，义主岂可无义仆，倘若人人畏死忘义……”

“好，好，好！”纪泽含泪摆手说道：“不说了，不说了，起来，起来！”

阿步多大喜，恭恭敬敬地叩了一个头：“谢大人成全！”这才站了起来。

纪泽皱眉说道：“你不愿走可以，只是府中护卫多半牵涉当年事，不能不有所处置，而忆卿那儿也不能不去招呼一声！”

阿步多应声说道：“禀大人，卑职这就先找小侯爷去！”一躬身，转身欲去。

纪泽突然喝道：“阿步多，回来！”

阿步多转身哈腰，道：“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纪泽道：“忆卿他一身武艺怎么样？”

阿步多未加思索，立即说道：“禀大人，卑职直说一句，小侯爷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武林第一，便是倾京畿铁骑也难奈何得了他。”

纪泽神情一松，忽转出奇平静，道：“那我就放心了，你不必去了……”

阿步多呆了一呆，讷声说道：“大人……”

纪泽摆手说道：“你不必多问，我说不必去了，就不必去了！”

阿步多道：“卑职明白大人的心意，大人捍卫京畿，身为重臣，是怕小侯爷知道了大人大祸降临，处境危急之后……”

纪泽点头一叹道：“你说得不错，忆卿要是知道此事之后，他怕不会闹翻了大内禁宫？我身为人臣者，有亏职守，愧对朝廷，一旦事发，那罪有应得，可是我不能为朝廷带来灾祸，那样我会成为一个不忠不孝之人！”

阿步多道：“可是，大人，小侯爷迟早总会知道的！”

纪泽身形一阵轻颤，道：“那是以后的事，我会留封信告诉他，要他不可胡来，他既然视我为大恩就不得不为我想想！”

阿步多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他还是忍住了。

纪泽摆手说道：“阿步多，你也是满旗之人，对主，那是私，对朝廷，那是公，公私要分明，假如你赤胆忠心，既该为朝廷着想，也该为我着想，我不多说了，你去告诉他们一声，愿意留下的就留下，愿意走的要他们趁早走吧！”

阿步多迟疑了一下，应了一声，施礼退去。

望着阿步多出厅后，纪泽呆立了半晌，脸上突然浮现一片黯然之色，但倏地，他双眉一挑，也大步出了厅。

走出了大厅，他没有往别处去，径自走向他那靠办公处的书房，这里是机要重地，别人是不准走近的。

不瞧，书房门口还站着两名挎刀的旗勇。

进了书房，纪泽随手关上了门，伏案疾书，须臾写就两封信，然后他在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白玉瓶，脸上的神色难以言喻，拔开瓶塞，就要就唇……

可是，倏地，他又放了下来，喃喃说道：“糊涂，我岂可落个畏罪自杀之名，那该更是大大地不忠不孝了……”

说着，又塞好瓶塞，把那小白玉瓶放了回去，并随手焚毁了两封信中的一封，袖起那另一封，离开了书房。

这就是“忠”，令人难以下判的“忠”，虽然一旦证实，他仍难免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名，可是他仍不愿自己死，而情愿死在那大清皇律之下。

与此同时，阿步多一个人正坐在他那领班房中，也在大大地作难发愁，他明白，明天验骨之后，当年事必被揭穿，提督大人绝难幸免，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对他恩重如山似海的提督大人坐罪，身家毁于一旦，而不去向朱汉民求救。

可是正如提督大人所说，公私要分明，他身受提督大人厚恩，不能让由提督大人身上，为朝廷惹来灾祸，使提督大人落个不忠之名，而他自己也身为满旗之人，也不能让大清朝廷蒙受损害，那于公于私都不好。

就这矛盾在他脑中不住盘旋冲击，就这矛盾使他大大地为了难，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他只觉得整个人快要爆炸了，甚至于他难以负荷地发出一两声痛苦的呻吟，这本难怪，他的确够为难的。

然而，不知怎地，渐渐地，他平静了，而且平静得出奇，忽地站了起来，走出了房门。

接着，他又走出了九门提督府的大门，连往四周看都未看一眼地便步下石阶，往东面行去。

他刚离开九门提督府没多远，那九门提督府门前大道的拐角处，便突然闪出了一个中等身材的黑衣汉子，遥遥地跟在了他的身后，显然，九门提督府早已在人监视之中。

岂料，那黑衣汉子不跟还好，越跟他是越奇怪，最后简直是诧异欲绝，莫名其妙。

在他意料中，阿步多必然是出城的，哪知理虽如此，事却不然，阿步多不但未出内城，而且是往宗人府方面行去，最后竟到了宗人府门前。

宗人府里的那些官儿，是和相的一路人，那黑衣汉子诧异之余，自然是很放心，他眼看着阿步多向着站门的禁军说了几句话，然后进入了宗人府。

进宗人府没关系，于是，那黑衣汉子就站在远远的一处屋檐下，守候起来，他是生怕阿步多还会往别处去。

他在前门等上了，阿步多却出了宗人府侧门，一出侧门，立刻步履若飞地向来路奔回，东拐西弯，没片刻工夫，那一深若海，楼脊高耸的贝勒府已然在望。

阿步多经验老到，是够小心的，他先躲在远处望了望，果见贝勒府周围各处，分站着不少的黑衣汉子。

而且他一眼认出，这些个黑衣汉子，不是来自大内禁宫的侍卫，也不是来自步军，而且是跟适才跟踪他的那名黑衣汉子一样地，是和相府的死士。

这下麻烦了，这些个死士都是一流好手，整个贝勒府的进出之路，进出之人，甚至于那丈高围墙，无不在这些死士的监视之中，别说想进贝勒府，就是接近一点，也势必被他们发现不可。

于是阿步多又作难了，能摆脱了一个，却难摆脱了这多个，这一来怎么进去？

正自束手无策之际，忽听背后蹄声响动，连忙回顾，只见一匹高头健马飞驰而来。

天，那竟会是五虎将之首的代勇。

阿步多不由大喜，站起身子，挥手招呼，适时代勇也看见了他，呆了一呆，随即缓下坐骑。

到了近前，含笑问道：“大领班，躲在这见干什么？”翻身便要下马。

阿步多连忙拦住了他，匆匆忙忙地把府中事向代勇说了一遍，并要代勇速报德贝勒知道，以谋求对策。

代勇听毕大惊失色，一句话未再多说，立即抖缰勒马，箭也似地驰向府门，阿步多遂也不敢怠慢地急步离去。

他走得对，他刚没了影儿，适才他站立处便掠来了和相府的两名黑衣死士，这些人都够机警的，显然他们觉得代勇突然驻马，事有蹊跷，既不敢拦代勇，只有过来看看。

还好阿步多走得快，两人一无发现之后，互相诧异地对望一眼，身形一闪，只有又掠回来处。

代勇一进门，便直奔德贝勒书房，书房中，德贝勒一个人正在那儿看书，他见代勇飞步闯入，立刻沉了脸：“代勇，什么事这般匆匆忙忙？”

代勇连礼都来不及，就急急把阿步多适才所告，向德贝勒禀报了一遍。

德容一听脸上变了色，沉吟说道：“这会是谁见了忆卿，又跑到和堦那儿去密告的……”

忽地站起，沉声喝道：“代勇，找玉珠来，快！”

代勇应了一声，飞步出门，转眼又陪着玉珠进了书房，一进门，玉珠便诧声问道：“爹，什么事大伙儿这么惊慌？”

德容没理他，转注代勇，道：“代勇，招呼他们一声，跟玉珠出城打猎去！”

代勇心中明白，口中应得快，脚下更快，一闪便没了影子。德容这才把事情告诉了玉珠，玉珠一听骇然失色，忙道：“爹，那么您要我……”

德容道：“去找你姑姑，她比我行，也许她有好主意，快去，快去，要你姑姑一定要在今夜之前想出办法来！”

玉珠不敢怠慢，应声出了书房，适时，代勇等五虎将已一切准备就绪，玉珠二话不说，腾身上马领着五虎将，催动铁骑，飞马出门而去。

全部是打猎的行头，自然轻易地瞒过了和相府的那些个死士，加之五虎将一路谈笑，那情形更像。

玉珠及五虎将六骑蒙古种健马一路飞驰，未出盞茶工夫便到了白云观，玉珠吩咐五虎将观外等候，未等通报，一个人横身闯往春花园。

这可不得了，那些身怀武学，名义清修，实际上则是护卫郡主安全的三清全真们，玉贝子又不是别人，拦又不敢拦，只得敲磬报知美道姑。

人到底不比那磬声快，等到玉珠奔进春花园，美道姑已寒着脸挡在了小桥之上，她一见玉珠，立刻沉声叱道：“玉珠，你越来越大胆了，是谁叫你不经通报便乱闯的？”

玉珠忙道：“姑姑，您先别生气，听我说，爹让我来的……”

美道姑怒声说道：“是你爹叫你不经通报便乱闯的么？”

玉珠急道：“姑姑，不是，我是有急要大事禀告……”

接着，就忙把要说的说了一遍。

静听之余，美道姑脸色连变，听毕，她那脸上的神色竟反趋平静，而且平静得出奇，冷冷说道：“是你爹叫我想个主意？”

玉珠点头说道：“我爹说，您比他行，也许有好主意！”美道姑沉吟说

道：“首先这件事不能让忆卿知道，要不然他能捣翻了整个皇城，只不知道那见着忆卿，又跑到和珅那儿密告的是谁，此人好绝的心智，好毒的心肠，他们竟要破墓开棺验骨……”冷冷一笑，抬眼说道：“我知道了，回去告诉你爹，我自有办法让他们动不了纪泽一根汗毛，叫他放心地在家等着好了！”

玉珠大喜，应了一声，便要转身。

“慢着！”美道姑突然喝道：“我险些忘了，擅闯禁地便是你有急要大事而来也不能轻饶，出去交代代勇一声，让代勇回去禀报你爹，然后你给我回来，到屋里跪着，晚上我再放你回去！”

这一下玉珠傻了脸，一脸苦相地待求饶。

美道姑脸色一沉，又道：“不愿罚跪也可以，给我抄一百张道德经去，字迹要端正，一笔不许潦草，你自己选择吧！”

玉珠涎脸说道：“姑姑，写字，您岂不是要了珠儿的命？我宁愿罚跪！”

美道姑忍不住笑了，叱道：“不长进的东西，我看你哪一天能把字学好，宁可罚跪也不愿写字，丢人，滚，下次再犯，定罚不饶！”

玉珠大喜一声：“谢谢姑姑，珠儿就知道您疼珠儿！”

转身飞奔而去。

望着那颀长身影远去，美道姑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渐渐地，笑容凝住消失，她转身进了屋。

须臾，她又从屋里走了出来，身上加了一件风氅，悄悄地出了侧门……

### 第十三章 开棺验骨

第二天，偌大一座九门提督府里，被一片沉重的阴霾所笼罩，而且寂静不闻一丝人声。

纪泽如今更能处之泰然了，从一大早，他便陪着他所请到的证人在家等上了，他所请到的证人，只有德贝勒德容一个。

别的倒不是请不到，而是他不愿意惊动人家，也不愿意拖累人家，就连德容，也是自己来的。

纪泽陪着德容，坐在客厅里，等了一整天，却未见那位龙大人的人影来到，一直等到了上灯时分，才有了动静。

九门提督府外，车声蹄声雷动，来了，声威颇壮。

除了那位龙大人外，还有步军副统领鄂尔，宗人府那位右宗正大人，这两位，自然都是龙大人请来的证人。

不说别的，单这证人就要比纪泽声势浩大。

纪泽在德容的授意下，把这三位朝廷大员请到了客厅中，按那官位大小，那位龙大人与宗人府的右宗正，德贝勒坐了个并肩，步军副统领鄂尔，位略次，纪泽则敬陪末座。

坐定，那位龙大人第一眼溜在了德容身上，嘿嘿笑道：“我没想到纪大人请来贝勒为证！”

德容情知他话里有物，当即淡淡说道：“为公为私，我都应该跑这一趟，其实，也不是纪大人找我来的，我是不请自来，龙大人所请的证人，也颇出人意料之外。”

那位龙大人嘿嘿笑道：“我请的证人，那是最恰当不过的，纪大人直属于步军，所以我请了副统领来，事涉当年傅侯一案，所以我又请了宗正！”

德容淡淡笑道：“龙大人是老官场了，做事哪有不恰当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像公办，倒有点像私查！”

那位龙大人神情微微一震，道：贝勒错了，这正是公事公办！”

德容摇头说道：“不，这件事关系重大，我以为应先奏明皇上，请皇上派刑部监督，能由刑部监督为证，那才更恰当不过！”

那位龙大人脸色微变，笑道：“不然，贝勒，密告者告进了和相府，我是和相派来的，这两位证人也是我请示和相之后才邀请的，这跟皇上下旨有什么两样……”

德容截口说道：“龙大人，皇上是皇上，和相是和相，难道龙大人认为皇上跟和相没什么两样不成了？”

那位龙大人一惊忙道：“贝勒明鉴，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有一颗脑袋一条命，哪儿敢呢？我是说有些事情和相有权处理，不必事事都惊动皇上，再说，事情一旦水落石出，还怕和相不奏明皇上么？”德容笑了笑，道：“说得是，龙大人，我请教，这破墓开棺验骨之举，可是你龙大人的意思？”

那位龙大人点头说道：“本来人死入土为安，无如事关重大，我奉命行事，不能不查个明白，要不然我怎么向和相复命交差！”

德容沉吟了一下，忽地笑道：“龙大人，彼此同朝为官，有些事瞒上不瞒下，纪大人托我在龙大人面前说项，这破墓开棺验骨之举，可否通融通融免了，换个别的方法查证？”

那位龙大人眸子倏地一转，笑道：“贝勒之意是说……”

德容道：“龙大人多帮忙，纪泽他定有厚谢！”

那位龙大人哈哈笑道：“贝勒这岂非是帮纪大人行贿？”

德容淡笑说道：“行贿那不敢，也有污龙大人的清廉官誉，只请多帮忙！”

那位龙大人目光又复一转，道：“贝勒要我换用别的什么法子？”

德容道：“只要不破墓开棺验骨，其他的法子，任凭龙大人！”那位龙大人嘿嘿摇头说道：“贝勒原谅，非是我不通人情，不卖面子不通融，实在是事关重大，我既不敢也不能，贝勒该知道，要是让和相知道那还得了，我这颗脑袋就别想要了。”

德容道：“龙大人，只要咱们不说出去，别人谁会知道，彼此都是自己人，顺水人情，龙大人又何乐而不为？”

那位龙大人目光一溜左右，道：“贝勒莫要忘了，在座还有两位……”

德容道：“这个我知道，他二位是龙大人请来的，只要龙大人点了头，他二位哪会让龙大人下不了台？他二位处，纪泽自然也会有所表示，龙大人只管放心！”

那位龙大人抚着胡子沉吟了一下，摇头说道：“贝勒原谅，我是非不为，实不能，更不敢……”

德容道：“龙大人……”

那位龙大人脸色微沉，道：“贝勒，我龙某人身受皇恩，岂可做出愧对朝廷之事！贝勒身为当朝亲族，似乎更不该包庇罪行，徇私舞弊！”

德容双眉微挑，道：“这么说来，龙大人是铁面无私，毫不徇情了！”

那位龙大人点头说道：“我龙某人为官多年，一向如此！”德容笑道：“龙大人高风亮节，操守弥坚，令人敬佩，倘若朝中的官员，人人都能像龙大人，就不会有那些笑话了！”

那位龙大人脸一红，道：“贝勒过奖，身浴浩荡皇恩，当如是！”德容笑道：“既如此，我不敢相强，更不敢玷污龙大人清廉节操，只好任凭破墓开棺验骨了，只是——倘若棺中人经验明后非纪泽子女，人证当面，纪泽他自当俯首认罪，万一，龙大人，假如那棺中白骨经验明后，是纪泽的亲骨肉呢？”

那位龙大人毫不犹豫，脱口说道：“那自然证明纪大人无辜冤枉！”

德容紧逼一步，道：“龙大人，还能证明什么？”

那位龙大人仍未迟疑，道：“也能证明那密告之人是恶意诬陷！”德容笑道：“谢谢龙大人，我代纪大人做主，要那密告之人！”

那位龙大人这回怔了一怔，面有难色，道：“这个，这个……”

德容截口说道：“龙大人，这已经是很便宜的事了。”那位龙大人面带尴尬笑容，迟疑说道：“贝勒该知道，和相亲口答应过那密告之人……”

德容道：“龙大人，要是出于诬告，那该另当别论，纪大人统辖卫军，捍卫内城，官职不小，那人诬告欲图扳倒纪大人，那居心不想可知，我不以为和相还会袒护这么一个人！”

那位龙大人嗫嚅说道：“话虽不错，但贝勒该知道，那恐怕很难……”

德容淡淡一笑道：“那也好办，假如龙大人不答应，有我在这儿，我不惜一切，绝不准任何人动那两座坟墓一边一角！”

这很麻烦，德容是个贝勒，爵位仅次于郡王，又是个皇族亲贵，更有那说得出口，做得到的脾气，他要真翻了脸，这事情势非闹大而惊动大内不可，而，这位龙大人，又似乎是不想惊动大内，德容他也看准了这一点。

那位龙大人闻言脸色一变，随即强做干笑：“贝勒这是什么话？和相面前自有我去说说就是！”

他本就不敢惹德容，只要有一点证据，他可以立即抓纪泽，但是若无十分明确证据，他是不敢动德容。

何况，他戴的是两眼花翎，德容又比他多了一眼。

德容目中异采一闪，笑道：“谢谢龙大人，我再请问，那密告之人是男是女？”

那位龙大人略一迟疑，道：“是个男的，江湖亡命草民。”“好！”德容点了点头，转向纪泽，道：“纪大人，请叫人拿文房四宝来！”

纪泽应了一声，随即站起向外传下了话。

那位龙大人诧声问道：“贝勒这是……”

德容笑了笑，道：“龙大人不必着急，稍时自当知晓。”

说话间，一名九门提督府的护卫已手捧文房四宝，疾步而入，德容命他放在茶几上，然后目注那位龙大人笑道：“正如龙大人所说，事关重大，我不得不谨慎，我出面，请龙大人与纪大人各立一张字据以便做个凭证，事非得已，也请龙大人原谅！”

那位龙大人呆了一呆，忙笑道：“双方各有证人在，贝勒是皇族亲贵，宗正二位也都是朝廷大员，难道说谁会撒赖，何须再立字据？”德容道：“龙大人为官多年，当知凡事讲究一个‘证’字，空口无凭，人证也不如物证，还是立张字据的好。”

那位龙大人拿眼一溜那位宗正大人，那位宗正大人立刻板起脸说了话，他意颇不悦地道：“贝勒是瞧不起我跟副统领？”德容把那一眼看得清楚，淡淡一笑道：“宗正怎说这种话，我哪儿敢，只是我刚才说过，事关重大，我不得不慎重，各立一张证据，互换之后，双方各执一张，这既公平又合理，谁也不会亏呀！若说我是看不起二位，我也是证人，那不等于看不起我自己么？”

那位宗正大人没话说了，尽管满肚子不痛快，可是德容已令他张不了口，那位龙大人挣了挣，还想再说。

德容已拦着说道：“龙大人，证人虽有，但却同是一张空口，空口不足为凭，各立一张字据，也可免双方任何一方到时候不认帐，龙大人假如执意不肯，我也不敢相强，不过……”

那位龙大人未等德容把话说完忽地站了起来，提笔濡墨疾书，瞬息书就，并且打上了指模，随手交给德容：“贝勒，请看看行不行，莫被我耍了花招！”

德容接过那张字据，没在意地看了一眼，淡笑说道：“说句不好听的，彼此都是饱经世故的老官场了，谁能在谁面前耍什么花招，纪大人，该你了！”

纪泽自毫不犹豫地如言照做，他写好字据，也打了指模，然后双手呈上龙大人。

那位龙大人神色冷漠地接过看了看，当即一点头，把那张字据纳入袖中，接着注目德容，道：“贝勒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么？”

德容淡淡笑道：“没有了，如今龙大人可以前去破墓开棺验骨了。”

那位龙大人很不痛快地转望纪泽，道：“坟在何处？请纪大人带路！”

纪泽一哈腰，道：“卑职遵命，诸位大人情！”转身行向厅外。

那位龙大人与德容略一谦逊之后，跟德容走了个并肩，随后向厅外行了出去。

九门提督府机要之地，自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那些个挎刀的禁卫军，一见这几人来到，纷纷施礼。

纪泽带着龙大人等人过大厅，越画廊，穿重楼，直入后花园，后花园中，此际灯火通明，照耀得亮如白昼，四下里也站着几名佩刀执戟的禁卫军。

只见那靠近后花园西角的一株大槐树下，筑着两座小小的坟头，旁边杂草都已长得老高了。

在那几片残余积雪中，坟头一堆翠绿，也长出了小草。

纪泽一直走到墓前方始驻步回身，哈腰说道：“禀大人，左边是犬子，右边是小女，请大人定夺。”

那位龙大人毫无犹豫之色，道：“自然只挖令郎的那一座！”

纪泽应了一声是，转头一挥手，树后应声行出两名荷锄提铲的旗勇，奔到左边那座坟头旁，立刻动手挖掘起来。

德容微微动容，纪泽更是满面悲凄地低下了头。

那位龙大人，与那位宗正大人及那位副统领，则是无动于衷地看着两名旗勇挖坟。须臾，土尽棺现，那墓中棺木早已腐朽，块块朽木随着泥土被挖向了一旁，如今呈现眼前的，已是一具齐全的白骨，那两名旗勇停了手，一起走过来禀报，纪泽的一颗皓首垂得更低。

那位龙大人溜了纪泽一眼，脸上浮现一丝难以言喻的笑意，向着德容一摆手，道：“贝勒请！”

德容不齿这种人已经到了极点，双眉一挑，连答应都懒得答应一声地便大步走了过来。

那位龙大人双眉微耸，转注纪泽，轻轻喝道：“纪大人！”

纪泽的声音有点颤抖地应了一句：“卑职在！”

跟在德容之后，低头行向墓穴。

那位龙大人又向着那位宗正大人及那位副统领鄂尔分别丢过一个眼色，这才并肩迈步，向着那墓穴走近。

到了坟边，那位龙大人望了纪泽一眼，忽地说道：“事非得已，你纪大人要担待一二，只要这棺中白骨确是令郎，我龙某人负责予以原地厚葬就是。”

纪泽低着头道：“多谢龙大人，卑职感激不尽。”

那位龙大人道：“那是应当，纪大人，不必客套，如今令郎就在眼前，请纪大人咬破中指，取血滴在他那胸骨上着看！”

纪泽颤声应了一声，抬手便要咬破中指。

德容突然喝道：“纪大人且慢！”

纪大人闻声停手，德容已又转望那位龙大人说道：“龙大人，血之聚散说法如何请龙大人再说一遍。”

那位龙大人细目双扬，道：“倘若这具白骨是纪大人的亲骨肉，则血滴凝而不散，倘若这具白骨不是纪大人令郎，则血滴散而不凝。”

德容冷冷一笑，回头道：“纪大人，如今可以了，你请吧！”

口中虽这么说，表面虽平静，其实他心中实在紧张万分，那倒不是别的，只因为他那位妹妹德怡郡主，虽然让玉珠带回了话，要他放心，并说绝不让他们动纪泽一毫一发，可是并没有说她将用什么办法对付，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丝有利的迹象。

尽管事关重大，他相信那位妹妹若没有把握，绝不会说那种话，更不会

骗他，他之所以敢替纪泽做主写字据，也是因为有此自信，无如自昨天让玉珠带回话之后，至今就再没有一丝消息，他哪能不紧张呢。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那一双手心，已经渗出了汗。

纪泽也是一样，德容只把德怡的话告诉了他，要他安心，到时候尽管从容处之，可是现在已经到了时候，仍看不出有什么动静，本来，他自必死，是早已处之泰然了，但如今既有了希望，他反而镇定不住而紧张起来了。

尤其在他咬破中指，要把血滴向那具白骨胸骨的刹那间，他不但心里颤抖，手抖得更厉害。

那位龙大人睹状，忽地冷冷说道：“纪大人戎马半生，百战沙场，杀敌无算，乃当朝之著名虎将，见过多少尸，见过多少血？奈何面对自己亲骨肉一具白骨惊骇如此……”

他话犹未尽，纪泽那中指上一滴血，已然滴在了那具白骨的胸骨之上，那该是非散不可的。

岂料，怪事发生，那点血它竟然凝而不散。

这一来休说那位龙大人等脸色倏变，目瞪口呆，作声不得，便是德容与纪泽也暗暗诧异欲绝地说不出话来。

尤其纪泽，他简直呆住了，那手都忘了收回来。

突然，德容霍地抬头，面布寒霜，凤目圆睁，双眉高挑，冷然说道：“龙大人，你可看清楚了，这怎么说？”

那位龙大人瞿然而醒，惊慌失措地连忙赔上笑脸：“是那江湖亡命之徒诬告，是那江湖亡命之徒诬告，我这就回去禀明和相，立刻交人！”

德容冷冷一笑，转注那位宗正大人与那位副统领鄂尔，道：“二位是证人，可也看见了？”

二人迟疑未语，忽地一阵阴风吹过，满园灯火为之一阵明灭闪烁，二人心虚，以为有鬼，不由大惊失色，忙道：“是纪大人令郎没错，是纪大人令郎没错！”

德容哼一声，道：“龙大人，连他和堙都在内，你们欺人太甚，单凭一个江湖人一面之词，你们便轻易查办京官，且挖人坟墓，动人尸骨，今日我德容若不发发脾气，你们会永远以为老实人可欺！”霍然转注纪泽，厉声喝道：“纪大人，找两个人把令郎的骨骸抬起来，备马备轿，跟我进大内见皇上去。”

纪泽心知德容是得理不饶人，存心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当下应了一声：“卑职遵命！”举步就要往外走。

这种事占了理还好，如今亏了理，惊动皇上那还了得，和相或许无碍，他几个可准得丢脑袋。

那位龙大人惊慌失色，吓白了脸，慌忙横一步拦住纪泽，随即冲着德容打拱作揖，赔上比哭还难看的笑：“贝勒你这是何必？我奉命行事，逼不得已……”

德容冷然摆手说道：“我没有找你，我是要到皇上面前找和堙说话！”

那位龙大人着急道：“贝勒，你知道，那万万使不得，我负责厚葬纪大人令郎，并回去禀明和相，立刻交人，行么？”

德容冷笑道：“我气不过你们欺人太甚，假如我随便找个人来，指你龙大人意图谋反，我能带人抄你龙大人的家么？如今咱们没说的，有话咱们皇上面前说去。”

那位龙大人一哆嗦，忙道：“贝勒，你知道，这事要是惊动了皇上，大家都不好看！”

一句话更添了德容三分真火，他怒笑说道：“好啊，那最好不过，我不稀罕这皇族亲贵贝勒头衔，纪大人也未必在乎那九门提督官职，我豁出去了，倒要看看是怎么个不好看法，纪大人，走！”

一句话收到了反效果，那位龙大人大大为懊悔，他暗骂自己该死，恨不得给自己两个耳括子，这么大冷天，他额头上却见了汗，连忙向那位宗正大人丢过一个眼色。

做官的都有一付玲珑心窍，那位宗正大人自能会意，干咳两声，当即跨步而前，拦住了德容，赔笑说道：“咳，咳，我说贝勒，你这是何必，大家同朝为官，平日常见面，以往的交情也不错。”

德容冷笑说道：“宗正大人现在攀交情了，刚才我怎么说的，他却自以为铁面无私，毫不徇情！倘若大家都念以往的交情，今日他不会坚欲挖人之墓，前几天宗正大人也不会率兵夜围我贝勒府了，别人既不仁，我又何必讲个‘义’字？”

那位宗正大人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口中却丝毫不敢怠慢，虽明知德容是借题发挥，无如占理的是人家，他也只得赔上尴尬笑脸，忙又道：“咳，咳，贝勒怎么说这话，您知道，做官不容易，大家都有个顶头上司，而且都是奉命行事，多少您该曲谅！”

德容道：“我要是不谅解你宗正大人，当夜我就进宫见皇上去了，你宗正大人自己看看，如今还像什么话？我贝勒府与纪大人的九门提督府外，全布上了人，暗中监视上了，怎么，我德容跟纪泽犯了什么大罪！要不是我一再拦阻，这两家府里的人早跟外面那些人拼上，那样闹出命案来，谁担待？今夜我正好问问皇上，这是不是他的旨意！”那位宗正大人一拍胸脯说道：“这个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今夜回去后，要老龙马上禀明和相，把人都撤走，一个不留，行么？”德容道：“这话是你宗正大人说的，我要是再发现两家府外有人，到那时死几个可别怪我不能容忍啊！”

那位宗正大人忙道：“你放心，只要你发现还有一个人，你找我说话……”

德容哼了一声，道：“那么我先谢谢宗正大人了！”

那宗正大人一本正经地说道：“你这是什么话，那岂不是见外！”嘿嘿一笑，接道：“贝勒，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件事看我薄面，了了，如何？”

德容横了那龙大人一眼道：“了不了，那要看他龙大人了！”

谁不懂这句话，那位宗正大人立即说：“您只管说，只要能做得到的，老龙他无从不从命！”

德容冷冷一笑，道：“那就麻烦替我问他一声，他是愿公了，还是愿私了！”

那位宗正大人没问那位龙大人，径自说道：“你说吧，公了如何，私了又如何？”

德容道：“公了当然是大家一起进宫去见皇上，私了咱们就当地解决。”

那位宗正大人嘿嘿笑道：“您真是，这还用问？自然是愿意私了！”

“那也好办！”德容道：“厚葬纪大人的令郎，交出那密告之人，撤走两家府外的人，这是议定，我不再更动，另外我要多加一样，任凭他龙大人选择，向纪大人令郎的骨骸叩个头，要不就向纪大人赔个罪！”德容是够促狭的，他非逼那位龙大人向纪泽低头不可。那位宗正大人一听，立刻作了难，

苦了脸，道：“贝勒，您知道，老龙是老纪的上……”

德容摆手说道：“我不是说过了么？这是私了，私了就不谈公职，愿不愿意随他，我不勉强，他要认为那有失体面，自可不点头。”不点头他贝勒爷就要公了，仔细想想看，低头失体面，那总要比掉脑袋丢性命划算得多。

是故未等那位宗正大人再开口，那位龙大人已硬起头皮厚着脸，向纪泽赔了罪，心里可是恨透了德容。

这样该行了，那位龙大人不欲再事逗留，随即偕同两位证人，匆匆告辞，狼狈而去。

德容也未再为难他，目送那狼狈背影，扬声道：“龙大人不送了，我期限三更，三更之前不把那密告之人送来九门提督府，别怪我拿这张字据进宫见皇上！”

那位龙大人听是听见了，可是他没有出声答腔，他如今是只求早早离开，越快越好。

望着那一行三人背影消失不见，德容与纪泽相顾哑然失笑，纪泽频频挥汗，德容则大呼痛快。

突然间，德容却又皱起双眉，目注纪泽，满面困惑地道：“纪泽，这是怎么回事了？”

纪泽苦笑说道：“卑职正要请教贝勒，莫非是郡主……”德容摇摇头说道：“不可能，要是她来了，我会知道的，可是我就没有瞧见一个人影……难不成真有鬼……”

“鬼”字方出，他“咦”一声直了眼，指着那付白骨，道：“纪泽，快看，那滴血怎么散了？”

纪泽闻言投注，一看之下，也直了眼，不错，那滴本来凝而不散的血，不知何时已然散了。

只听德容自言自语地诤声说道：“这就怪了，难不成妹妹修行了这多年，会了法术？明天我得问问她去……”

抬眼望向纪泽，接道：“纪泽，叫他们先把它掩上，咱们到前面等去！”

纪泽应了一声，随即吩咐了旁立侍候的那两名掘墓旗勇，然后偕同德容走向前院。

德容边走边想，却是越想越糊涂，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想不通只好不再去想了，他明白，这可能就是他妹妹德怡郡主之所以要他跟纪泽尽管安心的原因所在。

可是，他却无法明白德怡郡主用的是什么高明方法，这只好等到见面时，再当面问她了。

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后，忽听一阵蹄声由远而近，及九门提督府门前而止，德容扬眉说道：“纪泽，可能是他们送人来了，倒挺快的。”纪泽笑道：“你手里握着那张字据要见皇上，他们哪敢不快，这一趟他们没能讨得好去，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说不定要挨和垵一顿臭骂……”说着，捋胡大笑了起来。

德容却皱眉说道：“纪泽，别太高兴了，我不以为他们会就此罢休！”

纪泽摇头说道：“我的看法跟你不同，他们既奈何不了忆卿，又抓不到咱们的证据，我以为他们不敢再轻易尝试了，如今唯一，该是令人担心的！”

蓦地里，蹄声又起，这回是由近而远，紧接着大厅外响起了一阵步履声，随听阿步多大声禀道：“禀大人，人已送到，请大人定夺！”

纪泽目注德容，德容喝道：“带进来！”

只听大厅外“喳”地一声，阿步多当先走了进来，他身后，由两名佩刀旗勇押着一名劲装打扮，背缚双手的中年黑衣汉子，那黑衣汉子长得是浓眉大眼，满脸横肉，左眉上，还有一条刀疤。

走到近前，阿步多横踏一步，抬腿便要踢向那黑衣汉子小膝弯，德容及时摆手说道：“不必了，阿步多，让他站着说话好了，替他松了绑！”

阿步多略一迟疑，道：“禀贝勒，此人……”

德容笑道：“我有一身自命不凡的武学，再加上你这九门提督府的护卫大领班，还怕什么？替他松了绑！”

阿步多只得从命，两个手指一捏，那拇指般粗细的绳子应手而断，他却紧挨那黑衣汉子身旁而立，不敢稍离。

德容望了那黑衣汉子一眼，那黑衣汉子正恶狠狠地望着他，他毫不在意地笑了笑，道：“阁下贵姓大名，是哪一路的英雄好汉？”

那黑衣汉子紧闭着嘴，只不说话。

阿步多双眉一挑，方待叱喝，德容又摆摆手笑道：“阿步多，没你的事，你站远些！”

阿步多哈腰低头，应了一声，脚下却是未动。

德容又望向那黑衣汉子，道：“阁下是旗人还是汉人，跟九门提督纪大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冤怨？”

那黑衣大汉听若无闻，仍不答话。

德容笑道：“我知道阁下是个英雄好汉，可是，那跑到和珅相府去诬告人的行径，并不像是英雄好汉所应有，我以礼待你，你却闭口不答我一句话，这也不像英雄好汉，那敢作敢当……”

那黑衣大汉突然哼了一声，粗声粗气地道：“老子姓张，叫张一虎，来自江南绿林，是个汉人，够了么！”

一句“老子”又听得阿步多脸上变了色，他刚要发作，一眼瞥及德容泰然、安详、面含微笑，他忙又忍了下去。

德容笑了笑，道：“阁下毕竟开尊口，可惜一开口便出言不逊，更不像个英雄好汉人物，阁下要知道，不管是真是假，我总是松了你的绑，又好言好语对阁下，阁下怎好意思这样对我？”

那名叫张一虎的黑衣汉子冷哼说道：“六扇门中那套虚情假意，笑里藏刀，我见得多了，那目的不过在套取我的口供，你当我不知道么？可惜我软硬都不吃。”

德容笑了笑，道：“你知道我是谁？”

那张一虎冷冷说道：“和珅府中那批爪牙对我说了，你是个贝勒！”

德容点头笑道：“不错，我是个贝勒，他们没有骗你，我的名字叫德容，阁下既是江南绿林中的好汉，不会没听说我德容也是半个武林人物，我的一身所学并不比一般武林中人差，我也有办法对付那软硬都不吃的人！”

那张一虎冷笑说道：“那么废话少说，你就试试好了！”德容笑道：“我没功夫跟阁下瞎扯，不过，该说的我不能不说，阁下既是武林中人，当必听说过武林第一的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与本朝故神力威侯傅小天这两个人吧？”

那张一虎道：“听说过，怎么样？”

德容笑道：“听说过那就好说了，阁下要先明白一点，阁下进和珅相府诬告，那害的不是纪大人，而是夏梦卿，也可以跟傅小天涉及一点关系，因

为，官官相护，自古皆然，他们不会拿纪大人怎么样，而实际上被害的只是夏梦卿一人，夏梦卿奇才第一，仁侠盖代，又是你们大汉民族，天下武林的当然领袖，阁下身为汉人，不但不帮助他，反而害他，自己人害自己人，我不知道阁下算得什么英雄好汉！”那张一虎冷笑着说道：“夏梦卿欺世盗名，有什么可取，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我为什么要帮助他？老实告诉你也无妨，我跟夏梦卿有三江四海之仇，一天二地之恨，我虽奈何不了他，害害他的后人也可稍泄怨气！”

德容扬眉笑道：“假如汉人中人人如阁下，大清朝廷还有什么可虑？阁下，你害不了他那后人，那怪你生不逢辰，你只有找他本人了！”

那张一虎冷哼道：“你借官威，使计谋，欺压得了那班笨蠢糊涂的官儿，可欺压不了我，我劝你少说一句吧！”德容笑道：“就算夏梦卿那个儿子没有死，事情已被我平息了，你阁下如今也落在了我的手中，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那张一虎道：“要割要剮听你，可是我告诉你，死了我不要紧，武林之中跟夏梦卿有仇的人多的是，夏梦卿跟他那孽种一天不死，他们便一天不会善罢甘休……”

德容淡淡笑道：“那随你们了，其实撇开私交不谈，站在本朝的立场来说，我巴不得你们自起内哄，更巴不得能有人为本朝除了夏梦卿父子这背上之芒哩！”

张一虎凶睛中异采一闪，道：“你这话说得不错，你们根本就不该对他父子有所包庇，相反的你们该极尽所能除去他父子才对，偏偏你们糊涂，竟用尽心机救下他那孽种，为你们朝廷留下祸患，种下祸根，不过，倘若你们真有悔意，如今补救还来得及，只消把那孽种骗来此处，那除他的方法是异常之多的。”

德容扬了扬眉，道：“我说过，我也是半个武林人，对那些害人的方法，知道的并不少，只是那叫朱汉民的书生，不是夏梦卿当年那个儿子，若之奈何？”

那张一虎冷笑着说道：“不管他是不是夏梦卿当年那个儿子，总之他是夏梦卿的孽种该没有错，站在你们的立场而言，该是除去一个是一个。”

“对！”德容大笑道：“一语提醒梦中人，谢谢阁下，这件事我自会去做，如今咱们还是先谈谈眼前事，别扯的太远了，我请问，阁下真的是江南绿林中好汉么？”

张一虎未假深思，扬眉道：“你既是半个武林人，何妨江南武林中试打听？”

德容道：“是，那最好不过，但如果阁下这江南绿林好汉是冒充的，而我把阁下交给了江南武林，那恐怕就麻烦了。”张一虎神情一震，旋即冷笑着说道：“倘若你真肯把我交给江南武林，那我是求之不得！”

德容未予答理，笑道：“诚如阁下适才所说，武林中人最不齿的是六扇门中人，加上满汉两族的深仇，他们固然恨极满人，却尤其恨那卖身投靠的汉人，假如我说阁下是和堙府中的护卫，只怕他们会饶不了阁下。”

张一虎脸色微变，强持道：“那由不得你诬指，江南武林中，人人知我张一虎。”

德容笑道：“那阁下还有什么可怕的？”

张一虎道：“笑话，我怕什么！”

“阁下！”德容敛去笑容，截口说道：“套一句江湖口头语，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你阁下真是那密告之人么？”张一虎脸色又复一变，道：“这还能假得了，你若是不信，大可去和堠府中问问！”

德容笑道：“别把我德容当小孩子，阁下，我不用问，那等于问你们自己人，我敢大胆地指出，你阁下不是来自江南的绿林好汉，如果是，你会设法在江湖上对付那朱汉民，决不会跑到和堠那儿告密，这么做，显然是针对九门提督纪大人，你阁下是奉谁之命，说吧！”张一虎大惊，冷笑说道：“久闻德贝勒不同于一般皇族亲贵，今宵一见，果然不差，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江湖上没有对付他？这次我进和堠府密告，那是既对付他，又对付你们的一箭双雕之计，一旦东窗事发，九门提督与你德贝勒都难逃死罪，那夏梦卿的孽种，绝不会坐视，他要救人就免不了杀人，既杀了你们的人，你们朝廷便不会跟他善罢甘休，到那时，隔岸观火，我岂非一举两得。”

德容笑道：“你很机警，也很会说话。你的意思是说一方面暗害纪大人跟我，一方面又藉朝廷之手替你复仇，可是……”

张一虎点头狞笑说道：“你贝勒爷也很明智，我正是这个意思！”

德容笑道：“我不相信这是你阁下的意思，出主意的只怕另有其人，说吧，阁下，你到底是哪里来的英雄好汉？”

张一虎道：“我不是说过了么，我来自江南绿林！”

德容点头说道：“不错，你阁下适才是这样说过了，可是谁也不相信那是真话，这也是出诸那授意人的授意么！”

张一虎道：“我向来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授意人，信不信那由你！”德容道：“我自是不信，不过，阁下，明明你不是那密告之人，却派你来抵罪送死，似这般不仁不义的待遇加诸你身，我不以为你还该替他们守口如瓶，保守机密！”

张一虎冷笑说道：“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

德容道：“那你阁下是装糊涂，其实，在他们答应交人之际，我就料他们必会作假，交出来的决非那密告之人！”

张一虎道：“那你还要我干什么？”

“很简单！”德容淡淡道：“你阁下虽非那密告之人，但却定然知道那密告之人是谁，或究竟有没有人密告，所以我毫不加点破地要了你来，说得明白点，就是我认为可以从你阁下身上追出些什么。”

张一虎道：“你要是打这样的算盘，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我说过，我张一虎软硬不吃，你瞧着办吧！”

德容道：“当然是我瞧着办了，难道还由得了你？你阁下要知道，九门提督府可不比别的衙门，他们有的是逼供的办法！”

张一虎冷笑说道：“那最好试试看再说！”

德容道：“我自是要试，而且九门提督府的这位护卫大领班，他还有一套能令铁打金刚，铜浇罗汉都禁受不住的手法。”

张一虎冷笑说道：“可是你也别忘了，我的捆绑已松，两只手可以自由主动，身上也没受其他的禁制！”

德容笑道：“你也看清楚些，除了你身旁这位九门提督府的护卫大领班外，大厅外面，还有我手下的五虎将！”

张一虎脸色一变，默然不语，突然间，他一声不响地飞起一腿，踢向了阿步多小腹。

德容笑道：“你阁下这是自找罪受，自讨苦吃，阿步多，交给你了！”

阿步多口应“遵命”，身形横移，一闪便避过那一腿，单掌直立如刀，冷哼斜挥，截向了张一虎那条踢出的腿。

“你上当了！”张一虎冷笑一声，放腿出掌，击向阿布多那颗项上皓首，逼得阿步多头一低，堪堪避过，而张一虎却突又一声厉笑，抽身飘退，闪电一般扑向厅门，他真的要开溜了。

然而，适时五条人影横立厅门口，拦住去路，个个威凛若神。

代勇大喝一声：“匹夫哪里走，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所在？”

单掌一挥，那蒲扇般大巴掌虚空拍了过来。

张一虎慑于代勇威势，未敢轻攫锐锋，正待往横里躲闪，代勇左右的阿同与齐帖木怒叱一声，四掌齐出，不容他有闪避余地，逼得他只有抽身返回。

他身形刚自退回，只听背后一声冷哼，阿步多已然跟到，他大惊失色，方欲转身拒敌，猛觉后腰眼上一阵剧痛，全身脱力，四肢酸软，再也站立不住，身形一晃，砰然栽倒于地。

五虎将中哈泰跟着掠至，飞起一脚，正踢在他那大腿之上，“叭”地一声，腿骨立折，痛得他一声惨叫，立即昏死过去，再醒来时，已又躺在德容面前，腿痛虽止，那条腿却麻木毫无知觉，生似不是他的一般。

再看阿步多冷然站立一旁，五虎将则并肩立于身后，腿废一条，已是难以行动，他立刻凉了半截，面如死灰，适时，德容一笑说道：“我说你走不了吧！如何？”

张一虎人虽残废，凶性未减，鹰睛一瞪，厉声说道：“少废话，老子我任割任剐了。”

德容双眉一扬，道：“好一付硬骨头，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铁打的金刚，还是铜浇的罗汉，阿步多，给他尝尝错骨分筋的滋味！”

阿步多应了一声，抬手便要抓下。

却倏听张一虎一声闷哼，突然脸色铁青，捂着肚子满地乱滚，一腿乱踢，满口牙咬得格格作响。

德容等睹状一怔，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儿，张一虎已突又一声惨叫，四肢疾抽，七窍出血，身形又一阵抽搐之后，寂然不动，显然，是死了，而且死状极惨，死相十分怕人。

几人大惊失色，为之呆住，好半天才定过神来。

纪泽急急说道：“贝勒，这是……”

德容面罩寒霜，冷哼一声，道：“好狠的心肠，好毒的手段，这张一虎事先服了慢性毒药，至今毒发身死，咱们要了个死人，一点也没问出什么来！”

纪泽恍然大悟，尚未说话，代勇陡地大喝一声，转身往外便走。

德容及时喝道：“代勇站住，你要干什么去？”

代勇驻步回身，威态懔人，道：“禀老爷，代勇找他们去！”

德容道：“简直胡闹，你知道这是谁干的？”

代勇哼了一声，道：“除了和坤府中那些人外，还会有谁？”

德容道：“当然只有他们，可是你有什么证据指人？别给我找麻烦，我不愿被他们反咬一口！”

代勇没再说话，也未敢再动。

纪泽道：“贝勒，要是他们再向咱们要人……”

德容脸色一变，扬眉说道：“杀了，杀一个诬告京官的江湖亡命草民，

没什么大不了的。”

事实上，也只有这么说了，纪泽皱着眉，未再开口。

德容哼了一声，又道：“如今看来，这件事更不单纯了，我要赶快想办法，把这件事弄清楚，不然以后会很麻烦，纪泽，除了把这张一虎埋了之外，其他的事你不必过问，安心做你的九门提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走了，随时等我的消息好了！”

说着起身离座，领着五虎将行向厅外。

纪泽也知事态严重，未加挽留，亲率阿步多一直送到了九门提督府外，望着德容与五虎将上了马，才怀着沉重的心情，转身返回府内。

德容回到了贝勒府，即刻下令五虎将，要他们分头找寻朱汉民下落，他别的没交代，只要他们告诉朱汉民，如果可能，最好尽快离开北京。

代勇等五个，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各人一身轻装，在曙色中出了内城，分头寻找朱汉民去了。

京畿周围百里，何等之大，要在这城里城郊百里之内找一个人，那简直像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五个人连半个北京城都未能跑得下来，可是，在晌午时分，其中一个却舍了城区，奔上了万寿山，那是代勇。

万寿山又称景山，因明末崇祯皇帝在此吊死而得家喻户晓，此山在神武门北，距宫城不及百步之遥处。

那年头，视景山为大内之镇，相传其下储煤，以备不虞，故又俗称煤山，实则这座景山乃当年筑紫禁城掘护城河所积之土丘，周围二里，高仅数十丈，其后山广植树木，殿台阁榭，无一不备。

这座著名的景山，迎送数代之兴亡，崇祯缢死此山时，衣怀遗诏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也。”他在李闯之乱时上吊自绝，他吊死的地方，就在景山东麓的一株海棠树上，而就在这株海棠树旁，如今正垂手面东地卓立着一个人，那是个身穿白衣，身形颀长的人，因他面东对着山下，所以看不见他的面貌。

这个人，就这么静静地站在这儿，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蓦地里，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那是代勇到了东麓，但是，代勇的步履声，并未能惊动这个人。

代勇看到了他，却脸上立现喜容，身形突长，飞掠而至，带笑叫道：“朱爷，你找得我们几个好苦啊……”

那人倏然转身，好一张黄金色的脸，代勇一怔，住口不言，瞪大了一双巨目，讶异欲绝地直视着那个人。

那个人忽地笑了：“我道是谁，原来是五虎将之首到了，什么事？”

代勇！”

代勇呆了一呆，大喜，急步跨前，皱眉笑道：“朱爷，你这是干什么？”

## 第十四章 圣 驾

原来此人正是朱汉民，他不过是易了容而已，闻言耸肩笑道：“代勇，你知道，我是个叛逆，不这样不方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代勇咧嘴笑道：“我跟阿同五个都出来了，一大早便分头找您，白跑了一上午，最后还是我灵机一动，找上了丐帮北京分舵……”朱汉民点头笑道：“八成儿又是褚明快嘴，找我有什么事？”代勇嗫嚅了半天，才勉强笑了笑，道：“朱爷，贝勒爷说，要您事早一天离开北京……”

朱汉民双眉一扬，“哦”地一声，道：“就为了这件事么？”

代勇脸上带着强笑，点了点头。

朱汉民沉吟了一下，突然抬眼凝注，道：“代勇，你五个奉容叔之命，一大早便出来找我，而只为传达这句话？我以为必有内情，为什么？”代勇一惊，忙道：“没什么，朱爷，真的没什么，贝勒爷以前不也这么对您说过么，今天只是让我几个再来提醒您一声！”

显然，这位爷是不擅说谎的，那不安之情已在脸上显露无遗了。

朱汉民目光紧紧凝注，笑问：“真的么，代勇？咱们这种交情，可是掏心的？”

代勇简直没有勇气点头，可是不点又不行，最后只得硬起了头皮，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

朱汉民淡淡笑道：“代勇，我相信容叔，相信玉珠，自然也相信你，我知道，像你这么一个铁铮铮汉子……”

“爷，够了！”代勇大叫一声，红着脸跺脚说道：“我全告诉您，只求您别再让代勇难受！”

朱汉民微笑不语，代勇遂不再犹豫地把诸情说了一遍。

易过容，看不出朱汉民的表情与反应，但是可以清楚看出，他那两道比电还亮的目光不住地暴长，威棱慑人。

听完，朱汉民立刻恢复了常态，淡淡说道：“代勇，我知道了，为一个人，连累得容叔和纪大人，还累得你们连日奔波，我很不安，你回去告诉容叔一声，我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办完之后，我立刻就会走，还有，请容叔跟纪大人放心，他们奈何不了我的，懂么？”

代勇点了点头，巨目中的神色难以言喻，道：“朱爷，代勇懂，他们奈何不了您，便拿贝勒爷跟纪大人没办法，只是，朱爷，您临走之前，可否让代勇几个，私下里为您饯行？”

这句话，朴实无华，却感人至深，显然，彼此虽缘不过数面，可是彼此间已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至少在代勇那方面来说是这样的！固然，这是由于上一代的不凡交情引线助成，但一大半也是因为朱汉民本身武林第一，人中翘楚，侠风磊落，人品少见，让人敬佩，让人倾慕！

朱汉民禁不住大为感动，抓住了代勇的一只手，道：“代勇，好意心领，你知道，不为别的，因为那对你们对我都不方便，临走之前，我，也许会来辞行，也许不来，不过，他年有空，我总会再来看你们的，代勇，你五个好好地跟着容叔，他是永远需要你们的，懂么？还有玉珠，他这个人你了解的比我多，要特别照顾他，不然他会吃大亏的，许多日子来，彼此聚少离多，我未能给你们五个什么好处，这里有一样现成的东西，也许对你们五个的武学能有所帮助。”

说着，自怀中摸出一本黄绢封皮小册子，随手递了过去，代勇没说话，默默地双手接过，可是那双巨目之中，已隐约有了泪光，而且手也有点抖。

朱汉民笑着接道：“代勇，这本东西虽说不怎么紧要，可是千万收好，只许你五个看着学，别让第六人知道，包括玉珠在内，其实，以他的身份与需要，现下的所学该够了，学得再多也没有用的！”

代勇点头说道：“朱爷，您放心，代勇明白，这是……”

朱汉民道：“你听说过宇内三圣？这本东西是东郭先生所手著代勇脱口一声惊呼，满脸激动地道：“原来是他老人家的手著，朱爷，这种武林至宝代勇不敢……”

朱汉民摇头说道：“代勇，别这样，我既然拿出去了，难道你让我再收回来？有道是：‘宝剑赠英雄’，这是我一点心意，再说我也没有更合适的东西送给你们五个，这东西留在我这里，已失效用，上面所载，我早已滚瓜烂熟，倒不如找个合适的人送出去，时候不早了，别让容叔担心，也别让阿同他四个再到处乱跑了。”

蓦地里，他双目中冷芒一闪，接道：“代勇，有人来了，而且还不少，你走吧，我看看是谁？”

代勇呆了一呆，道：“那么，朱爷，您多保重，代勇走了！”

忽地翻身拜下去，恭恭敬敬地叩了一个头，朱汉民未料到他会有此一着，要待阻拦时，代勇已一拜而起。

适时，步履声已近，由山腰那一片树林拐角处，负手转出一个人来，那是青袍老者，年约六十岁，相貌英武，入鬓长眉下那双重瞳凤目之中，隐射逼人光采。不怒而威，令人不敢正视，一种雍容、不凡的气度，尤为慑人！

那青袍老者身后，丈余处，还跟随着四个步履稳健的黑衣老者，一望可知，这四个黑衣老者，俱都是内外双修的一流好手。

朱汉民一见那青袍老者，立刻意会到可能是谁，目中方现威棱，代勇已脸色大变，脱口一声惊呼：“天，怎么会是……”慌忙以手掩口，随又急急说道：“朱爷，我走了，您也快走吧，他是朱汉民淡淡地说道：“我知道他是谁，我要找的就是他，如今狭路相逢，不期而遇，倒省得我闯大内了。”

代勇身形猛地一颤，急道：“朱爷，您可千万不能，代勇这里给您跪下了！”

说着，他当真又要跪下，朱汉民伸手架住了他，道：“代勇，你这是……我不会拿他怎么样的，你不见他身后还跟着四个一等的侍卫？你快走吧！”

说罢，手腕微振，把代勇送出去了好几步。

适时，那青袍老者已经临近，一眼望见有人先他而在，似乎呆了一呆，停了步，一双诧异的目光投射过来。

他未说话，却有一声沉喝起自他的背后：“站住！”

敢情那四个黑衣老者以为代勇要走。

代勇闻声一震，他本来就没有要走的打算，如今乐得站在那儿不动，只见那青袍老者及时横臂拦住了身后欲待掠出的四名黑衣老者，迈动步履，负手走了过来。

近前，他先望了代勇一眼，开口相问：“你是……”

代勇连忙低下了头：“回您的话，我叫代勇，是德贝勒府中的护卫！”

那青袍老者笑了，点了点头，道：“原来是德容身边的人，不错，德容的眼光很好，他的人要比我的人强多了，嗯，好，你走你的吧！”他既然有

了话，随他同来的那四名黑衣老者也就没有再开口。代勇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却脚下未动，转望朱汉民。

朱汉民摆手笑道：“你走吧，我不会让大伙儿为难的。”代勇又迟疑了一下，这才转身飞驰而去。

代勇走后，青袍老者目光转向了朱汉民身子，仔细地打量了他两眼，笑问：“怎么，你不跟他一起走？”

朱汉民扬了扬眉，淡淡说道：“他走他的，我为什么要走？”那青袍老者不但未在意，反而笑了，摆了摆手，示意那四名脸上变了色的黑衣老者退后，然后才说道：“好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

朱汉民的回答，令人心惊：“知道，这地方既称景山又称煤山，是先皇帝归天之处。”

听了这句话，不但那四名黑衣老者脸色更变，便是那青袍老者也不禁微微沉容，但旋即他又恢复了平静，注目道：“先皇帝？”

朱汉民毅然点头说道：“不错，先皇帝！”

青袍老者皱了皱眉，道：“你是汉人？”

朱汉民道：“正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青袍老者眉锋皱得更深，道：“干什么的？”

朱汉民道：“有劳动问，江湖一介落拓书生。”

青袍老者“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位武林英豪，那难怪，我听说，武林中人，都有个很响亮的名号，你呢？”

朱汉民毫不犹豫，道：“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

此言入耳，那位青袍老者倒未如何，那四名黑衣老者却骇然震动，纷纷闪身，一起拦在青袍老者的身前。

青袍老者眉锋一皱，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那四名黑衣老者中为首的一名忙躬身说道：“禀大爷，这人就是和相下令捉拿的叛逆，他现在化了装？”

青袍老者呆了一呆，又“哦”了一声，道：“有这回事儿，怪不得他这么大胆，你们闪开，让我问问他！”

那四名黑衣老者迟疑未动，青袍老者双目一瞪，又道：“怎么，你们四个是饭桶？再说我也不比你们差呀！”

那四名黑衣老者只得退后，可是八目紧紧凝注朱汉民，各自暗暗凝足功力，严防不测。

青袍老者望了朱汉民一眼，道：“听说你还化了装！”

朱汉民冷然点头。

青袍老者道：“怕我看么？”

朱汉民没说话，伸手取下脸上人皮面具。

青袍老者双目一亮，道：“好俊的人品，可惜……”

眉锋一皱，接道：“你为什么被和垵指为叛逆下令捉拿？有原因么？”

朱汉民说道：“你该先问问和垵，我不知道，也许，就因为我刚才对你说的这些话，传到了他的耳里。”

青袍老者点了点头，道：“嗯，那是，你的胆子太大了，像你这样大胆的人，以前我也碰见过一个的，不过他还没在我面前说这种该杀头的话！”

朱汉民扬眉说道：“为什么该杀头？是你问我的，假如如此表明身份就该杀头，那天下到处都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青袍老者道：“话是不错，可是我对你们……”

倏地改口说道：“这事先不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朱汉民淡然道：“祭拜先皇帝在天之灵。”

青袍老者脸色一变，似乎动了怒：“你可知道这是禁地？”

“禁地？”朱汉民朗笑说道：“再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这莽莽神州本是我汉家基业，贵朝不过强取掠夺，暂时霸占，凭什么乱划禁地？”

青袍老者一时间脸变得很难看，怒叱说道：“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是谁？”

朱汉民淡淡说道：“你的胆子也不小，既知我是个叛逆，居然仍敢跟我对面谈话，至于你是准，跟我一样的是个人，只不过你运气好一些，侥幸坐上了龙椅。”

青袍老者冷笑说道：“我看得出，你有一身不凡的武学，可是我一身所学也自信不俗，再加上我还有四个一等一高手的侍卫，我不以为你能奈何得了我，再说我要是连这个胆都没有，我还当什么皇帝，不知者不罪，你不知道倒也罢了，既然知道，还敢对我这么狂妄大胆，我就不能饶你了，说，你跟贝勒德容身边那个人，是什么关系？”

朱汉民道：“我也知道你是个极顶自负的人，而且好大喜功，从你自命为十全老人这件事便可见一斑，我能不能奈何得了你，在口舌上争论，那没有用，别说他们四个，就是你大内侍卫都在这儿，我要怎么对付你，也没人能拦得住我，你要问我跟贝勒身边那个人是什么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只不过萍水相逢，缘仅一面，没有关系！”

“胡说！你敢欺瞒皇上！”为首那名黑衣老者突然冷叱一声，转向青袍老者躬下了身：“禀圣上，此人跟玉珠玉贝子是朋友，跟德贝勒也有来往！”

青袍老者“哦”了一声，望着朱汉民，道：“是么？没想到你还攀交了皇族亲贵！”

“你错了！”朱汉民冷冷说道：“我不妨明白告诉你，我认识德贝勒，那不是现在的事情，早在十年前我就认识他了！”

青袍老者道：“你如今才有多大岁数？”

朱汉民道：“难不成不许交自上一代！”

“上一代？”青袍老者扬了扬眉，有点惑然。

朱汉民道：“不错，上一代，我，你也许不认识，我提个人你不会不知道，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

青袍老者一怔，道：“莫非你说的上一代……”

朱汉民淡然说道：“不错，夏大侠便是家父。”

此言一出，四位黑衣老者霍然色变，不由自主地各自往后退了一步，人名树影，夏梦卿当年带伤驰援大内，独退布达拉宫众喇嘛，威震密宗高手，力挽大内之危，这四名御前带刀侍卫也亲眼看见过。

青袍老者则神情猛地一震，抬手指向朱汉民，圆瞪凤目，既惊又诧地叫道：“怎么，你，你，你是那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夏梦卿的儿子？”

显然，这位皇上也还记得，当年他曾透过傅小天，数度延揽夏梦卿，夏梦卿却就是拒不奉君，尤其那夜夏梦卿驰援大内，击退布达拉宫一众密宗高手之后，这位皇上更密令侍卫领班传旨，召夏梦卿密室会见，夏梦卿却又来了个掉头不顾而去，更是令他难堪。

朱汉民冷然点头，青袍老者眉锋一皱，自言自语地道：“怪不得你姓朱，

又叫汉民，也怪不得你这么大胆，原来你是他的儿子，看来大胆的全落在了你们家，而且都让我碰上了，当年我没能见着他，如今却无巧不巧地碰见了你，哈，这叫什么……”

眉锋忽又一皱，抬眼凝注朱汉民，惑然地道：“不对呀，夏梦卿的儿子，一直是跟着傅小天的，怎么……”

朱汉民淡然截口说道：“难道说，家父就只许有一个儿子么？”

青袍老者呆了一呆，道：“这么说来，你不是梅霞生的？”

朱汉民皱眉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梅霞是谁！”

青袍老者当了真，竟为朱汉民做了说明，道：“梅霞她原是你父亲的情人，后来怀着你父亲的骨血嫁了傅小天，难道你父亲没对你说起过？”

朱汉民扬了扬眉，摇头说道：“对当年事，家父语之甚详，唯独没有提及这个人！”

青袍老者忽地摇头一叹道：“看来你父亲对她仍不谅解，其实，你知道，那不能怪她，梅霞她端淑娴静，红颜绝代，本该是富贵中人，诰命一品都嫌委曲了她，唉，这都是当年事了，如今……”

摇摇头，住口不言。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如今如何？”

青袍老者神色有点黯然，摇了摇头，道：“如今提起来徒乱人意，不说也罢！”

朱汉民道：“我明白你心中的感触。”

青袍老者愕然说道：“你明白什么？”

朱汉民道：“还好傅夫人是嫁了傅威侯，要不然她早被要进宫了。”

青袍老者脸色一变，有点羞怒，喝叱说道：“胡说，这，这你是听谁说的？”

朱汉民道：“无须听谁说，难道你不承认？”

青袍老者须发皆动，身形一阵轻颤，点了点头，哑声说道：“我承认，但那不同，我对梅霞……唉，我说过，这都是当年事了，提起来徒乱人意，不说也罢，说了你也未必信，你也未必明白！”

朱汉民道：“你该说我也未必愿意听！”

青袍老者忽地笑了，笑得有点勉强，道：“那最好，我不愿意说，你不愿意听，干脆不谈……”

顿了顿，抬眼凝注，接问：“那个自命不凡的夏梦卿，他还在么？”

朱汉民道：“他老人家康健如昔，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青袍老者道：“我只不过是问问，不管他对我怎么样，我始终当他是朋友，其实我哪儿奈何得了他！”

朱汉民道：“我代家父感到荣宠，你很有自知之明！”

青袍老者装作不懂，沉吟了一下，道：“你知道，他欠我两样东西！”

朱汉民双眉一挑，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老人家收回了本属先朝的两样东西！”

青袍老者摊手说道：“看来我是自讨没趣，那两样东西也永远别想找回来了，能告诉我么，你来北京干什么？”

朱汉民淡淡说道：“我以为你不会明白！”

青袍老者点头说道：“对别人，我也许不明白，唯独对你这位夏梦卿的儿子，我却明白得很，可是我对你们很不错啊！”

朱汉民道：“那不在你，仇恨起于上代，其实就是在你，你对于汉人也并不见得比前面两个皇帝要好，乍看起来，你为人很宽厚，骨子里你实比前面几个皇帝更仇视汉人，这是你无法否认的事实，再说这仇恨，也不是仅仅一个好字所能除弭得了的，你可以看看，你们八旗子弟那些横行不法，欺压汉人的恶绩……”

青袍老者截口说道：“你要知道，那并不能全怪我，你们这些以汉族世胄，前明遗民自居的人，也该负一部分责任……”

朱汉民陡挑双眉，道：“负什么责任？匡复华夏，收回基业，那是应该的，也是天经地义的神圣任务，你要知道……”

青袍老者摆手说道：“你也要明白，何苦非刀兵相见，陷生民于涂炭不可，只要百姓们能安居乐业的平静过活，谁当皇帝不一样？”

朱汉民冷笑说道：“你很会说话，可是你休想以这话来打动我，别说你八旗子弟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欺压汉人，百姓们没有办法安居乐业，平静过活，就是可以安居乐业，平静过活，大汉民族之中，不乏能当皇上之人，也用不着让一个异族来统治，同时，这涉及‘忠孝节义’四个字，我举个例子你听听，大宋丞相文文山，他可以不死，也可保高官厚爵，为什么他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再看那个汉苏武……”

青袍老者脸色甚为难看地摆手说道：“够了，关于这些人，我知道的不比你少，你为什么不看吴三桂跟洪承畴，以及以前的年羹尧，如今的岳钟琪？”

朱汉民挑眉冷笑，晒然说道：“这两个变节小人，卖国奸贼，我耻于一谈，如果你一定要谈，那也无不可，他们的下场如何？”

青袍老者道：“他们个个受封王爵，尽极荣华富贵，至于以后被杀，那是他们想造反，想造反的，便是在旗满人也罪在难赦！”

朱汉民道：“什么叫造反，那是他们天良发现，恶梦复醒，知道已成千古罪人，想补过赎罪，以求心安！”

青袍老者仍做辩护，道：“那么，岳钟琪呢？”

朱汉民道：“他是个丧心病狂，寡廉鲜耻，无可救药的人，鄂王在天英灵有知，对他这位后世的子孙，不知会怎么想法，你们喜欢的就是这种人，当然不会杀他，谁又知道他日后如何？”

青袍老者怒声说道：“什么又叫丧心病狂，寡廉鲜耻？人各有志朱汉民冷然截口说道：“不错，人各有志，你明白这个你就该知道我大汉世胄，先朝遗民为什么一日大功不成，一日绝不甘休。”

青袍老者道：“我明白，那是你们姓朱的想夺回帝位！”

“你错了！”朱汉民哑然笑道：“姓朱的不会把这帝位看在眼内，成功不必在我，凡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谁能成功我保谁登帝位！”

青袍老者嘿嘿冷笑不语。

朱汉民道：“言尽于此，我奉劝你以后还是对汉人宽厚些，也多管束管束你们那八旗子弟，要不然你们满人他日会死无葬身之地。”

青袍老者脸色一变，但倏又敛态，淡淡说道：“这种话，我以前也听傅小天说过。”

朱汉民道：“傅威侯眼光远大，见识超人，令人敬佩！”

青袍老者翻了翻老眼，道：“听话意，你似乎很敬仰傅小天？”

“当然！”朱汉民毅然的点头说道：“其实又何止是我，你们朝廷，还

有天下武林，没人不敬仰傅威侯的为人，在朝他赤胆忠心，正气柱石，盖世虎将，在野，他更是位铁铮奇豪，顶天立地大丈夫。”

青袍老者神情一黯，须发抖动，微微点头，哑声说道：“是的，小天他确是那么一个人，是不可再得……”

朱汉民冷笑说道：“你也这么想么？”

青袍老者道：“正如你所说，敬仰他的，不只你一人！”

朱汉民目中暴射威棱，厉声说道：“那么，你为什么要杀他？”

青袍老者惨笑道：“我知道我错杀了他，可是懊悔已经太晚了！”

朱汉民咬牙切齿冷笑说道：“古来当皇帝的都会这一套，不等人头落了地，是绝不会明白的，既有今日之懊悔，你何必当初！”

青袍老者身形颤动，惨然苦笑不语。

朱汉民冷冷一笑，又道：“傅侯赤忠一生，对朝廷，他建过多少汗马功劳，对你，他流过多少的血汗，当年布达拉宫喇嘛勾结白衣大食人入侵，要不是傅侯统兵远赴藏边，数平叛乱，如今这皇帝宝座你还坐得成么，杀他已属大不该，你更不该忍心地斩杀了他的满门，纵傅侯有罪，但稚子何辜，何况傅侯忠心为国，清白无罪……”

青袍老者脸色煞白，连连摆手，顿声呼道：“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已经知道错了，也很懊悔，更悲痛，更歉疚，难道还不够么？你知道，这是我生平首次对臣子认错，一个皇上低头认错，那是很不容易的！”

朱汉民道：“难道你觉得委屈，错杀了一个忠臣良将，单在口头上认错就够了么！懊悔、悲痛、歉疚，那有什么用！”

青袍老者怒声说道：“那你要我怎么办？”

朱汉民热血沸腾，杀机陡生，厉声说道：“我要你一命抵数命！”

欺前一步，举起右掌。

青袍老者倒未动，而且颜色不变，可惊坏四名一等一高手的大内侍卫，慌忙一齐纵身挡在青袍老者身前，惊喝说道：“大胆叛逆，你想行刺皇上……”

朱汉民挑眉喝道：“为虎作伥的无耻匹夫，满虏鹰犬，滚！”

右掌猛地向外一翻，四名一等一高手的大内侍卫，同声闷哼，登，登，登，一连退出了好几步。

四名大内侍卫心胆欲裂，魂飞魄散，惊怒交集，厉喝声中，纷纷翻腕撩袍，“铮铮”龙吟，震耳慑心，四柄森寒光芒吞吐的软剑已分执手中，方要挺剑飞扑！

青袍老者突然一声沉喝：“退下！”

四名大内侍卫一震，其中一名回身低头：“稟万岁，万岁一身系万民……”

青袍老者冷然摆手，道：“这道理我比你明白，可是你们四个是他的对手么？个个酒囊饭袋，一旦有了事全派不上用场，闪开。圣天子百灵庇佑，他杀不了我！”

那怎么敢闪开？四名大内侍卫又惊又急，大为作难。青袍老者又一声沉喝：“不听我的话，就是违旨，我先要你们的脑袋！”

四名大内侍卫机伶一颤，同时低头道：“奴才等遵旨！”话落，分别往外横跨一步，仍然侍立青袍老者左右，剑尖外指，各自凝功，神情紧张，紧紧凝视朱汉民，双目一眨不眨。

朱汉民冷冷一笑，道：“没想到你竟能替他们着想，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忠心，圣天子百灵庇佑，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百灵庇佑，也看看我是否杀

得了你！”

再度缓缓举起了右掌。

青袍老者平静得出奇，而且把双手往后一背，既泰然又安详地看着朱汉民，毫无惧色。

那四名大内侍卫却禁不住往前跨了一步，举起软剑。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也不知是当真圣天子百灵庇佑，抑或是这位乾隆皇帝命不该绝。

蓦地里一声霹雳惊喝划空传来：“汉民住手！”

一条青影仓促飞掠而至。

朱汉民闻声一震，手上不觉一缓。

适时，青影飞落当场，拦在青袍老者与朱汉民之间，是贝勒德容，他双手空空，一袭青衫，先向青袍老者躬下了身：“德容护驾来迟，您恕罪！”

青袍老者展颜而笑，一摆手，道：“没什么，别那么大惊小怪！”德容站直身躯，霍然回顾，两道目光，直逼朱汉民：“汉民，你要干什么？”

朱汉民吸了一口气，强忍胸中怒火杀机，缓缓垂下右掌，微欠身形，淡然发话，道：“容叔，侄儿正在问他为什么杀傅侯！”

德容心中微宽，道：“容叔不是告诉你了么？那是和珅进的谗，怪不得皇上！”

朱汉民道：“容叔，这个侄儿知道，可是旨是他下的！”

德容说道：“我身为入臣，不敢批评皇上，可是如果你要这么做，就完全毁了傅侯一生忠名了。”

朱汉民突然一阵激动，道：“容叔，难道说傅侯屈死，就罢了不成？”

德容道：“俗语说：冤有头，债有主。你该找和珅，不该找皇上！”

朱汉民道：“那么，容叔、撇开这件事不谈，为公，侄儿该找谁？”

德容脸色一变，道：“你要谈这个，容叔就不便说什么了，也不便拦你，那么，你先跟容叔放手一搏，或者先杀了容叔！”

朱汉民神情一震，忙欠身说道：“容叔，侄儿不敢……”

德容截口道：“那么，汉民，就此下山去吧！”

朱汉民扬眉说道：“容叔，您是拦定了侄儿？”

德容毅然点头：“不错，容叔但有三寸气在，绝不能让你动皇上分毫，休说是我，便是你怡姨跟傅侯，他们也绝不会让你这么做！”

朱汉民身形暴颤，一声：“容叔，您要原谅侄儿……”缓缓举起右掌。

德容安详地道：“汉民，下手吧，容叔不会怪你的！”

朱汉民右掌抬至腰际，四名大内侍卫又向前跨了一步。

突然间，一丝鲜血由朱汉民唇角渗出，他悲惨一笑，无力地垂下右掌，声音嘶哑地道：“容叔，您请让开，让侄儿问他几句话总可以吧！”

德容毫不犹豫，身形横跨一步，让了开去。

朱汉民神情微怔，道：“容叔，谢谢您相信侄儿！”

德容道：“汉民，那因为你是你爹的儿子！”

这一句话包含的太多了，朱汉民不觉热血上涌，激动地道：“容叔，侄儿再谢谢您……”

转注乾隆，立刻挑起双眉，道：“我要你先答应我一件事，立刻下旨，晓谕天下，为傅侯洗刷清白追免他那莫须有的冤屈罪名！”

乾隆老脸抽搐了一下，道：“我可以答应你，但我要说明，那不是出于

你的威迫，是我自愿的，我对小天歉疚良深，早有这个打算！”

朱汉民道：“只要你答应，我不计较那么多，还有，移葬傅侯伉俪英骸忠骨，以王礼追祭之，你可也能答应？”

乾隆道：“我既然答应赦免他，自然要改葬他夫妇！”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最后再答我一问，江南七处反清复明秘密基地，可是你暗中派人前去挑毁的？”

乾隆呆了一呆，道：“我不知道江南有什么反清复明的秘密基地。”

朱汉民冷笑一声，道：“大丈夫敢作敢当，你贵为一国之君……”

“对了！”乾隆道：“我是个皇上，皇上做事，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怕什么？又怕谁？”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这么说来，当真不是你派人干的了？”

乾隆摇头说道：“不是，不过，如今我既然知道了有这种事，以后再有这种叛逆的组织，我定要派人剿灭的。”

朱汉民冷笑一声，道：“那是以后了，只要以前不是你就行了！”

话落，移注乾隆身侧德容，刚要接话。

德容突然神情一震，转望上山路，道：“汉民，你看看是谁来了？”

朱汉民闻言回顾，不由也自一震，上山路上，如飞奔上一位须发俱霜，精神矍铄的老武官，健步如飞，毫无龙钟老态，只是脸色惊惶，神情失常，那赫然是九门提督纪泽！

显然，这又是代勇做的好事，他是唯恐一个德容挡不住朱汉民，又搬来了这位纪泽大人。

纪泽飞步奔至，十步外爬伏在地：“臣职司九门提督，救驾来迟，死罪，死罪！”

乾隆脸上有了笑容，摆手说道：“起来，起来，没事儿了，有一个德容已抵得所有大内侍卫，不过是一场虚惊，别大惊小怪。起来，起来！”

纪泽叩头谢恩，低着头站了起来。

乾隆望了望纪泽，又望了望德容，含笑点头，道：“你两个都不错，都能在这个时候跑来护我，可笑那些个王公大臣如今犹不知道都在哪儿呢？”

他说他的，朱汉民突然向着纪泽砰然一声跪了下去：“纪大人，汉民这儿给您叩头了！”

这一下弄得乾隆一怔，德容却白了脸。

纪泽更是慌了手脚，忙闪身躲避，道：“小……这位，这位，这……干什么，快快请起！”

朱汉民恭恭敬敬地叩了一个头，这才站起了身，泪如泉涌，霍然转过身去，低下了头。

乾隆双眉一扬，目注纪泽。

纪泽机伶一颤，低下头去，德容忙道：“老爷子，您请回驾吧！”

乾隆向德容摆了摆手，目光不离纪泽，突然说道：“纪泽，你带了多少禁卫军？”

纪泽一怔，立即答道：“启禀万岁，臣只一人。”

乾隆笑了，道：“凭你一个人就来救我么？”

纪泽一时无词以对，嗫嚅说道：“这个，这个……”

德容忙道：“老爷子，纪泽也有一身不俗武学，德容不也一个人么？”

乾隆回顾德容，淡淡笑道：“谁要你多嘴，你不同，你认识他，跟他两

代的交情也不错，难不成纪泽也认识他，跟他两代的交情也不错么？”

德容神情微震，呆了一呆，道：“老爷子，事实上，当年夏梦卿乾隆摆手说道：“别跟我说当年，我要问你如今，为什么他见了你欠身不跪，见了纪泽却跪下叩了头，而且哭了。丈夫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像他这种人是轻易不会掉泪，更轻易不会拜人的，尤其对咱们！”

德容也一连好几个“这个”，答不上话来。

乾隆笑了笑，又道：“德容，你告诉我，夏梦卿有几个儿子？”

德容一震急答道：“老爷子，夏梦卿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梅霞所生，一个是聂小倩姑娘所生，梅霞所生的那个，已经……”

乾隆截口说道：“自当年至今，你跟夏梦卿一直有联络么？”

德容未暇深思，脱口说道：“没有，多年没联络了！”

乾隆笑了：“那么，你怎知道那个聂小倩替他生了个儿子？”

德容大惊，急中生智，忙一指朱汉民，道：“老爷子，是他亲口说的。”

“是么？”乾隆笑了笑，道：“为什么他长的一半像夏梦卿，一半又像梅霞？”

德容简直心惊胆战，强笑说道：“老爷子，您这是……”乾隆摆手笑道：“德容，我待你兄妹不薄，你总不会欺我吧？”德容道：“老爷子，那怎么会，德容也不敢！”

乾隆点头笑道：“好，不会就好，德容，我记得当年小天夫妇问斩的时候，你妹妹德怡曾出京去一趟，一去旬月，那是干什么去了？”

德容道：“是德容让她出去散散心的，也怕她见……您知道，她跟小天梅霞的感情，犹甚于德容的，所以……”

乾隆道：“嗯，希望你没有骗我！”

德容道：“德容说过，不会，也不敢！”

乾隆笑了笑，转注纪泽，突然说道：“纪泽，你认识他么？”

纪泽一震，却只好硬起头皮道：“当年也认识夏梦卿！”

乾隆道：“他给你叩的这个头，算是什么意思？”

纪泽不敢抬头，道：“那该是他认为臣是他父挚，一别多年，第一次见面……”

乾隆道：“你刚才称呼他小什么？”

纪泽一惊，忙道：“臣本欲称呼他少年人，一时情急吐字不清！”

乾隆笑了，点了点头，道：“你跟德容都很会说话，假如德怡在此，恐怕她比你两个更说得天衣无缝，无纵可击……”

德容脸色一变，纪泽一颗皓首垂得更低。

乾隆话锋微顿，突作此问：“纪泽，听说你原有一子一女？”

纪泽点头说道：“正是，微臣那一子一女已在多年前夭折了！”

乾隆点头说道：“老来无子是人生大不幸，将来何人送终？纪泽，你那一子一女，是怎么夭折的？告诉我！”

纪泽道：“臣那一子一女都是病死的。”

乾隆道：“我听说龙子和曾带着人跑到你那九门提督府挖墓开棺验骨，有这一回事么？”敢情他知道了。

纪泽忙道：“有这回事，当时德贝勒也在座！”

乾隆点头笑道：“他是该在座，德容，对么？”

德容心惊肉跳，避开正面，强笑问道：“老爷子，您是怎么知道的？”

乾隆笑了，有点得意地说道：“你们有什么事瞒得了我。”

德容道：“那么您就该知道，那确是纪泽的子女……”

乾隆望着他笑道：“没人说不是，你紧张什么……”

德容一惊住口，乾隆却一笑又道：“江湖人的手法，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可笑那三个蠢才至今犹蒙在鼓里，反被人倒打一钉耙沉吟了一下，接道：“德容，看在我对小天夫妇负疚的份上，不管小天夫妇那一子一女或存或殁，我打算赦免他们，你看如何？”

朱汉民静听至此，猛然转过了身。

德容大喜，强忍激动，道：“老爷子，您自定夺，德容不敢多嘴！”

“好机灵！”乾隆笑道：“没想到你竟敢跟纪泽一鼻孔出气骗我这句话，若是出自平常人之口，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出自皇上之口，那份量就完全的不同了。

德容大惊失色，纪泽便要跪下。

乾隆已然一笑又道：“不管你敢不敢多嘴，我回去立刻下旨赦免他们，那些个欺君罔上之人，我也一概不加追究，你两个还不谢恩！”

这就全点明了，德容与纪泽几疑置身梦中，呆了一呆，连忙倒身拜下，德容颤声说道：“老爷子，您……”余话没能说出口。

纪泽更是激动感戴，涕泣泗流。

乾隆目光一扫两人，笑容微敛，道：“德容、纪泽，你两个若论起罪来，那绝不轻，姑念你两个救驾有功，和小天份上，我免究一次，倘有下次，绝不轻饶，起来吧！”

二人再谢恩，这才站了起来。

乾隆望了望德容，又笑道：“德容，别的我不说了，从今天起，别把我这个皇上当作糊涂人就行，懂么，贝勒？”

德容感激佩服之余，赧笑不语。

乾隆转注朱汉民，道：“忆卿，小的时候我抱过你，如今你长大了，却要杀我，这委实使我感慨万千，我不敢要你跟德容纪泽一样叩头谢恩，至少你该对我有所表示！”

朱汉民挑眉说道：“你是个聪明人，令我佩服，可是你既然是个聪明人，你就应该知道，那无补于彼此的立场冲突，那最多只能略消你错杀我义父我亲娘的仇恨，错过了今日，一有机会，我仍是要杀你的。”

乾隆脸色微变，摇头说道：“你简直是以怨报德了，那正好，我也只能赦免小天跟梅霞的儿子傅忆卿，而不能赦免阴谋造反的叛逆朱汉民，错过今日，我也要派人抓你。”

朱汉民道：“那最好不过，这样你我谁也不欠谁的。”

乾隆对朱汉民，似乎尽了最大的容忍，跟当年对神力威侯傅小天，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朱汉民说到这儿，乾隆有意避开他转向了纪泽：“纪泽，亲生骨肉，十指连心，天下父母心个个是一样，牺牲自己爱儿爱女，忍割肉挖心之痛，以己子代人子，义气可嘉，对你，我当有奖赐，对你那一子一女，我也不能让他们委曲九泉，我也会有所安排，现在你告诉我，小霞如今何在？”

纪泽悲从中来，感激零涕，爬地谢恩，老泪纵横，久久不能自制，听到了最后一句时，他刚抬起皓首。

朱汉民突然冷冷说道：“我可以告诉你，小霞死了，是间接死在你手。”

德容与纪泽大惊，乾隆也呆了一呆，道：“这，这话怎么说？”

朱汉民冷冷一笑说道：“你可还记得那年你暗中征选民女之事？”

乾隆老脸一红，硬起头皮点了点头，道：“不错，有这回事，你怎么知道？”

朱汉民没理他，冷冷说道：“你可还记得你选中了一名，后来因为被皇后知道，而被迫赐给了你那位胞兄和亲王的经过了？”

乾隆诡异地点头说道：“记得，难不成那就是……”

朱汉民冷然说道：“不错，那就是小霞！”

乾隆神情猛震，“哦”地一声，立刻呆住，良久方见他老脸抽搐地喃喃说道：“怪不得，怪不得，怪不得她那么像梅霞，怪不得她超凡脱俗，原来她就是小霞。”

继之神情一黯，接道：“不错，小霞是死了，是殉了和亲王的葬，当时我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唉，还好是被皇后知道了，逼着我把小霞赐给了和亲王，要不然……”

羞愧摇头，苦笑不语。德容双目涌泪，身形剧颤，纪泽老脸灰白，摇摇欲倒。

朱汉民上前一把扶住纪泽，盯视乾隆，冷冷说道：“你想知道当时是怎么被皇后知道的么？”

乾隆呆了一呆，道：“怎么被皇后知道的，你说？”

朱汉民遂把德怡与乃妹小霞的话说了一遍。

听毕，乾隆变色说道：“竟有这种事，我不信！”

朱汉民没答他，冷笑一声，径又问道：“你还想知道小霞怎么被殉葬的么？”

乾隆急道：“为什么缘故？你说！”

朱汉民冷笑说道：“你该去问问你那宠臣和嫔，是他那位如夫人指小霞克死你那胞兄，所以才被和亲王福晋硬逼着殉了葬的。”乾隆诧声说道：“和嫔跟小霞无仇无怨，他怎么会……”朱汉民冷哼说道：“小霞不除，他所安置的民女怎能邀宠变成唐妃？你该明白了吧？”

乾隆默然不语，但旋即他怒气冲冲地道：“好个大胆的东西，回去我非找他进宫问个清楚不可。”

朱汉民冷冷说道：“人已经死了，再问又有什么用？”

乾隆怒声说道：“假如确有其事，我……”

我怎么样，他没有说，一跺脚，转身而去。

四名侍卫长剑归鞘，急忙跟上护驾。

德容与纪泽身为人臣，自该护驾同去，两个人来不及跟朱汉民多说话，纪泽老眼含泪，只匆匆说了一句：“小侯爷保重，明天我跟静娴再来看你。”

朱汉民刚要答话，纪泽已跟在德容之后匆匆离去。

他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转眼间，这高高的煤山之上，就剩下他一个人，望着乾隆、德容与纪泽等渐去渐远的身影，他脸上倏地浮现一片难以言喻的神色，缓缓转过身子。

刚转过身，一眼瞥见在侧山下一条人影飞奔而至，他目力如神，立刻看出那是那年轻叫化闪电飘风褚明。

心知褚明是来找他的，也心知褚明必然有大事，要不然褚明不会擅闯这满清朝廷的禁地。

他当即提气传讯：“褚明，我在这儿！”

山下褚明闻声顿身抬头，但旋即身形如脱弩之矢，比适才更疾地掠上了登山路，转眼冲上峰来。

朱汉民举步迎了上去：“褚明，找我？”

褚明一翻眼，道：“不是找你阁下，我干什么往这儿跑？”朱汉民笑了笑，道：“什么事这般匆忙？”

褚明道：“送信传谕，要你赶快回去。”

朱汉民道：“褚明，到底什么事，可否先说说？”

褚明道：“你认识个叫乐兆熊的人？”

朱汉民闻言一震，道：“他是我江南各处秘密基地的巡察，怎么？”褚明道：“他来了北京，刚到，是来找你的，有急要大事禀报！”朱汉民忙道：“可曾听他说，什么急要大事？”

褚明道：“急要大事他会轻易出口？不见着你他是不会轻易说的！快走吧！”

朱汉民双眉一挑，道了声：“褚明，走！”

与褚明双双腾身而起，闪电般掠下煤山。

归途中，褚明问道：“那位五虎将之首，找到了你么？”朱汉民点头说道：“找到了，另外我还在山上碰见个人……”褚明问道：“谁？”

朱汉民道：“你猜猜！”

褚明眨眨眼，笑道：“是那位美艳刁蛮的小郡主德兰珠？”显然，兰珠的这趟离家，是神不知，鬼不觉，够秘密的，就连眼线遍布的丐帮北京分舵都被蒙在鼓里。

朱汉民脸一红，道：“你不会往好处猜猜？”

“老天爷！”褚明叫道：“这不是好处是什么？这要是坏处，我褚明情愿往这坏处钻，别让我绞脑汁了，你说吧！”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我给你一点暗示，他住在北京城里！”褚明道：“你倒不如说他住在地上，北京城可大得很呢！”朱汉民道：“他住在北京城那小圈圈里……”

褚明截口说道：“这我知道，内城！”

朱汉民道：“内城之中还有个黄圈圈。”

褚明不假思索，道：“紫禁城？”一惊，瞪大了眼：“天，你莫非碰上了弘历？”

朱汉民笑道：“一点就透，颖悟不差，正是他。”

褚明急道：“如今那弘历呢？”

朱汉民道：“带着四名鹰犬，安安稳稳地回宫去了！”

褚明惊诧说道：“别把我当三岁孩童，我不信！”

朱汉民淡淡笑道：“那我不敢，事实上，的确如此！”

褚明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惊诧不绝地道：“那怎么会？难道你没有……”

朱汉民摇头说道：“我哪会放弃这个机会？只是，那可恶的代勇误了我……”

褚明道：“他拦得住你？我不信……”

朱汉民道：“他拦不住我，可是他搬来了德贝勒和纪大人！”

褚明“哦”地一声，默然不语。

朱汉民摇了摇头，淡笑道：“其实，我要杀他，不必如今，我随时可以闯进大内，只不过适才容易些，省事些罢了！”

褚明道：“所以你就送了人情？”

朱汉民摇头说道：“那不是送人情，我欠他二位的实在太多，当时的情形，我要是杀弘历，就非先杀德贝勒不可，你说我能么！只好忍痛放弃这次机会，反正以后机会随时都有。”

褚明沉吟了一下，忽地惊声说道：“哎哟，阁下，弘历那个人不是个糊涂蛋，这一来，怕不被他发现了你阁下的真正身份！”

“错了，褚明！”朱汉民道：“那只能说是我第二身份，而不能说是我的真正身份，我的真正身份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话锋微顿，点头说道：“不错，你料对了，他不是个糊涂人，他发觉了……”

接着遂把适才情形概略地说了一遍。

听毕，褚明久久不能作一言，半晌始似犹难置信地摇头说道：“想不到，想不到，这简直是令我做梦也想不到，弘历他竟会这么做，这么个宽怀大度……”

朱汉民冷笑道：“他对我义父负疚，并深感懊悔，那倒有可能，因为他失掉了擎天柱一根，正如他所说，再想找那么一位柱石股肱，永远也不可能了，可是要说他宽宏大度，却未必尽然！”

褚明呆了一呆，道：“怎么说？”

朱汉民道：“目下正值用人之期，他已失掉了傅威侯，岂能再因我朱家事降罪德贝勒与纪大人这两位能臣良将，他赦免了他二位，那是故示恩惠，使他二位感激涕零，更为忠心，更加脑浆涂地，不避不辞以报，这是怀柔政策，也是他拉拢大臣的一套手法；至于他赦免我跟小霞，则更是顺水人情，因为，他等于只赦免了一个不谙武学，而且是他满旗人之后的小霞，当年的忆卿，如今已是先朝宗室，玉箫神剑闪电手之后的朱汉民了，你想想看，对不对？”

褚明愣了半天，突然击掌说道：“一语点醒梦中人，对，正是这么回事，乖乖，我还没有想到弘历竟这么富于心智，从今天起，我该对他重新估价了，阁下，还是你行！”

朱汉民淡笑说道：“古来每一个皇帝都不简单，不然他当不上皇帝！”

褚明点了点头，忽地笑道：“哈，这一来和堦那老贼只怕要吃不兜着走了！”

朱汉民摇头说道：“我不敢苟同，我以为和堦安如磐石，丝毫不致失宠，仍然是弘历面前的大红人的，弘历绝舍不得动他！”

褚明道：“何以见得？”

朱汉民道：“你糊涂，欺君罔上，罪名何等之大？他能赦免德贝勒与纪大人，又怎会因些微小事而动他的宠巨和坤？”

褚明道：“你不是说，他挺生气的么？”

朱汉民道：“生气那是一回事，当皇帝的都有一套与生俱来的演戏本领，他不得不装给德贝勒跟纪大人看看，便即他是真气，他见了和堦之后，和堦不用三句话，保管他气消怒散，说不定更会反过来嘉奖和堦一番，你刚才没听我说么？他对和堦，连个‘要脑袋’的话都不肯说出口？”

褚明点头说道：“阁下，由来你行，其实，他不动和堦那是最好不过，

站在咱们的立场，和垵是越红越好。咱们巴不得他弄权误国，败坏朝政，弄得个朝野腾怨，才能省去咱们不少手脚。”

朱汉民笑道：“阁下，你也不差，这不就是了么。”

说话间，丐帮北京分舵已然在望，分舵门口，早有人入内通报，朱汉民与褚明刚近分舵，分舵内便迎出了火眼狻猊郝元甲，与一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满面于思，一身风尘的黑衣大汉。

朱汉民与褚明一到，那黑衣大汉立即抢前一步向着朱汉民恭谨地拜了下去，口中说道：“属下乐兆熊见过总盟主！”

朱汉民连忙伸手相扶，道：“乐巡察，彼此均在客中，不必行此大礼！”

乐兆熊随着搀扶之势站了起来。

朱汉民道：“乐巡察一路辛苦！”

乐兆熊豪情毕露，忠义感人地道：“多谢总盟主关怀，属下等为复兴大业，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何在乎些微风霜之苦？”

朱汉民目射感佩，道：“乐巡察何时到的？”

乐兆熊道：“回总盟主，属下刚到，属下牢记盟主临行之吩咐，故此一到北京便直上丐帮北京分舵打听总盟主行踪！”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好，有话咱们进去说！”

说罢，拉着乐兆熊与郝元甲并肩行进分舵。

坐定，朱汉民问道：“乐巡察，我知道，江南要没有什么大事，七位盟主是不会轻易派人找我的，是什么事，现在说吧？”

乐兆熊恭谨应了一声：“属下遵命！”

接着说道：“禀总盟主，总护法日前接获七位盟主告急传书，说江南七省近日发现不明敌踪，到处骚扰各大门派及七盟，并胁迫各大门派及七盟加盟一个号称‘灭清教’的组织……”

朱汉民起先听得神情震动，继之“哦”地一声笑道：“教称‘灭清’，当属同仇，何用胁迫？既是同仇人，谁加盟谁，都一样，那该不是什么严重事……”

乐兆熊忙道：“总盟主有所不知，各大门派掌教及七位盟主本也做如是想法，可是这灭清教不但要各大门派及七盟加盟灭清教，而且要各大门派及各帮会取消自己原有的称号。”

朱汉民道：“既然要加盟他灭清教，我以为那也未尝不可！”

乐兆熊摇头苦笑，道：“总盟主，属下还有下情禀报！”

朱汉民道：“乐巡察请说！”

乐兆熊应了一声，说道：“取消原有称号虽属过份，未尝不可迁就，但那灭清教却又声言，除了他灭清教之外，不许再有任何一个其他组织进行反清复明的匡复义举，否则就是与他作对。”

朱汉民皱眉说道：“这未免太霸道了些，不过，如果都加盟了他灭清教，合众为一，当不会再有第二个反清复明组织了。”

乐兆熊道：“只是，它那胁迫凌人的手法，令人难以忍受，它先杀了各大门派几名三代弟子，并伤了七盟几位坛主，然后声称，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若不加盟他灭清教，三月之内将血洗诸大门派，瓦解七盟，总盟主请想，对于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哪有施展这种手段的！”

朱汉民微微色变，挑眉说道：“手段是太蛮横了，共襄义举，必须各方诚悦结合，倘若出于暴力强迫，那就有违同心合力之旨，他日后果也甚为堪

忧……乐巡察，那么各大门派掌教及七位盟主之意如何呢？”

乐兆熊道：“既有‘日月盟’在先，总盟主又为武林第一，孚于众望，各门派掌教及七位盟主不愿加盟灭清教……”

朱汉民皱眉说道：“那彼此之间就难免动干戈相向了！”

乐兆熊道：“所以总护法命属下兼程赶来请示！”

朱汉民沉吟说道：“可知道灭清教教主是谁？”

乐兆熊摇头说道：“不知道，那灭清教教主始终未见露过面！”

朱汉民道：“他们的教徒都是些什么人？”

乐兆熊又摇了摇头，道：“那在各门派行凶的灭清教徒，个个黑衣蒙面，自称灭清教教主座下廿四煞，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朱汉民眉锋又复一皱，道：“他们也知道七盟——”

乐兆熊道：“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一到了七盟便点破了七盟的秘密，并且知道总盟主的名号。”

朱汉民脸色一变，道：“这灭清教又是什么来路，怎会……”

郝元甲突然插口说道：“少侠，会不会也是那千毒门余孽邬飞燕“不会吧！”朱汉民摇头说道：“那邬飞燕自称修罗一后，她那一党该以修罗为名！”

郝元甲道：“那么，会不会就是年前挑毁七盟的那班东西？”

朱汉民注目道：“何以见得？”

郝元甲道：“少侠怎糊涂一时，别人谁知道七盟的秘密！更不会知道少侠这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是总盟主！”

朱汉民点头道：“多谢前辈提醒，那就有可能了，倘若是他们，则不但休提加盟，以他们的那种行径，我便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坏我大事，我还没有找他们，他们竟又找到我头上来了。”

转注乐兆熊，道：“乐巡察，在北京还有他事？”

乐兆熊道：“属下专为禀报此事而来，总盟主吩咐！”

朱汉民道：“乐巡察来的时候是步行还是骑马？”

乐兆熊道：“回总盟主，属下是步行而来。”

朱汉民道：“步行劳累，太以辛苦，回去时无须如此，沿途换乘快马，即刻启程南返，就说我随后即归，在我返回之前，总护法全权处理一切，拿着这个，以备路上之用，去吧！”

说完，探怀取出一颗明珠递了过去。

乐兆熊应声站起，出手接过明珠，恭恭敬敬施了一礼，转身大步出门而去。

身为地主的郝元甲没有送，但在望着乐兆熊出门之后，他义形于色地突然昂首说道：“为匡复盛举，丐帮怎敢不稍尽绵薄，褚明！”

褚明一跃而出，躬身说道：“师父，弟子在！”

郝元甲“咄”地一声，瞪眼说道：“少嬉皮笑脸，速即传书沿途各分舵，全力护卫乐巡察安全，倘有不周，总舵里说话，快去！”

朱汉民方待阻拦，褚明已然一溜烟跑没了影儿。

朱汉民望着郝元甲皱起眉头，刚一声：“前辈……”

郝元甲正色说道：“匡复神州，人人有责，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也个个义不容辞，怎么，少侠不让丐帮参与盛举？”

朱汉民暗暗一叹，道：“晚辈不敢，仅此致谢了。”说着举手一揖。

郝元甲慌忙避席说道：“少侠，这是义务，郝元甲不敢当少侠一个谢字，

倘若尽义务便要谢，那我们这些人对少侠该怎么办，少侠如真要谢，那么别找郝元甲，上总舵找苍五老去！”朱汉民摇头笑道：“我不敢，他老人家会打扁了我！”郝元甲也不禁失笑。

相对笑了一阵，朱汉民敛去笑容，道：“前辈，事急燃眉，晚辈不坐了，得赶紧把褚事禀明家母，我准备明天一早启程，在这儿先告个辞，恕晚辈不再来辞行了，倘有便，德郡主等几位处，请代为致意了！”说着拱手一礼，转身出门。

郝元甲急步跟上，有点依依：“少侠何时再到北京来？”朱汉民道：“难说，不过，咱们的最终目的是在此，晚辈随时都会来的，只要再来，当必先来拜望前辈！”

郝元甲道：“少侠说得是，郝元甲率分舵弟子待命而动，一旦举事，务请少侠莫忘一纸相告，千万，千万！”

朱汉民道：“前辈放心，那是当然，届时自要借重贵帮。”言毕再拱手，身形腾起，飞射而逝。

## 第十五章 芳魂一缕牵红线

在顺天府学之邻，远在安定门大街东桩，有一座育贤坊大牌楼，胡同东口有“忠烈祠”匾额。

入小门，有文丞相祠，即大宋丞相文天祥祠。

何以在此偏狭之处设祠？

志载此处即明代之柴市，为文丞相授命之地。

明永乐六年，北京按察副史刘嵩授命建祠。

进口处，有“万古纲常”匾额，两旁有楹联云：

“敌国仰威名，一片丹忱昭史册；

法天留策对，千秋正气壮山河。”

神座之右联云：

“正气常存，俎长至今尊帝皇；

孤忠立极，神灵宜近按羹宫。”

为丞相十八世孙文桂所书。其后另一联云：

“南宋状元宰相；

两江孝子忠臣。”

可谓恰到好处。

文祠的东西壁，有历代名人联诗甚多，左右共有五个题壁石刻，神座前有遗像碑，上刻衣带铭：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真是千秋至言，永垂万世。

他的名著“正气歌”全文书于屏风之一，笔势飞舞，潇洒明快兼而有之。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戊申，有左都御史李邦中曾缢死祠中，以行尸谏，清代赐谥忠肃公，文丞之感于人，有如是者！

在这文丞相祠后，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落中有花有树，只有两间破旧而简陋的瓦房。

一间，住着个长年洒扫文祠的老头子，另一间，是柴房，而如今，里面没有柴了。

孤单单的一张木床前，正对坐着两个人，是聂小倩与朱汉民母子俩，想必，朱汉民已把一天来的所遇经过，都禀报了聂小倩，如今聂小倩是神色凝重，正在低头沉思。

过了一会，她缓缓抬起了乌云粉首，道：“民儿，你说弘历并不知道大内侍卫捉拿叛逆事？”

朱汉民点头应道：“是的，娘！”

聂小倩道：“民儿，你该看得出他说的是真是假？”

朱汉民道：“娘，孩儿看得出，那是真不假，而且，他身为皇帝，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聂小倩皱眉说道：“那就怪了，弘历既然不知道，那该是和珅一手搞的鬼了，可是，和珅他又为什么……”

朱汉民道：“娘，和珅兼领步军统领，是捍卫京畿的首席武官，捉拿所谓叛逆，是他的职责，这么说是否说得通？”

聂小倩点头说道：“这么说，自然是说得通，不过，他府中不乏一流高

手的死士，为什么要借调大内侍卫，似乎有点想把事情推向大内，怕人知道是出于他的主意，这又为什么？”

朱汉民道：“孩儿曾帮玉珠打过他那儿子和天仇的两名护卫，会不会他为避假公济私之嫌，所以……”

聂小倩摇头说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便是假公济私，也不必怕人闲话！”

朱汉民苦笑说道：“那孩儿就想不通了！”

聂小倩想了想，道：“这件事先不必去管它，反正咱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北京了，民儿，你说弘历也不知道七盟被挑毁事？”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娘，他说得好，他身为皇上，无论大小事，没有他不敢承认的，这话应属可信。”

聂小倩点头说道：“话是不错，那么我就要怀疑到邬飞燕头上了！”

朱汉民道：“娘，根据乐兆熊的禀报，再加上郝舵主的一番说法，当日挑毁那七盟的，似乎是灭清教而不是邬飞燕！”

聂小倩道：“何以见得灭清教那班人不就是邬飞燕那班人？”

朱汉民道：“娘，您没听那邬飞燕自称修罗一后么？”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嗯，有道理，先有了千毒门余孽邬飞燕这股人，如今又跑出个什么灭清教的来，自当年至今，这匡复大业就没有顺利过，看来，满虏好对付，倒是身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的自己人难相与！”

朱汉民陡挑双眉，道：“娘，任何人不足以影响爹交付孩儿的神圣使命的。”

聂小倩点头说道：“民儿，娘明白你的意思，只是娘要告诉你，力量，合则强大，分则薄弱，哀莫大于同室操戈，自起内哄，让满虏坐收渔翁之利，那该是弘历求之不得的事，民儿，别把这件事看得太单纯了，褚明的话不错，对弘历这个人，咱们该重新估量一下才对！”

朱汉民忙敛威态，恭谨说道：“是，娘，那么娘的意思……”

聂小倩道：“邬飞燕此女生性狠毒，居心叵测，由她必欲置咱们于死地而后甘，而不能因公仇而暂弃私怨的心胸看，对她，是不必再提，也不必再存什么希望了，跟她之间的干戈，已在所难免，只好放手一搏了，但对这个灭清教，娘倒是要劝劝你，为大局着想，倘能共图大事，咱们不妨迁就些！”

朱汉民恭谨受教，道：“是的，娘，孩儿遵命，敬领教诲！”

聂小倩脸上浮现一丝安慰笑容，道：“民儿，此番咱们回到江南之后，你第一步该先设法跟灭清教的首脑人物碰碰头，开诚布公的谈谈，要记住，为大局，应尽量多做让步，委曲求全！”

朱汉民道：“娘放心，爹说过，成功不必在我，凡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只要有志义举，以匡复为己任者，都该义不容辞地加以帮助。”

聂小倩含笑点头，道：“对了，民儿，能记住你爹的话，娘就放心了，千万别动年轻人的血气，自毁成功胜利的契机。”

朱汉民道：“民儿省得，但是，娘，倘若那灭清教主跟邬飞燕一样呢？”

聂小倩淡淡摇头说道：“娘不相信世上像邬飞燕那种人能有几个，你要知道，邬飞燕跟咱们有着私恨，她的出发点也不正当。”

朱汉民扬眉说道：“由这灭清教对付诸大门派及七盟的做法看来，孩儿不以为他们跟那邬飞燕有什么两样！”

聂小倩摇摇头，柔婉说道：“民儿，他们争的也许是今日的领导地位与将来的名位，这些都可以不必计较的，只要他反清意念纯正，便可慢慢晓以

大义，以威德渡化之。”

朱汉民点点头，道：“那么，娘，倘若他们便是那当日挑毁七盟之人呢？”

聂小倩淡淡笑道：“倘能精诚合作，以前的，何妨一笔勾销？”

朱汉民动容说道：“娘真了不起，胸襟为常人所难及！”

聂小倩扬眉说道：“怎么，你也甜起嘴来捧娘了？”

朱汉民说：“娘，您该知道孩儿对您不必作虚伪阿谀之言。”

聂小倩笑道：“这个娘知道，难不成你还会拍娘的马屁？”

顿了顿，脸上浮现一种难以言喻的甜笑，接道：“其实，娘当年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完全是这多年跟随你爹，受了他的感染与熏陶。”

朱汉民道：“孩儿以能为他老人家的儿子而引傲终生，且不提天下武林，就像弘历那种人对他老人家都敬佩得很！”

聂小倩笑道：“弘历他一直想延揽你爹，那可能么？敬佩是有的，其实，另一方面他也把你爹恨入了骨了。”

朱汉民扬眉说道：“凭他那满朝文武，八旗兵将，能把他老人家怎么样？”

聂小倩笑道：“年轻人毕竟气盛，又来了！”

朱汉民脸上一红，赧然不语。

聂小倩望了他一眼，又道：“民儿，告诉娘，你为什么一定要明天走，而不即刻启程，是想去看看你怡姨，容叔？”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娘，孩儿不想去，去了对他几位也不好，孩儿只是想再去看看妹妹，再与她见上一面，告诉她一声。”

聂小倩心中一酸，热泪险些夺眶，强笑说道：“你打算今夜去？”

朱汉民有点黯然，点点头道：“是的，娘，今夜……”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

正月十五俗称灯节，又称元宵，这一天，北京城各处的热闹，那是自不待言，瞧吧，到处是灯山、人海，万头攒动。

今夜，天上微微有些云，一轮皓月，在那淡淡的云层中，露出了半个，因之，月色皎洁，而冷辉有些黯淡。

实际上，今夜各处夸奇斗彩的上元灯，其光亮，掩过了夜空的皓月与那闪烁的群星。

但，在那玉泉山上，黯淡的月色，却仍保持着本来。

在那玉泉山的最高处，那玉泉塔旁的一块大青石上，衣袂飘飘，轻盈若仙地卓立着一位风华绝代，清丽若仙的白衣少女。

这少女，美得清奇，美得圣洁，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直如那来自广寒宫中的人儿。

只可惜，她那一双远山般黛眉，锁着一般轻愁、幽怨，让人看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她，竟是和亲王陵墓中那位女鬼！

玉骨冰肌，自清凉无汗，那露在清冷银辉下的肌肤，隐隐地透射着一种诱人的光采。

如此天生丽质，虽鬼亦仙。

那一双笼罩着薄雾的迷蒙美目，痴痴地远眺着北京城中的灯山人海，不知她在想些什么，只听一缕满含幽怨凄楚，令人闻之心酸泪落，荡气回肠的清音，起自她那精巧透香的檀口，划破夜空及玉泉山上的宁静，袅袅直上，随夜风送出老远，那低低的吟哦，是：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临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使皆（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月满今宵霁色澄，深沉帘幕管弦清，夸豪斗彩连仙馆，堕翠遗珠满帝城，一派笑声和鼓吹，长街灯火乐升平，归来禁漏余三四，窗上梅花瘦影横。”

“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微明开。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吟声至此微顿，接着一声低叹：“唯有我……”

接下去又是一声满含幽怨、凄惋的轻叹，然而，叹声甫起，她神情忽震，微风过处，那一个无限美好的雪白人影，顿时消失于无形。刹时间，这玉泉山的最高处，又是空荡、寂静的一片，不，那袅袅吟声及轻叹似仍飘荡在夜空。

人影似电，匹练划空，适才那白衣少女站立处，那玉泉塔旁的大青石上，如飞射落一条雪白人影，那是个俊美、飘逸、脱拔的白衣书生，是朱汉民。

想必，他是听到了吟声赶了来的。

你不见他正迎风卓立，竭尽目力四下搜寻？

忽地，他高挑剑眉，身形再次腾起，天马行空一般，往金山口方向射去，转眼间，他射落在和亲王弘昼那巨大的陵园之内，那陵园，如今也空荡寂静，静静的浸沉在月色下。

只是，藉着那清冷银辉，陵园中的一草一木，清晰可见，那牌坊、那墓碑、那巨冢……朱汉民面对巨冢，双目一眨不眨，脸上的神色极其复杂，复杂得令人难以言喻，突然他喃喃说道：“妹妹，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看见你，更没有办法找到你，可是，妹妹，我今夜非见你不可，因为我要走了，明天一早我便要离开北京，回到江南，这一别，又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见面，所以我特来向妹妹辞行……”

他自说自话，这巨大的陵园之中，仍是空荡寂静的一片，不见第二个人影，不闻第二个语声。

朱汉民神色一凄，喃喃又道：“妹妹，正月十五，灯明月圆，人也该团圆，我兄妹稚龄分离，一晃十多年，再相逢已是阴阳相隔，人鬼殊异，团圆固不可能，而阴间清冷，寂寞也在所难免，妹妹，我了解你的心情，你的感触，可是，妹妹，我这是来向你辞行的，我要在离开北京前见你一面，你我虽非同父所生，但却是，一母同胞，手足之情，非同一般妹妹，也是你写信叫我来的，我千里迢迢的来了，可是至今只见过妹妹你一面，那种见面，有形同无。十多年离散，兄妹俩没有那悲·喜交集的相拥执手，泪眼相望，便连一句欢谈不可得，如今，我要走了，妹妹，这一别不知多久，再相逢也难卜年月，你何忍哥哥我心碎肠断，悲痛黯然而去，妹妹，哥哥求你，让哥哥再见你一面……”

四野无声，陵园空寂，朱汉民自己已是悲不自胜，伤心热泪满面，硬咽颤声又一句：“妹妹，哥哥我这里给你跪下了……”

说着，他当真身形一矮，便要向着巨冢跪下。

突然，阴风拂动，一缕幽幽轻叹起自巨冢之后，紧接着，由那巨冢之后袅袅升起一片淡白薄雾。

薄雾，随即笼罩了整个巨冢，也弥漫了半个陵园，渐渐地，那薄雾之中，那巨冢之上，现出个无限美好的雪白身影，一个只见身躯不见乌云粉首的身影。

便是那身躯，也似虚无飘渺，隐隐约约。

同时，一个甜美悦耳但满含凄楚哀怨的轻呼，不知起自何处，只知飘荡于夜空四野。

“哥哥……”

朱汉民先是怔住了，入耳这声轻唤，这才神情猛震，机伶一颤，泪如泉涌，嘶呼一声：“妹妹！”便要扑前。

蓦地里，那不知起自何处的话声又起：“哥哥，阴阳相隔，人鬼殊异。我阴气薄弱，哥哥阳气过刚，快别近我，否则我要躲了！”

朱汉民一惊停步，泪眼模糊，悲声说道：“妹妹，难道你当真……”

那虚无飘渺的话声说道：“什么当真？两次见面，三次显现，难道哥哥还看不出么！死无所谓，为鬼，也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在这九泉之下我能时常的见到爹娘，反而比活着还好，倒是哥哥你孤孤单单地一个人……”

朱汉民心酸热泪泉涌，道：“妹妹，哥哥如今有哥哥的爹娘，同时一个人飘荡惯了，倒没什么，只是妹妹你一个人住在这清冷地方，令哥哥心痛难舍……”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哥哥，别为我担心，我很好，不听我说么，我时常可以见到爹跟娘？跟他二位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寂寞，不害怕……”

朱汉民道：“妹妹，你当真常跟他二位老人家见面？”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当然是真的，难道我还会骗哥哥？”

朱汉民心中一酸，道：“妹妹，他二位老人家近来安好？”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爹跟娘都安好，一如生前，只是，他二位老多了！”

朱汉民悲笑说道：“咱们兄妹俩都已长大成人，二位老人家焉能不老？”

“说得是，哥哥！”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岁月不饶人，人有生老病死，便是鬼也难免，对了，哥哥，爹叫我告诉你，皇上阳寿未终，要你别坏了他老人家一世忠名，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不安，死后再添罪孽。”

朱汉民一震说道：“妹妹，他老人家知道了？”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哥哥好糊涂，如今他老人家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妹妹，我知道，我不敢坏他老人家一世英名，更不敢让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不安，为老人家身后再添罪孽，我是站在我的立场要对付弘历……”

那虚无飘渺话声截口说道：“这个我知道，可是爹让我告诉哥哥，弘历阳寿未终，自有百灵庇护，任何人伤不了他！”

朱汉民沉默了一下，道：“那么，妹妹，什么时候——”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那是天机，爹没敢说，我也没敢问！”

朱汉民轩了轩眉，道：“妹妹，不谈这些了，我要请妹妹代我稟知娘，是我糊涂该死不孝，如今我已明白了，已经……”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哥哥，娘早知道了，哥哥该知道，娘是永远不会怪咱们的，那天哥哥跪在她老人家面前改了口，她老人家既高兴又伤心，哭了好久，还是爹好劝歹劝……”

朱汉民心中猛又一酸，热泪再涌，悲声说道：“恨只恨阴阳相隔，便是骨肉之亲也难见面……”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哥哥，别这样，哥哥在夏叔及聂阿姨的教养之下，不但长大成人，人才出众，而且在武林之中有了非常成就，不让夏叔叔当年，

她老人家已很感安慰了！”

朱汉民忍泪点头，道：“我知道，妹妹，可是我能见妹妹，他二位老人家为什么不能让我见一面？难道说他二位老人家……”“哥哥！”那虚无飘渺话声道：“他二位老人家又何尝不想让哥哥见见，只是哥哥，他二位老人家跟我不同，爹是神力威侯，娘是诰命一品的夫人，都已成神，目下便要往南海赴任，是不能轻易就显灵的……”

朱汉民闻言一喜，道：“真的，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这种大事，事关爹娘，我怎会骗哥哥？”

朱汉民道：“那么，妹妹，二位老人家的任所是南海什么地方？”

那虚无飘渺话声沉吟了一下，始道：“哥哥，这也是天机，连爹娘都不敢说。”

朱汉民禁不住一阵失望，良久又道：“妹妹，你知道不？我已经要弘历以王礼改葬二位老人家了，并且弘历也赦免妹妹了。”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爹娘跟我都知道了，谢谢哥哥！”朱汉民道：“对二位老人家跟妹妹，那都是我应该的……”话锋微顿，接道：“妹妹，有件事我想问问妹妹，说起来，妹妹该是已离开这人世多年了，为什么一直到我来北京，妹妹才……”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哥哥是问我为什么一直到如今才显现？”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可曾听说过，人死多少时候才能显现？”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我不知道。”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哥哥读的圣贤书，自然从不会相信鬼事，可是我要告诉哥哥，世间确实有鬼，人死之后，也要经过一个相当时候才能显现，不到时候是不行的，这跟人到了一定的年岁才会走路的道理是一样的！”

朱汉民道：“这么说，妹妹是到了能显现的时候了？”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是的，哥哥！”

朱汉民道：“可是妹妹该知道，我娘是始终不相信妹妹死了！”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哥哥错了，聂姨不是不信，她只是在绝望之中还抱着一丝希望而已，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哥哥你说是不？”

朱汉民迟疑了一下，道：“妹妹也该知道，我跟我娘一样，我们都认为妹妹不是夭折的命，不会死的，也不该死，假如……”

那虚无飘渺话声突然一叹说道：“哥哥，有些事当着哥哥我不便出口，虽然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可是对我来说，死了要比活着好，我生来就是个苦命人，将来的下场不会好的，所以我情愿死。”

朱汉民未假多想，就是想，一时之间他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当即诧异地说道：“妹妹，这又是为什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幽幽说道：“我不是说了么，当着哥哥我不便出口？不过将来哥哥总会明白的，到那时哥哥就会知道我今夜为什么这么说了！”

朱汉民忽然色变，双眉陡挑，目中暴射杀机，道：“妹妹，是弘历或弘昼欺负了你？”

那虚无飘渺话声娇羞地道：“瞧你，哥哥，你想到哪儿去了，没人欺负过我，也没任何人能欺负得了我，要不然，我便是为鬼也没脸见哥哥的。”

朱汉民脸上一热，道：“那么，妹妹，那又为什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我不是说了么？当着哥哥我不便出口，哥哥将来总会有明白的一天，到那时哥哥自然就知道了！”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好吧，妹妹，我如今不问就是……”

抬眼望了那墓顶乃妹身影一眼，道：“妹妹，你会武？”

那淡白身影似乎微一震动，那虚无飘渺话声道：“谁说的？”

朱汉民道：“没有谁说，我是问问！”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当年咱们兄妹俩在一起长大，在爹娘遇难的时候，哥哥被怡姨送到了夏叔叔处，而我则被纪大人夫妇送往清苑一个民家，那对老夫妇是朴实的种田人，没有几年我就被选进大内，然后又进入和亲王府，不到一天便被逼殉葬身死为鬼，我一直没跟会武的人接触过，也一直没有机会习武，同时，以我的体质，我的兴趣，也不宜习武，哥哥想我会武么？”

朱汉民道：“我也以为世上没有这种旷世武学，便是我爹那金刚不坏，宇内至尊的修为，也不能臻此神化境界，可是……”

“可是什么？哥哥！”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鬼本虚无，出没于无形，能为人所不能为！”

事实上，传说中鬼确是这么一个东西。

朱汉民默然不语，但旋又说道：“可是我觉得妹妹在避着我，为什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我不也说过么，我阴气薄弱，哥哥阳气过刚，我不敢接近哥哥，也不敢让哥哥接近我，所以我只好避着了。”

朱汉民道：“怡姨事先不肯见我，又不肯告诉我，那又为什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别怪怡姨，怡姨是一番好意，她是怕哥哥伤心，怕哥哥受不了这折手断足的打击。”

朱汉民道：“妹妹该知道，这我迟早会知道的。”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所以怡姨还是见了哥哥，告诉了哥哥！”

这解释，似乎有点牵强。

朱汉民道：“那是我娘找着了怡姨，不然她还是不会见我的。”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哥哥相信怡姨没有恶意就行了！”

朱汉民道：“我自然不敢以为怡姨对我会有恶意，可是我绝不以为她会眼看着妹妹被殉葬而不加以营救！”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那哥哥是怪怡姨了？”

朱汉民道：“我不敢，我只是不敢相信！”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而事实上，怡姨是没有办法救我……”

朱汉民截口说道：“为什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因我的身份！”

朱汉民道：“除了怡姨之外，谁知道妹妹的身份？”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可是怡姨没有理由救一个毫不相干的民女，哥哥该知道，假如怡姨强行救我，那必会引人怀疑，会因而连累很多人，容叔跟纪大人夫妇，对咱们兄妹都有大恩，咱们不能再连累他们几位。”

朱汉民道：“咱们是不能连累他们几位，可是他们几位自己却绝不会怕连累，要不然，当初他们几位就不会救咱们兄妹了！”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话虽这么说，可是，哥哥，他们几位有他们几位的难处！”

“再难，妹妹！”朱汉民扬眉说道：“纪大人都肯牺牲自己的一对亲骨肉，亲儿女，抢救我兄妹，那么以容叔与怡姨，我认为他二位更不会有所惜！”

那虚无飘渺话声停了停，说道：“人家没有义务非这么做不可，哥哥！”

朱汉民道：“他二位不会把这个视为义务！”

那虚无飘渺话声叹道：“这么说来，哥哥一定不相信——”

朱汉民道：“我是不相信，我坚信容叔与怡姨必会救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想救，那是一回事，救得了救不了，那是另一回事，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

朱汉民道：“撇开别的不谈，我以为有一个下策绝对可行，也绝对救得了妹妹，当时若是怡姨在太后面前说句话，或是告诉弘历说那选进宫的民女要被殉葬，我以为太后与弘历不会不管，而弘昼的那位福晋，也绝不敢不听太后跟弘历的。”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话是不错，可是哥哥，与其再落入宫中，我宁愿死，怡姨也不会愿意我那样活着！”

朱汉民摇头说道：“妹妹错了，我还有后话，以和嫔那小老婆都能在皇后面前说话，怡姨是太后面前的大红人，只要能免妹妹被殉葬，怡姨再向太后要人，弘历他就不敢不给。”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可是大清皇律及家法，不允许一个亲贵那么做！”

朱汉民扬眉说道：“妹妹这是欺我不懂满清皇律及家法了，自满清入关至今，所作所为，有违皇律及家法的事，比比皆是，我举几个例子妹妹听听，玄烨强立自己的姑姑为后，胤（禛）弑父，杀弟，用喇嘛妄乱宫闱，弘历还是宝亲王的时候，私通舅嫂，登基之后，两次下江南胡作非为，如今又暗选民女入宫之事，这哪一样合他皇律家法？”

那虚无飘渺话声默然片刻，始道：“哥哥，他们是皇上，便是有时候，有些事不合皇律家法，也没人敢说话的，这就像……”

朱汉民截口说道：“别人不敢说话，太后总不会不敢说，再说，有些事，也不是他们在登基之后做的！”

那虚无飘渺话声叹了口气，道：“哥哥，我不跟你争辩了，反正怡姨没能救我是实！”

朱汉民也默然了，但旋即，他开口问了这么一句：“妹妹，鬼是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

那虚无飘渺话声未假思索，立即说道：“哥哥，鬼自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

朱汉民笑了笑：“那么，妹妹可否告诉我，当初营造这座和亲王墓的工头是谁？”

那巨冢顶上薄雾中的淡白身影微微震动了一下，随听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问这……”

朱汉民截口说道：“妹妹先告诉我，那人是谁？”

那虚无飘渺话声似乎犹豫了一下，道：“一个名叫金老实的人，怎么？”

朱汉民未答，又问道：“妹妹可知道那金老实如今哪里去了？”

那虚无飘渺话声这回没犹豫，立即说道：“他发了一笔横财，搬到江南去了！”

朱汉民紧跟着又是一句：“妹妹可知道他发了一笔什么横财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平静地道：“知道，他在营墓的时候，挖到一只藏宝箱，

藏宝箱中俱是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足够他七世子孙食用不完。”

朱汉民笑了笑：“这么说来，不是怡姨给了他一笔可观报酬？”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怡姨为什么要给他报酬？”

朱汉民说道：“因为怡姨要买通他，要他在筑墓的时候，预先安置一处秘密的出路，以备妹妹逃出来！”

那虚无飘渺话声忽地笑了：“哥哥好天真的想法，那是要杀头的，他怎敢！”

朱汉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种事情，古来不乏前例。”

那虚无飘渺话声平静地道：“这么说来，哥哥仍不以为我已死，更不以为我是鬼了？”

朱汉民毅然点头，道：“是的，妹妹，我始终存着怀疑！”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那么，哥哥，姑不论前次见面，几次显现，哥哥且看看如今，我这是一个什么样儿？”

朱汉民一怔哑口，久久方始苦笑说道：“妹妹，我不否认，这是唯一使我不得不信的事，也是我唯一不解，唯一想不通的事！”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别胡思乱想了，无论怎么说，唯有我自己知道我已身死多年，我是个鬼，哥哥也最好相信，要不然那是哥哥自寻烦恼，不过，哥哥不信也没关系。但须兄妹情长在为鬼为人又何殊？”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其实，我不信也得信，因为我自知找不出任何能证明妹妹没死的证据，我也始终难以接近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笑道：“这不就是了么？哥哥，你明天就要走了，为什么咱们不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好好谈谈？何必尽在一个鬼字上争论？哥哥，你当真明天一早就走么？”

朱汉民道：“是的，妹妹，我明天一早就走！”

那虚无飘渺话声微哑道：“哥哥，何必来去匆匆？”

朱汉民方待答话，忽地心中一动，改口说道：“妹妹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顿了一顿，旋即说道：“哥哥，有些地方，鬼是不能去的。”

这话的意思朱汉民懂，紧逼一句道：“妹妹，什么地方鬼不能去？”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凡是有门神的地方，鬼是进不去的，还有，像大内、景山、文庙、忠烈祠堂，这些个地方……”

朱汉民截口说道：“要饭化子住的地方，该没有什么禁忌！”

“不，哥哥，你错了！”那虚无飘渺话声突作惊人之语：“那江南来人是在丐帮北京分舵见哥哥，丐帮供的是穷神，同时那所在地也本是个庙！”

朱汉民道：“所以妹妹进不去？”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正是如此，哥哥！”

朱汉民道：“所以妹妹也就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急着要回江南？”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是的，哥哥。”

朱汉民道：“鬼既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我以为妹妹不必非进丐帮分舵才能知道！”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江南千里之遥，距北京太远，除了有神灵镇守的地方，鬼的神通也只限于百里以内，百里以外的事，就茫然无所知了！”

她话说得很郑重，令人不得不信。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那么，妹妹，日前那黑衣女子，你知道她是谁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我知道，哥哥她叫邬飞燕，是当年千毒门主雷惊龙的爱姬，如今则是一个魔教的修罗一后！”

这有可能是她听到的。

朱汉民笑了笑，道：“妹妹可知她住在哪里？”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她来自内城，因为我不能进内城，所以我不知她住在内城何处，不过她来自内城是绝对没有错的！”朱汉民心头一震，喃喃说道：“怪不得她对朝廷事了若指掌，原来她来自内城……”

忽地目中异采一闪，忙又问道：“妹妹，她是官是民？”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那我就知道了，按说，来自内城的该是官，但像她这种高来高去的人，躲在内城某个僻静处所，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很难断言她是官是民！”

朱汉民眉锋一皱，默然不语。

乃妹的话没有错，内城之中，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的，就拿他自己来说，他要是进内城找个地方住下，保管一年半载不会有人发觉。

沉默了一下，他忽又问道：“那么，为什么妹妹奈何不了她？”

那虚无飘渺话声笑道：“哥哥没听人说过么，神鬼怕恶人？她是个杀人不眨眼，毒如蛇蝎的女魔头，我焉能奈何得了她？”

这几句话，半似玩笑，半似认真，轻易地挡过了朱汉民那巧妙一问。

他皱了皱眉，接着又问道：“难道说，那些个大内侍卫及她那些手下不够凶恶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那是小恶小凶，不足为惧，再说，他们也该死，便是那大凶大恶到了该死的时候，也一样逃不过冤鬼索命的！”

朱汉民沉默了一下，道：“妹妹真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急着回江南？”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不知道，不过我可是猜想得出，那必然是哥哥在江南的各处反清复明基地有了大事，需要哥哥回去。”

朱汉民心头一震，道：“是的，妹妹，正是为此……”

接着，就把乐兆熊的报告，毫不隐瞒地说了一遍。

那虚无飘渺话声听毕说道：“原来如此，那哥哥准备怎么办？”

朱汉民又把聂小倩的意见说了一遍。

听毕，那虚无飘渺话声，由衷敬佩地说道：“聂阿姨真是位令人敬佩的奇女子，她的意见没有错，哥哥该照她的话去做。”

朱汉民道：“妹妹不知道，那班人阴狠奸诈无比，我一人安危事小，整个日月盟及诸大门派存亡事大……”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尽管放心去做，别的我这个做妹妹的帮不上忙，在暗中保护哥哥安全，总是可以的。”

朱汉民心中一阵激动，道：“谢谢妹妹，但我在江南，妹妹远在北京……”

“哥哥，你好糊涂！”那虚无飘渺话声笑道：“鬼是无所不在，出没无形的，兄妹之间也是心灵相通，只要哥哥到了需要我的时候，我不用召唤，立刻就会出现在哥哥身边，哥哥只管放心就是！”

朱汉民到如今仍难确定乃妹小霞是死是活，是人是鬼，因之，小霞的话，他也半信半疑。

尽管是半信半疑，可是这种话听在耳中，心中的激动与悲痛，那自是难免，他身形一阵轻颤，双目涌泪，声音嘶哑地道：“谢谢你，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真是，自己兄妹还谢个什么……”话锋一顿，旋又接道：“对了哥哥，哥哥打算什么时候给我讨位嫂嫂？”

朱汉民一怔，红了脸，皱眉说道：“妹妹怎么这时候突然想起这件事？”

那虚无飘渺话声笑道：“怎么，哥哥认为不当？”

朱汉民道：“那倒不是，只是，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为什么？”

朱汉民道：“妹妹该知道，大业未成，何以家为？在河山未得光复以前，我不愿轻惹儿女私情，也不愿为儿女私情消磨壮志！”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以为大业未成，便不该成家，儿女私情能消磨壮志？”

朱汉民毅然点头道：“是的，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笑道：“哥哥这种想法，我这个做妹妹的，不敢苟同，有道是：‘成家立业’，先成家才能立业，一个贤慧的妻子能帮助丈夫成就大事业，古今多少名人之所以能成功，都是得力于贤慧妻子的帮助，再说，夫妻相辅相成，只要是娶妻贤良，那不但不会消磨壮志，反而会得到很大鼓励。”

朱汉民由衷地道：“妹妹不是世俗儿女，高见令我折服，只是妹妹该知道，我致力于匡复，奔波劳苦，冒险犯难那是在所难免，而一个做妻子的，总希望与夫婿长相厮守，我怎能……”

“哥哥又错了！”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咱们不是世俗儿女，哥哥怎有这种想法？我的嫂子不但不应是位世俗女儿家，而且该是位红粉巾帼，女中丈夫，那一切的一切都该愧煞须眉，只要她爱哥哥，她就会与哥哥志同道合，不辞辛劳，不避艰苦，与哥哥联袂武林，并辔江湖，联络各方有志之士，共图大业，这也才是我的嫂子，倘若是个庸脂俗粉，便连妹妹我也不敢让哥哥娶她！”

朱汉民沉吟了一下，道：“可是妹妹，我行道江湖，奔走光复这多年，没遇上一位志同道合的红粉知己，也没有闲暇工夫去结识什么红粉巾帼，女中丈夫，所以一时我还……”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不必你去找，眼下便有一位红粉巾帼，女中丈夫在等着哥哥，她那一切一切都能愧煞须眉，令男儿自叹不如。”

朱汉民心中一跳，道：“妹妹说的是哪一位姑娘？”

那虚无飘渺话声笑道：“哥哥这是明知故问，对自己的妹妹，实不该如此，当着亲手足也无须害羞呀，倘若我有了须眉知己，我会毫不隐瞒地告诉哥哥，请哥哥为我做主。难道说哥哥这武林第一的碧血丹心雪衣玉龙还不及我这个柔弱女儿家的妹妹……”

朱汉民一张脸涨得通红，半晌始道：“妹妹该知道那不可能。”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什么不可能？又为什么？”

朱汉民犹豫了一下，陡挑双眉，道：“我跟兰珠，那不可能，因为汉满异族，彼此立场有所不同，同时她也过不惯我这种流浪生涯！”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事在人为，那不是不可能，至于什么汉满异族，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哥哥别忘了，我虽有一半汉人的血统，但实际说起来，我该是个满旗人，难道哥哥也把自己的妹妹视为异族……”

朱汉民忙道：“对妹妹我怎么会？妹妹是我的亲手足……”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那么哥哥为什么这么对兰珠，我请问哥哥，你可曾把爹、容叔、怡姨及纪大人夫妇视为异族？”

朱汉民道：“我没有，也不敢！”

“这就是罗！”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那么哥哥为什么把容叔的后人视为异族？”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妹妹该知道，事实上，兰珠她确是满族亲贵。”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但实际上哥哥却没有把容叔、怡姨视为异族，哥哥，这是不公平的，情爱是不该受阶级、身份、贵贱与种族限制的，哥哥，情不是孽，爱不是罪，别把这可能痛苦一辈子的痛苦，加在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身上！”

朱汉民默然不语，半晌始道：“妹妹认识兰珠？”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哥哥这话问得可笑，那源于上一代的交情，小的时候，咱们不是常跟她在一起玩么？自然是认识。”

朱汉民道：“我的意思是说，兰珠来找过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还是上一次她跟玉珠在这儿碰见哥哥时我看到她，也就由那一次，我知道了她对哥哥的倾心相爱，一往情深！”

朱汉民道：“以后她没来过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我明白哥哥的意思，那绝没有，哥哥，我是基于同为女儿家的同情，不愿眼见一个痴情的女儿家，成为那作茧自缚的可怜春蚕，成为那情海的伤心断肠人！”

朱汉民沉默了下，道：“可是妹妹也要知道，纵然我不把她当异族相视，那彼此间不同的立场，也终究是存在的。”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夫妻终身事，必须心灵合一，绝不容有不同的立场，古来婚姻男为主，女为从，只要她爱了哥哥，她便该舍弃自己的立场。”

朱汉民道：“妹妹，那只是应该！”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而事实上，我听见了她对哥哥的谈话，她曾明确地表示，上代所划下的鸿沟，不该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之间！”

朱汉民道：“那是她在怨恨之下说的气恼话，一旦两族之间起了存亡冲突，她就不会这么想了。”

那虚无飘渺话声截口说道：“哥哥，别跟我辩，我只问一句，倘若她真能舍弃自己的立场呢？”

朱汉民道：“妹妹，上一代的交情非比泛泛，咱们该尊重人家，咱们自己不愿在任何情形下放弃立场，便也不能让人家在任何情形下放弃立场。”

那虚无飘渺话声紧逼不放，道：“哥哥，我是问倘若她出诸自愿？”

朱汉民迟疑了一下，猛咬钢牙，道：“妹妹，当年怡姨也未尝不能。”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哥哥，容叔只有怡姨这么一个妹妹，也只有兰珠这么一个女儿，夏叔叔已经误了怡姨的一生，哥哥你又怎忍心再误兰珠的一生？”

朱汉民身形猛然一阵暴颤，哑声说道：“妹妹，怡姨知我爹，爱我爹，她原谅了我爹，倘若兰珠知我，爱我，她会原谅我的。”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怡姨是原谅了夏叔叔，而且对他丝毫没有怨言，可是夏叔叔又如何？哥哥跟夏叔叔在一起多年，当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能安心么？那种歉疚的负荷该是任何一个人所难承受得了的！”

朱汉民身形再起暴颤，玉面煞白，默然不语，良久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强持平静地道：“妹妹，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好么？”

“可以，哥哥！”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既然有了话，我这个做妹妹的不敢不听，只是我最后还要问哥哥一句，请哥哥直诚答我，撇开那立场不谈，哥哥对兰珠如何？也就是说，假如她不是满族女儿，哥哥要不要她？”

朱汉民毫不犹豫，毅然说道：“妹妹，非上上人，无了了心，人非草木，我也不是铁石心肠，要说面对兰珠这如海深情而不动心，那是欺人之谈，也是矫情，够了么，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一叹说道：“看来是种族二字误人，上代的仇恨，害了我们这些个可怜的后世儿女们，还好我是死了，要不然汉人不要我，满人也不要我，生来苦命，我这一辈子该是最悲伤，最不幸的了……”

朱汉民一震，刚要说话。

那虚无飘渺话声已然又道：“好啦，哥哥，我们不谈了，是造物弄人，上天不平，兰珠她跟哥哥没有缘份，怨不得任何人，只是……”

顿了顿接道：“我看得出，哥哥吉星已动，不日当有凤来仪，此返江南，必定会遇上一位美艳无双，盖世尘寰的红粉巾帼，女中丈夫……哥哥，这位嫂嫂可别再错过了，要不然我这做妹妹的可要不依了！”

朱汉民哪里肯信？淡淡笑道：“妹妹何故这么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你是我的哥哥，我如今只有哥哥这么一位亲人活在世上，我不关心哥哥关心谁？难道哥哥不关心我么？”

朱汉民道：“妹妹，别在这上面耗费你我的宝贵时间了，倘果如妹妹之言，我绝不会让妹妹失望就是！”

那虚无飘渺话声笑了：“哥哥，做妹妹的先谢了！”

朱汉民道：“正如妹妹所说，自己兄妹谢个什么……”

顿了顿，忽改话题，接道：“对了，妹妹，妹妹写信叫我来是为了……”

那虚无飘渺话声轻轻地叹了口气，道：“那是在进入和亲王府之后，我自知不免一死，想见哥哥最后一面，所以我写信要哥哥来一趟！”

朱汉民难忍悲痛地道：“妹妹何不说，是要我来救妹妹的？”

那虚无飘渺话声沉默了一下，道：“我是也有这个意思，只是我没有想到和亲王的陵墓会赶造的那么快，在哥哥还没来到之前，就……”

朱汉民悲痛地截口说道：“妹妹该说我来迟了一步！”

这事真怪，他明明有一半不相信乃妹小霞已死，可是一提起乃妹遇难事，他却难忍心中的悲痛。

那虚无飘渺话声叹道：“哥哥，事到如今，还提这个干什么，哥哥不是不相信我已经死了么？那就干脆还把我当人看待不就行了么？”

朱汉民悲笑说道：“妹妹别安慰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心里总不相信妹妹会那么薄命，可是一见妹妹，我却又禁不住难过。”

那虚无飘渺话声道：“这是人之常情，哥哥……”

突然地，她沉默了，那巨冢之上薄雾中的淡白人影，那看不见的双肩之上，坠落了几颗晶莹之物，有的洒落在淡白人影的襟前，有的洒落在巨冢之上的毛茸茸细草之上。

由于她这突然的沉默，这空旷的陵园之中，也随之陷于一片静默之中。

月影高移，接近中天，淡云已散，冷辉皎洁，光华绚烂，好美好静的一幅玉泉夜景！

此时的此处，不应是在尘寰，而应是在天上广寒，虽无琼楼玉宇，却有那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静得美，美得清奇！

暮地里，一声轻呼划破宁静，朱汉民开了口：“妹妹，夜深，露重，春寒料峭，你冷么？”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谢谢哥哥，我不冷，与哥哥相对，便是在冰窟之中也温暖！”

朱汉民望着那清冷银辉，茫茫夜色，黯然地道：“今宵此时犹相对，明夜此时知何方？妹妹，明天这个时候，哥哥怕已在几百里外了。”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虽看不见我，但我永远能看见哥哥！”

朱汉民道：“真的，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是真的，哥哥！”

朱汉民道：“那我就稍微放点心了，宁愿苦我自己，我不愿妹妹一个人清冷、寂寞、孤独，更不愿妹妹害怕！”

那巨冢上薄雾中淡白身影猛然一阵轻颤，那晶莹之物成串坠下，哽咽一声：“哥哥……”

喉间似被什么堵住，话声立即寂然。

朱汉民也难忍热泪，悲笑说道：“妹妹，两次相见，三次显现，我都没能看清楚妹妹，如今也只能看见妹妹的身子，妹妹可否让我看看妹妹的脸？”

那虚无飘渺话声没答话，可是那巨冢上薄雾内，淡白身影的双肩之上，随即现出一颗云髻高挽的粉首，那是张风华绝代，清丽若仙，圣洁、高华，几令人不敢仰视的娇靥，而如今，那似一枝带雨梨花，娇靥上泪渍纵横，而且那一双清澈、深邃的美目，也微有红意。

朱汉民心中一阵酸痛，忍不住泪如雨下，颤呼一声：“妹妹！”情不自禁地向前跨了一步。然而，他刚踏步，那颗乌云粉首，及那张风华绝代，清丽若仙的娇靥又复隐去，依然是一个肩上虚无的身形。

朱汉民大急，叫道：“妹妹……”

那虚无飘渺话声截口说道：“哥哥，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哥哥看见我流太多的泪，更引起哥哥的悲伤……”

朱汉民道：“妹妹，分别在即，你我都别掉泪了，还是……”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哥哥，别说了，天色不早，哥哥也该回去了！”

朱汉民悲声说道：“妹妹，为什么不能让我多看你一眼？”

那虚无飘渺话声说道：“别这样，哥哥，这样我就更要赶哥哥走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便是再多看上十眼，也终须一别的，也永远是人鬼殊异，阴阳相隔，同时那也就更叫人难分艰舍，哥哥，大业为重别以我为念，何况我会随时随地出现在哥哥的身边，哥哥，须眉男儿丈夫气，别做这忸怩女儿态，好么？”

朱汉民悲笑说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人非草木，有谁能免，妹妹不必安慰我，我明白妹妹此刻比我更难过，妹妹说得对，须眉男儿丈夫气，不做忸怩女儿态，听你的，我走了，妹妹千万保重了，莫使我远在江南，时刻担心，妹妹，也莫忘了，时刻跟在我身边，妹妹，我走了，保重，二位老人家处，请代我叩安！”

话落，咬牙一横心，腾身飞射而去。

只听那虚无飘渺话声颤声一句：“哥哥好走，恕我不送了！”

不知道朱汉民听见了没有？

那巨冢上薄雾忽散，那白衣少女的身形整个儿地显现出来，旋即随风飘起，直上玉泉山顶。

在那玉泉山顶，那玉泉塔尖上，她伫足眺望，泪如雨下，忽地，她神情一震，脸色倏变，一闪而没了。

## 第十六章 冤家路窄又相逢

北京城中，仍然是热闹不减，灯山人海，万头攒动。

倒真有点像雍洛的“灵异小录”中，形容那唐时元宵张灯风气所说：

“唐朝正月十五夜，许三夜，夜行某寺观街巷，灯明若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中宗年号）以后，复加丽饰，仕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有足不蹶地，浮行数十步者。”

这跟那“白发三千丈，怨愁似个长”一般地难免有夸张之嫌，但元宵张灯的热闹景象，从字里行间却可见大概！

天桥，是北京上元最热闹的地方，人海中不但灯山处处，还有那围做一堆，仰着头猜灯谜的。

在那来来去去的熙攘人群之中，由东边挤来了几个人，居中是个相貌英武，神态雍容，穿着一身青袍的老者。

他的身边，紧依着一个身穿锦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剑眉星目，唇红齿白，英俊挺拔，好一副人品。

这一老一少身前，是两名腰间鼓鼓的中年黑衣汉子，这老少二人身后，另外紧跟着四名灰发灰髯的黑衣老者。

很显然地，那前行的两名黑衣汉子，是为这一老一少排开人群开道的，那四名黑衣老者，则是随从护卫的。

这主仆八个人往里挤着，一直挤到一座草棚之前才停了下来，停下来之后，那前行的两个中年黑衣汉子伸手便待扒开草棚前的人堆，再往里面挤，却被青袍老者摆了摆手，拿眼色止住。

这座草棚子里，摆的不是别的玩艺儿，正是灯谜。

那棚子里一根横拉的绳子上，挂着数十张红纸条，上面写着许多谜面，有的很难，有的粗俗不堪，有些能让人看一眼就皱眉摇头，再不就是会心微笑。

此际，那灯谜已被人猜得差不多了，仅有十几张红纸条下面还放着彩品，听吧，这个嚷一句，那个叫一句，全都猜不着。

猜不着事小，往往差个十万八千里，还闹笑话，惹得哄堂大笑，那猜的人则弄个面红耳赤。

笑声中，只见那青袍老者指着一个谜题：‘阁下才学冠古今’，打古才女一（卷帘）！”

笑问身旁锦袍年轻汉子道：“小安，你说说那该是谁？”

那锦袍俊汉子笑道：“您这是考我，我猜那是卓文君！”

他老少两人话声本很低，岂料仍被一个耳朵尖的听了去，那是个乡巴佬打扮的土老头儿，他头一抬起，一脸正经地道：“不对，不对，那不是什么卓文君！”

那开路的两名黑衣汉子变了色，刚伸出手，却被那锦袍俊汉子一眼瞪了回去，只见他含笑说道：“那么，这位老丈你说该是谁？”

那乡巴佬打扮的土老头儿煞有其事地道：“小伙子，这你都不知道？那该是诸葛亮！”

锦袍俊汉子“哦”地一声笑道：“老丈，何以见得那是诸葛亮而不是卓文君？”

那土老头儿一瞪老眼，道：“小伙子，你没看过‘三国’？那诸葛亮多

大的学问？定是他没有错，我就没听说过有个什么卓文君！”

那锦袍俊汉子笑道：“老人家，那上面写的明白，打古才女一！”

那个土老头儿闻言刚一怔，适时人群中有人猜出了卓文君，棚中立刻有人高应，鼓乐齐奏，赠了彩品。

那锦袍俊汉子望着土老头儿笑了笑，没说话。

那土老头儿却红着脸搔着头，嘀咕着道：“怎么我又猜错了！”

好一个“又”字，敢情这并不是头一遭儿？

青袍老者也笑了，笑了笑，又指着那另一谜面：“‘捏着胡子问夫婿’，打古书一句（会意）。小安，你再瞧瞧这该是哪一句？”

那锦袍俊汉子摇了摇头，笑道：“老爷子，这个我不行，要看您的了。”

那青袍老者笑道：“汉学里的玩艺儿可真多，要是不读读他们的书，一辈子也别想猜得这个谜，这一句话是……”

低低地向着锦袍俊汉子说了几句。

那锦袍俊汉子玉面一红，道：“老爷子，您这是……要说您自己说，我不说！”

那青袍老者道：“这是学问，那么大个人了，脸皮儿嫩得还跟个大姑娘似的，少废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的事，快说去！”

那锦袍俊汉子的脸又一红，只得硬起头皮，抬手一指，扬声说道：“那边第二谜底是，‘汝何生在上’！”

话声方落，只听棚子里有人叫道：“这位爷好学问，猜对了！”

一阵鼓乐齐奏，从棚里传过一包彩品来。

自有那两名中年黑衣汉子代为接过。

猜对是猜对了，那锦袍俊汉子的一张脸却更红了。

那青袍老者睹状刚要笑，陡地脸色一变，目光直逼棚内。

不知何待，那绳子上又挂上一张红纸条，红纸条上写着：“‘日月同出东山’打字一个（会意）。”

这谜面，便是三岁孩童也猜得出来。

那锦袍俊汉子发觉青袍老者脸色有异，一怔，循着青袍老者目注处望去，也不由脸色一变，冷哼一声：“好大的胆子，脑袋不想要了。”

头一偏，两名中年黑衣汉子顿即如狼似虎，口中叱喝着排开众人，直往棚子冲，这一冲，难免有人口出怨言。

那两名黑衣汉子却瞪眼一句：“少说废话，我两个是九门提督府的。”

就这一句，众人不但闭了嘴，白了脸，鸦雀无声，噤若寒蝉，而且自动潮水般地忙让了开去。

两名黑衣汉子冲到棚子里，往当中一站，气势逼人，恶狠狠地喝问道：“刚挂上的那张红纸条，是谁的，说！”

棚子里，有几个穿长袍的汉子，本是一团高兴，睹状闻言，立刻没了笑容，你望我，我望你，没一个说话。

最后还是一个年纪稍长的长袍汉子走了过来，满脸又堆上了笑道：“二位爷是……”

“少废话！”那居左的一名黑衣汉子一摆手，那长袍汉子“哎呀”一声，蹬，蹬，蹬退出了好几步去，要不是后面的扶得快，他非躺下不可，那居左黑衣汉子接道：“我两个是九门提督府的，那张红纸条是谁的，你说！”

一听是九门提督府来的，棚里的几个汉子也吓白了脸，好半天才有一人

心惊胆战，怯怯地走上来，白着脸，颤声说道：“两位爷，是我，我……”

那是个愣兮兮的年轻小伙子。

“是你就行！”两名黑衣汉子不由分说，当胸一把把那年轻小伙子抓了过来，刚转身，只见那青袍老者与锦袍俊汉子带着四名黑衣老者也到了棚子前，忙一躬身，道：“禀福贝子，就是这个大胆的东西！”那位福贝子一摆手，两名黑衣汉子放了年轻小伙子，躬身退了开去，那年轻小伙子脸色如土，两条腿还直打抖！

那位福贝子望了他一眼，抬手一指，道：“这道谜题是你出的？”那年轻小伙子哭丧着脸点了点头。

那位福贝子又道：“也是你写的？”

那年轻小伙子又点了点头。

那位福贝子道：“你可知道这是个什么字？”

那年轻小伙子半天才憋出一句：“是，是，是个明，明字！”那位福贝子道：“你知道如今是什么朝代？”

那年轻小伙子如今才算是完全明白过来了，“砰”的一声跪了下去，叩头如捣蒜，吓得灵魂儿出了窍！

“贝子爷饶……饶命，那，那不是我，是，是一位客，客人叫我写的，他说他，他这个谜好……”

那位福贝子脸色一变，道：“敢情还有人主使，那个人呢？”

那年轻小伙子尚未答话，突然一个冰冷话声起自棚外：“不劳动问，我没有走远，在这儿呢！”

那位福贝子与青袍老者等八人，霍地同时转过身，棚外，眼前，负手站立着一个面目冷峻的白衣汉子。

那位福贝子双眉一挑，回顾年轻小伙子，道：“是他么？”

那年轻小伙子将头连点地道：“是，是，是，贝子爷，正是他……”

话还未说完，那位福贝子已冷然摆手轻喝：“好大胆，京城重地竟如此放肆，拿人！”

四名黑衣老者轰雷般应了一声，闪身便扑，四只铁掌分攫那面目冷峻的白衣汉子双腕双肩。

那白衣汉子晒然一笑，冷然一挥手：“你四个，景山之上吃的苦头还不够么，滚！”

四名黑衣老者闷哼一声，抱腕飞退，闻言更机伶一颤，脸色齐变，没敢进身再扑。

那位福贝子脸色也复一变，怒笑说道：“好俊的身手，好大的胆子！”抬手便待抓出。

青袍老者突然横臂一拦：“小安，慢着，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夏梦卿的那个儿子！”

那位福贝勒闻言一震，手上不由一缓。

那青袍老者已然转向了白衣汉子：“又是你，我满怀高兴出来观灯，怎么冤家路窄，偏偏又碰上了你，你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那白衣汉子自然便是朱汉民，他冷冷说道：“知道就好，别难为无辜百姓，至于为什么跟你过不去，我老实告诉你，你我之间没有一个躺下，便永远没有完！”

那青袍老者也自然就是乾隆，他眉锋一皱，道：“我不想煞风景，扰百

姓们的观灯雅兴……”

朱汉民冷冷说道：“那好办，跟我到僻静的地方谈谈去！”

乾隆道：“我不以为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朱汉民道：“多的是，你要打算在这里谈也可以，不过你既有高人保驾，难道还怕我杀了你！”

乾隆双眉一挑，道：“那是笑话，哪儿去，带路！”

朱汉民冷笑道：“这才不失为做皇帝的本色！”

转身大步行去，直出天桥。

乾隆拉那位福贝子，道：“走，小安咱们跟他去，看看他能把我这个九五之尊的皇上怎样？”举步跟上。

那位福贝子临行向一名黑衣汉子递了个眼色，那名黑衣汉子会意，身形一闪，消失在人群之中。

朱汉民当先疾行，奔向先农坛后。

先农坛后，本就是一处僻静所在，如今正值正月十五，上元灯节，人们都往热闹处钻，因之，这地方显得更冷清荒凉了。

清冷银辉洒射下，朱汉民停步在先农坛后空地上，背对先农坛，傲然卓立，乾隆与那位福贝子，还有那四名大内侍卫与一名御林军，则站在一丈之外。

乾隆望了望朱汉民，道：“我已经跟你到了这儿，有什么话快说吧！”

朱汉民冷冷一笑，道：“日间景山之上你命大不死，我没想到晚上你还敢微行私出大内观灯，你的胆子的确够大的。”

乾隆毫无惧色，捻着胡子笑道：“我不是说过么，圣天子自有百灵庇护，我怕什么，我要是怕了你们这些人，当年我也不会两次出巡江南了！”

朱汉民道：“当年如今大不同，日间晚间也不一样，日间在那景山之上，是德贝勒与纪大人救你，如今我看看还有谁能救你！”

乾隆一指那位福贝子，道：“我有一个小安，已胜过百个德容与纪泽！”

朱汉民冷冷一笑，道：“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胜过百个德贝勒与纪大人？”

乾隆道：“对你，论恩，他比不上半个德容与纪泽，他凭的是武学。”

朱汉民哂然笑道：“我久闻福贝子在内统带近卫御林军，在外指挥天下中坚兵马，是个文武双绝的年少英雄，今夜正好领教一二！”

乾隆道：“那好，他如今就在我身边，你就领教领教吧！”

话声方落，那位福贝子跨步越前，三步后停步驻足，深深地打量了朱汉民两眼，道：“你就是当年那有宇内第一奇才之称的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之子，如今众天下武林第一高手，号称碧血丹心雪衣玉龙的朱汉民？”

朱汉民冷然点头：“不错！”

福贝子道：“也是本朝故神力威侯傅小天的儿子？”

朱汉民冷然再点头：“也不错！”

福贝子道：“我听说碧血丹心雪衣玉龙当世美男第一，你何不把脸上那面具取下，让我看看是你强还是我强？”

朱汉民冷然笑道：“如今自无不可！”伸手取下了脸上面具。

那张玉面，光风霁月，顿使这位福贝子自惭失色，黯然无光。

福贝子双目之中异采电闪，道：“阁下，你令我自叹不如，也羡慕妒煞……”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轩眉接着：“我刚从后藏剿灭了叛逆喀尔喀回来，听皇上说，你如何如何的了得，你父亲的当年事，我也知道的不少，你要知道，皇上是个爱才的人，你若归顺本朝我保你……”

朱汉民截口说道：“你既知我为玉箫神剑闪电手之后，你就不必要枉费心机了，徒费口舌地对我说这种话！”

福贝子道：“那不见得，本朝不究既往，夏梦卿之后，强不过鄂王岳飞之后，岳钟琪他都服膺了本朝……”

朱汉民道：“他是他，我是我，鄂王没有他这个后世子孙，希望你别把他跟我扯在一起，相提并论的！”

福贝子道：“你是认为不屑不齿？”

朱汉民道：“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

福贝子笑道：“你倒很自命清高……”

朱汉民冷冷说道：“至少我没有弃宗背祖，淡忘仇恨，丧心病狂，寡廉鲜耻地为异族效力，为满虏鹰犬！”

福贝子脸色一变，转向乾隆：“老爷子，看来我这番心意是白费了！”

乾隆脸色颇为难看地强笑说道：“我不是说过么，他比他父亲更顽固，根本没有希望！”

福贝子冷笑说道：“这种叛逆轻放不得！”

随即转注朱汉民道：“你很令我失望，也让我在皇上面前下不了台。”

朱汉民道：“那是你自讨没趣！”

福贝子轩了轩眉，道：“敢在我福康安面前这么说话的，你阁下是第一人！”

事实上，的确不差，要说这位福贝子的来历，那不但是极大，而且是极奇，鲜为人知，非从当年说起不可。

这位福贝子，原是乾隆还是宝亲王之时，跟他的舅子傅恒之妻董额氏私通所生，乾隆登基之后，对自己的这点骨血，自是十分宠爱，赐名福康安，又把皇宫的四十个乳媪选了二十个，到傅恒家中去乳育他，又推说皇后喜爱这孩子，每月朔望，必把这孩子抱进宫中见一面。

到了福康安五六岁的时候，乾隆更把他召进宫去，跟着皇子阿哥们一块儿在上书房读书。

甚至，因为福康安的关系，不但傅恒官运亨通，升到文华殿大学士，同时乾隆还下旨把傅恒的三个儿子，一起选做额驸，把三个公主下嫁给他们。

虽然唯有福康安不得尚主，但是乾隆另有恩宠，十二岁便封他为贝子，又把自己的御林军交给他统带。

后来福康安与将军兆惠平了回部大小和卓木之乱，乾隆又封他为安靖伯，那固然是兆惠有意让功，但福康安确也了得；又因为他为乾隆带回了回部美人香妃，乾隆更是私心欢慰，重重赏赐。

继而福康安又讨平台湾的林爽文，乾隆一高兴，提封他为一等“嘉义公”，赐宝石顶，回团龙服，金黄带，紫纁金黄辫珊瑚朝珠，命在台湾郡城及嘉义县，各建嘉义公生祠，画像于紫光阁，并由乾隆自己亲制像赞。

在这时候，福康安忽然死了夫人，京中文武官员都登府吊孝，乾隆也特意莅驾慰问，赏治丧费三万，特派大臣御祭，这种恩典，没有第二个人比得上。

后来乾隆又把和硕亲王的格格指配给福康安，那时福康安不过廿六岁，

这趟剿平喀尔喀回来，更不得了，不但赏他御用佩囊六枚，又加赏一等轻车都尉，照王公亲军校例，配他仆从六品蓝翎三缺，更赏他三眼花翎，晋封贝子衔，照宗室贝子例，给护卫。

其实，这都难怪，自己的儿子嘛。

朱汉民闻言晒然而笑：“那是指你们满清朝廷，在武林中，那比比皆是！”

福康安冷笑说道：“我要看看你们这些大胆叛逆，狂妄的草莽武林人凭的是什么！”话落，反手往后一招。

一名大内侍卫撩袍探腰，掣出一柄软剑递了过来。

福康安接剑在手，振腕一抖，赫然剑花七朵，剑术最上者，一振腕能同时抖出剑花九朵，这福康安竟能抖出七朵，其在剑上的造诣自不等闲了。

他当即淡然冷喝：“阁下，亮兵刃！”

朱汉民一摊双手，道：“对敌过招，我向来是但凭一双空掌……”

福康安双眉一挑，道：“别自视太高，也别看轻了我！”

朱汉民道：“我说的是实在话，其实，要对我用剑，你是班门弄斧！”

不错，他父亲是玉箫神剑闪电手。

福康安没说话，掉过剑锋，把剑柄递了过来。

朱汉民目中异采一闪，笑道：“好吧，我就借用一下，陪你走几招！”

伸手接过，只一振腕，剑花九朵，立现剑尖。

福康安脸色微变，但却毫无惧意地又向侍卫们要过一柄软剑，抖剑笔直，平抬于胸，道：“阁下，进招！”

朱汉民手臂下垂，剑尖指地，未动，笑道：“我与人动手，向不占先，也由来让人三招，不到第四招上，绝不还手，还是你先请吧！”

福康安脸上气得变了色，道：“好吧，那么算我占先了，留神，阁下！”

一收肘，剑尖前指，缓缓刺了过来，直逼朱汉民胸腹。

朱汉民岸立未动，也未抬手，任福康安手中长剑缓缓逼近，直抵胸腹，四寸，三寸，二寸，一寸，眼看着那犀利剑芒就要点上朱汉民心窝。

朱汉民仍未动，但那福康安却手中软剑忽垂，闪电一般撤了回去，适时，朱汉民笑道：“阁下，倘若我在你招式用老，真气难达剑梢之一瞬间，挥剑反击，你阁下有几分把握躲得开？”

福康安道：“渊停岳峙，以静制动，看来你确实得到了夏梦卿的真传，阁下，你再试试我这第二剑吧！”

他第二剑剑出如风，迅若电掣，点向朱汉民咽喉。

朱汉民视若无睹，容得剑芒逼体，后退一步，轻易躲过了第二招。

岂料，福康安突然一声冷笑：“阁下，小心我这第三剑！”

手腕一振，剑芒陡地暴涨，朱汉民一惊转身，但仍嫌稍慢一步，“嘶”地一声，前襟为剑锋划破一道裂缝。

朱汉民神色微变，笑道：“阁下，我没想到你兼谙密宗心法！”

福康安收剑说道：“密宗也是武学，不管什么心法，总之你败了，我仍守着皇上爱才初衷，要不然我真力略加一分，你阁下……”

“笑话！”朱汉民截口道：“你技仅止此，何曾留情，不能算败，至于什么爱才初衷，那更是欺人之谈，如今三招已经让满，我要出手了，小心！”

话落举剑，不容福康安有授手余地，刷地一剑挥了过去，直袭福康安前胸，快得令人咋舌。

福康安自然知道自己那一剑得手得太以侥幸，那只是万分之一的机会，

如今眼见朱汉民挥剑反击，他自是丝毫不敢大意，软剑一挥迎了上来。

他本打算仗着自己的腕力以硬碰硬，先格落朱汉民手中的软剑，岂料他软剑刚自挥出，朱汉民已剑芒一闪，收剑撤身，垂下剑尖，他猛觉胸前一凉，低头看待，同样地，衣襟上也有了裂缝一条，而且跟朱汉民胸前裂缝长短一丝不差。

只听朱汉民笑道：“阁下，投桃报李，以牙还牙，我不欠你的了，也算是我爱惜你这么一个人材，一身所学不易……”

福康安突然大笑说道：“好一个投桃报李，以牙还牙，阁下，正如你所说，我也不领这个情的，看剑！”一腾身，直扑而上。

朱汉民双眉一挑，道：“你阁下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举剑迎了上去。

高手相搏，迅捷无伦，朱汉民武林第一，福康安也所学不凡，转眼间又是三招过去。

在那第七招上，忽听朱汉民一声长笑，福康安一声大喝，剑影全敛，寒芒俱隐，一切归于静止。

再看时，朱汉民剑尖下指，昂然岸立。

那福康安一袭锦袍前胸上，多了五处剑痕，衣衫破裂，肌肤暴露，只是毫无破伤，他玉面铁青，神色怕人。

四名大内侍卫大惊失色，纷纷闪身，拦在福康安与乾隆身前，乾隆则急忙上前惊声问道：“小安，怎么样，伤着哪儿没有？”

福康安脸色铁青，强笑说道：“不妨事，老爷子，他伤不了我，只是，老爷子，这种叛逆早除为妙留他不得，要不然……”

乾隆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白天我在景山就有这种想法，偏偏你不听，说什么要再试试，这种人冥顽得很……”

福康安没说话，乾隆却立即又转向朱汉民厉声说道：“你好大胆，竟敢伤我的贝子，对你，看在傅小天面上，我一再容忍，如今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朱汉民道：“你本不必顾那么多，死在眼前，你还敢冲着我发横，摆你那鬼皇帝的威风，委实是太不知死活了！”

福康安突然冷冷说道：“我自知不是你的敌手，他们也无护驾，但是你若敢大胆妄为，行刺皇上，那你是要德容与纪泽的命！”

朱汉民一震，变色喝道：“福康安，你敢，你若敢动德贝勒与纪大人毫发，我先杀傅恒全家，然后血洗大内一个不留，你要知道，凭我，那并不是什么难事！”

四名大内侍卫惊得退了一步，福康安却平静地道：“那没有什么敢不敢的，家家有规矩，国有国法，德容与纪泽论罪该满门抄斩，皇上仁德为怀，大度宽容，既往不究，可是你若伤了皇上，那追根究底起来，德容与纪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傅侯也将难免再被株连，取消对他之赦令，至于你要杀傅大人全家与血洗大内，那我可以告诉你，傅大人全家可以死，大内却不比当年，不信你不妨试试！”

朱汉民双眉刚挑，忽又一笑说道：“我真是糊涂，德贝勒与纪大人俱是你满旗之人，杀一个，少一个，忠良越少，我求之不得，又担的什么心！”他是故示淡然。

福康安岂易受欺，冷笑说道：“倘如是，日间在那景山之上，你早就下手了！”

朱汉民说道：“如今我已没有犹豫了，而且只要是我让你们这几个走脱一个，谁又知道人是谁杀的？”

福康安冷笑道：“不见得，你该睁开眼睛瞧瞧，我这两名御林军已少了一个，他回去不但调集人手来，而且会在大内留了话，只要皇上有毫发之伤，自有人马上拿下德容与纪泽！”

朱汉民道：“别拿德贝勒与纪大人挟持我，那没有用，我说过，他二位是你们满旗中人，你们自己人杀自己人，杀一个少一个，正是我求之不得之事，再说，尽管他二位对我有恩，但那是私恩私义，我不会为此而不顾民族大恩大义！”

“私恩私义！”福康安哼哼冷笑道：“他两个为前明宗室保留了一条根，这叫私恩私义？”

朱汉民一震，但旋即笑道：“那没有什么，他二位救的是傅威侯的儿子，也是因为与傅侯的交情，要没有这点关系，他二位说什么也不会冒着那欺君罔上的灭门之险来救我，所以对我来说，那是私恩私义！”

福康安道：“是什么，那随你说了，只要你良心能安，对得起他两个，你就下手吧。”

朱汉民截口道：“得为大汉荣辱，为复兴大业，我心安理得，也不惜死任何人，便是我生身父母也是一样！”

福康安冷笑道：“好一个忠义之士，不愧前明之后，那你还犹豫什么？”

朱汉民道：“我没有那么好犹豫的！”说着，举起手中软剑。

福康安倒移一步，挡住乾隆，道：“要伤皇上，先杀了我再说！”

朱汉民道：“你是他的骨血，我自然也不会留你！”

迈步逼了过去。

四名大内侍卫厉喝一声扑了过来。

朱汉民一声轻喝：“丧心病狂，背宗忘祖，汉族之中没有你们这样的人，滚！”

软剑抖处，血雨崩现，四名大内侍卫惨号退后，砰然倒地，四只有掌齐被削落，血流如注，立刻遍地。

乾隆犹不知死活，怒喝说道：“大胆叛逆，竟敢伤我侍卫，这还了得。”

朱汉民冷然说道：“连你我都要杀，何况几个走狗！”

挥剑劈向了福康安。

福康安神色怕人，正要挺剑一拼。

岂料，朱汉民右腕一抖，突然收剑后退。

那没别的，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因为在他挥剑劈出的刹那间，他突觉右腕上如被虫咬，一阵麻痛几几乎使他把剑不住。

朱汉民高手第一，立刻觉出情形不对，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立刻运功默察。

没有，就是没有，方圆十丈之内，除了眼前七人之外，别说绝无人迹，便连鸟兽也没有一个。

本来是，那怎么会有人呢？在满朝之中，他不信有这种高功力的人，如果有，对自己也绝不会这么客气。

在汉人之中，倒是有的，可是，既然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那知名的几位，又绝不会拦住他杀乾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福康安自然不明所以，他刚一怔，朱汉民已然暗存试探之心地又递出了掌中软剑，软剑刚递出——

那右腕之上又是针扎蛇咬般一痛，同时右臂一阵发麻无力，软剑又垂。

这回朱汉民留了意，也就因为他留了意，所以他暗暗地不由一惊，非他，那是在他右腕一痛之前，他察出有一阵极其轻微的阴风，由斜刺里拂了过来。

可是当他运功默察时，十丈内仍没有人影。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朱汉民暗感怪异之下，突然想起乃妹小霞的那句：“弘历阳寿未终，自有百灵庇护”，莫非就是这回事？朱汉民读的是圣贤书，他不语怪力乱神，可是由于乃妹小霞的生死存殁之谜，已在他心中产生了疑问，使他有点相信那神鬼之说了，如今再遇上这种怪事，他是不得不信了。

就在朱汉民诧异心惊，暗暗称奇之际。

福康安趁着他这一分神，也怀着一颗诧异莫明之心地突然一剑反刺过来，直奔朱汉民咽喉，他下手皆取要害，全是杀招。朱汉民闻得破风之声，霍然惊觉，连忙振腕出剑，把福康安刺来软剑格了开去，这一回，手腕竟然没再痛。

这就又怪了，难不成杀人不成，自卫可以？

朱汉民一剑格开福康安来剑之后，呆了一呆，突然掷剑说道：“弘历，算你今宵命大，暂且留你一颗五阳魁首，异日一并结算！”转身而起，破空而去。

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奇怪，眼看便要得手，他绝无放手之理，那么，为什么他两次撤剑，如今又突然离去？

福康安与乾隆都呆住了，好半天，福康安才道：“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

乾隆倏然而醒，捋着胡子点头沉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忽地轻击一掌，哈哈笑道：“小安，我是圣天子，圣天子自有百灵护佑，就是这么回事。”

福康安默然了，他有点怀疑，但他却不得不信，因为，他明白，朱汉民绝没有自动放弃这大好良机之理。

同时，他也知道朝廷之中，没有这种高手，而汉人之中的高人，则不可能阻拦朱汉民。

这想法，跟朱汉民一样，所不同，就是他不知道朱汉民右腕生痛，并有阴风拂体。

好半天，他突然开了口：“老爷子，咱们的人，怎么仍未见来……”

一语方毕，百丈外人影闪动，数十条人影如飞掠至。

那是十几名红衣喇嘛与大内侍卫，红衣喇嘛两手空空，那些大内侍卫则是人手一枝火器。

看样子，他们是精锐尽出，外带这些歹毒霸道的火器，是准备志在必得，不能生擒朱汉民，也要抬个死的回去。

十几名红衣喇嘛与一众大内侍卫，由一名身材高大，长相狰狞凶恶，巨目海口，满脸于思的红衣喇嘛率领，近前一起躬下身形，恭谨说道：“卑职等来迟，圣驾受惊，死罪……”

乾隆一抬手，道：“国师等少礼！”

自雍正以降，皇上对喇嘛们总是客客气气的，红衣喇嘛们应了一声，站

直了身形，乾隆目光投向大内侍卫中，一名中等身材，面目阴沉的黑衣老者身上，冷冷说道：“申克常，大内离这儿很远么？”那名唤申克常的黑衣老者一哆嗦，头垂得更低：“禀万岁，是国师与奴才等……”迟疑着没有说下去。

乾隆沉声叱道：“要等你们来救驾，我的脑袋早让人家割走了，怎么回事？说！”

申克常一哆嗦，尚未开口。

那名高大红衣喇嘛，神色狰狞地突然说道：“禀您，是卑职等出了内城之后，全着了人家的道儿，都躺在了护城河边，一直到刚才才醒。”

雍和宫与大内侍卫中的精锐，人数达数十名之多，便是当今诸大门派也为之侧目，如今竟一起着了人的道儿！

听话意，看神色，不像有假，他们也没那个胆欺君，更不会往自己脸上抹灰。

福康安闻言一怔，乾隆吃惊问道：“是什么人这般大胆……”那高大红衣喇嘛脸一红，摇头说道：“卑职等不知道！”乾隆急又问道：“对方有多少人？莫非他们敢大举进犯内城？”那高大红衣喇嘛脸更红，又摇了摇头：“卑职等也不知道！”乾隆一怔，讶然说道：“怎么，那是怎么回事儿？”

高大红衣喇嘛说道：“卑职等出了内城之后，只觉一阵阴风迎面拂来，卑职等就立刻全都人事不省的，一直到刚才才醒过来，连个人影儿也没瞧见，所以不知道对方是谁，有多少人？”

乾隆脸色一变，转注福康安，道：“小安，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福康安皱眉摇头，道：“难说，我不相信当今什么人在这等功力

那高大红衣喇嘛道：“贝子爷，事实上卑职等确是……”

福康安摆手说道：“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百思莫解……”

话锋微顿，接道：“那人不是本朝中人，要是，他不会拦你们救驾，可是那人假如是汉人，你们如今又不可能好好儿地站在这儿！”

那高大红衣喇嘛一颤，道：“卑职也是这么想！”

福康安忽地转向乾隆，瞿然说道：“老爷子，我明白那叛逆朱汉民为什么两次收剑而又突然的离去了。”

乾隆道：“你知道为什么？”

福康安道：“必是那个对付国师等之人，暗中也对付了他！”

乾隆呆了一呆，摇摇头说道：“不可能，不可能，他既然拦截了呼图克等人，又怎么会拦阻朱汉民行刺？他要是不打算让朱汉民行刺，又为什么要拦阻呼图克他们呢？他们赶来了，那朱汉民不就跑不掉了！”

福康安道：“老爷子，您有没有觉得，这个人两面都帮？他既不让朱汉民行刺，却也不愿国师们以火器对付朱汉民？”

乾隆轻击一掌，叫道：“对，他要是帮我的，绝不会顾惜朱汉民，他要是帮朱汉民的，又绝不会便宜呼图克他们……”

福康安道：“老爷子，我正是这个意思！”

乾隆道：“那么这个人会是谁？”

福康安摇头说道：“不知道，不过，至少他对您没有恶意，非友亦非敌。”

乾隆皱眉说道：“怎么没有听说过，当世之中有这么一个神奇人物？”

福康安道：“所以我百思莫解！”

乾隆皱眉沉吟说道：“此人身手比朱汉民还要高，甚至于要强过那当年

的夏梦卿，还好他虽非朋友亦非敌人，要不然……”

不禁遍体生寒，摇摇头，改口说道：“看来，江湖之大，是无奇不有，武林之中，卧虎藏龙，是言也不虚，唉，没事儿了，回宫去吧！”

他下旨摆驾，一众大内侍卫如逢大赦，忙不迭地前行带路开道，那些个红衣喇嘛，则护卫左右，拥着乾隆，离开了先农坛，返回皇城。

## 第十七章 女人心 海底针

一条淡白人影身法如电，自夜空中飞射而过。

当这条人影快要抵达那文丞相祠的时候，朱汉民突然刹住身形，落身在一处屋面之上，双目之中威棱闪射，直逼前面那一片茫茫夜色中，沉声喝道：“是哪一位隐身此处，拦人去路？”

前面那一片茫茫夜色之中，划空响起一声既娇又媚，悦耳动听的娇滴滴话声：“是我，故人！”

随见前面十丈处屋角暗影内走出了一条无限美好的黑色人影儿，蒙着面，只留一双勾魂流波妙目在外。

朱汉民对之并不陌生，的确是故人，是那位修罗一后邬飞燕，此时此地，隐身拦路，她这是什么意思？

朱汉民当即双眉一挑，道：“你又来干什么？莫非……”

邬飞燕流波妙目转动，一笑说道：“哟，别这么大火气好不？今宵天上月圆，我一个人形只影单，对月发愁，便是举杯邀月，那也只是个不解事的月儿跟自己清凉孤寂的影子，怪难受的，我想起你，来看看，希望你怜香惜玉，能安慰安慰我，难道不行？”

她说来若无其事，而且带着媚荡的娇笑，可是朱汉民却听得怒火攻心，脸上直发烫，心想，世上怎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当下目中威棱暴射，方待发话。

那邬飞燕却已然手掩檀口，笑弯了柳腰：“瞧你，别那么紧张，说着玩儿的，我怕看你这位俊郎君那煞气冲天的样儿，今宵此时，那多煞风景？有空没有？可否借一步说话？”

朱汉民简直哭笑不得，强忍怒火杀机，道：“有此必要么？”

邬飞燕勾魂妙目一转，娇笑说道：“自然有哇，要不然我干什么冒杀身之险来找你？”

朱汉民冷然摆手，道：“那么我就住在前面，那儿坐坐去！”

邬飞燕摇头说道：“别那么不解风情，我想跟你单独谈谈，不希望有任何一个第三者在旁，那干什么都不方便！”

这女人，说起话来，总是这么不干不净的。

朱汉民怒火又往上一冲，道：“我希望你自重一些，也放正经点，要不然，莫怪我……”

“哟！”邬飞燕伸出根水葱般玉指，遥遥一指，笑道：“别老板着那张道学先生面孔好不？简直是吓煞人来恨煞人，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道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还有人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纸。’怎么你……”

她是越说越不像话，朱汉民忍无可忍，冷哼一声，便要有所举动，邬飞燕忽地一变语气，接道：“阁下毫无怜香惜玉之心，也完全不解风情，诚乃是木石人一个，说吧，阁下，有空么？”

朱汉民只有再度忍下，道：“我那居处，只有家母一人！”

邬飞燕道：“我知道，可是我不希望有任何第三者在侧。”

朱汉民冷笑道：“好心智、好计谋，你想使我母子分开，然后再……”

邬飞燕截口笑道：“好聪明的笨人，我要对付你那娘，早就可以下手了，何必非等你回来之后？俊郎君，对么？”

朱汉民冷冷说道：“那是因为你不知我母子居处！”

邬飞燕笑道：“这句话更见聪明，我要不知道你母子的居处，会跑到这儿来等你么？”这话不错，她怎不到别处去等？

朱汉民心中一震，道：“这么说来，你是知道了？”

邬飞燕笑道：“你在北京城的一举一动，永远别想瞒过我！”

朱汉民迟疑了一下，道：“那么你等一等，我回去看看就来！”

邬飞燕笑道：“阁下奈何如此不信任人，好吧，快去吧，别让我久等啊？从刚才到现在，我这两条腿都站酸了，你一点也不心疼？”

朱汉民懒得理她，腾身掠起，划过夜空直落文丞相祠后院，只听那柴房中响起聂小倩的话声：“是民儿回来了么？”

朱汉民眼见灯光透窗，人影对孤灯，心中已就一宽，闻言更立即放了心，忙应道：“娘，是民儿回来了！”

说着走向房门，适时木门伊呀而开，聂小倩面挂得意笑容，道：“你这孩子，就不怕娘担心，怎么这么晚？见着你妹妹了么？”

朱汉民道：“娘，待会儿民儿再行详禀，民儿还要出去一下。”

聂小倩愕然问道：“还要出去？什么事儿？”

332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娘，邬飞燕，她来找民儿……”

接着把适才事说了一遍。

听毕，聂小倩皱眉摇头：“傻孩子，看来你还是经验不够，历练不足，有可能她本来并不知道咱娘儿俩住这儿，你这一回来，不等于告诉她了？”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娘，孩儿本也这么想，只是她没往别处……”

聂小倩笑道：“她知道你要回来，赶在你前头总可以吧！”

朱汉民道：“那她大可以不露面地看着民儿，又何必再现身？”

聂小倩摇头说道：“她瞧透你必然不放心娘，乃有意你亲口答应了跟她去，既这样能调开你，又能摸清咱们的住处，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朱汉民一怔，陡挑双眉，冷哼说道：“好奸诈狡猾的东西！”

“别这样！”聂小倩截口笑道：“也许真如她所说，她早已知道了咱们的住处，并没有下手咱们的意思，是娘多虑，不过，按常情论之，她是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朱汉民道：“那么，娘，您说该怎么办？”

聂小倩平静地道：“不要紧，你去吧，娘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娘，孩儿不去了，要嘛她就到这儿来谈！”

聂小倩失笑说道：“这哪像个叱咤风云，气吞河岳的武林第一高手？倒像个永远长不大的五岁孩童了，男子汉，大丈夫，言出如山，说一句要算一句，去吧，别让他们笑话，也别让他们笑娘，只是，记住，要留心在意——”

朱汉民眉锋一皱，迟疑地道：“那么娘——”

聂小倩道：“别为娘担心，对她，没人比娘了解得更清楚！”

朱汉民陡挑双眉，道：“那么，娘，孩儿去了！”

腾身拔起，直上夜空。

到了那处屋顶，邬飞燕果然还在那儿等着，一见朱汉民来到，她立即笑着说道：“阁下诚信人也，怎么样，你那位娘还安好吧？”

朱汉民不理她的调侃讥刺，冷冷说道：“你很高明，我上了你的当了，可是我警告你，对我母子，你最好少施那些阴险卑鄙的鬼蜮伎俩……”

邬飞燕截口说道：“你阁下别担心，我这个人跟故门主的脾气不一样，无论对谁，我都是来明的，我会要他输得口服心服，死得毫无怨言，我是不来暗箭伤人那一套的。”

朱汉民冷冷说道：“但愿如此，我没有太多的工夫，哪儿去，说吧！”

邬飞燕勾魂妙目微瞟，道：“如今还是不说的好的，说了你就不敢去了！”

朱汉民扬眉说道：“笑话，便是龙潭虎穴，我也说去就去。”

邬飞燕笑道：“豪气可佩，只是，那地方不是龙潭虎穴，而是温柔乡，销魂窟，你敢去么？”那问话的神情既媚又荡。

朱汉民一怔，哑了口。

邬飞燕格格一笑，又道：“瞧你，又紧张了，别怕，逗你玩儿的，布那温柔乡，销魂窟，我也得看人哪，跟我来吧，玉龙儿！”

柔荑微抬，腰肢扭动，翩然向前驰去。

朱汉民双眉陡挑，闪身跟了上去。

邬飞燕带着朱汉民一路疾驰，不到片刻工夫，来到一处，那是城南空荡荒郊的一角。

在这里，杂草丛生，长可及膝。

在那一片杂草之中，有一座本为朱栏碧瓦，而今油漆剥落，久经风雨的八角小亭。

小亭傍着一池碧水，月色溶溶下，小亭倒影池中，那情境，倒也颇为静雅情幽。

只是，凡是游览美景的人，全都到了西郊名胜地，这地方是乏人问津的，这，由那油漆剥落，碧红褪色，及那长可及膝的野草，可以得到证明。

而，如今，在这人迹稀至的小亭之中，那圆圆的石桌之上，却摆着一壶美酒，两付杯箸，几色精美菜点。

而且，那杯、箸、壶、碟，全是玉、牙、银器，样样精美，珍贵异常，绝不类寻常人家所有。

这已够出人意料，而更出人意料的，是那小亭之中，还侍立着两名明眸皓齿的青衣美婢。

邬飞燕把朱汉民让进了小亭，两名青衣美婢盈盈敛衿，脆声说道：“见过圣后及朱大侠。”

礼不可失，朱汉民忙也还了一礼。

那邬飞燕却摆了摆手，一面肃客入座，一面笑道：“其实世人都不懂享受，今夜月圆灯明，观灯的观灯，赏月的赏月，却是尽往人多的地方钻，似那般人挤人，人看人，有什么意思，倒不如找上个清静地方，邀一知己，相与举杯邀月，亭中小酌，那才富有诗情画意，也是人生难得几回的快事，阁下以为然否？”

朱汉民一直凝神戒备，未加答理。

邬飞燕妙目流转，笑道：“阁下，我问你话呢？客不答主问，不怕失礼么？”

朱汉民冷冷看了她一眼，道：“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邬飞燕格格笑道：“我不是说过了么？找个清幽所在，披银辉，对碧水，邀一知己，举杯邀月，亭中小酌，乃人生难得几回的快事，还会有什么意思？”

朱汉民冷冷说道：“彼此生死大敌，前此也曾干戈相向，流血横尸，我不以为有此可能，此举令人起疑。”

“哎呀！”邬飞燕以手掩耳，皱眉娇笑道：“你这个人真是，当此月明风清，万籁俱寂之际，处此清幽美雅之所在，别谈这些腻人、怕人的字眼，别煮鹤焚琴地大煞风景好不？那多扫人兴头哇？阁下是个雅人，我也不愿妄自菲薄，以前是以前，今夜是今夜，今夜在此你我是朋友，我把你当做知己请来赏月对饮，开怀欢谈，任何人不许提起干戈之事，要不然我可要学学当年周郎戏蒋干，找个太史慈按剑一旁了！”

朱汉民道：“你自比周公瑾，我可不愿做那蒋子翼！”

邬飞燕轻举皓腕，笑道：“说着玩儿的，别认真，人生任何事都认真不得，坐啊！”

她今夜竟然是表现得一丝敌意毫无。

朱汉民暗暗诧异之余，毅然坐下，道：“你请我来此之意，当真是这么单纯么？”

“哎呀！”邬飞燕皱眉娇呼说道：“你这个人简直比女人家还多疑，别那么小心眼好不。你自己瞧瞧看，这儿是龙潭虎穴，还是温柔乡，销魂窟？有没有什么暗布刀斧手的阵仗？怎么那么不能相信人家嘛，看来我就是把心挖给你都白费……”

朱汉民听得眉锋刚皱，邬飞燕忽地一笑又接道：“实在说吧，我是替你饯行的！”

朱汉民心头一震，道：“你又替我饯的什么行？”

邬飞燕妙目眨动，笑道：“你明天不是要走么，不该么？”

朱汉民心头又复一震，道：“谁说我明天要走？”

邬飞燕伸出水葱般玉指一指，差点没点上朱汉民额头，笑道：“你呀，算了吧，有什么事你能瞒得了我？江南有人到了北京，找你的，不是大事，不会找你，既是大事，你今晚不走，明天必走，那么，你来的时候我没有给你接风洗尘，你走的时候，总该给你饯个行呀！”

朱汉民听得心神连连震动，脸上不由变了色，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邬飞燕未及时回答，眼儿媚，笑得也俏，道：“枯坐干谈，没什么意思，咱们边喝边谈，好不？”

不等朱汉民有任何表示，她便一摆玉手：“来，斟酒！”

两名青衣美婢应了一声，执起玉壶，分别为朱汉民及邬飞燕满倒一杯，邬飞燕眉目生春，举杯相邀道：“劝君饮此一杯酒，此去江南无故人！”

她把更尽改成了“饮此”，把那“西出阳关”，改成了“此去江南”。

此女的确是个善解人意，聪明柔婉，玲珑剔透的可人儿，只可惜狠毒起来，一如罗刹蛇蝎，也许，这是她的另一面。

朱汉民迟疑着未举杯，邬飞燕咬牙嗔道：“你呀，那多疑的心眼，恨煞人！”

伸手拿过了朱汉民面前银杯，一仰而干，然后把自己那一杯负气地放在朱汉民面前，圆瞪美目道：“怎么样，须眉昂藏七尺之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还怕不？那要是穿肠毒药，就让我先寸断肝肠吧！”

一句话激得朱汉民挑了眉，伸手拿起玉杯，一饮而尽。

邬飞燕突然格格笑道：“这才是，我这酒里虽然没有穿肠毒药，可是喝下去却不比断肠毒药令人好受多少，你知道我放了什么？”

朱汉民冷然说道：“便是穿肠毒药我也已下了肚，还有什么比穿肠毒药更可怕的？”

“有！”邬飞燕道：“你听说过喇嘛们有一种专供皇上取乐的媚药，叫……”

朱汉民大吃一惊，变色喝道：“邬飞燕，你敢……”

“有什么不敢的？”邬飞燕脆笑说道：“我要看看你到底能坐怀不乱到什么程度，比那展禽究竟强多少，我略施机巧，没想你竟这么容易上当，看来，武学是武学，要想处于不败，必须还要辅以经验。”

朱汉民勃然变色，双目暴射威棱，道：“你难道不怕我先杀了你？”

邬飞燕道：“你可千万别杀我，杀了我你就别想有人替你解那药力了！”

朱汉民又羞又怒，道：“我朱汉民宁可嚼舌一死，也不愿……”

“壮哉！”邬飞燕娇笑说道：“那么，那匡复大任交给谁？”

朱汉民一震哑口，但旋又说道：“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中，不乏高明之士……”

邬飞燕道：“倘若人人能肩负，那就称不得‘大任’了！”

朱汉民双眉一挑，便要站起。

邬飞燕突然笑道：“傻子，又来了，真煞风景，你且运气试试看！”

朱汉民间言连忙运气一试，一试之下，不由心中顿松，放心是放心了，可却又恼又气，哭笑不得地红了脸。

邬飞燕眨动妙目，笑问：“玉龙儿，如何？”

朱汉民冷冷说道：“还好你没有，否则那是你自找死路，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再这么无端戏弄，莫怪我……”

“够了，阁下！”邬飞燕截口笑道：“凡事可一不可再，次数多了，就没意思了，我这用意不过在告诉你，我没有害人之心，请你放心大胆，开怀畅饮，免得你疑神疑鬼，与我格格不入，辜负了良辰美景，我敬你这第二杯！”

说着，她又举起了面前杯。

朱汉民对她始终不敢放松戒心，举杯略一碰唇，道：“我仍不以为你会放过任何一个杀我的机会！”

邬飞燕道：“可是事实上我已放过了一次！”

朱汉民道：“我几乎不敢相信！”

邬飞燕道：“可是你毕竟相信了。”

朱汉民道：“我仍感怀疑！”

邬飞燕挟起一块卤菜，放进檀口之中道：“你是要知道理由么？”

朱汉民道：“自然乐于听听！”

邬飞燕道：“那是因为你即将离开北京，对我来说，已是友非敌，要不然，我确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杀你的机会的。”

朱汉民道：“那么，那当年千毒门之仇恨呢？”

邬飞燕道：“冤有头，债有主，那我要找你爹索报！”

朱汉民扬眉笑道：“那你得先找我才行！”

邬飞燕抬起妙目，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忽地一笑说道：“我知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舍不得杀你！”

朱汉民眉锋一皱，道：“我再警告你，请你自重一点！”

邬飞燕没在意，笑了笑，道：“我句句由衷，也字字发自肺腑，信不信由你，看来我除非把心掏出来放在你的眼前，你是不会相信的。”

朱汉民眉锋一皱，没说话。

邬飞燕忽又淡然一笑，这一笑，该是凄婉动人，可惜一块黑巾覆面，让

人看不见，她道：“我也知道，你看不上我，那本难怪，我本是残花败柳，也生过孩子，怎比得上那国色天香的娇贵郡主……”

朱汉民口齿启动，欲言又止，那是因为他觉得对邬飞燕，一个满口胡言，年龄差了一大截的女人，没有解释的必要。

邬飞燕又笑了笑，接着说道：“你不必说些什么，对我，那显得多余，我也不敢奢求你什么，只要你明白邬飞燕的心意，记住在那茫茫人海中，有这么个可怜的薄命女人就行了！”

委实，这令得朱汉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做梦也没有料到邬飞燕会来上这种阵仗，而且好像是真的。

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是故，朱汉民他仍默然未语。

而，邬飞燕她却再度开了口，而且是含笑举杯：“来，喝了这一杯，咱们谈点别的。”

朱汉民有如释重负之感，连忙举起了面前酒杯。

在举杯就唇之际，他看见邬飞燕把那只玉杯儿，送到了覆面黑巾之后，他忍不住脱口说道：“这样不是很不方便么？”

邬飞燕一笑停了杯，妙目深注，道：“你是想看看我的真面目？”

朱汉民不自觉地脸上一热，忙道：“不，我没有这个意思……”

“不用解释！”邬飞燕摇头笑道：“不要紧，以前你我敌对，要看我的真面目，那要动手，如今既属朋友，那就不必了，这张脸，我不会吝于示人的，不过，我要先说明，免得你待会儿失望，那不是国色天香，花容月貌，而是令人触目心惊的无盐嫫母般丑恶！”

说着，她轻抬皓腕，轻轻地扯落了那块覆面黑巾。

朱汉民只觉得心头一阵猛跳，脸上燥热，连忙低下了头，那不为别的，只为邬飞燕覆面黑巾后的那张脸。

确如她自己所说，那张脸，能令人触目惊心。

那是一张既娇又媚的如花娇靥，杏眼桃腮，眉目如画。

那是娇艳欲滴，吹弹欲破的一张脸，美是美极，可是在那美艳之中，还带着常人所没有的，一股媚意一股狐媚。

媚得蚀骨，那眉梢儿，那眼角儿，莫不具有夺人魂魄的魅力，若称之为妖烧尤物，绝不为过。

那流波妙目，那悬胆般小瑶鼻，那朱唇，还有那颗能要人命的黑痣……无怪乎当年雷惊龙宠爱备至的，视为禁脔。

兰珠够美，但朱汉民面对兰珠能丝毫不动心。

邬飞燕并不如兰珠美，但是她能让朱汉民怦然心动，有一种从未有过，而又说不出的感觉。

这，使得朱汉民连忙平静心神，垂下目光。

而适时，邬飞燕笑了，这一笑，真能使那万里长城为之崩塌，她极其柔婉，而又带着挑动地道：“怎么样，我们的再世展禽鲁男子？我这张脸，尚堪入目否？”

朱汉民未敢仰视，手里把弄着酒杯，强笑说道：“姑娘丽质天生，应非尘世中人……”

“姑娘？”邬飞燕眉目皆动，格格娇笑说道：“只怕是老姑娘了，你这句恭维，使我脸红，也使我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我说不出那是什么，

不过我很高兴！”

这话要是出自任何一个女人之口，朱汉民不会感到什么的，如今出自邬飞燕之口，却使得他心头一震。

他忙道：“姑娘这是说笑话……”

怪了！刹时间，他竟也没了敌意！

倒非他对邬飞燕动了情，而只不过仅仅是由于邬飞燕态度好转的一种好感，一种不忍。

邬飞燕又笑了：“阁下，那么咱们不说笑话，有你这一句称呼，及敌意毫无的态度，今夜我这饯行之酒没有白设，这番心意也没有白费，很够了，我该很知足了，咱们谈点正经的……”

话锋微顿，接着道：“听说你今天两次碰见了弘历？”

朱汉民心头一震，道：“姑娘，这听说二字何解？”

邬飞燕笑道：“那自然是指我的手下告诉我的，事实上，我的消息灵通，对北京城的一动一静都能了若指掌，那一部分要归功于我的手下，我一个人哪有那分身的通天本领？”

朱汉民毅然点头，道：“不错，今天我是两次碰见了弘历！”

邬飞燕道：“第一次在景山？第二次在天桥？”

朱汉民心头又复一震，道：“姑娘对我的行止动静，委实是了若指掌，而我的一举一动，也委实永远休想瞒过姑娘了！”

邬飞燕嫣然笑道：“那是你夸奖，也是你自己太不小心，其实只要你稍微留意躲着我一点儿，那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朱汉民淡然笑了笑，没说话。

邬飞燕妙目流注，望了他一眼，又道：“很出我意料，我绝没想到你会放过弘历！”

朱汉民道：“姑娘既对我的行止了若指掌，当知我两次碰见弘历的情形，那情形，让我没有办法下手！”

邬飞燕点了点头，道：“我知道，在景山之上，是因为那位德贝勒与纪提督闻讯赶到，你碍于他二位，不好下手。”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正是如此。”

邬飞燕笑了笑，接着道：“恕我直言，我要判你个不是，你阁下，既称当今武林第一奇才，就该明辨公私，而不该因私而废公。”

朱汉民有点羞愧，道：“姑娘所责极是，只是……”

“只是什么？”邬飞燕笑道：“便是他两人与你上一代的交情深厚，对你有大恩，但那究竟是私恩，不能为私恩而舍却民族公仇！”

朱汉民默默地听着，没说话。

而暗地里，如今，他对这邬飞燕有了重新的评价。

邬飞燕笑了笑，又道：“景山的事儿不说了，在那先农坛后可并没有德贝勒与纪提督在扬，为什么你又放过了弘历？”

朱汉民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也许正如弘历自己所说，圣天子有百灵庇护。”

邬飞燕道：“子不语怪力乱神，你知道，这不成理由！”

朱汉民道：“我也知道这不成理由，而事实确是如此！”

显然，他是不愿意深说。

但邬飞燕却紧逼不放，笑道：“事实是怎么样的？”

朱汉民淡淡笑道：“圣天子有百灵庇护！”

这句话答得很够技巧。

邬飞燕笑了笑，道：“有何理由令你放那不再良机？”

朱汉民道：“可是事实上，我不得不放过！”

邬飞燕道：“如今对我这是友非敌的同路人，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朱汉民淡然说道：“姑娘误会了，那不是我不说，而是我不知该怎么说才能使姑娘相信！”

邬飞燕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朱汉民道：“有人暗中拦阻我杀弘历。”

邬飞燕道：“谁，福康安并不是你的敌手！”

朱汉民道：“福康安自不是我的敌手，我是说另有其人。”

邬飞燕愕然说道：“另有其人？谁？”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知道，此人功力极高，来去无踪无影。”

邬飞燕笑道：“我不以为当今武林之中，除了跟令尊同时的几个知名之士之外，还会有人功力比你还高，而他们也不会阻拦你杀弘历的。”

朱汉民道：“我也这么想，也许，那人是满族中人。”

邬飞燕笑道：“那就越发地不可能了，据我所知，满虏之中，没有功力这么高的人，再说，倘若那人是满虏中人，他既有力量阻拦你，便决不会轻易放过你！”

朱汉民苦笑说道：“所以我百思莫解。”

邬飞燕道：“这么说来，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朱汉民道：“我没有骗姑娘，也没有这个必要！”

邬飞燕妙目中异采电闪，笑道：“那才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事情呢，莫非弘历他真有百灵庇护不成么？”

朱汉民道：“我不知道，不过，事实上的确有人拦我是没有错的！”邬飞燕皱眉沉吟说道：“那么，这个人可能是谁？”

朱汉民摇了摇头道：“无从猜起！”

邬飞燕道：“由情形看，这个人既不让你杀弘历，又不伤害于你，他该既不是满虏同路人，也不是咱们的同路人。”

朱汉民点头说道：“姑娘高见，该是如此！”

邬飞燕微微笑道：“只是我还没有听说过，武林之中竟有这么一个脚踏两只船，或者是，两只船都不踏的高人！”

朱汉民道：“武林之中，是还没有听说这么一个人……”邬飞燕截口笑道：“而如今偏偏出现了这么个人，真是怪事！”朱汉民默然不语，他百思莫解，他能说些什么？

邬飞燕忽地扬眉笑道：“好了，既然想不出，猜不透，咱们何必再去钻那牛角尖，还是谈谈目前的现实问题吧，适才我说，江南派人入京找你，那必然是江南有了急要大事，对么？”

朱汉民毅然点头承认，道：“不错，确是这么回事！”

邬飞燕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以说给我听听么？”

朱汉民迟疑了一下，道：“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让人知道的，是江南有人威胁骚扰诸大门派，要诸大门派加盟他们反清复明！”

邬飞燕微微一愣，道：“诸大门派当年追随令尊，共图义举，进行匡复不遗余力，哪用得胁迫，只消一纸……”

朱汉民截口说道：“我也这么想，但是这般人不此之图，却用暴力逼使诸大门派非加盟他们不可，要不然……”

邬飞燕道：“要不然如何？”

朱汉民道：“他们扬言要血洗诸大门派！”

邬飞燕变色说道：“这是谁那么猖狂霸道？”

朱汉民道：“不知姑娘听说过没有，一个名叫灭清教的神秘组织！”

邬飞燕一怔，道：“灭清教？武林之中何来这么一个组织？”

朱汉民摇头说道：“那就非我所能知了，武林之中如今确实有这么个组织是不会错的！”

邬飞燕淡然一笑道：“这倒好，我修罗教刚刚兴起，现在又来个什么灭清教，你可知道这灭清教教主是什么人？”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知道，只知道他们那些教徒个个黑衣蒙面，功力诡异！”

邬飞燕柳眉儿双扬，道：“我倒要看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秘组织，是我修罗教强，还是他灭清教强，诸大门派答应加盟了么？”

听话意，修罗教与灭清教该是两回事。

朱汉民道：“他们动机可疑，做法不当，诸大门派自不会答应。”

邬飞燕道：“那么你的意思如何，诸大门派向来以你这位玉箫神剑闪电手之后，掌握号今天下的珠符令的人马首是瞻的！”

朱汉民道：“我打算先看看真实情形再说，倘能避免干戈，彼此精诚合作，我是乐于为之的！”

邬飞燕笑道：“这样也可免得让满虏坐收渔人之利？”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在举义发动之前，自己人先起内哄，那是大不智之事！”

邬飞燕说道：“倘若他答应精诚合作，愿意共同携手，而以要你拱手让出那领导人之地位为主要条件呢？”

朱汉民慨然说道：“成功不必在我，为大汉前途着想，只要他答应精诚合作，互相携手，我不在乎这领导人的地位！”

邬飞燕道：“阁下胸襟超人，令人敬佩，只恐怕他们不是那么好相与的，纵令答应精诚合作，握手并肩，也绝不会那么单纯！”

朱汉民道：“何以见得？”

邬飞燕道：“正如你所说，他们动机可疑，做法不当，所谓‘灭清’，可能不是为的匡复大业，拯生民于水火，报雪国仇家恨，而是妄图满足一己之私欲，乘机割据称雄，过过当皇帝的瘾，要不然，任何一个有志举事者不会以这种威胁手法争取同道！”

分析得是理！

朱汉民轩了轩眉，道：“那么，以姑娘高见……”

邬飞燕淡淡一笑道：“事关重大，我不敢妄陈浅见，不过，既为大汉基业，亿万生民，我又不得不大胆直陈，与那灭清教千万合作不得，倘能消灭之，还是及早消灭了的好，要不然不但影响匡复大计，而且武林之中贻害无穷，千万不可不慎，莫中人口蜜腹剑，包藏祸心之圈套，及早斩草除根，以免夜长梦多。”

朱汉民默然未语，半晌始道：“谢谢姑娘明教，我会相机行事的。”

邬飞燕笑道：“献策的是我，决策的是你，不过我为的是大局！”

朱汉民道：“我也不敢草率懵懂，败坏了大局！”

邬飞燕点头笑道：“那就好，北京城中，还有什么事要我效劳的么？”

朱汉民道：“谢谢姑娘，我没有什么事，不敢偏劳，只是……”

顿了顿，接着道：“我借问一句，姑娘那修罗教发号司令之所，可是在内城之内？”

邬飞燕神情微震，道：“你怎么知道？”

朱汉民淡淡笑道：“姑娘，我也有一些眼线。”

邬飞燕笑道：“是丐帮北京分舵这么说的？”

朱汉民道：“姑娘，恕我不便奉告。”

邬飞燕笑道：“我只道你一举一动全在我的监视之下，却不料自己也落入你的囊中，看来，你我旗鼓相当，难分高下……”

朱汉民道：“那是姑娘自谦，其实，我自知逊人多多！”

邬飞燕点头说道：“不错，我那修罗教之中枢，是在内城之内，怎么？你问这个……”

朱汉民道：“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内城中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

邬飞燕笑道：“详细所在我也不便奉告，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之所以选内城作为中枢重地的用意，是因为人们往往注意远方，不会注意近处，满虏决想不到在内城，在身边，有个要他们脑袋的反清复明组织，那既刺入了他们的心腹，时机成熟，稍微一动，更可制住他们的要害，而且平时也最安全，你以为对么？”

朱汉民由衷地点头叹道：“姑娘诚然高明，令我自叹不如！”

邬飞燕笑道：“那是你夸奖，能得第一奇才嘉许高明二字，且有不如之叹，邬飞燕这一辈子没算白活了。其实，我只是记取故门主亡夫的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

朱汉民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结果还是忍住了。

邬飞燕妙目深注，笑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今夜以前大不同，从今后，你我是友非敌，只要你义旗一举，挥师北上，我必竭尽所能，来个里应外合，如何？”

朱汉民大为感动道：“为大汉基业，为亿万生民，我这里先谢谢了！”

邬飞燕淡淡笑道：“不用谢，你我都不是为了自己，倘若是为自己，我非但不会帮你，还要找你算算当年旧帐呢！”

朱汉民道：“姑娘既是如此明白人，便该……”

邬飞燕道：“我明白，当年事，不能怪令尊，可是我身为故门主的未亡人，不能不替故门主报仇，我说过，冤有头，债有主，报仇索债，我要找令尊，而且那要在公仇之后！”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她竟突然变得这么深明大义！

朱汉民暗暗诧异，在口头上，他不得不有所表示，当即说道：“姑娘令人敬佩，我再谢谢姑娘！”

邬飞燕嫣然一笑，伸手举起玉杯，道：“天时不早，为免令堂悬念，我不敢屈驾过久，请尽饮这最后一杯，然后我送你回去。”朱汉民爽然举杯，略一碰杯之后，两个人同时一仰而尽，也许因为酒意，邬飞燕越显美艳娇媚，她含笑站了起来。

主人既已站起送客，朱汉民自然跟着站了起来，他郑重地拱起了双手，诚恳发话说道：“姑娘，多谢送行美意，我告辞了！”

邬飞燕娇靥含笑，那笑容之中，竟有点黯然意味。

“这一别，又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逢，月色甚佳，难道不要我送你回去，一路之上也好多谈谈！”

这话，更说得情意绵绵。

朱汉民心头震动，笑道：“谢谢姑娘，彼此同为复兴大业，江湖定有再见之日，夜色已深，我不敢劳姑娘相送。”

邬飞燕黯然一笑，黯然中那情意更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过了，对你，我不敢奢求什么，既如此，那么我就不远送了！”

尽管由于彼此出身有别，年龄悬殊，这种爱情不可能发生，朱汉民仍禁不住脸上一热，连忙一咬牙道：“那么我告辞了！”

一拱手，飘然出亭而去。

才走两步，忽听亭中邬飞燕叫道：“你，你认得路么？”

朱汉民只得回身：“谢谢姑娘，我找得到居处！”

话落，腾身飞射而去。

亭中，那邬飞燕一双纤纤玉手扶在那油漆剥落的亭柱之上，呆呆地望着朱汉民消失处，一双妙目之中，竟然有了一层迷蒙的薄雾，那美艳娇媚的粉面上，更浮起一片极其复杂的神色，那包含得太多，令人难解万一。

她就这么呆呆地站着，而且香唇翕动，不知在说些什么，因为，那话声没有任何一人能听得见，良久，良久……

蓦地里，一个清脆娇音划破这小亭周围的宁静：“二娘，咱们回去吧！”

邬飞燕倏然惊醒，缓缓转过娇躯，摆了摆手：“收了吧！”

一名青衣美婢道：“二娘，早收好了！”

邬飞燕妙目流转，目光落在石桌上，不由脸一红，可不是，石桌上那些杯盘杂碎早已被收在一只提篮中了。

她当即说道：“那么，咱们走吧！”

说着，当先袅袅行出了小亭。

朱汉民踏着那月影偏斜的淡薄银辉，回到了文丞相祠后院，他一眼看到了那犹自透窗的灯光，及对灯而坐，人影孤单的乃母聂小倩，心中为之一松。

适时，屋中聂小倩也已有所警觉，一面站起身子，一面问道：“是民儿回来了么？”

朱汉民忙自应道：“是民儿回来了，娘！”

屋门呀然而开，聂小倩含笑相迎，朱汉民甫一走近，她立即皱起眉锋，诧声说道：“民儿，你怎么带有酒气？”

朱汉民俊面一红，道：“娘，容民儿屋里拜禀，好么？”

聂小倩疑惑地望了他一眼，侧身让路。

进了屋，坐定，朱汉民抢先说道：“娘，民儿离去之后，您这儿没有……”

聂小倩摇头说道：“没有一丝动静，娘正感奇怪而百思莫解。”

朱汉民眉锋微皱，道：“那就怪了，难道邬飞燕当真转变了态度……”

接着，就把适才事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

听毕，聂小倩皱起了黛眉，沉思了一阵，忽地问道：“民儿，她确是邬飞燕么？”

朱汉民一怔说道：“娘，没有错，确是她，她唇边那颗黑痣是……”

聂小倩摇头笑道：“那今夜这件事就太怪太离奇了，邬飞燕前后简直若

判两人，对她，没有人比娘了解得更清楚了，她绝不可能有这种转变！”

朱汉民道：“据她说，那是因为我明早便要离开北京，彼此已是友非敌！”

聂小倩断然地又摇了摇头，道：“不是那么回事儿，也绝不会那么简单，要知道，你只是暂时离开北京，并不是不再来了，更不是从此放弃了你的任务，要照她的说法，你仍然是她的阻碍，她的威胁。”

朱汉民瞿然点头，道：“不错，娘，民儿永远不如您，那么您以为……”

聂小倩摇头说道：“很难说，民儿，你确信那酒菜之中没有毒？”

“没有，娘！”朱汉民道：“民儿适才一路之上还数次运气相试，血脉通畅，六经八脉诸大穴，也毫无不适现象。”

聂小倩满面不解地道：“难道说她竟真的对你……”倏然住口不言。

朱汉民脸上一热，没有接话。

聂小倩旋又自己摇头说道：“这委实是令人难解，这委实是令人难解，她是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加害咱们母子的机会的……”

朱汉民道：“可是事实上，对她来说，今夜这该是大好良机，而偏偏您跟民儿都无惊无险地平安无事！”

聂小倩点头说道：“娘知道，但这绝不可能，绝不可能，情能改变一个人是不错，可是她，她是无所谓情的……”

朱汉民道：“娘，民儿要斗胆直说一句，她若是完全无情无义之人，如今她就不会口口声声要为雷惊龙报仇，与咱们作对了！”

聂小倩一震，道：“民儿说得不错，难道她真的是放弃了夫仇，对你动了情，她已经是将近四十的人了，跟娘同辈啊，这，这岂不是……不，民儿，果真如此，她仍然是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她能放弃了夫仇跟自己孩子的父仇……你说她算得有情有意的人么？”

朱汉民为之默然，没有说话。

聂小倩却又说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她的表现如何，娘是不会改变对她的看法的，因为娘对她太了解了……”

一整脸色，望着朱汉民说道：“民儿，娘是女人，女人最了解女人，女人心，海底针，有道是：‘青竹蛇儿口，最毒妇人心’，邬飞燕这种女人为求达到目的，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的，你涉世未深，识不及此，可要千万小心！”

朱汉民道：“娘放心，民儿对她是始终存着怀疑戒心的。”

聂小倩神情稍松，点头说道：“那就好，要知道，你个人之成败得失事小，大汉民族之盛衰接续事大，任何时刻，对人行事，不可不抱着临深履薄的态度。”

朱汉民道：“谢谢娘的教诫，民儿不敢愧对地下列祖列宗，及天下父老兄弟，娘请只管放心吧！”

聂小倩道：“对你，娘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你的任务太艰巨了，一个不对足陷生民于水火，使大汉民族永远抬不起头来，站在娘的立场上，不得不时刻督促你、激励你！”

朱汉民道：“娘，民儿知道，民儿决不会让您跟爹失望的。”

聂小倩点头道：“娘也知道你不会……”

顿了一顿，接道：“民儿，你说她住在内城之中？”

朱汉民点点头说道：“是的，娘，小霞曾这样告诉我……”

聂小倩道：“她也承认了？”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是的，娘！”

聂小倩道：“假如此事属实，那这女人的心智又比当年雷惊龙高明得多了，那地方不但确实是最安全，而且深入满虏心腹，他日只要一有异动，便可乘势制住满朝要害！”

朱汉民道：“娘是怀疑她所说有什么不实之处？”

聂小倩道：“邬飞燕这个人，十句话中有九句是靠不住，剩下的也要抱以半信半疑态度，绝不能轻信！”

朱汉民道：“可是，娘，小霞告诉我她进出内城……”

聂小倩截口说道：“她进出内城是不会错的，至于她是否住在内城，住在内城是个怎么样的身份，那就值得猜疑了！”

朱汉民道：“那么，娘以为……”

聂小倩道：“如今娘是摸不透她，可惜咱们明天一早便要走了，要不然娘定要摸清她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对朝野事了若指掌，这么清楚！”

朱汉民道：“娘，那么咱们何不暂缓几天……”

“不！”聂小倩摇头说道：“江南事大，岂可因一个邬飞燕而延迟行期？先不管她了，将来总会再碰面的，到时候再说吧！”

朱汉民应了一声是，道：“娘，您觉得她对灭清教所做的看法如何？”

聂小倩道：“照目前情形看，修罗教与灭清教可能是二而非一，要不然，她不会仍留在北京，至于她对灭清教的看法……”

沉吟了一下接道：“她对灭清教的看法是没有错的，不过她那所谓上策，却颇有可疑，因为咱们一旦与灭清教一闹，那坐收渔人之利的，不是满虏而是她！”

朱汉民点头说道：“这么说来……”

“很简单！”聂小倩截口说道：“假如她是出于真心真意，她这方法是错误的，反之，她就是居心叵测，包藏祸心，另有阴谋，而以娘看，那该是后者居多，前者所占的成份，非常之少。”

朱汉民点了点头，默然没有开口。

聂小倩又道：“民儿，她对你的一静一动了若指掌，她可知道你几次上玉泉山的事？”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这倒没有听她提起！”

聂小倩皱眉说道：“那就怪了，对你，她似乎什么事都知道，为什么唯独不知道你几次上玉泉找你妹妹的事？”

朱汉民苦笑说道：“这就非民儿所能知了，她不提，民儿也没想到问她！”

聂小倩道：“那不能问，一问就等于告诉了她，只是，民儿，你要知道，她既然对你的一动一静了若指掌，她不可能不知道你几次上玉泉找你妹妹！”

朱汉民道：“那有可能她知道而不愿提及！”

聂小倩点头说道：“当然有此可能，但这该没有什么好避忌的！”

朱汉民很天真地道：“也许她怕鬼……”

聂小倩失笑说道：“你错了，神鬼怕恶人，只有鬼怕她，没有她怕鬼的道理！”

朱汉民道：“娘，小霞也是这么说！”

聂小倩“哦”地一声说道：“小霞是怎么说的？”

朱汉民遂乘势把玉泉访乃妹小霞的经过情形，详细说了一遍。

听毕，聂小倩皱眉动容：“这是什么武功，竟能……”

朱汉民一怔，道：“娘，您说小霞那隐现无形的身法是一种武学？”

聂小倩摇头说道：“不，娘说溜了嘴，那不可能是一种武学，武学哪有使人隐约在薄雾之中，只见身躯不见头的……”

朱汉民神情一震，道：“那么，娘相信小霞她当真……”

“不！”聂小倩又摇头说道：“你想想看那夜小霞袭击邬飞燕的事吧，假如小霞真的死了，变成了鬼，鬼是虚无的，那么那夜为什么邬飞燕能扯落她一只衣袖……”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那么小霞她没有……”

聂小倩却又摇摇头，道：“难说，我明明认定她未死，可是她所有的表现又不类生人，譬如说，她那几次来去无形的显现，及杀人的手法，还有那隐约薄雾中只见身躯不见头，俱皆不是生人所能为，而她说的话却又有许多破绽……”

朱汉民忍不住问道：“什么破绽？”

聂小倩道：“譬如说，她告诉你她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当然，她知道的事不少，可是她不知道的事情也很多，她知道江南来了人，却不知道来的是谁，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就不像个鬼……”

朱汉民道：“她说她只能知道百里内之事。”

聂小倩道：“既说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说只知道百里内之事，这不是前后矛盾么？既能知百里之内事，那便不必进入丐帮分舵就能知道乐兆熊为何而来了，不必进入内城，就该知道邬飞燕住在何处了，再说，她说那金老实是在筑墓的时候，挖到一只藏宝箱，发了横财致富的，这更不可能了，金老实是个监工的工头，他不必自己动手，便是自己动了手，有道是：‘无主之物，见者有份’，谁见了钱财不眼红，那些个工人岂会让他一人独吞，有这个道理么？”

朱汉民道：“那么，娘，小霞她告诉我千里之遥她能转瞬即至又怎么说？”

聂小倩笑道：“傻孩子，难道说，咱们走，她不能跟着咱们走？”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然，娘，十丈之内，便是虫走蚁闹也休想瞒过民儿，倘若说民儿意念一动，她便出现眼前，这就……”

聂小倩笑道：“更傻了，这只是假如你有危险的时候，时候不到，你也没到江南，你试过么？”

朱汉民道：“不，娘，这种事小霞绝不会骗我，她怎会拿自己哥哥开玩笑？”

聂小倩道：“没人说她开玩笑，在你最危急的时候，她能及时出现，这是有可能的，要说你意念一动，她便出现眼前，那……”

朱汉民道：“娘，那么小霞那夜击杀大内侍卫之事，又怎么说？”

聂小倩呆了一呆，道：“那，那固然不是人所能为，可是，民儿，你也别忘了，鬼既虚无，邬飞燕却扯落了她的衣袖！”

朱汉民苦笑说道：“说来说去，还是难判小霞到底是生是死，是人是鬼！”

聂小倩也自苦笑说道：“娘不是说了么，娘明明认定她不可能死了，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却又叫人难测究竟。”

朱汉民苦笑说道：“那只好等到了江南有机会试试看了！”

聂小倩叹道：“既是不到危急时她不会出现，要试也不容易呢。”

顿了顿，接着道：“民儿，你说在天桥二次碰见弘历是怎么个情形？”朱汉民遂又把这段经过说了一遍。

听完，聂小倩神情一震，动容说道：“民儿，你适才说小霞告诉你，弘历的阳寿未终，自有百灵庇护？”

朱汉民道：“小霞说是民儿义父说的，他老人家要她转告民儿。”聂小倩道：“你相信弘历他有百灵庇护么？”

朱汉民道：“民儿本不信，无奈……”

苦笑一声，住口不言。

聂小倩轩了轩眉，道：

“民儿，弘历没有百灵庇护，有小霞庇护倒是真的。”

朱汉民一呆，道：“娘，您这话怎么说？”

聂小倩未答，道：“民儿，把你的右腕伸出来给娘看看！”朱汉民伸出了他的右腕，在右腕之上，赫然有两处小红点，那是刺伤，似乎是被一种尖锐的东西刺伤的。

朱汉民怔了一怔，道：“这，民儿一直没有发觉，娘，这是……”聂小倩道：“如果娘料得不差，这该是被凤钗扎的，认取经脉竟然如此之准，一下扎在脉穴上，一条手臂自然发麻无力。”朱汉民不敢置信地道：“娘，您说是小霞？”

聂小倩道：“娘是听你述说当时的情形后判断的，用的既是凤钗，那表示暗中阻拦你的人是女的，既是个女的，又能行之无形，除了小霞之外，还有谁？”

朱汉民心神震动，他相信乃母的判断是对的，可是他却不敢相信那暗中阻拦他杀弘历之人，会是他妹妹小霞！

怔了一阵之后，他近乎喊叫地道：“娘，小霞她怎么会……”聂小倩截口反问道：“怎么不会？”

朱汉民道：“小霞，她是我的妹妹！”

聂小倩道：“可是你别忘了，实际说起来，她是个满人。”朱汉民道：“民儿可没有把她当满人看待！”

聂小倩道：“那是一回事，她自己是满人又是一回事！”朱汉民诧声说道：“那她怎又会暗助咱们杀那么多大内侍卫？”

聂小倩道：“傻孩子，小霞的旗人血统，多于汉人血统，帮咱们杀几个大内侍卫，那是冲着你是她的哥哥，但是，一旦有人要侵犯他们的皇上，她还是会出手阻拦的！”

朱汉民不悦地道：“这么说，在小霞眼中，我这个哥哥是轻于弘历了！”

聂小倩摇头说道：“民儿，话也不是这么说的，那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真要说重，你才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你要体谅她，处在她的立场上，她很为难，她一半是汉人，一半是旗人，所以她不能让你伤弘历，同样地，她也绝不会让弘历伤你，她杀了那么多大内侍卫，就是很好的说明。”

朱汉民扬了扬眉，默然未语，但旋又说道：“怪不得她说什么弘历阳寿未终，自有百灵庇护，原来她是……要不是她出手拦我，弘历今夜就没了命了！”

聂小倩柔声说道：“民儿，你不能怪她，反之，你这个做哥哥的该同情她，谅解她，她生具这么一个身世，已经够可怜的了，命已经够苦的了，你何忍再怪她？她兼有汉满两族血统，处在这汉满血仇敌对的时代里，唉，民儿，我很为她的这一辈子担心……”

朱汉民心头一震，突然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难怪她那……”

聂小倩诧声截口说道：“民儿，你明白什么了？”

朱汉民道：“小霞说，她命薄如纸，生来命苦，与其痛苦地活着，还不如被殉葬死了的好，这不是说……”

聂小倩一叹说道：“民儿，你能明白就好，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只消仔细为她想想，任何人都能同情她的，她若是生来是个男孩子还好些，可是偏偏造物弄人，她是为女儿身，娘不多说了，你只须想想，设若你是她，你会怎么样？”

朱汉民身形颤抖，哑声说道：“娘，民儿明白了，我不该怪小霞，可是，像这样下去，民儿不是永远杀不了弘历了么？”

聂小倩摇头说道：“那不一定，一个人要是到了该死的时候，是谁也救不了的，万般皆天定，半点不由人，俗语说：‘阎王要人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圣天子百灵庇护，弘历阳寿未终，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一个普通人，他要是不该死，天灾人祸也奈何不了他；他要是该死，一盆水也能淹死他，就拿胤（禛）（雍正）来说，他养有密宗高手喇嘛，还有大批神出鬼没的血滴子，谁能奈何得了他，可是到了该死的时候，他仍轻易地被吕四娘取了脑袋，这不就是个绝好例证！再说，复我社稷，光我河山并不一定非杀他们的主子不可，杀了他另有继位之人，仍无助于匡复大业，实在说，那是下策，若按照弘历现在的作为，咱们倒不如让他多活几年，让他利用和珅后败坏朝纲，假如再换一个皇帝，和珅也许就吃不开了！”

朱汉民悚然说道：“多谢娘的开导，民儿明白了！”

聂小倩含笑点头，道：“所以，今后咱们还是从大处着手吧！”

朱汉民道：“是，娘，民儿遵命！”

聂小倩笑了笑，道：“你如今不会怪小霞了吧？”

朱汉民道：“不会了，娘，只是民儿仍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骗我？”

聂小倩道：“那谈不到一个骗字，你要她怎么说？你难道还要她说：我不许任何人伤了皇上，要不然，我就跟你拼命！”

朱汉民道：“我自然不愿她这么说！”

聂小倩含笑说道：“这就是了，那你要她怎么说？”

朱汉民哑口无言，默然不语，半晌，他突又抬眼说道：“娘，您说小霞将来该怎么办？”

聂小倩那忧虑悲痛之情，不敢流露得太多，淡淡地一笑道：“将来事谁知道，娘只能这么说，处境很难为她，你这个做哥哥的，该竭尽一切能力，卫护她，别让她受到丝毫伤害！”

朱汉民道：“娘，任何人也伤不了她的！”

聂小倩道：“民儿，娘说的是心灵。”

朱汉民道：“娘，您仍认为小霞没有……”

聂小倩道：“不是娘认为，而是娘没有办法能完全证明她已经死了，是鬼而非人，同样地，娘也没有办法能完全证明她仍活着，是人而非鬼，所以她仍是个谜，既如此，娘就该往好处想不能往坏处想，对不？”

朱汉民唇边抽搐，点头说道：“是的，娘，不管她是死是活，是人是鬼，我这个做哥哥的都要竭尽一切所能，卫护她，关顾她！”

聂小倩那一双美目之中，闪射出异样的光采，道：“这才对，这才是你这做哥哥的应有的态度！”

接下去是一阵很长，很长的沉默……

## 第十八章 谜样一团

这条大路，是通往大名府的官道。

这天晌午，官道上由北而南，直指大名府方向，驰来一辆马车，是普通的马车，可是车帘遮得密密的，不知是怕官道上沿途的灰沙，抑或是怕那料峭的寒风。

虽然时届晌午，日头挂得老高，但是北方在这大正月里，仍然是冷得很，你不见那赶车的车把式鼻子、嘴里直冒热气，手上套着棉布手套，头上戴着一顶厚厚的毡帽。

马车，就在这空荡的官道上不徐不疾直向前奔驰着，除了得得的蹄声与辘辘车声外，听不到别的声音。

蓦地里，在这辆马车的前方，那大名府所在的方向，也传来了一阵辘辘车声及得得蹄声。

这两种声响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显见得，另有一辆马车，由南而北，正跟这辆马车走了一个对顶。

果然不错，随着这种辘辘车声与得得蹄声，没多久，官道上，便远远又出现了另辆马车，而且，车旁还有四人四骑，不用细看，后出现的这辆马车，要比先前那辆马车气派大得多，别的不说，先前那辆马车是一匹牲口，而这辆马车却是双套。

而那四人四骑，也不是寻常人物，衣着服饰都很讲究，各穿一身青色长袍，每人腰都挎着一口刀，而且，看样子，这四人还都是仆从身份。

有可能，这车里，是什么达官贵人的内眷。

相向而驰，那自然接近得很快！

其实，那用不着太近，当这辆马车映入眼帘的时候，便随风飘过来一阵哭声，仔细听听，那哭声透自这辆密遮的车帘之后。

两车是越来越近了，那哭声，也就越来越清晰了，如今，更可听出那哭声不只一个，而是有好几个的，并且一听便知，那都是女子的哭声。

这是怎么回事？

先前那辆车的车帘，突然掀开了一角，车内，有个人探出了头，那是个俊美挺拔的白衣书生，竟是朱汉民！

他望了迎面驰来的马车一眼之后，脸上随即浮现一片讶异，立即扬眉说道：“娘，您看看！”

只听车内聂小倩说道：“娘看见了，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内眷！”

朱汉民道：“要不要民儿管管闲事？”

聂小倩道：“咱们赶咱们的路，管人家什么闲事？”

朱汉民道：“娘，事不寻常，只怕是强劫抢掠，你不见马上的那四个，个个身手不俗，一身武夫打扮？”

聂小倩道：“娘看他们面带隐忧悲伤，不像……”

忽听车座上那车把式接口低低说道：“相公，这几位我见过，都是大名府知府衙门里的当差爷们，看样子八成是出了什么事儿！”

朱汉民“哦”了一声，尚未答话。

车内聂小倩已然说道：“民儿，听见了么？人家是出了什么事，你也要管？”

朱汉民摇摇头，缩回车内，放下了车帘。

适时，两辆车交错而过，后出现那辆马车渐去渐远，车声、蹄声及哭声，也渐渐地听不到了。

朱汉民母子这辆车直指大名，一进城，朱汉民就立刻看出情形有点不对，他发现满城人心惶惶，一片不安。

在城门口，朱汉民跳下车，他吩咐赶车的继续往前走，然后一个人背着手转向了路旁屋檐下。

屋檐下，正有几个要饭化子在那里曝日捋虱，生似那人心惶惶，不安状况，与他们无关。

眼见着朱汉民走近来，几个要饭化子先后站了起来，一起向朱汉民伸出破碗，还有那脏兮兮的手。

朱汉民笑了笑，翻腕自衣袖取出一锭银子，丢在了一只破碗之中，然后环视几名化子笑道：“我姓朱，向各位提个人，贵帮北京分舵火眼狻猊！”

几名要饭化子脸色一变，神情立转恭谨，其中年长的一名道：“是朱大侠，没想到朱大侠到的那么快，请吩咐。”

朱汉民道：“谢谢诸位，不敢当，我向诸位打听一件事，刚才出城的那辆马车，是……”

那年纪较长的化子道：“禀朱大侠，车内是大名府知府刘延环的内眷，那四个护车的是刘延环府中的从人，是刘延环当年保释归正的四个北六省绿林大盗。”

赶车的说得没错，那马车果然是大名知府府邸的。

朱汉民道：“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年纪较大的化子道：“朱大侠，你由京里来，难道不知和垵那位如夫人出了京的事？”

朱汉民“哦”地一声说道：“这我倒不知道，也没听贵帮北京分舵说过，怎么，和垵的那位如夫人如今在大名？”

那名年长的化子摇头说道：“不，还是多日以前路过大名，如今怕早已到了江南了！”

朱汉民道：“和垵的如夫人出京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那名年长的化子叹道：“朱大侠有所不知，那位知府本是汉人，而且是位难得的好官，为人正直清廉，在任多年，只落个两袖清风，依然故我。数日之前，和垵那如夫人路过大名，在大名府住了一宿之后就走了，哪知数日后的今天，京里突然来了几位官员，以一个招待不周之罪名，就在知府衙门里把刘知府杀了，刘知府既然被杀，那四个感恩图报的从人便只有保着刘知府的夫人及公子、小姐返回原籍去了。”

朱汉民陡挑双眉，道：“原来如此，那京里来的几个官儿现在何处？”那年长的化子道：“他们是早上到的，事完后当即就走了！”

朱汉民道：“他们走的是哪条路，我怎么没碰见他们？”

那年长化子道：“不知道，想必是路上错过了。”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贵帮事先不知道么？”

那年长的化子道：“敝分舵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措手不及，加以敝帮帮主自当年便传下令谕，不许过问官府事，所以……”

朱汉民道：“这个我知道，我再向几位打听件事，有个名叫乐兆熊的武林同道，来自江南，日前又由北京……”

那年长的化子忙道：“这个敝分舵日前接获北京郝舵主飞鸽传书，沿途

护卫乐大侠安全，乐大侠数日前由大名经过，已返江南去了！”

朱汉民道：“他沿途没有受到惊扰么？”

那年长的化子道：“没有，要有，各处分舵定会有传书到来。”

朱汉民道：“多谢了，我还要赶路，不克在大名久留，他年北上，再来拜望，贵分舵主处，请代为致意！”

谈罢，一拱手，转身而去。

在出了南城没多远的地方，朱汉民赶上了马车，上了车，进了篷，随即把打听来的向聂小倩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聂小倩冷笑着说道：“让他们去胡搅吧，搅来搅去，将来总是他们自己倒霉，最好和堰那如夫人能把所有的好官统统杀光！”

朱汉民道：“娘，知府不是个小官……”

聂小倩道：“那有什么用，便是个总督，和堰也能摘了他的顶子，割下他的脑袋，然后再找个人补上缺，根本不必先奏知弘历，何况一个小小的知府？”

朱汉民道：“可是，娘，和堰的如夫人出京，那不算一件小事，必然是带着不少丫环仆从，一路浩浩荡荡，为什么咱们在北京就不知道，而郝舵主也被蒙在鼓里？”

聂小倩点头说道：“咱们不知道还有可说，丐帮北京分舵也不知道，那就不简单了，难道说她是秘密出京，巧妙地掩过了我们耳目不成？”

朱汉民道：“名满京师的和堰如夫人，该不会如此，也用不着如此！”

聂小倩道：“事实上，她出了京，连丐帮北京分舵都不知道！”

朱汉民沉吟说道：“她一路之上招摇而过，在大名府住了一宿，还杀了大名府的知府，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并没有行踪掩人耳目。”

聂小倩道：“那似乎是仅只瞒了在北京的人，出了北京就不瞒了！”

朱汉民道：“娘，你说这是为什么？”

聂小倩摇头道：“谁知道，只怕内情绝不简单！”

朱汉民道：“她这般秘密出京，难道说朝廷交付了她什么……”

聂小倩道：“朝廷里随便哪一个，都可以当钦差大臣，怎么会把什么使命交给一个女人，而且尽管她备受奉承，毕竟是小老婆身份。”

朱汉民道：“那么娘以为……”

聂小倩摇头说道：“难说，这咱们是无从测知的……”

话声微顿，忽又接道：“民儿，你可记得了，和堰这位如夫人所生的那个儿子和天仇，以前不是常带着死士出京，一去旬月么？”

朱汉民道：“民儿记得，怎么？娘！”

聂小倩道：“不知道她是在江南告急以前出的京，还是在江南告急以后出的京，刚才你有没有问清楚？”

朱汉民心中一震，道：“民儿没问，莫非娘以为……”

聂小倩道：“娘只是偶有所触，以前和天仇常带死士出京，一去旬月，咱们没有动疑，如今倘若她是在江南告急以前便出了京，再加上和天仇的事，这种情形，就令人不得不动疑了！”

朱汉民挑眉说道：“娘，那不难，等再到个地方问问看就知道了！”

聂小倩点头说道：“说得是，这件事是要赶快弄清楚。”

朱汉民忽地抬头说道：“对了，娘，她不可能是江南告急之前出的京。”

聂小倩道：“何以见得？”

朱汉民道：“她既然是一路招摇，那一定是惊动了各处，武林中不会不知道，为什么没听乐兆熊提起？”

聂小倩呆了一呆，道：“不错，这就令人难懂了！”

这暂时是一个谜，这个谜要到何时才能打破，如今没有办法预料，那也许很快，也许要等上一个时期。

车到了长垣，赶车的便不肯走了，那是因为他河北的车，再下去，渡了黄河，那就是河南的地界了。

干那行买卖，都有个地界的划分，越界做买卖，那是要遭到同行忌克的，再说，这也是雇车时就讲好的。

朱汉民母子，在长垣下了车，住了一宿，长垣丐帮没有设置分舵，所以没办法打听到什么。

第二天一早，母子俩买了两匹健马，经由小路，直奔了封邱，封邱是河南地界，也是丐帮最近河北的一处分舵所在。

在封邱，朱汉民找上了丐帮分舵，一打听之下那位和垺的如夫人，竟然是在乐兆熊路过封邱上京之后，才经过封邱往南去的，那就是说，是在江南告急之后。

另据封邱分舵说，和垺的那位如夫人，果然是一路浩浩荡荡，招摇而过，惊动四方，车马成行，仆从如云，直有点像皇后出京。

既打听出这个消息，朱汉民母子俩都皱了眉，因为这消息已经说明，江南告急的事，根本跟和坤这位如夫人扯不上关系。

朱汉民也曾问及丐帮封邱分舵，可知道和垺的如夫人为什么出京的，往哪儿去了。

回答是，前者不知道，后者去了江南，在去江南之前，并曾到嵩山少林古刹随喜参禅。

有最后这一句，那就该能摸出点头绪了。

母子俩在封邱分舵没停留多久，便舍了两匹坐骑，步行直奔黄河渡口，这是封邱分舵辖区，分舵的人有意效劳，却被朱汉民婉拒了，他表示，自己可以找船。

晌午刚过，母子俩到了河边一看，朱汉民不由皱了眉，偌大一个渡头附近只有三两只渡船，而且渡船自横，不见人影。

分明，摆渡的吃过晌午饭，找地方睡觉去了，这时候生意淡，睡个觉起来，正好赶上好生意！

既到了这儿，总不能再折回去，朱汉民迟疑了一下，转望聂小倩，道：“娘，你请等等，民儿到河边看看去！”

聂小倩点了头，朱汉民举步行向河边。

走到河边，他扬声叫道：“请问一声，哪条船里有人吗？”

一连叫了三声，才听最左的那条船中，有人懒洋洋地应了一声道：“谁呀，干什么这么大呼小叫的呀？”

朱汉民未在意，既有人那就好办了，他忙应道：“我，买卖上门，要过河的！”

只听船里那人“嗯”了一声，舱帘掀处，慢吞吞地爬出个人来，那是个一身粗布裤，高卷裤脚，脚穿草鞋的中年精壮汉子，他睡眼惺忪，望了望朱汉民，愕愕地道：“是你相公要渡河？”

朱汉民往身后指了指，道：“还有一位！”

那中年精壮汉子望了聂小倩一眼，道：“原来是两位，俺没有看见，二位请上船吧！”

说着，跳下了船，弯腰去解缆绳。

朱汉民道：“怎么，不讲个船钱？”

那精壮汉子抬头翻眼，道：“你相公大概是第一次在这儿渡河，多年的老价钱了，一位五分，二位一两，这还用讲么？”

朱汉民扬眉说道：“这船资很不便宜嘛！”那中年精壮汉子停了手，直起了腰，道：“摆渡的不拉客，过不过河随你的便，你相公要是嫌贵，只管找别的船，我还是睡我的觉去！”说着，弯下腰便要再绑上缆绳，真够和气。

朱汉民自不会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忙摇手笑道：“慢着，便是五两一个，我也要坐你的船！”

那中年精壮汉子又停了手，直起腰，道：“没想到你相公是个有钱的阔少爷，那么，请吧！”

适时，聂小倩已然走了过来，母子俩相视一笑，登上了小渡船，那中年粗壮汉子也跟上了船，一面收绳，一面说道：“二位请舱里坐，河心风大水急浪头高，不是闹着玩儿的！”

朱汉民淡笑说道：“只要你掌稳了舵，便是它浪头触天，也掉不下我母子去，你只管专心摇船就是了。”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好吧，话我是说了，听不听那在二位，反正河心里没人看见，我吃不了人命官司！”

这话听得母子俩眉头一皱，那中年精壮汉子却三不管地拿起了竹篙，把船撑离了岸。

过水上生涯，吃水上饭的人，长年与波涛为伍，果然是都有一套，那中年精壮汉子掌舵摇橹，舟行甚速，难得的是尽管他一个劲儿的猛摇，那小船竟然不颠不晃。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休看朱汉民是武林第一，文武傲夸宇内，但要他来操舟，他可不一定行呢！

朱汉民睹状之下，不禁暗暗点头，向着聂小倩笑道：“娘，看来南船北马之说，并不尽然！”

聂小倩尚未说话，船旁那中年精壮汉子突然接口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只能说住在哪儿的人多半精擅哪一行，南船北马之说，本不尽然！”

这话听得他母子俩俱皆一怔，不由互相交换了诧异一瞥。

那倒非那中年精壮汉子抢了话，而是这么一个粗俗的愣汉子突然出言不俗，而且很有见地。

那中年精壮汉子在突然接了那么一句之后，就闭上了嘴，一意操舟，不再开口，朱汉民却忍不住问道：“你本来是干这一行的么？”

那中年精壮汉子冷冷说道：“谁也不是天生的穷贱命，生下来就注定要干这苦兮兮的一行的！”

朱汉民碰了个钉子，但是他毫未介意，道：“我问的是以前！”

那中年精壮汉子仍然语气冷漠地道：“那么我可以奉告，以前跟如今，性质是一样，但不是一行。”

朱汉民笑道：“你话令人难懂！”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你相公是个读书万卷的人，怎么连这浅显的一句

话都听不懂？我以前是做水上没本钱买卖的！”

朱汉民明白了，“哦”了一声，笑道：“原来阁下还是位水上英豪，失敬了！”

自然他不在乎，这些个毛贼碰到他手里，那该是不动歪脑筋还好，否则那是给自己找倒霉。

“好说！”那中年精壮汉子道：“水路没有陆路广，水上的豪杰，总比不上陆上的英雄！”

这话似乎话里有话！

朱汉民目中异采一闪，飞快地又与聂小倩交换了一瞥道：“阁下是水上哪一路英豪？”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你相公是个读书人，该不会知道黄河八寨？”

朱汉民道：“有道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知道！”

那中年精壮汉子全无诧异之色，只淡淡说道：“那倒很出我意料之外。”

朱汉民笑了笑，道：“阁下什么时候改了行？”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今天一早，二位是我自改行以来的头一趟生意。”

朱汉民越发地动了心，接问道：“阁下为什么好好地黄河八寨不待，突然改了这一行？”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那是没法子的事，我吃人家的，穿人家的，自该听人家的，人家叫我临时客串一番，接两位客人，我只好来了！”

朱汉民双眉微挑，道：“阁下，这人家二字指的是……”

那中年精壮汉子淡淡说道：“灭清教。”

聂小倩目中寒芒一闪，朱汉民笑道：“那么，阁下奉命接的两位客人又是谁？”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日月盟的总盟主，武林人称碧血丹心雪衣玉龙，另一位是他的令堂大人，就这么两位！”

朱汉民大笑说道：“阁下，你接对了，客人现在就在你的船上。”

那中年精壮汉子冷冷说道：“不劳朱大侠说明，不是二位我不会接。”

朱汉民说道：“我母子已经上了你的船，如今船也已到了河心，你阁下奉命如何，有什么打算，说吧！”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我自当奉知，我只奉命送二位过河，别的上面没有交待。”

朱汉民笑道：“是么？”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信不信但凭你朱大侠，那稍时也自见分晓。”

朱汉民道：“我不以为你们灭清教会放过这么一个大好良机！”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事实上灭清教不准备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不再良机。”

朱汉民道：“用意何在，可以说说么？”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自无不可，那一方面在表示灭清教光明正大，以诚待人，很愿意跟日月盟精诚合作，协手协力，共驱满虏。”

朱汉民道：“据我所听到的，不是这样！”那中年精壮汉子道：“是的，但是灭清教若不来上那么一手，你总盟主会兼程南下，急急赶返江南么？灭清教之用意不过在此！”朱汉民扬了扬眉，道：“贵教主要见我，只须派人送个信，似这般以杀人为胁，逼我赶返江南的手法，未免太绝了些！”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这话总盟主不该对我说，我只是个听人指使，受

人驱策的喽罗角色，日后见着敝教主，再对他说吧！”朱汉民道：“见了他，我自会谈，那另一方面呢？”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那另一方面的用意，总盟主恐怕未必喜欢听！”

朱汉民道：“我这个人随和得很，但说无妨！”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我只有遵命了，那另一方面的用意在表示，灭清教有随时置总盟主于死地的能力，只不过是“不为”罢了！”朱汉民扬眉笑道：“阁下指的是如今么？”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我说的是随时随地。”

朱汉民道：“如今呢？”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如今也是一样，如今我只消拉开那预先在船底挖好的破洞上堵塞物，在这河面辽阔，水流湍急的黄河中央，我不以为二位能幸免于难！”

朱汉民心神震动，表面上依然平静地一笑道：“除非贵教存心牺牲了阁下！”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那倒不必，总盟主莫忘了，我出身黄河八寨，长年过的是水上生涯，这黄水之水还难不倒我，再说，便是为教牺牲，那是尽忠，再有二位陪着，那更值得。”

朱汉民笑了笑：“你以为你有几分机会？”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便是一分机会毫无，总盟主怕也不敢杀我！”

朱汉民笑道：“有此一说么？”

那中年精壮汉子点头说道：“有，总盟主也该知道，做事不能不留后手的！”

朱汉民道：“你阁下又留了什么后手？”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总盟主适才没见河边另有船只么，他们都是灭清教的人，只要等到我该回去的时候而没有回去，他们便会立即飞马上报，总盟主才过黄河便杀灭清教的迎接使者，我不以为那合作有望，干戈能免！”

朱汉民眉锋一皱，淡然笑道：“你以为我会信么？”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那不要紧，二位是两个人，不妨由一位监视我，一位往来岸看看，只消望一眼，当知我所言不虚了！”

朱汉民早看清楚了，那来岸边的几艘渡船之上，正站着四名船家打扮的汉子向河心眺望着。

当下他一笑说道：“灭清教果然厉害，我才到黄河便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等我过了长江，到了江南后，还不知要如何呢？”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总盟主莫要误会，我只是负责迎接，此去江南一路之上，我包管总盟主二位备受灭清教无微不至的款待！”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那么我先谢了，请转报贵教教主，就说等我朱汉民到了江南之后再当面向他致谢，阁下请加速操舟吧！”

那中年精壮汉子一躬身，道：“敬遵总盟主令谕！”

站直身形，专心摇橹，舟行顿速，在那辽阔河面之上带起一道浊浪，如飞向对岸射去。

此人操舟手法果然高超，黄河水流湍急，那渡船在他操纵之下，竟然笔直地横过河面，一点没有顺水下流之势。

片刻之后，船抵岸边，朱汉民探手入怀，摸出一锭银子，笑顾那中年精壮汉子，说道：“阁下，十两船资在此。”

那中年精壮汉子忙说：“总盟主莫非要我回去受责备挨骂么？”

朱汉民道：“这是事先说好的。”

那中年精壮汉子道：“那是玩笑，我是灭清教派在黄河岸边，专候总盟主大驾，负责送总盟主过河的使者，怎么敢收船资？”

朱汉民笑道：“那么，就算我送给阁下买酒喝的吧！”

抖手一抛，那锭银子“笃”地一声，嵌入船板之中，接道：“阁下，挖船板，那会毁了这条船，只要阁下能够用手把它拿出来，我就收回，不然就该阁下笑纳。”

言毕，与聂小倩相率飘身上岸而去。

这一下那中年精壮汉子皱了眉，傻了脸，作了难，用手把银子取出来，他自知是还没有那种功力。

只有望着朱汉民那潇洒飘逸的颀长背影，扬声叫道：“总盟主赏赐，我这里谢过了。撑舟自去。”

朱汉民听见了，可是他没有答理，因为他此际的眉锋，已然皱得很深，脸上的神色也颇为凝重。

聂小倩侧顾了他一眼，柔婉笑道：“民儿，娘告诉你一句话……”朱汉民愕然抬头，道：“什么？娘！”

聂小倩淡淡一笑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朱汉民道：“娘，民儿知道，只是民儿没想到灭清教的势力范围……”

聂小倩截口说道：“民儿，这不能代表灭清教的势力范围已伸展到大河两岸，假如你派个人在北六省出现，那就能说日月盟的势力已扩展到了北六省么？”

朱汉民道：“可是娘别忘了，他们在此曾威胁了向执武林牛耳的少林派。”

聂小倩道：“娘没有忘，那只是威胁，而不是真能控制，少林寺还不一定买帐呢！”

朱汉民苦笑说道：“可是，娘，事实上，咱们一举一动，已全落在了人家耳目之中，咱们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了！”

聂小倩淡淡说道：“娘也明白，那皆因敌暗我明，倘若这不成其胜负的第一阵，你便被挫了锐气，那正中了他们的计算了！”朱汉民神情一震，赧然说道：“娘，谢谢您，民儿又受教了！”聂小倩笑了，道：“今后一路之上，像这一类的事，当不在少数，可是不管它有多少，娘要你记住刚才那句话……”

朱汉民飞快接口道：“民儿谨记，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母子俩相视而笑。

日暮时分，娘儿俩到了开封。

母子俩刚进开封城北门，那城门内两旁街道的屋檐下，站起个身穿长袍，外罩马褂的中年汉子。

他向着朱汉民急步走来，刚拱起手，朱汉民已然笑道：“阁下是灭清教中人？”

那中年汉子一惊，忙含笑点头：“看来未能瞒过总盟主法眼！”

“好说！”朱汉民淡淡笑道：“贵教已为我准备好了居处么？”

那中年汉子忙又点头，干笑说道：“是的，总盟主，就在北大街拐弯处那中州客栈！”

朱汉民“哦”地一声，扬眉笑道：“中州客栈是开封城首屈一指的大客

栈，贵教简直是太周到了，我真有点过意不去，请带路！”

这一来，倒弄得那中年汉子十分窘迫，只得干笑一声连连点头应是，转身带路，往前行去。

朱汉民与聂小倩相视一笑，举步跟了上去。

果如朱汉民所言，这中州客栈确是开封城首屈一指的大客栈，房间不但宽敞，洁净，而且布置非常讲究。

那中年汉子一进门便即扬声喝道：“客人到了，刚才我订的那两间上房，收拾好了没有？”

柜台里，那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帐房早站了起来，闻言忙哈腰赔笑说道：“爷，早收拾好了，早收拾好了，我这就命人开门点灯去。”说着，向一名伙什一挥手。

那中年汉子又道：“你替我招呼一声，除了倒茶送水之外，到醉仙楼叫一桌上好酒席来，记住，要上好的，要快！”

那柜台里老帐房又应了一声，问道：“爷，酒席开在哪儿？”

那中年汉子忙回身赔笑，恭谨说道：“请总盟主吩咐！”

朱汉民淡淡笑道：“屋里若能摆得下，就开在屋里好了。”

那中年汉子哈腰说道：“是，总盟主，您喝什么酒？”

朱汉民笑道：“随便，但酒能误事，不必准备太多！”

那中年汉子应了一声是，立即转身传话，然后又转过身来，哈腰说道：“总盟主，请跟我来。”

转身带路，向后院行去。

中州客栈的后院颇大，三面均是客房，天井中，小径青石铺成，假山两座，花木成荫，幽美中带着静雅。

为朱汉民母子俩所订的那两间上房，就在后院的左边，那是紧靠着的两间，也是左边仅有的两间。

此际，那两间上房内，门窗已开，灯火已然点上，那名伙计站在门口相候，一见三人来到，立刻躬下了身。

那中年汉子没理他，却转向朱汉民摆手笑道：“总盟主两位先请看看尚中意否，不行我马上叫他们换。”

朱汉民举步上前，直趋房门口，只举目一看，立刻心神震动，暗暗诧异称奇不已，原来——

这两间上房内，粉壁雪白，窗明几净，点尘不染，壁上不但悬有字画，而且摆设是既豪华又考究，更气派。

枣红色的大木床，纱帐铜钩，那一双铜钩擦得精光发亮，床上缎子面的棉被，全是新的。

靠近床头，有一张枣红色的书桌，上面摆着的不是普通的油灯，而是一盏八角的琉璃宫灯。

另外，那摆在书桌上的东西，一应俱全。

在那书桌之旁的墙角里，更摆着一只枣红色的高架，架子上，置有一只金猊，金猊中，香烟袅袅，竟然是上好的檀香，另外，还有那……

总之，这不像是个客栈中的上房，简直像那达官显贵，或者是豪富巨绅家中的卧室。

朱汉民飞快地与聂小倩交换一个眼色，然后点头笑道：“岂有不中意之理，简直是太好了，对贵教这份盛意，我母子不知该说些什么好，请代我母

子向贵上致意……”

那中年汉子脸上浮现一丝得意笑容，道：“多谢总盟主夸奖，敝教是唯恐有不周之处，另外一间与这一间摆设完全一样，总盟主要不要再看看？”

朱汉民摇头说道：“既然摆设完全一样，那就不必再看了！”

那中年汉子应了一声是，然后说道：“那么我告退了，一切开销敝教已支付过了，总盟主！二位旅途辛苦，吃过饭话早些安歇吧！”

说着，一躬身便要离去。

朱汉民突然说道：“阁下，请慢一步。”

那中年汉子回身说道：“总盟主尚有什么吩咐？”

“岂敢！”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我还没有请教，阁下怎么称呼？”

那中年汉子迟疑了一下，道：“总盟主原谅，敝教中人对外不示真姓名！”

朱汉民笑了笑，道：“那么，倘我有事要找阁下，怎么个找法？”

那中年汉子唇边含着一丝狡黠笑意，道：“总盟主打算在开封停留多久？”

朱汉民道：“很难说，也许明天就走，也许要待个三五天！”

那中年汉子道：“那么我每天早上来请示一次，倘总盟主有事，可随时当面吩咐。”

朱汉民笑着点了头，道：“也好，阁下不让我敬你三杯么？”

那中年汉子道：“不敢当，我使命在身，尚有他事待办，不敢多事停留。”

朱汉民笑了笑，道：“那么阁下请便吧，偏劳之处，容我后谢！”

那中年汉子又称不敢，恭谨施礼而去，他临走还向那名侍立一旁的伙计叱喝说道：“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给客人泡茶打水去！”

说罢步履匆匆先走了。

可是当那伙计也要走时，朱汉民唤住了他，把他叫进房内，含笑问道：“小二哥，刚才那位，你认识么？”

那名伙计神色有点不安地摇头说道：“回相公的话，那位爷，小的不认识！”

朱汉民双眉一扬，诧声说道：“那就怪了，怎么刚才他对我说，他跟贵栈很熟？”

那名伙计呆了一呆，忙摇头说道：“那小的就知道了。”

朱汉民笑了笑，抬手一指，道：“这些个家俱摆设，全是宝号的么？”

那名伙计更为不安点头说道：“是的，是的，全是小号的，全是小号的！”

朱汉民眉锋微皱，笑问道：“小二哥，这不像客栈中的家俱摆设！”

那伙计简直有点惊慌地道：“您相公不知道，这全是我们掌柜家的，我们掌柜是开封城里的大财主呢，店里一旦来了贵客，这些家俱摆设便马上搬了过来，平常是不摆在这儿的！”

朱汉民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我说嘛……小二哥，这两间房间是什么时候订的？”

那伙计道：“前天，不，不，不是前天，是昨天！”

朱汉民道：“那么，这连吃带住，要多少银子？”

那伙计摇头说道：“这小的就知道了，您相公要是想知道，我给您向柜上问问去。”说着，一哈腰转身要走。

朱汉民适时摆手说道：“小二哥，不必问了，麻烦送茶水吧！”

那伙计应了一声，匆匆忙忙地走向前面，似乎是生怕朱汉民把他留下，

不让他走。

望着那背影，朱汉民摇头笑了：“先前那个，倒是很够机警沉着，这一个若也是灭清教中人，那灭清教就有点广收徒众滥用人了。”

聂小倩摇头说道：“这一个嫩得很，撒谎都撒得不自在，该不会是灭清教中人，对付咱们，灭清教也不会用这种人的！”

朱汉民道：“娘您认为他是撒谎？”

聂小倩道：“挑不出一句真话，定是刚才那一个事先有了关照！”

朱汉民笑道：“这种人好对付，再有两回，民儿准能让他全说出来！”

聂小倩摇头说道：“傻孩子，他不会知道什么的！”

朱汉民道：“至少他该知道那个人是谁，这些家俱摆设是哪儿来的！”

聂小倩道：“恐怕他也仅知道那个人是谁，如此而已！”

朱汉民笑了笑，还待再说，一眼瞥见那墙角木架上，金猊中袅袅上升的檀香烟，目中异采一闪，站了起来，道：“娘，您不看看这些檀香末么？”

聂小倩笑道：“要等着你提醒，咱们娘儿俩早着了人家的道儿了！”

朱汉民脸一红，也一愣，道：“怎么，娘，您看过了？”

聂小倩道：“娘当年托身在千毒门中，对于用毒一道，颇有点心得，你不见那烟无杂色，味无杂味么？”

朱汉民赧然摇头笑道：“民儿不知何时才能赶得上您！”

聂小倩道：“别求跟娘比，但求跟你爹比，什么时候能赶得上他的十之八九，你便无论何处也去得了！”

朱汉民信步走到了书桌前，细细地看了那盏八角琉璃宫灯一眼，回过头来笑着说道：“娘，不说别的，单这灯便非寻常人家所有！”

其实，别的家俱摆设，也没有一件不是十分名贵的。

说着，他又信手打开了那书桌的第一个抽屉，笑道：“这灭清教真小气，抽屉里竟然空空如也！”

跟着他连续打开了五个抽屉，当他打开了那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时，他突然笑了，摇头说道：“我冤枉人了，有，有一个空白的信……”

“笺”字未出口，他陡地一怔，“咦”了一声，伸手拿出了一张雪白的信笺，走过来递向了聂小倩道：“娘，您看看，这怎么说？”

聂小倩伸手接了过来，只一眼，她也一怔。

那雪白的信笺左下角上，印着五个朱红小字，那赫然是：“巡抚府用笺”。

聂小倩一怔之后，随即扬眉淡笑：“民儿，这就不难明白了，也唯有巡抚府才有这种名贵气派的家俱摆设，这可能是眷东西时一时疏忽，遗下了这张信笺在抽屉里没拿出来。”

朱汉民皱眉说道：“民儿也这么想，可是，娘，难道说灭清教是官府中人，或者它已经勾结了官府不成？”

聂小倩道：“这大批家俱摆设总不会是偷出来的，该是这两种可能中之一，不过，这耐人寻味，要慢慢的查……”

朱汉民神色凝重地道：“倘若灭清教是官府中人，那只是给人一个意外，假如说灭清教的势力已经打进官府，那就令人……”

突然一阵步履声起自房外，聂小倩立即把那张信笺藏入袖中，只见适才那名伙计带着另一名伙计，端着茶，捧了水走了过来。

放好了茶水，那名伙计哈腰说道：“相公，醉仙楼的酒席已经送到了，要不要现在就摆上？”

朱汉民点了点头，含笑说道：“好吧，就现在摆上吧！”

那名伙计应喏一声，领着同伴出门而去。

两名伙计去后，聂小倩站了起来，走到茶几旁，伸手掀开壶盖，自头上拔下一根银簪试了试，然后说道：“民儿，茶里未施手脚，尽可放心饮用！”

朱汉民也看见了，那根银簪未变颜色，但却说道：“娘，还有那桌酒席呢？”

聂小倩笑了笑道：“不要紧，待会他们摆上来后，娘如法炮制地试一试也就是了，再轻微的毒，也逃不过这根银管一试！”

说话间，后院中又传步履声，适才那名伙计与同伴抬着一张圆桌与几把椅子走了过来。他两个身后，跟着三名提着大木盒的汉子。

进了门，两名店伙把圆桌放在屋子中央，然后招呼那三名汉子，把酒菜送进来排在桌子上。

摆好酒菜，那名伙计向朱汉民哈腰说道：“相公还有什么吩咐？”

朱汉民摆手说道：“没事了，有事我自会招呼你！”

那名伙计带着同伴及那三个送酒菜的汉子转身要走。

朱汉民突然叫住他们道：“且慢，几位稍留一步！”

说着，翻腕自袖底取出一大锭银子随手递了过去：“不敢说赏，送给诸位买酒喝！”

那名伙计立即眉飞色舞，迟疑了一下，伸双手接了过去，干笑说道：“谢谢相公爷的赏赐！”

这才带着同伴出了门。

酒席，颇为丰盛，聂小倩在各盘各碟试过之后，放心地坐下笑说：“民儿，很出人意料，竟然没下一点毒，尽可放心大胆食用，来，坐下吧，别让菜凉了！”

朱汉民应了一声，坐了下去。

朱汉民与聂小倩母子俩都有千杯不醉之量，可是聂小倩没喝，朱汉民也不过略略沾唇。

吃喝间，朱汉民突然目中威棱暴闪，向聂小倩丢过一个眼色，聂小倩也有所觉，微微地点了点头。

朱汉民忽地扬眉轻笑：“深夜客来茶当酒，如今我这里是既有茶也复有酒，外面春寒料峭，令人难耐，阁下既蒙宠临碰上了，何不下来共谋一醉？”

只听夜空中有人轻声说道：“自知难逃朱少侠敏锐耳目，既蒙宠召，敢不遵命！”

人影电闪，寒风飒然，屋内灯火一阵晃动，等到灯焰恢复稳定时，屋里已多了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叫化子。

朱汉民呆了一呆，旋即笑道：“原来是丐帮弟子，朱汉民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说着，站起来拱起了手。

那中年要饭化子忙恭谨躬下身形：“是要饭的来得鲁莽，深夜打扰，扰人酒兴，朱少侠海涵！”

“好说。”朱汉民笑道：“既是丐帮弟子，彼此便不是外人，阁下何作此见外话？请客不如客撞席，阁下找我无论有什么事，先请坐下谈。”

那中年要饭化子口中应着，却迟疑未动。

朱汉民抬手一指聂小倩道：“这是家母。”

那中年化子立即深深施了一礼，恭谨说道：“见过夫人！”

聂小倩欠身含笑道：“不敢当，你请坐。”

那中年化子应了一声是，仍没有动。

朱汉民皱眉笑道：“阁下你既找上了我，那表示你认识我，既认识我就该知道我跟丐帮交情非浅了，既然交情不浅，就用不着这一套！”

那中年化子满脸敬佩之色，拘谨稍敛地道：“恭敬不如从命，恕我放肆了！”一哈腰，坐了下去。

“这才是！”朱汉民归座笑道：“阁下夜来找我，必然有以教我，那么我借花献佛，先敬阁下一杯，要谈的，尽饮一杯之后再谈！”

说着，取过一付杯箸，为中年化子满斟一杯，然后举杯相邀，中年化子连忙欠身谦逊不迭。

一杯尽饮之后，朱汉民抬眼深注，道：“我还没有请教……”

“不敢当。”中年化子道：“有劳少侠动问，不才丐帮开封分舵李俊！”

朱汉民“哦”地一声笑道：“原来阁下就是那位混江龙，我听我义父提起过阁下，他老人家每每挑起拇指，敬佩阁下是位义薄云天的豪迈英雄，今日一见，果然不虚！”

李俊有点赧然，也有点黯然，道：“是的，当年傅侯往千毒门赴宴的时候，路过开封，我曾有幸瞻仰过傅侯神威风采，傅侯那才是真豪杰，真英雄，能得傅侯夸赞，李俊这一辈子不算白活了……”

朱汉民扬了扬眉，强笑接口说道：“阁下夜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李俊迟疑了一下，道：“少侠想必知道，少侠一路南来，尽在灭清教耳目之下！”朱汉民笑道：“不错，我知道，过黄河的时候，是人家摆的渡，进开封之后，又是人家把我接到这儿来的。”

李俊道：“是的，少侠，分舵也派有弟子守在四门，因见有灭清教的人迎了上去，所以分舵弟子没有露面！”朱汉民道：“他们不但替我在这儿订了上房间，便是连这桌酒席也是他们送的，贵分舵怎知那人是灭清教中人？”

李俊摇头说道：“并不知道，那只是猜透了八分！”聂小倩突然说道：“贵分舵有人认识那人么？”李俊摇头说道：“认识倒没人认识，只是最近常见他进出巡抚府。”

聂小倩美目中异采一闪，道：“民儿，听见了么？那就不会错了！”

朱汉民皱眉说道：“这倒很出入意料之外，没想到灭清教有这么大的神通！”

李俊瞪目愕然，他想问，却未曾启口。

聂小倩淡淡一笑，自袖底取出了那张信笺道：“我母子一见这家俱摆设，便怀疑它不是这中州客栈的，结果汉民他在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这张巡抚府专用信笺！”李俊一震说道：“怪不得，我说中州客栈怎会突然这么阔气起来！”聂小倩道：“以前开封城中可曾见过那人？”李俊摇头说道：“以前没见过，就只最近常见他进出巡抚府，而且他走的都是后门，每次都是鬼鬼祟祟，生似怕人看见一般。”

聂小倩道：“最近二字，指的是多久的时日？”

李俊想了想，道：“还不到十天。”

聂小倩道：“既是时常进出巡抚府，每次又是走的后门，那么即可见此人必是巡抚府中的人，又可见此人必然怕人知道他是巡抚府中的人！”朱

汉民点头说道：“不错，娘，民儿也这么想！” 聂小倩笑了笑，道：“李兄弟，我想麻烦贵分舵一件事！”

李俊忙欠身说道：“不敢当，夫人请吩咐！”

“好说！”聂小倩道：“我想请贵分舵帮我打听一下，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在巡抚府是干什么的，明天中午我等回话。”

李俊恭谨道：“禀夫人，不必等到明天中午，在刚才夫人跟少侠进城的时候，因为敝舵打探弟子怀疑他是灭清教中人，归报我之后，我已经派人打听去了，想必稍时便可赶到。”

聂小倩由衷地赞叹说道：“贵帮做事之神速周到，令人佩服！” 李俊谦逊说道：“那是夫人夸奖！” 朱汉民笑道：“原来阁下如今日已执掌了开封分舵！” 李俊赧笑说道：“那是帮主及诸位长老的垂爱！”

聂小倩道：“如今我该称呼一声李舵主了，李舵主，和垵那位如夫人出京下江南，可曾经过开封了吗？”

李俊点头说道：“在开封停了一宵，第二天就走了。”

聂小倩道：“她是住在什么地方？”

李俊道：“当她距离开封尚有两三里的時候，那位巡抚大人便率领地方文武官员迎出去了，一直把她迎进巡抚府，当晚车马仆从全停在了巡抚府。”

聂小倩笑了笑，道：“贵分舵弟子曾派人夜入巡抚府窥探过么？”

李俊赧然说道：“和垵那位如夫人有数十名功列一流好手的死士随行，巡抚府原来的侍从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所以我没敢让分舵弟子冒那个险！”

聂小倩点头说道：“没冒那个险是对的，李舵主，她是什么时候到开封的？”

李俊想了想，道：“总有十天光景了。”

聂小倩道：“听说她曾到嵩山少林古刹随喜参过禅？”

李俊点头说道：“是的，夫人，登封分舵曾有飞鸽传书告知敝分舵，说她也曾在少林停留了一宵，不过她的车马都停在登封，她轻车简从，只带了几名护卫跟侍婢上了少林，第二天转回登封，没多停留就走了！”

聂小倩点了点头，没说话。

朱汉民却突然说道：“想必那位巡抚是和垵的门生一流，是个贪赃官儿，对和垵这位如夫人孝敬有加，不然他怎没像大名府那位知府，而能安然没事？”

聂小倩点头说道：“民儿说得有理，那有可能……”

转望李俊，接道：“李舵主，这位巡抚，还是当年那个刘天和？”

李俊道：“正是他，以前他的确是个专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自从当年受傅侯一顿训责警诫，幸保顶子脑袋之后，才收敛了不少，其实，当年威远镖局丢了他那一批为直隶总督祝嘏的镖货，他的家产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这一回恐怕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孝敬和垵这位如夫人了！”

朱汉民道：“话虽这么说，和垵那位如夫人总是有了好处，而且还不少，要不然他绝不可能安然无事！”

李俊道：“那就非我所能……”

朱汉民双目之中寒芒一闪，聂小倩也扬了眉。

李俊却接着轻喝说道：“是老五么，进来叩见夫人跟少侠！”

只听夜空中有人轻轻地应了一声，随见门前屋檐下射落一个肤色黝黑，

身材瘦小的中年化子。

他急步走进门，近前便要拜下。

朱汉民隔席摆手，道：“说起来诸位都要长我一辈，别折煞我，请见过家母吧！”

那被唤老五的瘦小化子拜之不下，只得先转向了聂小倩，单膝着地，恭谨说道：“丐帮开封分舵弟子项成见过夫人！”

聂小倩欠身还礼说道：“项兄弟少礼，请坐！”聂小倩这里举手让座，朱汉民那里已然递过了一把椅子，另外又摆上一付杯箸，笑着肃客。

项成尚自迟疑，李俊说道：“老五，恭敬不如从命，夫人跟少侠不是外人！”项成这才称谢告罪入座。

待他坐定，李俊问道：“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朱汉民一摆手，笑对李俊道：“阁下，总该让人家喝一杯……”

向项成一举杯，接道：“怎么说诸位都是为了我，来，我先敬你一杯！”

项成连称不敢，举起了面前酒杯。一杯仰干之后，项成接着便道：“打听出来了，还是老六找上了他那在巡抚府掌灶的朋友，才得知那人姓申，叫申一笑，是巡抚府新到任的总管。”

“总管？”李俊诧声说道：“他是什么时候进巡抚府的，原来的柳老头儿呢？”

项成道：“据老六的那个朋友说，这位新总管申一笑，是在七天前刚进巡抚府的，那个柳老头儿被刘天和解职辞退了。”

李俊道：“柳老头儿不是办事很得力的么，怎会被解职辞退了？”项成摇头说道：“这连老六那个朋友也不知道！”

李俊皱着眉锋转望朱汉民。

朱汉民淡然一笑道：“他总该是个总管，不然谁敢把巡抚府的家俱摆设往外搬？”

聂小倩道：“好好地辞退了一个办事得力的人，把一个灭清教的人弄进府中去充当总管，恐怕此中大有文章！”

李俊道：“夫人说得是，您看要不要……”

聂小倩摇头说道：“谢谢，不必了，一方面我不愿打草惊蛇，另一方面汉民这趟南返，尽可能还希望能跟灭清教协手合作，免得自己人之间引起干戈，让满虏坐收渔人之利，再说，这一路之上，他们以礼待我母子，固然他们的用心难测，但表面上总看不出恶意，所以我们暂时不便动他！”

李俊与项成对望一眼，李俊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聂小倩笑道：“彼此一家人，没有什么顾忌的，李舵主有话请只管说。”

李俊脸上微红，犹豫了一下，说道：“李俊遵命，也请夫人恕李俊斗胆，只怕夫人与少侠还不知道灭清教对付诸大门派及各帮会的手法？”

聂小倩道：“江南有人士上京告急，我母子略略有耳闻！”李俊双眉微扬，有点悲愤地道：“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少林寺有五名三代弟子被割了头，本帮登封分舵也有两名弟子被斩去四肢挖了心，因此，我不敢以为他们有合作的诚意，倘有，他们不该以这种狠毒、残酷，令人发指的手段对付忠义之士。”朱汉民变色说道：“怎么，李舵主，丐帮也有弟子惨遭杀害？”

李俊悲愤笑道：“何止丐帮，武林中各门派，各帮会，只要是忠于先朝，无一能够例外，全都有了伤亡，只不过有的帮会不愿把这种事张扬出来罢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少侠令谕来到，大家未敢轻举妄动，如今夫人打算跟他们谈合作，我以为不但难有丝毫收获，而且只怕会令各帮各派失望！”

朱汉民轩了轩眉，没说话。

聂小倩却开口说道：“贵帮登封分舵可曾将这件事报了贵帮总舵？”

李俊道：“如此大事登封分舵焉敢隐瞒不报？”

聂小倩道：“但不知贵帮总舵的指示如何？”

李俊道：“敝帮主已经动用青竹杖请出了五位长老，率领总舵八英、十二俊二十位高手赶往登封处理此事！”

聂小倩眉锋一皱，道：“他们已经到了登封么？”

李俊道：“已在途中，不日即可抵达。”

聂小倩沉吟了一下，道：“各帮弟子惨遭杀害，各帮各会的悲愤，那是在所难免，无论怎么做，那也无可厚非，可是李舵主要知道汉民的立场，他继承了夏大侠的衣钵，是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的当然领袖，他身系大汉民族之安危盛衰，他不能在满虏未逐，公仇私恨未报之前，先在自己人之间启动干戈的，让自己人杀自己人，让满清朝廷隔岸观火，坐山看虎斗，最后来横扫残局……”

李俊道：“夫人，这干戈不是咱们引起的。”

聂小倩含笑说道：“那有什么分别，到头来受害的仍是我大汉民族。”

李俊默然不语。

聂小倩又道：“我也明白，跟他们谈合作，似乎很难，但为大局设想，便是有一丝希望也不能放弃的，我也知道灭清教无端杀害各门派各帮会弟子，这是仇，但我试问，公仇在先，还是私仇在先？倘能晓以大义，谋得并肩携手，精诚合作，共襄义举，驱满虏于山海之外，匡复我莽莽神州，大好河山，我以为那被杀害的各门派、各帮会弟子，也就死得瞑目，更会含笑九泉，额手称庆了，李舵主以为然否？”

李俊红着脸，羞愧地道：“多谢夫人当头棒喝，退我冥顽，但夫人该知道，各门派、各帮会之中，单一个开封分舵明白是没有用的！”

聂小倩嫣然笑道：“谢谢李舵主提醒，这个我知道，贵帮五位长老，及各门派掌教、各帮会领袖面前届时我自自有说辞！”李俊没有再说，项成却突然说道：“少侠，我还有一个消息禀报！”

朱汉民“哦”了一声，说道：“项大哥还有什么消息，请说！”

“不敢当！”项成欠身说道：“敝分舵顷接北京分舵郝舵主飞鸽传书，要各分舵转告少侠，那位御林军的统带，爵封嘉义公的福康安，已经带着大内侍卫中的精锐出京南下，不知意图，请少侠多多小心提防！”朱汉民听得呆了一呆，讶然说道：“福康安带着大内侍卫出了京？这是为何？”

聂小倩淡淡说道：“那自然是为了你！”

朱汉民挑眉笑道：“莫非他正是为收渔人之利而来了？好吧，要来就让他们全来吧，我要让他们一个也回不了北京！”聂小倩横了他一眼道：“民儿，轻敌是兵家大忌，那福康安要是没有把握，弘历绝不会轻易派他出京，咱们不可不谨慎应付！”

朱汉民神情一震，立刻敛态说道：“是，民儿知过！”

对他这种知过即改，顺敬尊亲的态度，李、项二人暗暗点头，极感敬佩！

又坐了一会儿，李、项二人站起告辞，聂小倩与朱汉民也未挽留，在朱汉民的相送下，二人恭谨施礼，越窗而去。

李、项二人走后，聂小倩脸上的神色，刹时间变得很凝重，她向着朱汉民摆了摆手，道：“民儿，招呼他们一声，让他们把席撤了吧！”朱汉民暗感诧异，但是他没有多问，立即唤来店伙撤走了那犹未半残的一桌酒菜。

打扫干净之后，店伙走了，朱汉民随手掩上了门，这才问道：“娘，什么事使您这么烦心？”

聂小倩未即时答话，摆了摆手，示意朱汉民坐下，一直等朱汉民坐定了，她才开口说道：“民儿，在跟灭清教教主会面之前，恐怕咱们得好好费上一番唇舌来说服各门派、各帮会哩！”

朱汉民道：“娘指是李俊所说那……”

聂小倩点头说道：“娘正是指的这个！”

朱汉民笑道：“那娘无须烦心，各门派掌教、各帮会领袖，当年跟爹的私交都很好，也没有不敬服珠符令的，只要到时候……”

聂小倩摇头说道：“事情不如想象那么简单，少林与丐帮，那也许只须一句话，可是其他门派帮会便不同了，当年各门派的掌教及各帮会的领袖，如今已更换了不少，恐怕不像少林与丐帮那么容易说动的……”

朱汉民道：“民儿以为他们都是深明大 的人，只要晓以利害，他们不会不把公仇放在前面，私仇暂置脑后的！”

聂小倩叹了口气，道：“但愿如此了，民儿你到巡抚府去一趟看看！”朱汉民一怔说道：“娘不是说，暂时不动他们的么？”

聂小倩道：“那话是对丐帮弟子说的，况且娘也只是叫你去看看，并不是要你去动他们，懂么？”

朱汉民道：“娘，民儿懂，现在就去么？”

聂小倩道：“天色已近三更，正是时候，可以去了！”

朱汉民应了一声，当即一拜出门而去。

朱汉民走后，聂小倩抬手熄了桌上的灯，返回隔室自己房中，也并没有再点灯。

## 第十九章 尔虞我诈

巡抚府坐落在这条大路的中间，石狮把门，石阶高筑，十有二级，那宏伟、庄严、气派的大门之下站着两名挎刀的亲兵，在不停地来回走动。

这一带的夜色很静，这巡抚府周围的夜色更静。

今夜不能说没有月，但月色清冷，也很黯淡，整座巡抚府就浸沉在这种月色里。偌大一座巡抚府，就只两处有灯光，一处是那大门口，另一处则是后院中巡抚大人的书房。

书房内，灯光透纸，窗棂上，映着人影儿两个。

这两个人影相对坐在桌前灯下，似乎是正在密谈，把话声压得很低，低得只有房里的他两个能听得见。

书房里的这两个人，谈了很久，一直谈到了四更。

在那书桌对面，隔十余丈之遥的一株合围大槐树上，隐藏着一团淡白的人影，他也听了很久，也一直听到了四更。

四更过后，书房里的两个人影站了起来，紧接着书房门打开了，出来的，是巡抚府的新总管申一笑，看他那神情举止，有点倨傲。

送他的，是那位巡抚大人刘天和，竟然是微微的哈着腰，一付必恭必敬，好像是对上官似的可怜神态。

这，令得隐藏在大槐树上的那团淡白人影皱了眉。

堂堂巡抚，没有跟总管对坐密谈的道理。

当然，巡抚更没有恭送总管的道理，尤其不该的是，他那一付必恭必敬，有如对上官一般的卑下可怜相。

这是怎么回事？

那位新总管申一笑的身形刚消失在画廊尽头，那隐藏在大槐树上的白影，突然似闪电般地落在了那掩上的书房门前，这下看清楚了，那正是朱汉民，不过他脸上已罩上了那脸色呈金黄的人皮面具。

他举起手，轻轻叩了两下门。

剥啄声刚起，书房内随即传出巡抚刘天和咽喉里带着痰的一声惊喝：“是谁？怎么走路不带一点声响？”

朱汉民轻轻地应了一声：“禀大人，是我！”

那巡抚刘天和隔着门喝道：“狗才，不会报个名么，这么深夜了，来干什么？进来！”

一句“狗才”，听得朱汉民挑了挑眉，但是他毕竟忍住了，应了一声是，推门进了书房。

书房内，那位巡抚刘天和一身便服，拖着辫子，翘着那灰白的山羊胡，正坐在书桌前，低头把玩一方玉佩。

那玉佩，挂着红丝带，似是女人的项上物，怪不得他会背着人，一个人躲在书房内向灯把玩，爱不释手呢！

在那书桌右边，还放着一个擦得闪光发亮的水烟袋。

那巡抚刘天和，全神贯注在那方玉佩之上，似乎没有工夫，也没有心情看看进来的是谁，头也没回的含混问道：“说话呀，见我有什么事？”

朱汉民想笑，但是他没笑，随手掩上了门，道：“禀大人，申总管命我送燕窝汤来了！”

他倒是好心情！

那位巡抚刘天和点了点头，打鼻子里“嗯”了一声，道：“放在桌上，走你的吧！”

朱汉民应了一声是，既未送上燕窝汤，也未动。

可巧那位刘大人也没有再说话。

好半天，巡抚刘天和突然有了惊觉，一偏头，骂道：“混帐东西，你“聋”字未出，脸色大变，脱口一声惊呼，慌乱间，差点没松手摔碎了那方心爱的玉佩，他霍地站了起来，惊喝说道：“你，你，你是谁？”

朱汉民伸手又把他按回椅子上，淡淡笑道：“刘大人，请你把声音放低点，要不然燕窝汤就要变成断魂汤了，我没有恶意，说两句话就走。”

也不知刘天和是惊骇过度，还是没听清楚，他挣扎着又要站起，无奈是分毫动弹不得，他白着脸，颤声说道：“你好大胆，敢夜闯巡抚府……你再不走，我可要叫人了！”

“刘大人！”朱汉民淡淡说道：“叫人，那是给你自己找麻烦，试想你刘大人在我手中，他们敢拿我如何？再说，我既然敢来，我也没有把你这巡抚府中的护卫、亲兵放在眼内，更有可能在你刘大人话还没有出口之前，我已打烂了你刘大人这颗脑袋，我不是说过了么，我没有恶意，也不想轻易伤害朝廷命官，我只要你刘大人据实答我几句话，我马上就走！”

巡抚刘天和没敢叫人，瞪着老眼，满脸惊恐地道：“你，你，你是谁？”

朱汉民笑道：“你刘大人只当我是个送燕窝汤的下人就行了，识相点，刘大人，如今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

巡抚刘天和颤声说道：“那么，你，你，你问吧！”

朱汉民淡淡一笑，说道：“刚才跟你在这里密谈的是谁？”

巡抚刘天和道：“是，是，是本府的总管申，申一笑！”

朱汉民道：“你这是欺我了，你巡抚府的总管该姓柳！”

巡抚刘天和道：“没错，没错，那柳逸民被我解职辞退了，这位新总管是我新，新聘来的，不信你可以问……”

朱汉民道：“不用问，我相信你，可是你知道，这申一笑是个怎么样的人？”

巡抚刘天和将头连点地道：“我当然知道，他是我的亲戚……”

朱汉民冷哼一声，道：“你又欺我了，刚才你送他出门，那是什么神态？”

巡抚刘天和脸色一变，干咳了两声，道：“咳，咳，你不知道，他这个人不好惹，他是我偏房的娘家哥哥，惹了他不就等于惹了我偏房……”

朱汉民想笑，截口说道：“那么，你为何好端端地赶走那柳老头？”

巡抚刘天和自作聪明，“哦”地一声说道：“原来你，你是柳逸民……”

“你错了！”朱汉民淡淡说道：“我跟他昧生平，毫无关系，你答我问话！”

巡抚刘天和苦着脸道：“这是我那个偏房的主意，我有什么办法！”

朱汉民笑道：“大男人家做不了女人的，亏你还是朝廷命官，我真没想到你刘大人是个怕小老婆的人……”

脸色微沉，接道：“那么，他刚才跟你一再提及一位什么夫人，那夫人指的是谁？”

巡抚刘天和一惊忙道：“自然是指的我那偏房……”

说来说去，毛病皆出在他那如夫人身上。

朱汉民冷笑一声，说道：“好大胆的刘天和，竟敢窝藏朝廷钦犯，说什么是你的亲戚，你那偏房的哥哥，你有多大前程，几颗脑袋！”巡抚刘天和大惊失色，忙道：“你是，你是……”

朱汉民冷哼说道：“别问我，等福贝子到了开封之后，你问问他去！”

巡抚刘天和“啊”一声惊呼说道：“原来是福贝子跟前的爷们，您明鉴，卑职说的都是实话，有半句不实，愿领皇法……”

朱汉民笑说道：“刘大人，这有关你刘大人的前程及身家性命，你可莫要等闲视之，要是等福贝子亲自问上了你，那可就麻烦了。”

刘天和机伶一颤，面色如土地道：“您明鉴，卑职所说完全是实话，倘若……”

朱汉民冷然摆手说道：“也许你不知情，不过我如今已经告诉你了，那申一笑是阴谋造反的叛逆，你打算怎么办？”

刘天和吞吞吐吐地道：“卑职，卑职只求您开恩……”

朱汉民冷哼说道：“话我不多说了，你那如夫人及你的前程、身家性命，孰轻孰重，你该从速做决断，要不然，事到临头……”

刘天和突然截口说道：“那么，您，您是打算要人……”

朱汉民道：“我不要人，等福贝子到了之后，他自然会向你要人！”

刘天和道：“倘如此，卑职，卑职到时候就把他交给福贝子好了！”

朱汉民冷笑着说道：“哪怕你不交……”

目光落在刘天和手中的玉佩上，接问道：“这是什么？”

刘天和这才发现自己手中仍紧握着那方玉佩，一惊便要往袖底藏，却被朱汉民一把夺了过来，手一扬道：“我问你，这是什么？”

那刘天和大惊失色，想夺，但手才伸出一半又缩了回去，颤声说道：“这，这，这是玉，玉佩……”

“废话！”朱汉民道：“难道我不知道这是玉佩，我问你，这是哪儿来的？”

刘天和道：“这，这是卑职自家之物，是祖上传下来的。”

朱汉民道：“刘大人，我可不是个不识货的人，这是女人家的项饰！”

刘天和将头连点地道：“是，是，是，这正是先曾祖母的项佩！”

朱汉民向手中那方玉佩投过一瞥，只见上面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翔凤，并没有什么字迹，当即随手把玉佩丢在书桌上，那刘天和连忙一把抢在手中，握得紧紧的，生似怕再被朱汉民抢去一般。

朱汉民冷冷一笑，道：“刘大人，你放心，一方玉佩能值几何，贝子府中我见过许多，尚不会把它放在眼内，我走了，今夜之事严禁声张，否则福贝子面前你说话去！”

话落，一闪不见。

刘天和呆住了，好半天，他才定过神来，抬手一抹满头冷汗，脸色犹白，惊魂未定地拍桌子喝道：“来人！”

只听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及门而止，随听门外有人说道：“卑职值夜侍候，大人有何吩咐？”

刘天和轻喝说道：“混帐东西，刚才你们哪儿去了？”

门外那人似乎被骂得一怔，随即说道：“回大人的话，卑职等一直在书房左近！”

刘天和哼了一声，道：“左近？我的脑袋被人割了去，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呢，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快给我请申总管来！”

门外那人“喳”一声，随听步履声逐渐远去。

刘天和跟着站起，走向左壁，他在左壁上用手一按，“吱！”左壁上现

出个碗口般大小的圆洞。

他连忙把那方玉佩放了进去，然后一按一拍，那圆洞又自合上，竟然是天衣无缝，毫无痕迹可寻。

适时，步履声又起。

刘天和回身问道：“是申总管么？”

步履声立即停住，门外有人说道：“禀大人，申总管出去了！”

刘天和一怔，道：“出去了？这么晚他还上哪儿去？”

门外那人说道：“回大人，申总管没有交待下来，不知道！”

刘天和不耐烦地摆手说道：“好了，好了，没事了，你走吧！”

门外那人应了一声，快步退去。

门外那人一走，刘天和又不安地在书房中踱起步来……

同一时候，在那空荡，寂静，冷清的大街上，一条白影划破夜空，一闪而没入那鼓楼之中。

转眼之间，又一条身手矫健的黑影跟着掠至，飞射落在鼓楼左近的一处屋脊上，翘首四望。

那是个黑衣蒙面人，看那神态，似乎有点儿着急。

正张望着，突然有个清朗话声起自背后：“阁下，是找人么？”

那个黑衣蒙面人大吃了一惊，身形一窜，前飘数尺，霍然旋身，双目之中惊骇光芒一闪，又退了一步。

眼前，同一个屋面上，冷然卓立着一个身穿白衣，脸色金黄的人，自然，那是朱汉民了，他一笑说道：“阁下为何如此胆小，经不起一句话儿？”

那黑衣蒙面人沉声问道：“尊驾何人？”

朱汉民笑道：“你阁下跟的是我，找的是我，怎么见了面反而不认识了？”

那黑衣蒙面人惊骇已定，冷冷说道：“这个我知道，我问尊驾是哪路高人？”

朱汉民淡然笑道：“你刚才在巡抚府刘天和那书房外窃听了大半天，难道不知道我是谁？这岂不是有点明知故问？”

黑衣蒙面人注目说道：“可是我不相信阁下是福贝子跟前的人。”

朱汉民目光深注，道：“你认识福贝子跟前的人？”

黑衣蒙面人一震忙道：“不知道，我这个江湖人哪会认识六扇门中人？”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那你怎知我不是福贝子跟前人？”

那黑衣蒙面人道：“不像，倘若尊驾是福贝子跟前人，该大摇大摆地进巡抚府，不必深夜偷偷的潜入！”

朱汉民道：“那你就知道了，大模大样的另有人在，我是专管暗中查缉一些妖言谋叛大奸恶等不法情事的！”

那黑衣蒙面人道：“可惜你只能骗骗那只知做官的笨蠢庸才刘天和，却骗不了我！”

朱汉民道：“看来，你的胆子要比刘天和大，再说，你怎好辱骂你那朝廷命官的妹夫？不怕他知道么？”

黑衣蒙面人退了一步，道：“你知道我是谁？”

“自然！”朱汉民点头笑道：“巡抚府的新任总管，申一笑申总管！”

黑衣蒙面人勉强地冷笑说道：“你知道那最好不过，不错，我是刘天和的大舅子申一笑，尊驾你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朱汉民道：“不怎么办，可笑刘天和把一个灭清教中人留在身边，用为

亲信，犹不自知，只怕将来一旦他掉了脑袋，还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掉的呢。”

申一笑又往后退，朱汉民适时一笑道：“阁下，身后已无退路，再退就要掉下去了！”

申一笑闻言一惊，忙停了身，喝问道：“尊驾究竟是谁？”

朱汉民道：“你窃听了一遍，我又说过一遍，你究竟要我说多少遍？”

申一笑狡黠目光逼视，道：“尊驾，江湖上有句俗话，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我看尊驾也是个高人，怎么……”

朱汉民截口笑道：“过奖，你要不要跟我到福贝子面前问一问？”

申一笑阴阴说道：“尊驾，别拿福康安吓唬人，他奈何不了我这个江湖人！”

朱汉民道：“可是他要刘天和的脑袋！”

申一笑道：“那我求之不得，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他的脑袋，谁先要，那该都一样，狗咬狗，那也更好！”

朱汉民道：“可是别忘了，他是你的妹夫！”

申一笑冷笑着说道：“不错，可是一旦谈及公仇，就没有那一说了，休说他不过是我的妹夫，便是我的生身父母我也能大义灭亲，何况我那妹妹当初甘居侧室，正是为了工作。”

朱汉民道：“看来，我是低估了灭清教，它的神通似乎比那一个叫什么日月盟的还要广大，不过，阁下，对我这个福贝子跟前人，你似乎不该泄露这么多！”

申一笑平静地道：“反正你已经知道了，哥哥是灭清教中人，妹妹岂脱得了关联？再说，灭清教也不在乎牺牲这区区两个人！”

朱汉民道：“你们灭清教也许不在乎牺牲，但却在乎我这个知道机密的外人活着离开开封吧？”

申一笑狞笑说道：“尊驾不愧高人，的确很有自知之明，没想到福康安身边竟有你阁下这种高明人物，对满虏，灭清教也该重做一番估计了。”

朱汉民容他说完，一笑说道：“那巧得很，我职责所在，也不能放过一个叛逆！”

申一笑道：“那么，咱们就看谁的运气好了！”

朱汉民道：“我的运气永远是好的，不信你试试看！”

申一笑道：“恐怕我想不试也不行！”

话落闪身，飞扑而至，当胸一掌袭向朱汉民要害。

朱汉民笑道：“说试就试，倒是挺快捷的，可惜你的运气不如我好！”

运掌如刀，闪电斩下，横截申一笑腕脉。

申一笑竟然不闪不躲，容得朱汉民右掌砍到，手腕突然一沉，指尖上翘，一缕乌光自袖底飞出，疾射朱汉民咽喉。

这一着是既毒又辣，距离近，也出人意料，委实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可惜，他的对手是碧血丹心雪衣玉龙。

朱汉民双眉一挑，笑道：“灭清教的人实在厉害，我领教了！”

头一偏，一只细小的袖箭擦着脖子掠过，接着猿身欺近，右掌一探，五指如钩，飞攫申一笑肩头。

申一笑那十拿九稳的一着落了空，抽身便退，无奈他未能躲出朱汉民如影随形一只掌影。

心中一惊，一翻腕，一柄解腕尖刀已持在手中，挺刀划向朱汉民腕脉，同时飞起一腿袭向朱汉民的小腹。

朱汉民目中威棱一闪，道：“你身上的玩艺儿很不少嘛，动刀子刺人无可厚非，这一腿既阴毒又下流，要不得！”

右掌一抖，申一笑虎口辣痛欲裂，解腕尖刀飞起半空，直坠街道暗隅之中，左掌下挥，申一笑闷哼一声，足点瓦面，倒窜了出去。一条腿哪还站得住？砰然一声，坐了下去。

朱汉民并未追袭，站立原处一笑说道：“如何，阁下，是你的运气好，还是我的运气好，我要是力加一分，你阁下这条腿就要废了，如今我看你还是乖乖跟我去见福贝子吧！”说着，便要举步。

申一笑忽地一笑说道：“慢点，尊驾，福康安他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朱汉民停步未动，道：“自然是活的，死人身上是追不出什么的！”

申一笑道：“那么你这场功邀不成了，只要你敢近我一步，你就只能带个死的回去，不信你就试试看！”朱汉民道：“你想干什么？”

申一笑道：“灭清教中人出外行走，口中都预藏有烈性毒药，入腹断肠，只要你一靠近我，我便立即吞下它，到那时……”

朱汉民“哦”地一声，笑道：“原来你想自绝，那不要紧，带回一个活的，逼问口供，再多追出几个来，那固然好，但若不能带回活口，叛逆死一个算一个，也少不了功赏！”

申一笑摇头说道：“你错了，朋友！”

朱汉民道：“我怎么错了？”

申一笑目光转动，嘿嘿笑道：“你朋友不是想邀功么？”

“不错。”朱汉民点头说道：“像我这种吃公事饭的，求的就是高官厚赏，荣华富贵，这是要许多大功才能办得到的。”

申一笑嘿嘿笑道：“那容易，只要你朋友放过我这个一动便死，邀功极微的人，我包你求什么有什么！”

朱汉民道：“申一笑，你别把我当三岁孩童！”

申一笑道：“那岂敢，你朋友是位高人，我骗不了你，事关你朋友的前程，你何妨耐心地听我说说呢？”

朱汉民道：“我很有耐心，你说吧！”

申一笑道：“你朋友不是贪求大功大赏，想多追出几个么？”

朱汉民点头说道：“不错，怎么样？”

申一笑嘿嘿笑道：“只要你朋友放过我，肯听我的，我包管你朋友不必多追，便是大功一件，凭这大功，说不定还能博得个金眼花翎，穿上御赐的黄马褂，比那二品的大员都神气！”

朱汉民显然地“心动”了，“哦”地一声，道：“放过你，肯听你的话会有这么大的好处？”

申一笑点头说道：“自然，我姓申的敢以性命担保！”

朱汉民道：“你说了半天，并未说出个所以然来！”

申一笑目光转动，狡猾地笑道：“那是因为你朋友尚未答应放过我呀！”

朱汉民淡淡一笑说道：“没想到灭清教中人，个个狡猾多智，可是，申一笑，你要放明白点，你就那么相信我么？”

申一笑嘿嘿笑道：“当然，当然，不相信你朋友又如何？你朋友是个明智高人，有道是：‘大丈夫轻死重一诺’，只要你朋友点了头……”朱汉民

截口说道：“别拿这话扣我，我这个人只求功，别的我不会顾虑那么多，我要先听听这笔交易划不划算！”

申一笑道：“划算，划算，绝对划算，我敢以性命担保，那还错得了……”

说话间，趁着朱汉民没留意，左手微摆，一个拇指般大小的黑色丸状物脱手自屋面坠下，直落街道暗隅中。

其实，朱汉民看得清清楚楚，只是，他装作未见，道：“那么，你先说说看！”

申一笑嘿嘿说道：“我押上了性命，你朋友何不先点个头？”朱汉民淡淡笑道：“只怕你是故意拖延时间，想等你的救兵到来吧！”

申一笑一惊，干笑说道：“那是笑话，好吧，既然你朋友不肯先点头，我只好先说了，不过，我说了之后，相信你朋友这种明智高人，必然是知道该选哪一个的……”

朱汉民道：“那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话音未落，蓦地里，十余丈外一道乌光直上半空，“波”地一声轻响，一蓬紫色光华四射飞散，像逢年过节放的烟火一般，煞是好看。朱汉民脸色一变，道：“申一笑，这是什么？”

申一笑淡淡说道：“谁知道，开封城的灯节要延续到二十好几，大半是人家放的烟火吧，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朱汉民笑道：“夜深人静，这么大冷天，人人都躲在暖和的被窝里，谁会在半夜里放烟火？这倒像是江湖人求救的信号！”

申一笑又一惊笑道：“还好这是今夜，要是前两夜，你朋友见到的江湖人求救的信号可就多了，一会见一个，满天皆是。”

朱汉民道：“也许是我大惊小怪，不过，你刚才丢下去的那颗东西，惹人动疑，它能跑出十余丈外才冲上天去，制作之精巧，也令人叹服，那叫什么？”

申一笑大惊失色，身形暴颤，方待有所行动。

朱汉民一摆手，道：“我早知道你是有意拖延时间，我也明明看见你把那东西丢了下去，我之所以一直等它冲上夜空才说破，那是表示我任你求救，我没把你那救兵放在眼内，我要告诉你，你这种做法是愚蠢的，你不是在求救告急，而是在多找几个同伴投向罗网，以后要放聪明点，我言尽于此，该说的你可以说了！”

申一笑简直是哭笑不得，目中怨毒光采连闪，口中却一叹说道：“朋友，像你这种高明人物，是我申一笑生平首见，我认栽就是，朋友，你听清楚了……”

话锋微顿，接道：“你朋友适才不是提起什么日月盟么？”

朱汉民心中一跳，道：“不错，日月盟的组织要比灭清教庞大，实力也比你们灭清教雄厚，是朝廷急着要侦破剿平的反叛组织，怎么样？”

申一笑道：“你朋友明白这一点，那是最好不过，你朋友可知道，那日月盟的总盟主，这反叛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谁？”

朱汉民当即明白了八分，挑了挑眉，道：“听说是一个名叫碧血丹心雪衣玉龙的江湖书生！”

申一笑点头说道：“一点不错，正是他，他如今跟他那母亲落脚在城北中州客栈，倘若你朋友能擒下他母子俩，那是天大的功劳一件，胜过我申一笑百个，千个，这就是我该说的，也是你朋友放过我申一笑的酬劳，快去吧！”

朱汉民怒火往上一冲，冷笑说道：“申一笑，我很不明白！”

申一笑愕然说道：“你朋友不明白什么？”

朱汉民道：“你们灭清教与日月盟都是以汉族世胄，前朝遗民自居的反叛组织同路人，团结互助犹恐不及，你为何反而出卖他？”

申一笑嘿嘿笑道：“那是为了你朋友，也是为了我。”

朱汉民道：“为了我，那本不该，若说是为了你自己，我没想到那以汉族世胄，前朝遗民自居的灭清教中，竟有这样的冷血畏死小人，假如那些人个个都像你，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申一笑道：“别骂我，朋友，你不也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么？”

朱汉民还真未料到他会突然有此一说，呆了一呆，道：“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申一笑嘿嘿笑道：“你朋友何对己太宽！责人太苛？难道只许你朋友有不得已的苦衷，就不许别人也有难言之隐么！”

朱汉民道：“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申一笑狡猾地道：“你朋友又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朱汉民道：“倘若你这为自己偷生苟活而出卖同路人的事，被你们教主知道了，我不知你会落个什么下场？”

申一笑嘿嘿笑道：“那是我的事，你朋友只求立功，又何必管那么多，蚂蚁尚且偷生，好死不如歹活，多活一天是一天，谁肯轻易离开这花花世界，再说，死在自己人手下，也比死在你朋友这六扇门中吃公事饭的人手中要好得多。”

朱汉民冷冷一笑，道：“我看你毫无惧意，莫非有什么人授意你这么做的？”

申一笑身形微震，干笑说道：“随你朋友怎么想吧，反正这是你朋友的天大好处，错过了太可惜了，要不要那全在你朋友自己，我无法相强。”

朱汉民冷笑说道：“别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这是出诸谁的授意，你说给我听听。”

申一笑诧异地望了朱汉民一眼，咦了一声，道：“有这种事，该是你们朝廷求之不得的事，你朋友怎么……”

朱汉民截口道：“我虽是六扇门中吃公事饭的，但那是万不得已，我生平，最为痛恨那出卖朋友的冷血小人！”

申一笑道：“看来这年头好人难做，我成全了你朋友，你朋友反而骂我是个出卖朋友的冷血小人。”

一摇头，住口不言。

朱汉民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如意算盘么，那碧血丹心雪衣玉龙虽号称武林第一高手，我岂能奈何得了他？你分明是想藉他之手杀了我，保住你们灭清教的秘密……”

申一笑大大地吃了一惊，摇头强笑说道：“阁下诚然高明，高明得令我申一笑五体投地，朋友，立大功没有不冒险，不劳而获的，再说，既如此，你总不会再责申一笑出卖朋友了吧！”

朱汉民冷笑说道：“恐怕这是个一石两鸟之计，起码你要打中一个，我若只身独往，必为那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所杀，我若纠众围捕，那危险的是他，这仍不能消脱你出卖朋友之嫌！”申一笑耸肩摊手，道：“你朋友定要这么说，我就没有办法了。”朱汉民目中威棱一闪，道：“申一笑，你的救兵到

了！”

申一笑目中喜悦光芒方闪，蓦地里一声阴恻恻的冷笑划破夜空传至：“朋友好敏锐的听觉，不错，我们到了！”

话落，四下里各处屋面掠落六名目光森冷的黑衣蒙面人。

朱汉民晒然而笑，道：“六个，未免太少了些……”

申一笑趁着朱汉民说话分神之际，突然单足使劲，腾身掠起，直落附近一处屋面。

自然，朱汉民没有留住他的意思，要不然便是十个申一笑也跑不掉，申一笑一离开朱汉民立身的屋面，那六名目光森冷的黑衣蒙面人立即扬起了手。

只见申一笑忙一摆手，扬声笑道：“动不得，这位是福贝子跟前的爷们……”

只听一名黑衣蒙面人，冷笑说道：“原来是满朝的鹰犬，那更留他不得！”便要二次扬手。

申一笑忙凑近附耳低低数语，随听那黑衣蒙面人狞笑说道：“也好，让他们多死几个吧，反正谁杀的都一样！”

申一笑接着也向朱汉民扬手笑道：“朋友，跟我比，你的运气比我好，跟那位武林第一高手比，那要看看你朋友的运气如何了，立功嘛，本就要冒杀身之大险，否则就干脆放弃，究竟走哪一条路，那全在你朋友自己了！”

朱汉民淡淡说道：“我不愿意冒那杀身大险，升官发财也要一步步地来，突然间爬得太高，摔下来那会很重的，眼前就是七个，这功劳也不小！”

申一笑道：“朋友，不错，眼前是七个，但如今情形改观了，我七个的运气加起来，就不见得比不上你朋友了，再说，就算你朋友的运气仍然好，那也不过是七个死人，何况，像我们这种喽罗角色，就是七百个，七千个，也抵不过人家一个？朋友，天时不早，我们不奉陪了，至于走哪一条，你朋友自己看着办吧！”

言毕，一挥手，便待与同伴撤退。

朱汉民舌绽春雷，陡扬大喝：“站住！”

申一笑等一惊，还真没敢动，申一笑干笑说道：“你朋友还有何见教？”

朱汉民冷冷笑道：“你七个这些微小功，我放弃了，不过我要你七个知道，我的运气永远比你们好的，留神了！”

话落腾身掠起，直上半空。

申一笑与六名同伴赌状刚一怔，朱汉民身形忽折，闪电一般飞扑而下，申一笑与六名同伴大惊失色，但还没来得及扬手，朱汉民身形已如神龙般环飞一匝，破空而去。

再看时，申一笑与六名同伴那覆面之物俱已不见，不但个个目瞪口呆，而且个个下巴脱落。

尤其申一笑，他满嘴是血，门牙少了两颗。

夜空中，传来一声轻笑：“如何，谁的运气好，我若打算要活的，你们一个也死不了！”

事实上，的确如此！

申一笑等七人瞿然而醒，惊魂未定，脸色如土，互相帮忙托上了下巴后，申一笑带着满脸的血突然笑了。

一名神情冷峻的中年汉子冷冷说道：“你还能笑么？”

申一笑笑道：“怎么不能笑？我不但能笑，而且该笑，更想大笑！”

那神情冷峻的中年汉子道：“丢人现眼到了家，差点连命都没了，亏你……”

申一笑截口说道：“老四，你懂什么，我问你，这小子功力如何？”

那神情冷峻的中年汉子未加思索，道：“休说咱们七个，便是再有七十个也不行。”

申一笑道：“较诸那位日月盟的总盟主如何？”

那神情冷峻的中年汉子道：“那姓朱的身手我听他们说过，这小子跟他该在伯仲之间，很难分出个上下，若一定要分出高下，恐怕要在百招之后。”

“是喽！”申一笑笑道：“那我不该笑么？”

那神情冷峻的中年汉子，似乎是一个点不透的死木头，他愕了一愕，摇了摇头，满面惑然地还想要问。

申一笑已然摇头说道：“老四，凭你这份脑筋还能成大事？你简直是……”

突然一声阴恻恻的冷笑起自身后：“自作聪明，凭你这种脑筋更糟糕！”

七人闻声一惊，转身循声投注，只一眼，机伶寒颤，立刻都躬下了身，齐声恭谨说道：“属下等见过……”

七人立身处后仅隔丈余的一处屋面上，不知何时多了个目光犀利，森冷逼人，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来。

申一笑等七人话未说完，他冷然摆手，道：“够了！”

申一笑等七人当即住口不言。

那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冷冷一笑，道：“申一笑，你自以为聪明，其实糊涂得该死，你可知道，为什么他六人毫发无伤，而你独被折断两颗门牙么？”

申一笑身子躬得更低，道：“属下愚昧，祈请指点！”

那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冷然说道：“那是因为你出卖了他！”

申一笑并不像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所说，那般糊涂得该死，闻言大惊失色，瞪目惧然，张口结舌急急说道：“难道说他就是那日月盟总盟主，碧血丹心雪衣玉龙……”

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冷然点头，道：“正是他，不过脸上多了层人皮面具而已！”

申一笑“哦”了一声，立即傻了脸，呆住了，半晌始道：“既是他，为什么他不……”

那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道：“那是他尚存有与我教合作的希望，不敢动我教中人！”

申一笑机伶一颤，躬身及地，颤声说道：“可是属下该死，误把他当成福康安跟前人，已经……”

那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冷然说道：“所幸你机智不差，只使他动疑，却未能由你口中套出什么，要不然这一番心血，就要毁在你手中了……”

申一笑心惊胆战，急忙说道：“殿……”

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突然冷笑一声。

申一笑身子一抖，连忙改口说道：“教主开恩，属下知罪！”

那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道：“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才建立的一处秘密分支，转眼间又被你自作聪明摧毁了，要不是念在你为本教流过血汗，我立

刻把你发落下去，按教规惩处，刘天和处已不能再去，递补人选，我自有安排，如今你跟我走。”

说罢，径自转身，投向夜空。

申一笑如逢大赦，顾不得跟同伴打招呼，也忘记了那腿上已经红肿，痛澈心脾的掌伤了，飞身跟了过去。

剩下的六个，恭送那身材颀长的黑衣蒙面人率领着申一笑离去之后，互相对望了一眼，也一起腾身掠去。

刹时间，这儿又是一片空荡寂静……

## 第二十章 一颗人头

中州客栈后院，聂小倩房中，灯下，娘儿俩相对而坐。

朱汉民把夜探巡抚府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静听之余，聂小倩脸色连变，朱汉民把话说完，她立即皱起了眉锋，沉吟有顷，始道：“民儿，那申一笑是刘天和的大舅子一事，可能不假，但他当着你的面出卖你，这事似乎并不单纯！”

朱汉民道：“那么，娘以为……”

聂小倩道：“固然，这是一着颇为歹毒的借刀杀人之计，但若非上面指使授命，我不以为他敢这么做！”

朱汉民道：“可是他的话天衣无缝，令人找不出丝毫破绽！”

聂小倩道：“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令人难窥真假！”

朱汉民扬眉说道：“娘，照这样看，咱们还能跟它合作么？”

聂小倩摇头笑道：“那不要紧，为顾全大局，是要做诸多忍耐的！”

朱汉民道：“他们灭清教竟出卖了民儿，这还能谈合作么？”

聂小倩道：“民儿，咱们该往好处想，只要是杀满虏，谁杀都一样，咱们为什么不把申一笑此举当作一种借刀杀人之计呢，在合作之前，是要避免猜忌、仇恨的，否则纵然将来能够合作，那也不会很愉快的。”

朱汉民道：“可是，娘，您明明知道那绝不是那么单纯，您知道，福

